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登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五五冊目錄

| | | | | |
|-----------|--------------------------|-------|-------|-----|
| ○宗門統要正續集 | 續前 (本冊卷第十三至卷第二十一) | 傾五—綺二 | | 一 |
| ○明覺禪師語錄 | 六卷 宋重顯說惟蓋等編 (綺三—八) | | | 二三七 |
| ○傳法正宗論 | 二卷 宋契嵩編 (綺九—十) | | | 四三七 |
| ○傳法正宗記 | 十卷 宋契嵩編修 (回一—十) | | | 四八一 |
| ○輔教編 | 三卷 宋契嵩撰 (漢一—三) | | | 七四九 |
|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 十七卷 宋克勤說紹隆等編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四) | 漢四—七 | | 八二一 |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三

傾五

宋 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五世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兩石霜因僧問諸聖間出

續五

只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云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什麼喚作傳語底人師云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其僧休去

師在石霜為侍者因普會遷化眾舉首座住持師云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醜去首座作麼生會座云明一色邊事師云未會先師意在不得住座云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時脫去不得及至香烟纔起首座脫去師乃於背上撫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續雲居舜云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與麼說道理所以虔侍者不

青山僧道侍者平生只具一隻眼 南堂
靜云要識虔侍者麼只是急殺人底漢子
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猶寒仲春漸暖
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他喚
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
了在 開福寧云大眾且道首座是會先
師意不會先師意若道會爭奈虔侍者撫
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
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良哉快便撒手
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會麼路遠夜長

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南華曷云透
生死關高超物表秉殺活劍獨據案中若
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
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薦福行云大凡本
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
爪牙欲其利非利無以開托人天看他石
霜遷化首座侍者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
宗旨直是光前絕後今古罕聞諸人要辨
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踏翻射梁來與老僧
相見 徑山杲云兩箇無孔鐵鎚就中一

箇最重

河中南際僧一禪師到雪峯數日次到玄沙沙云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師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用許多辛苦作麼

雪竇顯別際語云雪峯門下幾箇如斯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因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憇於樹下煎茶師却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

問近離甚處客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生客提起茶盞師云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云莫道騎者不識好

續保寧勇代師指叅隨人云歸到山中分明舉似

懷五

師因雪峯來訪乃門送峯入轎三了師云這箇四人昇那箇幾人昇峯乃躡身起云道什麼師再問峯云行行他不會師云知即知祇是道不得

潭州雲蓋志安禪師一本曰志元非因僧問石霜萬

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經半
年方始道得云無人接渠霜云道也太煞道
祇道得八九成師聞却禮請石霜為道霜不
道師乃抱霜從方丈後去坐云和尚若不道
須打和尚去霜云得在師乃禮拜不住霜云
無人識渠師於言下有省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續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肉衣
裳會須脫去窠中辨的量外之機須仔細
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尚帶依稀異中之同

直是難臻妙極還知石霜父子轉側處麼
燭曉玉人初夢破夜寒青女未登機

師初到雲居問某甲不奈何時如何居云祇
為工夫不到師不肯直造石霜又如是問霜
云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云和尚為甚
不奈何霜云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
乃作禮求入室

師因道正奏表聞馬王乞與師論議馬王遂
請師至具云茶罷師就大王借一口劍乃握
劍問道正云尔本教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若道得
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遠設拜哀求師謂
大王云還識此人麼大王云識師云是誰王
云道正師云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
只是箇無主孤魂因斯道門不復紛紜

明五

福州覆船山荐禪師因僧問鈎錐不到處請
師道師良久僧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云
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師
云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僧以袖拂一
拂便出師云也是天津橋上漢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續昭覺勤云這僧渾金瓊玉覆船大冶宏
開百煉千煨成一箇金剛王寶劍還委悉
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斗南頭著眼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師子子師云善能穿乳僧
撫掌云好手好手師云青天白日却被鬼迷
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僧云驢事未了馬事
到來師云灼然是作家僧拂袖出去師云將
甌盛水擬比大洋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到洞山第三代處即
也林見垂語云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第一五五册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師
 出衆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
 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
 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幽
 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而求
 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洞云闍黎分上又
 作麼生師云談通會上卓卓寧彰洞云只如
 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云幻人相逢撫掌
 呵呵

撫州曹山本寂耽章禪師嗣洞山价因僧問學人
 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僧云為甚
 不雕琢師云須知曹山好手
 師一日聞鐘聲乃云阿哪阿哪僧云和尚作
 麼師云打著我心

五祖戒代僧云作賊人心虛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掃地來師云佛前掃
 佛後掃僧云佛前佛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
 袈裟來

五祖戒出僧語云和尚是何心行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捨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甚不知有師云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雪竇別云門達磨來也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

門應諾諾

續徑山杲云濁油更著濕燈心

師因米和尚至未相見米遂坐却禪牀師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問和尚禪牀爲什麼被別人坐却師云去後却還來米果回與師相

見米到大同并操禪師處因緣多類此

師問疆德二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座云出涅槃經師云定前聞定後聞座云和尚流也師云道也太煞道始道得一半座云和尚如何師云灘下接取

師因僧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換五如何是海師云包含萬有僧云爲什麼不宿死屍師云絕氣息者不著僧云既是包含萬有爲甚絕氣息者不著師云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

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道有道無即得爭
奈龍王按劍何

師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云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師云
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
諸聖眼爭鑿得箇不與麼師云官不容針私
通車馬

瀉山詰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
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
器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問僧念什麼經僧云維
摩經師云我不問你維摩經念底是什麼經
僧因此有省

師示衆云如人將三貫錢買一隻獵犬只解
尋得有蹤跡有氣息底忽遇羶羊掛角莫道

蹤跡氣息也例五無僧便問羶羊未掛角時如何

師云六六三十六僧云掛角後如何師云六
六三十六僧便作禮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
云豈不見道絕蹤跡其僧後舉似趙州州云
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羶羊未掛角時如何

州云九九八十一

師因洞山問甚處去來師云踏山來洞云阿那箇山可住師云阿那箇山不可住洞云與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師云不然洞云與麼則子得箇入路師云無路洞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云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也洞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問雪峯門外雪銷也未峯云一片也無銷箇甚麼師自云銷也

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

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云這田庫奴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師云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師云泐臺槃乞兒

續昭覺勤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回互轉關底眼千百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爲什麼却成泐臺槃乞兒去也是憐兒不覺醜何山珣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互換當機作舞堪笑泐臺槃乞兒也是面南看北斗

師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孤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三聖然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

頌五

化半月程

續保寧勇云明月照見夜行人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

師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者云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却令侍者去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似師師云直饒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次剗殺蚯蚓洞山指云這箇

肇師云他不死山云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
師不對後僧問師在洞山剗殺蚯蚓洞山問
師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證
明

師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云從妄想

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傾五師便休去

僧不肯

雲門偃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
想出一錠金得麼以拄杖便打

師因成尚書送供至書問如來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此理如何師召云尚書書應諾師云
會麼書云不會師云若不會如來有密語若
會迦葉不覆藏

清涼欽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
若也應喚總是去即不密也且道作麼生
是密語時有僧問欽云何曾得密來 東
林總云怪哉弘覺二十年羶羊掛角絕跡
亡蹤及乎被尚書一問直得帶水拖泥遭
人笑怪法燈也是日午點燈夜半潑墨東
林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

且道與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

別人

續東禪觀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

一片心

師臨順世時問侍者今日是幾者云今日初

三師云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初參翠微乃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繞過微

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

參臨濟亦如是問濟令過蒲團師繞過濟接

得亦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住

後有僧問和尚當年問二尊宿祖師意二尊

宿明也未師云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

麼面長傾五雪竇顯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

解放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

拈得劈骨便擲+翠巖芝云當初如是今

時衲僧皮下還有血麼+瀧山喆云翠微

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

風與他後人為龜鑒又舉住後僧問處乃

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瀉則不然
待問當年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
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孤他來問 石門
聰云龍牙無人抄著猶可纔被箇衲子抄
著失却一隻眼

續昭覺勤云這僧叅來莽鹵學處瞞預雖
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
西來意用明作麼若向這裏辨得出山僧
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出和鼻孔一時穿却
師問德山學人仗鎊鉈取師頭時如何山引

頭近前云因師云頭落也山呵呵大笑師後
到洞山舉似前話洞云德山道什麼師云山
無語洞云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
老僧看師方省便懺謝後有舉似德山山云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
有甚用處

卷五

十一

保福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
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續法華舉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麼
為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

劍 東禪觀云龍牙抱劍傷身自招過咎
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指蹤
不覺尾巴露出

師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云如無手
人行拳

雲居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
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
法伊便休去將知露布說得無用處不如
仔細體取古人意好 大瀧秀云是則是
又教人入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

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續石門聰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一半石
門道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

襄州洞山三世師虔禪師後住青林凡有新到須

擔柴三轉因一僧問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

事如何師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師打
出院

大瀧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
這僧既抗節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
道鐵輪天子寰中勅將坐具便拭待伊擬

議便打

師因洞山問近離甚處師云武陵山云武陵
法道何似此間師云胡地冬抽筍山云別甌
炊香飯供養此人師便出去山云此子向後
走殺天下人去在

續鼓山永云恁麼祇對滴水難消因甚別

甌炊香飯

撫州踈山仁禪師因知事與造壽塔畢來白
師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知事云一切在和
尚師云為將三文與伊為將兩文與伊為將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五册

一文與伊若道得與吾親造塔知事無語後
有僧舉似大嶺即羅嶺也云還有人道得麼僧
云未有人嶺云汝却回舉似踈山道大嶺云
若將三文與伊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
兩文與伊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
文與伊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師師
具威儀遙望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
放光射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臆月蓮花大嶺
後聞乃云我與麼道也是龜毛長數丈
浮山遠云踈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剗空

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搆副
何故後語中有稍有殺然雖如是河裏失
錢河裏攙

續雪竇宗云說甚麼龜毛長數丈臘月蓮
華盡是和衣草裏輾直饒向這裏分三列

傾五

十三

四說得個儻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
當時若見踈山恁麼道只向道一文也無
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牀拆却壽塔
教這老漢無依倚處爲甚如此知恩方解
報恩

師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一日問
承聞和尚道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是
不師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枯椿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非枯椿門云還許
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
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
師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云作麼
生不該門指淨瓶云還該這箇麼師云闍黎
莫向淨瓶邊會門乃作禮而退

續徑山杲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師因瀉山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師乃出問如何是不
落聲色句瀉山豎起佛子師云此是落聲色
句瀉山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巖云何不且
住師云和尚與某甲無緣巖云有何因緣不
契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巖云某甲有箇語師
云道什麼巖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云元
來此中有人乃囑巖云你向後有住處某甲
却來相見遂去後瀉山問巖云問聲色話底

矮閣黎在麼巖云已去也瀉云曾舉向子麼
巖云某甲亦曾對他來瀉云試舉看巖云言
發非聲色前不物瀉云他道什麼巖云他深
肯瀉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別有長處元
來只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住處近山無柴
燒近水無水喫

頌五

十四

續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箇言發非聲
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更要會
他瀉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遊方時同雪峰巖頭慈

一店上喫茶師乃云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喫茶巖云若與麼我今日定不得茶喫雪峯云某甲亦然師云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巖云什麼處去師云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退後云看看師云爺公且致存公作麼生峯畫一圓相師云不得不問巖笑云太遠生師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續蔣山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喫茶分何也話在

師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

出關中主看良云與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師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乃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師五

十五

同安察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舉似欽欽云良公若解與麼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師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師乃問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師擬議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汝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

雪竇顯云諸德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以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翠巖芝云欽山只

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五祖戒云德山只解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 瀉山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瀉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大瀉是會麼橫按鑊鄒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續天童華云宗師非具透關眼有格外機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縉素只如德山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還見德

山麼葛拈拄杖卓一卓賊是小人

師陞堂豎起拳又伸掌云開即為掌五指叅
差復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
也無時有僧出眾豎起拳師云你祇是箇無
開合漢

傾五

十六

雪竇顯云我即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即為
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即成掌無黨無偏
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
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
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續蔣山勤云掌亦是手握亦是手商量箇
什麼乃舉一足云長亦是脚收亦是脚無
高無下不許商量且道與欽山是同是別
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
洞云什麼處去來師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
門從何而入

老宿代云大有人與麼會 雪竇顯別云
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這兩箇瞌睡漢
茶喫

師到浴室下見僧踏水車次遂放却來問訊

師云幸自轆轤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云若與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和尚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與麼師云是是爲我與麼便不得與麼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頃五良久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十七

師因德山侍者來叅纔禮拜師把住云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侍者云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放却云一任你祇對者撥

開宵云且聽某通氣一上師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也用不著者云久委欽山不通人情師云累他德山眼目叅堂去

續徑山策云殺人不問問人不殺撥胃吐氣彼此孟八直饒有始有終也是奔水相

潑要識欽山與這僧麼李順王小破草鞋方十三李師囊破鞵

師一日在殿上看花次有僧問訊師拈起花葉云是世界非世界從此去僧云祇此手中底從什麼處去師與一掌云手中底是什麼

僧云因和尚所置累某甲喫摑師云若與麼
我還汝一摑將面近前僧云欽山與麼端正
師云世界還有過我者也無僧云有師云誰
僧提起袈裟角云空劫已前誰人辨得師云
除却汝未有人敢與麼僧以袖遮面而去師
云空招此患僧云苦苦師云如今不苦更待
何時良久云汝且道苦在甚麼處僧無語師
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師去看巖頭住菴人事了問師兄在此住持
二時齋粥作麼生巖云每日受張四郎宅供

養極是難消師云師兄受張四郎供養他時
後日去他家作男作女巖以手作拳安於頭
上師云與麼則向頂顛上生去也巖便喝師
又云何如生取文邃去好巖又喝云我見汝
三二十年鼓兩片皮直至如今猶作這箇去
就便喝出張四郎却共師歸宅師乃垂淚云
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至半夜又
去敲門巖云阿誰師云文邃巖云這偷兒鬼
去師云師兄師兄有佛法不向某甲道且乞
師兄慈悲巖便開門爲他說細大法門方得

安樂再迴澧州住示衆橫按拄杖在膝顧視云有麼有麼若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羅囉哩哩便下座

師初入洞山山問什麼處來師云大慈來山云還見大慈麼師云見山云色前見色後見師云非前後見山默置師乃云某甲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京兆華嚴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因普請白椎云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首座便問聖僧作麼生師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續泐潭準云也好箇消息華嚴和尚雖解臨時對答應用不失其宜只解順水撐船不解逆風把拖當時若是準上座即不然纔見首座云聖僧作麼生便打一槌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諸禪德且道因什麼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師在洞山時問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云汝還見理路也未師云無理路洞云什麼處得情識來師云學人實問洞云與麼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立師云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云直須與麼去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一日斂鐘上堂大衆纔集乃問什麼人打鐘僧云維那師云近前來僧便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

得有箇入處

雪竇顯云本仁也甚竒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大瀉秀云本仁只知橫干不會豎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師謂鏡清云時寒不易道者清云不敢師云還有卧單也無清云設有也無展底工夫師云直饒道者滴水冰生亦不干他事清云滴

水冰生事不相涉師云是清云此人意作麼
生師云此人不落意清云不落意此人斲師
云高高山頂無可與道者啗啄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
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云須知有一人

傾五

二十

不合伴夾云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
云老兄作麼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
尚道

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云是師乃

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
便下去

法眼益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
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
光一一透得始是好手須知臨時更有一竅
時雲門出衆云菴內人爲甚不見菴外事師
呵呵大笑雲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子是
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若與
麼始得穩坐雲門應諾諾

雪竇顯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續昭覺勤云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搦手
搯以膝投漆菴內不見菴外無孔鐵鎚不
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馮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

師五

卷一

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
和泥為甚麼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
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著病在膏肓用
著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

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
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
山去師云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德雲門老只解一手搯不能
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
乾峯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
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座中二人

打作一團至今分踈不下若人知得落處
許你解空第一 瀉山喆云乾峯善唱雲
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
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續瑯琊覺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育王璉云舉一黑如漆舉二全不是且道
作麼生良久云城東打鼓城西響園內華
開園外春 護國元云道頭知尾告往知
來若非彼此共知又安向這裏共出一隻
手是即是爭奈猶欠一著在 徑山杲云

乾峯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砂二人
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怨家雖然如是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
醜賴遇無傍觀者 育王光云眼親手辯
彼此作家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鴻福即
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忽有人出劈脊便打何故擊碎髑髏消息
盡從教大地黑漫漫
師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什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

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
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會麼

雪竇顯代僧便喝又有僧請益長慶慶云
問取堂中第二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
問雪竇竇云墮坑落壑又自代云作賊人
心虛 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爲初
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滌
秀云今古盡道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
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

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詭訛在甚處良
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間
東林總云有一古德道乾峯搖頭雲門擺
尾這僧只是箇撞露柱漢脚跟下透過也
不知便謂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銜海寶
游魚不顧山僧今日不可也隨波逐浪臨
危悚人殊不知大小乾峯雲門俱被這僧
勘破且道什麼處是勘破處良久云多時
兩水不及矚眼
續寶峯文云乾峯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

傾五

六三

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
頭在甚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
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辯邪正
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掃
堆頭埋却十箇五箇有什麼過阿呵呵樂
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
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
好 黃龍清云若向乾峯句中會去正是
死句坐殺闍黎若向雲門語下承當業識

忙忙隨波逐浪既不許雲門語下承當畢
竟向甚麼處會諸人還知落處麼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南華曷云乾
峯曲盡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覲
面發機直得枯木生花冷灰騰焰且道東
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明什麼邊事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 馮云恭云把定乾坤
眼綿綿不漏絲毫遊戲諸塵中的的全彰
妙用穩密處三界顯露孤危處八面坦平
須彌山上走馬日本國裏藏身即不問你

且道路頭在什麼處或若總道在這裏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徑山琰云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 靈隱嶽云乾峯也是釘椿搖櫓

頌五

六四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問僧名什麼僧云覓箇名字了不可得師云自是老僧不識好惡僧云幾人於此亡言師云灼然是作家僧云須是和尚眼始得師云闍黎聲僧拂袖而出師召闍黎僧回首師云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因僧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云我這裏一衲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僧云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只如老僧與麼祇對過在什麼處僧無對師便打

續天童華云啓禪師故是本分鉗錘塞斷新天童口未得在這僧雖深入闍域要且未具透關眼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三

音釋

醜音木
 醜白醜木
 輓古本
 輓切
 椿也
 椿株
 椿江
 也共
 也羊
 也舉
 也諸
 矮也
 矮切
 矮姓
 矮倚
 也蟹
 也切
 齋音
 齋同
 齋羊
 齋零
 齋與
 齋名
 齋與
 齋矜
 何烏

傾五

廿五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五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四

傾六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五世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嗣夾山會問僧近離甚處僧

傾六

云荆南師云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僧云不
逢師云為甚不逢僧云若逢即頭粉碎師云
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云
還有此語不僧云是門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師臨遷寂預告眾云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

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
箇不是即斬頭覓活首座云青山常舉足日
下不挑燈師云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
話時有彥從上座對云離此二途請和尚不
問師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師云我
不管汝盡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
師乃下堂至夜却令侍者喚彥從來師云闍
黎今日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今時合會先
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
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

得出分付鉢袋子彥從云某甲不會師云汝
合會但道從云某甲實不知師喝出乃云苦
苦

報慈遂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見
鉢袋子粘著伊

師久為臨濟侍者濟常稱美云臨濟門下
隻箭誰敢當鋒師一日辭濟濟問什麼處去
師云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箇
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濟明日陞堂云
有一條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齏麩裏淹殺

師遊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
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
無對師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
山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

俱六

二

人救不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夾山不禮拜乃
當面叉手而立夾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
去師乃問云自遠僧風請師一接夾云目前
無關黎此間無老趨師便喝夾云住住且莫
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

舌頭則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
夾山便打師因茲伏膺

興化獎云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 雪竇

顯云這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既雲
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

解語以坐具劈口便搥夾山若是箇知方

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五祖戒出洛浦語

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大陽玄代云也

要和尚證明

續昭覺勤云雪竇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

與臨濟雪屈若仔細檢點將來令行一半

儻若擔荷正法眼藏待伊道爭教無舌人

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更待什麼

明窻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掣電眼

似流星辯瀉懸河也卒著手脚不得且道

詭訛在甚麼處傾六乃云險

師一日因侍者云肇法師制得四論也甚奇

怪師云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

清涼欽代云和尚什麼處見

師因龐居士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

云莫莫士云龐公年老師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麼師云放你三十捧士云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師因臨濟問從上來一人行捧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師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師便

喝濟乃打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初叅夾山山問名什麼師云月輪山畫一圓相云何似這箇師云和尚與麼說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山云子又作麼生師云還見月輪麼山云子與麼說話此

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因夾山問子甚處人師云閩中人山云還識老僧麼師云和尚還識某甲麼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老僧然後還子江陵米價師云與麼則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麼價山云子善能哮吼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見遵便問韶山路向甚處去師以手指云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不師云是即是闍黎有甚事遵云擬伸

一問師還答不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
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內誰怕林
間野雀兒師云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
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
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
程遵云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侗儻之詞時
人知有遵云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
塵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某甲祇與
麼和尚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
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製

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猶是文言作麼生
是和尚家風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復云關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卓地之矛關
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關黎按劍上來
老僧拵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
鏡當臺請師一鑑師云不鑑遵云爲甚不鑑
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續黃龍新云好打這般漢打百千萬箇有
什麼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
過在何山珣云縵天布網打鳳羅龍主

則琢玉鏤木賓則攢花簇錦當機不讓覲
面爭先結角羅紋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
手手中呈好手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
處遵布衲若能慎初護末待韶山指出路
頭驟步便陞堂與管取明窻下安排非唯

頌六

五

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鈎線何也一著不到
處滿盤空用心 天童華舉黃龍語了云
死和尚一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
遭遵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
且道諸訛在甚麼處

師見白頭因至乃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麼
因云不敢師云有多少口因云徧身是師云
大小二事向甚處荷因云向韶山口裏荷師
云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處荷因無
語師便打

雲門偃代云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
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冰
消 雪竇顯云從來疑著韶山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嗣德山鑒一日示衆云南山
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

出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兒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續寶峯文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

不行長慶恰似新婦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將拄杖攬向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道用南山作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箇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

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鼻布衫上知此氣息也難得

護國元云雪峯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爲蛇畫足玄沙一向挿背諸人還知這一隊漢落處麼妙舞也應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

催

頌六

六

師一日因有兩僧來師遂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師低頭歸菴後僧辭去師問什麼處去僧云湖南去師云我有箇同行在彼住巖頭附汝一信去師致書

云某信上師兄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信上師兄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菴麼僧云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菴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即這是

瀉山喆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續泐潭準云大衆雪峯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巖頭與劈頭說破了也未免有些諍訛七叅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師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方曬飯巾次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師遂問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師

次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
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
密啓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
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
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

只得三年

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顯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
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
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

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翠巖真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峯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瀉山喆云巖頭大
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
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續瀉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
出威音外須明肘後符且道那裏是巖頭
識破德山處若檢點得出非但參學眼明
亦乃領過雪峯其或緇素不辨邪正未分
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師云生死海未
度爲什麼覆却船其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
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去進此語師云此
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與麼道師云我有二
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

順六

事

雪竇顯向爲甚覆船處代云久嚮雪峯待
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又於末後著語云能
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續昭覺勤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

眼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
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然
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
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覆船便
了且道渠過在什麼處老大大不合與

人代語

師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
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保福
問鶩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
相見鶩湖驟步歸 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雪竇顯云二老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知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烏石嶺望州亭底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續雲居齊云此二尊宿會得會不得相見

不相見試斷看

師因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棒其僧後又問巖頭頭打三掌

雪竇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不僧云不敢師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却召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師云這漆桶僧無語師回顧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倒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師云

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欵結案他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與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與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雪竇顯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厄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鑒還會麼
這漆桶

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云沙米一時去洞云大衆喫箇甚

麼師遂行盆覆却洞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瑯琊與覓云雪峯與麼去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豈啻醋梨

續天辛里覺云雪峯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極六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

合父子十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

麼處苦尚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針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冰消瓦解

師因洞山問什麼處來師云斫槽來洞云幾

斧斫成師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

汾陽照代云某甲早是困也

師因洞山云入門來須得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師云某甲無口洞云無口即且從還我眼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某甲謹退

師因辭洞山云子向甚處去師云歸嶺中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從飛猿嶺出山

云今回向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為甚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瑯琊覺云心麤者失

傾六

師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十一

長慶稜問雲門云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稜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雲

峯悅云天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葛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瀉山喆云我更為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肩咄為什麼屎臭氣也不知

續智海逸云慙愧雪峯老一等是弄精魂就中弄得好雖然如是好事不如無薦福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盡十方世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此土西天十萬八千昭覺勤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孽大華逗

黃河亦非斂手若向這裏觀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梅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遂卓拄杖云劄靈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像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師因僧禮拜遂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師又打五棒

雪竇顯云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尔若辯得也好與

五棒 瀛山秀云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
天雪峯輕怒猶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
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感亂後人何謂曾
被雪霜苦揚花落也驚

續東禪觀云性空自來性直不似雪竇謾

傾六

十二

人雪峯前五棒打這僧禮拜後五棒打這
僧無過諸人且道是不是若道是要你眼
作甚麼

師問僧甚麼處去僧云識得即知去處師云
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僧云和尚莫塗污人

好師云我即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餛飩飯已有人喫了也
師休去

雲門偃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
語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
蟆 雪竇顯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師於僧堂前坐衆集師拈拄杖云這箇爲中
下根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
拈起拄杖

雲門偃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便問

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

續護國元云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

若是蛇頭上揩痒南明又且不然薦拈拄

杖云我這裏為中下機人忽有人問上上

機人來時如何只向道我不似雲門打葛

藤

頌六

十三

師因一僧在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有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主云溪深杓柄長師聞此語
乃云也甚竒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
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不主云是師云

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將水洗頭胡跪師
前師便與剃却

續昭覺勤云菴主雖是生鐵鑄就奈雪峯

是本分鉗鎚當初若只顛預爭得驚天動

地還委悉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

恨無讎

師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玄機師云日織多

少僧云寸絲不掛師云叅堂去僧纔行三五

步師云袈裟落地也僧回首師便打

師一日見僧逐喚僧近前師云甚處去僧云

普請去師云去

雲門偃云此是隨語識人

師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
底僧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僧
舉乃云終不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

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得乃

云趙州古佛遂遙望作禮從此不答話

雪竇顯云衆中總云雪峯不出這僧問頭
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
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

為作者 薦福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
答話底道理讚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
一片玉瑕生麼若人點檢得出相如不誑
於秦主

續五祖演舉了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

十六

十四

泉時如何老僧只向他道水飲者如何但
云當下止渴或有箇漢出來問道與曹溪
水是一是二只向他道分枝列派縱橫自
在低處澆田高處潑菜 長蘆夫云扶豎
宗乘須還大匠雪峯有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手段不妨奇
 怪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褒貶深屈古
 人然則相席打令自有知音鏤骨銘心罕
 逢明鑒 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天
 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

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
 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
 負門若人辯得許你有參學眼

師在國清寺拈起鉢盂問座主云道得與你
 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雪竇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

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師云你
 問我與你道主方禮拜師便踏倒主後舉似
 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
 見主云是門云更用七年始得

雪竇顯別云草賊敗也

候六

十五

師因僧辭問甚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和尚去
 師云徑山問你此間佛法如何你作麼生道
 僧云待問即道師便打却回問鏡清云這僧
 過在甚處便喫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師
 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

遠問近對師休去

師一日叅次有僧珍重便出師云總似這箇
師僧省多少心力玄沙云和尚與麼接人瞎
却箇中一城人眼去師云你又作麼生沙云
便好與二十棒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江西與
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遙師豎起拂子云還
隔這箇麼僧云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
出

師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

一棒云道什麼師不會至明日請益山云我
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因此有省巖頭
聞乃云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然雖
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
過於德山便與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
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
展閣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非唯
舉話慶云展閣黎是什麼心行 明招謙
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師因鏡清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師云兼不立文字語句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如何傳授師良久鏡清禮謝師云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清云就和和尚請一轉問頭師云只與麼為別有商量清云和尚與麼即得師云於

頌六

十六

汝作麼生清云孤負殺人

師一日云此事得與麼尊貴得與麼綿密僧云某甲自到山經數載可聞和尚與麼示徒師云我已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闕也無僧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得已而矣

師因僧與造龕子了白云和尚龕子成也師云昇將向堂前著師纔見便問大衆有人道得第一句即留取如是再問時有僧出云某甲咨和尚師喝云莫豕沸便將龕子燒却師因領徒南遊時黃湍槃預知師至搯築造前途迎接抵蘇溪邂逅師遂問近離甚處槃云離辟支巖師云岩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筴敲師籬師乃出籬相見槃云曾郎萬福師遂展丈夫拜槃亦作女人拜師云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筴畫地右繞師籬三匝

師云某甲三界內人尔三界外人尔宜前去
某甲後來槃乃先回師遂至止囊山憇數日
槃供待隨行徒衆一無所缺

師因僧問牧童能歌能舞時如何師便下繩
牀作舞玄沙云這老漢脚跟未著地在師云

子又作麼生沙撫掌三下

傾六

十七

師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
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瀉山師云瀉山有何
言句僧云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

據坐師云汝肯他不僧云不肯他師云瀉山
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聞得云山頭老
漢蹉過瀉山僧問未審和尚意旨如何沙云
大小瀉山被這一問直得百雜碎

師塔銘云兄弟添十字同心著一儀土主曰

松山卯塔號難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須知
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馬嘶

翠巖真云然窠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雪
峯前不至村後不構店若是翠巖和泥合
水且與麼三十年後莫顛顛

師一日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雲門偃舉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叉手句你若道得叉手句即見雪峯

師因僧問乞師指示師云是什麼僧於言下
大悟

雲門偃云雪峯向伊道什麼

師一日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衆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師云看玄沙云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云你作麼生沙云祇是人人底

師一日晚叅次却回中庭卧時太原孚上座云五州管内祇有這和尚較些子師便起去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浙中來師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師云爭得到這裏僧云有什麼隔礙師打趲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

頌六

十八

又問甚處來僧云湖南師云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師豎起拂云還隔這箇麼僧云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趲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乃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

乃被同行詬叱與他說破當時悲泣常向中
夜焚香遙禮

師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
時一僧出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
作麼師便打

雪竇顯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
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

師因玄沙問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
師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
師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只是自

家事

師一日陞座衆集定乃輒出木毬玄沙遂去
捉來安於舊處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
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

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紫毫

師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救火救
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窻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師示衆有云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時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

如何師云胡漢俱隱

玄沙備云我即不與麼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沙云百雜碎 明招謙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玄沙云破明招云喪也

續瑯琊覺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叅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便拜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齋公也大難承當師云洞山老漢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搵一手搦

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非唯剗絕洞山亦乃把定齋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續瑯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便乃冰消瓦解 南華 曷云巖頭一期展露事不徒然無人讚嘆 猶較此子纔被洞山稱提直得驚群駭衆 還會麼無滯自然隨勢去有聲多爲不平

來 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窸窣中身死蛟
龍不怖劒劒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窸之中
自有透脫一路向劒刃上有翻身之機若
仔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巖
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

傾六

二十

喝拍一拍洎合停因長智 教忠光云還
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身放倒洞山帶
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機爭
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搯一手搦
處殺人刀活人劒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
還收得劒麼僧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因僧
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
甚處來僧云巖頭來峯云巖頭有何言句僧
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趨出

瀉山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劒却向
巖頭處施設及至雪峯前鋒鏑不露何故
爲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斗暗四方
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地平沉不見道
殺人刀活人劒

續承天宗云可惜許這般漢只學得勝負之法殊不知是生滅之因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作家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

師因沙汰後於鄂州渚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

六

九

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問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續瑯琊覺云欺敵者亡 大瀉智云巖頭

業在其中只得通身泥水老婆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師因德山一日云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彼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二人在菴內坐師乃拈起斧云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云他如何師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師因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師云不是本常理巖佇思問師云

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巖於是領悟

師一日陞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中有兩三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禮拜請和尚為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

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
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
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第一段
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
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猶如塗

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
時有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
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師與雪峯坐次欽山將一掬水致地云水清
月見峯云水清月不見師便趯翻而去一本曰洞

山

預六

共二

師因觀音會下有僧來叅以手左邊作一圓
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
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對師便喝出
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不

僧云是師云只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
僧云是有句師云右邊一圓相攣僧云是無
句師云中心圓相作麼生僧云是不有不無
句師云只如吾與麼又作麼生僧云如刀割
水師便打出

師因欽山住後與雪峯同至澧州鼇山鎮阻
雪師每日秋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一日喚
云師兄師兄且起來師云作什麼峯云平生
不著便共文遠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
日與師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師喝云瞌眠去

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
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曾云某甲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師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峯
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峯
云某甲實未穩在師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
處傾六一一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剗却峯云某甲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
得箇入處師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峯云
又因洞山偈云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下
云云得箇省處師云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

峯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我當時豁然如桶底脫相似師喝云你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畢竟如何即是師云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云今日始是鼈山成道也師兄今日始是鼈山成道也師兄

泉州瓦棺和尚為德山侍者時同德山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德

云會麼師云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又喫却山云會麼師云不會山云何不成禡取那不會底師云不會又成禡箇什麼山云子大似箇鐵樞師住後雪峯去訪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云先師當時肯我峯云和尚離先師太早其時面前有一椀水峯云將水來師便過與峯接得便潑却

雲門偈云莫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往叅德山隔江見德山

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師忽開
 悟便橫趨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續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伶
 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
 德山隔江在

傾六

共四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四

音釋

誒女交切 餒所鳩切 顛顛莫安切 搯章移切
 詬許候切 餒飯壞也 顛顛許安切 搯章移切
 怒怒也 搯肌角切 顛顛許安切 搯章移切
 搯按也 顛顛許安切 搯章移切
 搯按也 顛顛許安切 搯章移切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五

頌七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六世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處因僧叅透禪牀一

頌七

巾振錫一下云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

一下僧云竒哉同安嚇得忘前失後師云閣

黎發足甚處僧便珍重師云五湖衲子一錫

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云近見不如遠

聞師云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續昭覺勤云全軍隊伍馬步相叅兩陣交

鋒不妨竒特爭奈二俱失利具眼底試辯

看何山珣云奮大用發大機明來暗合

平坦嶮巖彼既殺活拄杖我即綿裹秤鎚

縱使諸方眼目難斷箇是箇非畢竟如何

堪笑一枝無孔笛王賓顛倒兩頭吹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師云還見文殊麼

僧展兩手師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僧云氣

急殺人師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僧云

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云孫臏門下徒話鑽

龜僧云名不浪施師云喫茶去僧便珍重師云雖得一場榮則却一雙足

師因有僧參乃問甚處來僧云江西師云江西法道與此間如何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云老僧適來造次僧云某

甲不是櫻兒徒用止啼黃葉師云傷驚怨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云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僧云快鷄不打籬邊雀師云暗中臨鏡誰辨妍媸僧云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云何必僧云休休師云始解乘

舟擬跨劍水

續昭覺勤云宗師家握佛祖鉗鎚理當即行不留朕迹這僧既上門上戶更說什麼傷驚怨龜劈脊便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頌七

二

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云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時有僧云古人也好和尚師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僧云諸方眼目不怪陶潛師云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僧云堦前翠竹砌

下黃花又作麼生師云安南未伏塞北那降
僧禮拜師云名稱普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太原師云太原近日
法道如何僧云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
知太原法道如何師云豈不是離太原乎僧
云苦苦師云不觀海雲色微覺旱雷聲僧云
以金易鋤憎真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而
出師云得縮頭時且縮頭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云北斗東轉
南斗西移師云夫子入太廟僧云與麼則同

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云橫抱櫻兒擬彰
皇簡

師因僧問學人未曉時機請師指示師云叅
差松竹烟凝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
師云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僧云何也師云精
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
一市大笑而出師云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
苦

吉州禾山澄源殷禪師垂語云習學謂之聞
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時有僧出

問如何是真過師云解打鼓僧云如何是真諦師云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解打鼓

續東禪嶽云禾山以無量義百千法門若

揭日月而行浮雲豈能掩蔽東禪不打這破鼓臨機豹變見兔放鷹且要諸人各各相委如何是真過實語如何是真諦如語如何是非心非佛不誑語如何是向上事不異語此四轉語如鐵疾藜吞得過是好

手其或未然言多去道轉遠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嗣曹山章因僧侍次乃云舉

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僧云請和尚舉師豎起拂子僧良久師云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云雪上更加霜

續昭覺勤云金峯起模畫樣這僧好肉刺瘡不唯雪上加霜未免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因緣只是不舉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還有人

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
有僧出禮拜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
便下座

師一日拈起枕头云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
道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拈起枕

頌七

四

子僧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師云你喚作什
麼僧云枕头師云落在金峯窠裏

續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
與麼說話也未出得金峯窠窟在畢竟如
何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雲蓋本云賣寶

遇著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侖無縫罅綿
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
枕头故是落在金峯窠裏直饒不喚作枕
子未免亦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
金峯窠窟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師一日因僧問訊乃把住云輒不得向人道
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
僧云爲什麼打某甲師云我要這話行

續明招謙云可惜許金峯好一則因緣被
這僧塌却若要話行這一掌須是金峯自

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耳不同謀

師一日上堂喫餠餅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币大衆見一一合掌師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間有僧請益云今日和尚行餠餅見衆僧合掌却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起餅勢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金峯也始道得一半

師問僧發足何處僧云趙州師云趙州法嗣何人僧云南泉師云你何曾離趙州僧云未

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云今日象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云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僧云為甚如此師云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云恰共昨日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云昨日僧道什麼師云恰與麼問僧云知道金峯有眼師云金峯且致你今日何處喫飯僧云道著即不中師云與麼則無來處也僧云老婆心堪作什麼師云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黎無

詰處僧云豈是分外師云小慈妨大慈

續昭覺勤云鈎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

鱗搖頭振鬣雖金峯不曾弱他奈這僧承

機自弱還會麼小慈妨大慈

處州廣利容禪師又曰貞溪因僧到師乃豎拂子

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

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曾便

出去師云闍黎叅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

僧拈起盞子云這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

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黎

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

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云特謝闍黎

相訪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因韶國師到遂問近離

甚處韶云谷隱夜宿龐居士巖師云五眼之

傾七

中那箇是正眼韶云久嚮鹿門師云這一片

六

田地干你甚事韶云話頭何在

杭州佛日和尚綱雲居膺到夾山維那云此間不

著後生師云某甲暫來謁見和尚不宿維那

白山山許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麼處來師

云雲居來山云即今在什麼處師云在夾山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欲上塔山云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云三道寶塔曲爲今時便上禮拜山問闍黎與什麼人同行師云木上座山云他不來相看師云和尚看他有分山云在什麼處師云堂中山次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面前山云莫從天台得不師云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山得來師云日月宮不遊山云與麼則不從他人得也師云自己尚如寬家

從人得堪作什麼山云冷灰裏有一粒荳爆乃喚維那來明窓下安排箸明日山入堂問昨日新到在甚處師出應諾山云子未到雲居已前在什麼處師云天台國清山云天台有潺潺之水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云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山云此猶是春意秋意又如何師良久山云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師因夾山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云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云和尚教上座

師云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撼盞作聲夾山回顧師云釀茶三五椀意在鑿頭邊山云瓶有傾茶勢盞中幾箇甌師云銚有傾茶勢盞中無一甌便傾茶行時大衆舉目師云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云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洪州同安丕禪師看經次因僧來參師以衫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吊慰勢師放下衫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亦將衫袖蓋却頭師云蒼天

蒼天

洪州雲居懷嶽禪師因僧問明鏡當臺時如何師云不鑿照僧云爲甚不鑿照師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僧云大好不鑿照師便打歙州朱溪謙禪師因韶國師遊方時到忽聞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什麼聲師云犬咬靈鼠聲韶云既是靈鼠爲甚却被犬咬師云咬殺也韶云好箇大師便打韶云莫打某甲話在

續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故宜委曲接

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
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已後須遇人
始得

池州愁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一日

送茶與師乃云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遂澆

傾七

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云可惜一椀

茶

續明招謙云愁山未澆茶前合下得什麼

語免他道可惜一椀茶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嗣龍牙造因僧問承古有言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師
云隔僧云情未生時隔箇什麼師云這箇稍
子未遇人在

瑯琊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據衲僧門
下遠之遠矣

續黃龍新云也是小慈妨大慈這僧還同
受屈稍浪子未遇人在今時往往作是非
會却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上
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開福寧
云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凡聖罔

測東禪觀云報慈未上大開東閣下梢
只以麤茶備禮

師讚龍牙真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
身不欲全露龍牙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
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子云還
見麼僧云不見牙云不將眼來師後聞乃云
龍牙只道得一半

雲門偃令僧舉我與你道僧舉了雲門云
我不妨與你道
續東禪觀徵云適來報慈龍牙把手從者

裏過拶破上座耳門因什麼不知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因檀越請堂中首座
開堂主事來白師云是即是欠悟在首座得
聞乃束裝他去師以拄杖隨後打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嗣青林處在青林作園頭一

日林問今日作什麼師云種菜林云徧界是
佛身子向什麼處種師云金鋤纔動土靈苗
在處生林次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云
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云若是無影樹
豈受栽林云不受栽且止汝曾見他枝葉麼

師云不曾見林云既不曾見爭知不受裁師云祇爲不見所以道不受裁林休去

筠州黃檗慧禪師

嗣疎山仁

問疎山剎那便去時

如何山云逼塞虛空你作麼生去師云逼塞虛空不如去乃下至僧堂前首座云適來祇

對甚是奇特師云此乃率尔實自偶然敢望開示愚迷首座云剎那還有擬議也無師於言下有省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同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一日慈陞堂演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

慈云誰無參退首座問云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化云不會座云和尚與麼慈悲汝爲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化云感首座爲某說破師不覺咬齒云這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却召化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說破具如前說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說前解以求印證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化云適來問淨果大師他亦不肯教來問和尚望

頌七

十

和尚為某甲決破慈云尔却去問取他化往師處作禮云和尚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問來化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云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師向去或在衆或住持某誓願終身佐助後相繼住持護國

鳳翔青峯傳楚禪師嗣洛浦安因齋次問北院云先師道信手拈來草師兄作麼生會北院拈起一隻筋師云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北院云汝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

郢州桐泉山和尚嗣黃山輪初到黃山山問天門

一合十方無路若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云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云是汝恁麼道師云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云擺手出漳江師乃作禮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嗣盤山文初謁洛浦遂問一

漚未發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浦云移舟諳水

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次叅盤龍如前問

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因此相契

通明錄漳浦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

些子可惜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
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這
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
識辯真偽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
是賊過後張弓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翊雪
峯存

因叅次聞燕子聲

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有僧請

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師初到莆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

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

角師云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 清涼欽

別云今日更好笑 瀧山喆云大瀧則不

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箇衲子出來

云料掉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搥

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處

續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

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爲什麼道料掉沒交

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昭覺勤云或

有問山僧只向道又是從頭起他若道料
掉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
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南華島云玄沙恁
麼道還有得失是非也無若謂有當人未
具眼在若謂無因甚麼道料掉沒交涉還

會麼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傾七

十二

師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
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
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癡者教伊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

靈驗當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
生接師云慚愧便歸方丈

雲門偃因僧請益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
門以拄杖拄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
盲復喚近前來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
聾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癡其僧於是有省 雪竇顯舉了便喝云
這盲聾瘖癡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
有底或拈椎豎拂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
又不來問還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奈何

得麼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
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 翠巖芝云早
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續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上座舉此話
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元云地藏如龍

無角似蛇有足玄沙只有先鋒且無殿後

傾七

十三

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所不到山僧爲你
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
識真金火裏看 本覺一云雲門雪竇也
是因風吹火見免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

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
眼有耳有口請師接玄沙云慙愧便乃呵
呵大笑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
被這一拶不免退身有分驀拈拄杖云放
過則不可 龍門遠云好兄弟還知真實
相爲麼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只如
諸人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
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旣無說無聞無
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雖然如是能有幾
人到這般田地 徑山杲云這僧雖然悟

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
行脚 天童華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
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不救之疾難為針
艾

師一日見鼓山來乃作圓相示之山云人人
出這箇不得師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
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人人出這箇
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道不
得師云我得汝不得

雪竇顯云祇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撓

雲峯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裏如
今作麼生出得玄沙圈

續昭覺勤云灼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
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
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著眼始得一等

是恁麼時節係七為什麼我得汝不得十四切忌向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因成云叢林中
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
識玄沙鼓山麼不見道盡出這箇不得
南華曷云換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這箇

手段如何扶豎宗乘雖然如是真是好笑

笑須三十年且道笑箇什麼情知汝在驢

胎馬腹裏作活計 地藏恩別云不免起

動和尚 東禪觀云某甲當時若作鼓山

待玄沙道人出這箇不得即云和尚元

來別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

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師嘗與地藏方丈說話夜深乃云侍者關

隔子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云喚什麼作門

雪竇顯別云珍重便行 清涼欽別云和

尚莫欲歇去麼

師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

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嶮入地獄如箭射者

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至店

且作麼道得出身之路

道吾真云大小

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

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續雲居舜云此話衆中舉得爛如泥且作

麼生會山僧道侍者不在言也玄沙也是

荆棘林裏求梅檀 東禪觀云大小玄沙

性命在侍者手裏

師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
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師
云澗中清水白米從沒喫佛法則未

雪竇顯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我當時

若見但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瀉

山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
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師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緘見三幅白

紙乃呈示大衆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師云山頭老和尚蹉
過也不知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
雪峯不道無長處旣被玄沙識破直至如

今雪不出

續明昭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
彰雪峯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
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師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師云是

汝阿虎龍歸院乃問適來山中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雪竇顯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續徑山景云也知和尚為人切

頌七

十六

師因常監軍云曹山和尚甚竒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常乃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不僧云到來常云撫州取曹山多少僧云一百二十常云與麼則上座不到曹山常却起身禮拜師師云監軍却須拜此僧此僧却

具慙愧

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蹉過常監軍了也

師因常監軍云占波國人語稍難辨何况五天梵語還有人辯得麼師提起橐子云識得這箇即辯得

雲門偃云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什麼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德山來師云德山近日有何言句僧云和尚一日大衆集定攬拄杖

向前便歸方丈掩却門師云賺舉了僧却問
作麼生是某甲賺舉師云更請上座舉其僧
又舉師云不違種草

師因有聲明三藏到大王王請驗之師乃將
銅火筋敲鐵火爐問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

師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例七

十七

雪竇顯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
莫謾外國人 法眼益代云大師久受大
王供奉 清涼欽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續淨因成云既不是銅鐵聲玄沙喚作什

麼聲然則三藏只知渡水不覺濕衣玄沙
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謾大
王何似玄沙謾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
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
上之珠三藏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還知麼
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師因雪峯至謂師云近有僧來禮拜我我打
伊一棒便回頭我向伊道是什麼渠便有箇
會處師云和尚莫錯保持人也須驗過始得
師後去山中果見其僧遂問云山中和尚見

兄來打一棒云是什麼是不僧云是師拂袖去雪峯見師乃問云那僧何似生師云那僧荒也峯云何處荒師云四邊荒艱艱地

師因光侍者道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舩下海去師住後令人馳書問光侍者云打鐵舩也未

舩也未

法眼益代云和尚終不與麼 清涼欽代

云請和尚下舩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

人思舊債

續汾陽昭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慧林本云昨日過新羅 雲居元云禪也未曾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他撐動鐵舩玄沙堪作什麼

師因僧問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會師云用會作什麼

雪竇顯別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傾七

十六

師因雪峯遷化為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問大衆先師在日即且從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

是三間衆皆無對師遂撲破盞子歸院後問
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什麼過師便面
鉢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作麼
生會塔便面鉢師休去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
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
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
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
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
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

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
了也

師因僧侍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
云還見麼僧云見師如是三次問其僧俱云
見師云你也見我也見爲什麼道不會

師因長慶稜來乃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

原七

十九

云愁作麼師云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
兒放糞

師訪三升庵主纔相見主云不怪住山年深
無坐具師云人人盡有庵主爲什麼無主云

且坐喫茶師云菴主元來有在

師示衆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

大迦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猶如指月時鼓

山出衆云月聳師云這箇阿師就我覓月山

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

雪竇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祇

拋瓦礫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法眼

藏付囑有在

續護國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且未

識月在諸人要識月麼幸無偏照處剛有

未明人

師因上雪峯問訊次峯云我此間有箇老鼠

今在浴室下師云待與和尚勘過纔去見孚

上座打水次乃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

也師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雪

別這賊師復去白雪峯云已勘破了峯云作

麼生勘師舉前話峯云汝著賊了也

師一日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塔下過峯云此

二人堪為種草師云某甲不與麼峯云汝作

麼生師云便好與二十棒

師因雪峯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乃指火爐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師云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鏡清憇問僧為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鏡與麼大 西院明云與麼問人

也未可在 頌七 雲門偃云餽飯泥茶爐 二十

師因侍雪峯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這一片田地好造箇無縫塔師云高多少峯乃上下顧視師云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云你作麼生師云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師因雪峯指火云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云近日王令稍嚴峯云作麼生師云不許攙奪行市

雲門偃云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

佛立地聽

師因侍雪峯遊山次峯云欲將此一片地作長生地師云看此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峯乃作量勢師云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峯云汝作麼生師云造塔峯云好好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師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
師云大遠在

雪竇顯代這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
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

人還得也佛七無蒼天蒼天廿一

師因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祇這裏便是妙

高峯頂師云是即是可惜許

鏡清愆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

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

續鼓山晏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徧野白

骨連山

師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

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

麼生是如來語師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

汝向第二門頭道師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

云喫茶去

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後保福云總

似今日老胡絕望

續報慈遂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黃龍南云總似今日曹溪絕流 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師因卧龍和尚在會下一日舉僧問曹山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未審還稱得維摩意麼曹云你還縛得虚空麼僧云恁麼則不稱維摩意也曹云他又爭肯僧云畢竟有何所歸曹云若有所歸即同彼二公也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曹云待你患維摩病始得卧龍舉了師云我雖不見曹山敢與曹山作箇話主卧龍

愕然云這老和尚近日顛倒作麼山頭老子爲這維摩默然話休歇却多少人如今却道與曹山作箇話主師云咄這尿牀鬼不會即休亂統作麼

師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傾七

共二

雪竇顯云是即是針不剗風不入有什麼用處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鼓山來師云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僧云昨夜報慈宿師云劈脊便棒汝又作麼生僧

云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云幾手放過

師因問帥夫人崔氏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回信師云傳語練師領取回信師明日入府練師云昨日謝大師回信師云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問帥問大師適來練師呈信還愜大師意不師云猶較此子帥云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云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師因雪峯云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

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即不可峯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道錯峯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云大衆禮拜這僧又云這僧有甚長處却教大衆禮拜衆無對

頌七

六三

師示衆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慙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

雪竇顯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

續黃龍清云長慶只知支離擁腫不知道之根源雪竇引蔓牽枝未免隨波逐浪寶峯則不然淨潔打疊了也近前來只向道會麼歸堂去雖然如是也須是仙陀婆始得

師有時拈拄杖云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

雪門偃云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

續靈巖安云恁麼住者喪我兒孫恁麼去者寒灰發焰然雖如是都未得勦絕在拈拄杖云識得這箇遂卓一下云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師因僧問羴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漢僧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雪竇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此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羴羊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頌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六世之餘

福州安國明真弘瑫大師問僧得之於心伊

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

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

作拳頭師云只為喚作拳頭

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

瀉秀云雪竇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

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

失兩意待伊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

喚作什麼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其中

見人只與麼和泥合水有甚分曉

續天童華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得安國

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梅檀之樹甘

露乃蒺藜之園 東禪觀云這僧不能鉗

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詞雪竇不

能免大瀉之議可憐諸大老成羣作隊不

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

只向他道休何謂如此師子一滴乳迸散

十斛驢乳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
言句得似羶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峯
弟子不得

雪竇顯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此子
師問長慶云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
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得勤
絕作麼生道得勤絕去慶良久師云情知你
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作麼生師云兩手

扶犁水過膝

雪竇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
道未得勤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
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
風自西自東 大瀉秀云保福拈提頗有
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
且致俱忘未忘甚處得這消息

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
得未免喪身失命有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
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闍黎還

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師云作
冢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
潑也不知臭

雪竇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兒底爪
牙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
保福一著只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檢
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
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續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
謂作家手段本分鉗鎚這僧可惜許錯轉

話頭待他道闍黎還搆得麼只對他道明
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若下得這一句直
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不見道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師一日云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張
三李四有人從佛殿前過汝爲甚不見且道
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云爲伊有一分麤境
所以不見師便喝復自云若是佛殿即不見
僧云不是佛殿還見不師云不是佛殿見什
麼

師因僧侍立乃云你得與麼癡心僧云甚處是某甲癡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云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癡心師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癡心

雪竇顯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癡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拄杖下座
師因長生卓菴時去相訪茶話次生云有僧

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豎起拂子不知得不得師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與麼事爲甚讚毀不同生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有老宿云惜取眉毛

孚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辯得失 雪竇顯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報慈遂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

師問羅山有人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鈔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羅召大師師應諾羅云獼猴入道場羅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師問羅山云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

頌八

四

麼意作麼生山召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師禮謝而去三日後却來問前日蒙大師垂慈祇爲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師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與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師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

生亦同死師當時又禮謝後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云彼此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去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

師因僧問如來禪即不問如何是祖師禪師以手撥云香巖道底拈向這邊著僧無語師却問明招云道者道取招云請大師舉師便舉招云更有第二下鐵鎚來和尚又將箇什麼祇荷即得

師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為和尚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因鷺湖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明得知有去處尚所八乃浮逼逼地師五下堂舉問首座云適來和尚示衆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師云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上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首座云只如堂頭道浮

逼逼地又作麼生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與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馮山喆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青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覓慮變懾不見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續黃龍新云雲門以錐錐地首座以刀刺空直饒齊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師云鑒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汝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菴主永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續保福展云欠他一粒也不得 昭覺勤云雲門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權

衡佛祖龜鑒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豎大教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背面閫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這僧敢將游艇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鏃頌八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雙若是大隨即不然這僧也拈却雲門也架閣且作麼生會法身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剛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鎚火星迸散永庵主冷處

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開處愛人頭未免
傍觀者哂天童據款結案也要諸方檢點
若檢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
意旨如何順云拂前見拂後見師云如是如
是又云是諾伊是不諾伊又云可知禮也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禮塔來師云謔我僧
云某甲實禮塔來師云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
鈍置

師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薄伽梵
即不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我道不得
僧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師云你舉話即得
雪竇顯別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師問僧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將什
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師云爲什麼在我手
裏僧云恰是師云一任踣跳

雪竇顯別雲門云噓噓又云雲門老漢龍
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
劈脊便棒 瀋山喆云雲門雪竇只知步

步登高大橋即不然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師到灌溪有僧舉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問師作麼生師云與麼道即易也太難出僧云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云你適來與麼舉那僧云是師云你驢年夢見灌溪僧云某甲話在師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云云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什麼事僧云豈干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

師在浙江蘊和尚會中因喫茶次舉蘊和尚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時有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遂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到這裏却不會

師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

雪竇顯云赤幡被這僧奪了也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師云西禪近日
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僧云某甲話
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只如塔中和尚得
第幾句主無對師云你問我主便問師云不
快即道主云作麼生煩八是不快即道師云一不
成二不是

師因到庫下見一僧乃問作什麼僧云設供
師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某處人師乃喚典座
與這上座設却供

瀉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
便回去免見掛後人骨齒良久云若不登
樓望焉知滄海寬

師問直歲什麼處去來歲云刈茅來師云刈
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師云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
歲無語師便打

瀉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
力盡神疲何故碁逢敵手難藏行水到滄
溟始是波

續徑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
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瀉山杲
云這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
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坐具便撼不唯
慶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師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作麼生
祇對師云大衆退後僧云未審過在甚處師
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瀉山喆云這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
飯錢而今還有識雲門者麼出來與大瀉

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續昭覺勤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
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
寧只對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
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據虎頭收虎
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忽有人問
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什麼處向他
道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覺云大衆退
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菴翁老
熟慣波瀾撓棹不施舩放流 天童華云

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底手段
雖然如是報恩門下更須勘過了打天
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山這僧有破關
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
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師因一僧罷經論來叅多時乃云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
乃舉問是你道不僧云是師云甚好吾問汝
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云
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却來師復

問你還會也未僧云未會師云你問我僧便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云曲彎彎地僧罔措後
此僧果然失目

瑯琊覺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
人問瑯琊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

板聲第八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

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續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
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東禪觀云這
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

明後暗

師示衆云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
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
拈按山來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
時如何師云三門為甚騎佛殿從這裏過

或云與我拈按山來僧云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
還我話頭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師云江西一隊老
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

法眼益因僧舉眼云大小雲門被這僧勘

破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
會麼法眼亦被這僧勘破也

師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
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
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傾八雪竇顯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為賤

其間忽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是
大丈夫漢然雖如是且問據箇什麼乃驀
拈拄杖云泊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座

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

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

雪竇顯云這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

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雪竇顯舉了隨後喝一喝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這一喝

師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

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續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却巫山總是煙 法雲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聲色那箇是心良久云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黃龍清云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胡餅裏討汁 五祖演云我即不然乃以手作打杖鼓勢云棚八羅扎 南堂靜云老僧即不然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

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甕裏睡 徑
山杲拈拄杖云這箇是色卓拄杖云這箇
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箇是明底心那箇
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
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冶父有條活
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
孔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師一日云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
作麼生是真空師云還聞鐘聲麼僧云此是
鐘聲師云驢年夢見麼

師一日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
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處也師云蘇嚕蘇嚕

瀉山喆云若不是雲門被這僧一問幾乎
將南作北大瀉即不然忽有人道恁麼則
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乃拈拄杖云你喚
這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眉鬚墮落
續黃龍南拈起拂子云大眾若喚作拂子
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荆棘林
在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平地上箇箇

丈夫荆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泐
潭清云只這拂子是荆棘林諸人作麼生
過直饒過得也是胡孫繫露柱

師雲遊到江州陳尚書請喫飯次乃問三乘
教典即不問儒書更不言作麼生是衲僧行

傾八

十三

脚事師云曾問幾人來陳云即今問上座師
云即今且致作麼生是教意陳云黃卷赤軸
師云這箇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陳云
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云口欲談
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

作麼生是教意陳無對師云見說尚書看法
華經是不陳云是師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
人退位陳又無對師云尚書且莫草草十經
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
奈何尚書又爭會陳遂作禮云某甲罪過
師問堂中首座云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己
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蛾蟻子
與汝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你為甚却
干戈相待

師到天童童云你還定當得麼師云和尚道什麼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師云會即目前包裹

師因瑫長老舉菩薩手中赤繡問師作麼生師云你是無禮漢瑫云作麼生無禮師云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

師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師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岳師云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到玄沙沙云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師云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與麼事沙云事難師云其情是難沙云什麼處是難處師云爲伊

頃八

十四

不肯承當沙便入方丈閉却門

杭州龍舩寺道愆禪師即鏡清也因僧問學人未

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雪竇顯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

尋有侍者問適來成禡伊師云無者云不成
禡伊師云無者云師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
兩處成龍

雪竇顯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威
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
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大
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這一點親要會麼
莫怪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續昭覺勤云鏡清機如掣電眼似流星一
切世界成就要且只解委曲不解直截還

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 南堂靜云大小鏡清元來手脚小今
夜或有人問適來是成禡伊麼無不成禡
伊麼無未審尊意如何一點水墨巾地成
金毛師子

師因僧問學人^{四八}啐請師啄師云^{十五}還得活也無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師云也是草裏漢
雪竇顯云袖僧有此奇特事若一箇半箇
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迴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三峯夏在甚處僧云

五峯師云放你三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為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問玄沙道什麼師乃畫一圓相僧云若不文參爭知與麼師云還我草鞋錢來

雪竇顯云泊被打破蔡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石橋師云本分事作麼生僧云近離石橋師云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

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云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雪竇顯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這僧若能慎初護末棒須是鏡清自喫

師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忽舉鋤作打勢浴頭便走師召云來來浴頭回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後舉似保福未了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後舉似師師云饒伊與麼也未作家

師因僧引一童子到云此兒子常愛問僧佛

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來師喫了過盃
與童子童子擬接師却縮手云還道得麼子
云問將來從容僧問此童子見解如何師云
祇是一生兩生持戒僧

續法眼益於將來處別云和尚更喫茶不

傾八

十六

師住菴時有一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
挺起問某甲定喚這箇作拂子菴主喚作什
麼師云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
子云著甚死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師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師云衆
生顛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洎
不迷已僧云洎不迷已意旨如何師云出身
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已要不迷已

如今喚作什麼聲

續瑯琊覺云得即得大似平地陷人 法
雲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
得麼良久云事難方見丈夫心

師又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

師云將為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云浙中米作麼價師云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

大瀉秀云曾聞鏡清作者果然不類汎常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深悟指南靈雲只

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

會只問道你又別作麼生會從伊說得行

脚事且與後人為軌為範

師在雪峯因普請次峯舉瀉山云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師云古人為什麼事峯云雖

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師云若與麼不如某甲饜地去

續靈隱泉云雪峯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籍

師因風穴到乃問近離什麼處穴云自離東來師云還過小江也無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師云鏡水塗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師豎起拄杖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是什麼師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

同用師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瞻語穴云澤
廣藏山理能伏豹師云捨罪放愆速須出去
穴云出去即得便出到法堂上却云夫行脚
人因緣未盡善不可便休却回方丈見師坐
次便問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黷尊顏伏承
和尚慈悲未賜罪責師云適來言從東來豈
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竇蓋東師云不
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穴云路逢
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師云詩速祕
却略借劍看穴云景首甌人携劍去師云不

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預穴云若不觸風化爭
明古佛心師云何名古佛心穴云再犯不容
師今何有師云東來袖子菽麥不分穴云祇
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云巨浪湧千
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
拜師云東來袖子俊哉俊哉傾八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因雪峯舉似云我適來
普請次負一束藤逢一僧乃拋下僧擬取被
我踏倒我今日踏這僧快生師云和尚督這
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休去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
五家中失却一貫

師因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
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箇
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
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

續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因新到叅乃云直下猶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上座作麼生會僧無語舉似侍者云某甲不
會請侍者代一轉語者云和尚與麼道猶隔
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你爲新到代
語是不者云是師便打趁出院

師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十八時有僧便咳
嗽一聲師云作什麼僧云傷寒師云傷寒即
得

續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雲蓋
本云鼓山雖有探竿影草未免將曲作直

第一五五册

道林即不然作麼生傷寒山中無別藥門
外有青松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
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死學
人是死死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屍僧應
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
底僧在不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
棒

雪竇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
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

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雲居齊
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
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
試商量看

續東禪觀云這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

鼓山好一口劍尚欠磨礮在

師初叅雪峯纔入門峯搗住云是什麼師釋
然契悟舉手搖舞峯云予作道理耶師云何
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明州翠巖令叅禪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凡

弟東語西話看我眉毛在也無

長慶稜云生也 雲門偈云關 保福展

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

出私門

續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

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

普州人送賊 蔣山懃云翠巖坐斷天下

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關

據款結案雖則宗風競酬還截得翠巖脚

跟麼不躡前蹤試道看 薦福行云翠巖

開眼屎牀問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

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拄

杖穿却嘉州大像你諸人提起坐具且向

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雪竇宗云盡大

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

諸方尊宿做盡後倆出纏續不得所以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上他機境雲門云

關大似夢中爭力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

只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

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圖 大
 馮泰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可謂同道者
 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作解雲門云關塞
 斷咽喉若有問山僧見處又作麼生拈挂
 杖卓一下云一弗穿却

師因有座主就華嚴講下請師齋師云山僧
傾八
 有箇問若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
 身麼主云具師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主無對
 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師不肯
 雲門偃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因雲門到得數日纔上
 來問訊恰值師下來便問什麼處去門云親
 近去師云亂走作什麼門云暫時不在師云
 什麼處去來

雪竇顯別云好與三十棒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巖一日侍巖頭遊山
頭
 次忽然喚云和尚頭云作麼師乃近前作禮
 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洞
 山頭云是師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
 肯德山頭云是師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

洞山有什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作禮

師因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僧云禮拜羅山去福云汝與我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大師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但與麼傳語僧到一一舉似師呵呵大笑云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頭下一寨未曾見一箇毛頭星現汝却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只有一劔劔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

須成未但與麼傳語僧回舉似保福福云我當時也只是謔伊至秋間上朝覲師特為辦茶筵差人去請福不赴却向僧云我前曾有謔言恐大師問著僧歸舉似師師云汝更去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請保福遂來

頓八

廿二

師在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瀉山猶輸他道吾師云有什麼語輸他貴舉石霜辭瀉山纔禮拜起瀉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却到

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瀉山來吾云有什麼
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祇
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養待我與你報讐
去吾往瀉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
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吾云某甲不爲
別事來祇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還是也無瀉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
如何瀉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瀉山
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箇豈不是瀉山輸
他道吾師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

切忌舉著這箇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
師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
清貴上座直爲瀉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
知也知也便禮拜師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
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

原八

九三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
韓七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中蓋一面鈔鑼
以一口露刃劒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
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即作喪主若道
不得即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趨却鈔

鑼哭云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佗過時有僧問祇如佗與麼來未審作麼生祇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柄露刃刀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

師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

召云無軫軫應諾師云灼然好箇佛只是無光軫云大師爲什麼撥某甲話師云什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對師打三十棒趨出軫舉似昭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此事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云洎錯怪大師

師因發化主往泉州臨岐乃設問太傅忽問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尔作麼生道主無對師云但道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師又代進語云此猶是菩薩有言教菩薩

無言教作麼生主又無對師又代云敵露鋒
機如同電拂

師在大庾嶺住菴時有僧辭去踈山師云我
有一信附與踈山得麼僧近前云便請師以
手捏頭上却展手云還奈何麼僧無對僧後

到踈山堂內舉次一僧云諸人還會麼衆無

對僧云天下人不奈大嶺何

師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
點去師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

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因夾山問甚處來師云
卧龍來山云來時龍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
視山云灸瘡癩上更著艾焦師云和尚又苦
如此作麼山你去

馮山喆云瑞巖雖然威擗危惵爭奈夾山
水清不容

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
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
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設闍黎去也師喝云

這老和尚而今是什麼時節便出去後有僧
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
將去

師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
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

傾八

六五

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
云一等是弄精蒐也甚竒怪却云何不且在
彼中僧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
僧無對

雪竇顯云蒼天蒼天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續保寧勇云和尚為什麼對面不聞 雲
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為這僧下語大似取
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
也是棺木裏瞠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
徹底月在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
直得凜凜孤標澄澄丰采及至月離碧潭
影在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若是箇漢
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唯
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
大滌智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第一五五册

故人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音釋

拖

湯河切

石

盍切

合

蚌

音羊

船

倫切

趨

音倫

公

船切

船

船

名

瞻

之廉切

多

言也

國

國

國

落

官

切

趨

他

歷

船

船

尾

翹

斥陟切

世

責

切

驚

懼

也

翹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七

傾九

宋 延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 達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清 茂 續 集

青原下第七世

潭州羅漢桂琛禪師嗣去沙備問僧甚處來僧云

秦州來師云將得什麼物來僧云不將得物

來師云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僧無對師却問

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鸚鵡出在隴西

師云也不較多

瀉山喆云這僧新從秦州來為什麼道對

衆謾語要會麼作客慙慙帶累主人拖泥
涉水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障子福云好

一朵牡丹花慶云莫眼花師云可惜一朵花

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

羅漢與麼道落在什麼處

續黃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超佛越

祖一人自利利他一人謾已却問僧你道

自謾底是誰僧云莫眼花師云此去更深

夜靜迥絕無人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師問僧你在昭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
僧云不敢錯舉師云真實底事作麼生僧云
和尚因什麼如此師云汝話墮也

師因同中塔侍玄沙次沙乃打中塔一棒云
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云作麼生會

師云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師因為玄沙作忌齋請報恩和尚喫藥石報
恩看供養位不見有真遂問師還有真麼師
以手揖云看恩云元來無真師云大似不看
相似

師因玄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
子云和尚喚這箇作什麼沙云椅子師云和
尚不會三界唯心沙云我喚這箇作竹木汝
喚作什麼師云某甲亦喚作竹木沙云盡大
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

頌九

二

師見僧來乃豎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師云
你見箇什麼便作禮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便
打云見我豎起拂子便道謝和尚指示見我
每日掃牀掃地為甚不道謝和尚指示
師一日挿田次見僧新到乃問從甚處來僧

云南州來師云彼中近日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師云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僧云爭奈三界何師云喚什麼作三界

瀉山喆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不得師云我道須彌在你眼裏

翠巖芝云且道地藏還免得這僧麼

師因修山主悟空法眼三人到院阻雨雪向火次師附爐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

同是別修云別師豎兩指修云同師亦豎兩指便去

師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僧云保福有時示衆云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根教你分別不得師云吾問你我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你聞箇什麼不坐你意根你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主云

和尚莫眼花師云先師遷化肉猶暖在

師示衆云我此間粥飯因緣然與兄弟舉唱終是不常如今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舉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若從支殊門入者一切有爲土木瓦礫悉皆助你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善惡音響乃至蝦蟇曲蟾爲你舉揚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今以此三門助汝方便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離水一分魚龍不全性命還會麼若無智眼而審之任你百般善巧

不爲究竟先大慈話亦同此

瑯琊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續保寧勇云大衆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墜著磕著不覺不知過在什麼處良久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薦福行云若據山僧檢點安國自己性命亦未知落處在這裏一隻折筯也不消得莫有虎口奪食者麼若無山僧不免向灸癩上更下一焦去也拍禪牀下座 東禪觀云安國一時嚼飯餵嬰兒不知傍觀惡心

泉州昭慶法因禪師嗣長慶後師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長慶入寮見乃云尔每日口勞勞作什麼師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云與麼則磨弓錯箭去師云專待尉遲來慶云尉遲來後如何師云待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頌九

四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因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云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云什麼處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王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

請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謾別人即得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卧龍師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師云龍門無宿客爲甚在被許多時僧云獅子窟中無異獸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云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檢點得麼

婺州報思曉悟寶資禪師因僧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云

與麼則非次也師云你話墮也又云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

新羅龜山和尚因僧舉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國云有幾卷僧云兩卷國云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

代云若論無言頌九非唯兩卷

泉州王延彬太尉因入佛殿指鉢孟問殿主這箇是什麼鉢主云藥師鉢尉云只聞有降龍鉢主云待有龍即降尉云忽遇拏雲雙浪來又作麼生主云他亦不顧尉云話墮也

玄沙備云盡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

保福展云歸依佛法僧 百丈常作覆鉢

勢 雲門偃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瀉山詰云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尉

神威既逞殿主鉢孟猶覆大瀉當時若見

他道拏雲雙浪來時如何托起鉢孟道盡

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只得振威斥

想

太尉因長慶舉似雪峯曾豎拂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尉云和尚

是什麼心行慶云泊舍放過

太尉因到昭慶煎茶次時朗上座與明昭把
鈔忽翻却茶鈔尉見乃問上座茶鑪下是什
麼朗云捧鑪神尉云既是捧鑪神為什麼翻
却茶鈔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尉拂袖便

去明昭云朗上座喫却昭慶飯了却向江外
打野榧朗云上座作麼生昭云非人得其便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鑪 瀉山喆云
王太傅大似相如奪壁怒髮衝冠明昭也
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瀉若做明上座

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

載難追

福州永隆彦端禪師嗣安國一日陞堂衆集從
座而起作舞謂衆云會麼良久云山僧不捨
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不會

頌九

六

泉州昭慶省燈禪師嗣保福因保福入殿覩佛
像乃舉手問師佛與麼意作麼生師云和尚
也是橫身福云一極我自取師云和尚非唯
橫身福然之

漳州報恩道照禪師曾與保福送書往泉州

王太尉處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
師云若道爲人即在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
屈太尉尉云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
解舍煙師云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
來馬來師云驢馬不同途尉云爭得到這裏

師云謝太尉領話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開雲門偈問僧不壞假名而
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
云與我拈鞋袋來僧無語師云這虛頭漢後
雲門闍乃云須是他始得

岳州巴陵顯鑑禪師因雲門舉雪峯云開却
門達磨來也意作麼生師云築著和尚鼻孔
門云脩羅王惡發打須彌山一摑踉跳上梵
天報帝釋爲什麼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云
莫恁麼心行好門云汝道築著又作麼生

願九

七

師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僧云清平世界說
什麼佛法師云好箇無事底禪客僧云早是
多事也師云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僧云不
曾師云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隨州智門師寬禪師因遊山迴首座與衆出

松行接座云和尚遊山巖嶮不易師拈拄杖云全得這箇力座乃進前奪却拋向一邊師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

成拙

師一日訪白兆云老僧有箇木魚頌師云請舉兆云伏惟爛木一椽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凡聖路絕師云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云無成禡師云佛與衆生不別

咏左右侍僧救云有成禡師云直得凡聖路絕咏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師因戒和尚初叅乃問諸方言教即不問不涉泥水一句道將來戒云話墮也師云拖泥帶水漢戒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這禿釘子

叅堂去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云查渡夏在甚處師云湖南報慈門云甚時離彼中師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師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

不知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南便與
 麼去師於言下有省遂云他時異日向無人
 煙處卓箇菴子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
 待十方往來善知識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
 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
 明眼衲僧豈不俊哉快哉雲門云飯袋子身
 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

傾元

雪竇顯云雲門氣宇如玉撈著便冰消瓦
 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

頭汗出口裏膠生

續保寧勇別雲門後語云這瞎漢將謂你
 是箇人便打 天童傑云雲門放去太奢
 收來太儉末後懋懋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致令和泥合水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
 聽虛聲 靈隱嶽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
 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
 窠裏輓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于今無
 摸索處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汝州師云此去多少僧

云七百師云踏破幾緗草鞋僧云三緗師云甚處得錢買僧打笠子師云叅堂去僧應諾而去

韶州雙峯竟欽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即迷理退一步即失事師云你一向兀然立又同無情

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轉施師云爲僧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便作禮師云向來有人與麼會老僧不肯伊僧云請和尚直指師便打出

續昭覺勤云如鷹拏雀似鶻提鳩細中之

細妙中之妙進一步不迷理退一步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就中是末後一著光前絕後

蘄州北禪悟空寂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黃州師云在什麼院僧云資福師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案師云爭奈在北禪手裏何僧云在和尚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趨出

雪竇顯云奇怪宛有起師之作還知這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捧

折也未放在

深明二上座

即奉先清涼二禪師

因聞僧問法眼如何

是色眼豎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

二師特特而去遂問承和尚有三種色語是

不眼云是深云鷓子過新羅便歸衆其時李

後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云來晨為置茶

筵寡人請此二人重新問話明日李主置茶

筵仍備綵帛一箱劔一口語二師云今日請

上座重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絲若問不

是只賜一劔法眼於是陞座深乃出問今日

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云許深云鷓子過

新羅便捧綵而去衆一時散法燈作維那不

肯乃打鐘集衆僧堂前勘辯問云承聞二上

座在雲門會下多時有什麼奇特因緣請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深云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法

燈擬議深乃打一坐具便歸衆

二師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鯉魚透出深云

明兄俊哉一似箇禪僧明云雖然如此爭似

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云明兄你欠悟在明

至半夜方省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在衆日普請鋤草次有一僧云看俗家失火師云那裏失火僧云不見那師云不見僧云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智門寬和尚後聞舉嘆云須是我遠兄始得

我遠兄始得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嗣龍因僧問家貧遭劫

時如何師云不能盡底去僧云爲什麼不盡底去師云賊是家親僧云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云內既無應外不能爲僧云忽

然捉敗功歸何所師云賞亦未曾聞僧云恁

麼則勞而無功師云功即不無成而不取僧

云既是成功爲什麼不取師云不見道太平

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或與曹山語同

續徑山杲云絲來線去弄精魂

婺州明昭德謙禪師嗣羅山在泉州昭慶大殿

上指壁間畫問僧云那箇是什麼神僧云護

法善神師云會昌沙汰時向甚處去來僧無

對師却令僧問演侍者演云汝什麼劫中遭

此難來其僧復舉似師師云直饒演上座他

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作禮請師別語師云什麼處去也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續泐潭清云明昭只識得瓜州客且不識國泰直饒識得國泰也未夢見俱胝老在保寧勇代與一掌

師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

盡是麩飯唯有羅山是一味白飯兄從羅山來乃展手云白飯請此子師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也是麩飯師云癡人棒打不死度夜間舉似諸禪客次師近前云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箇上座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師云就裏許也道道瑫無對師云是汝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尿躡下明日相見珍重

師到雙巖巖覩師風彩特異乃云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舍院與闍黎住若道不

得即不舍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云說與不說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却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巖亦無對師云雪峯道底師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

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却令小師問師師云汝欲識半人麼也只是弄泥團漢

師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却來禮拜師云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乃撥開窗云你道我這裏有幾莖蓋膽毛僧無語師却問你什麼時離菴僧云今日早朝師云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被師喝出師因清八路舉仰山插鋏語問古人意在插鋏處又手處師云清上座備應諾師云還曾

夢見仰山麼清云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量
師云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五百人老師在

師因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掛彌勒懺子師
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
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煮也未是苦後

國泰代但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
頌九

隣舍住菴即得

師在昭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傳乃
問大眾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
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師一日去保寧於中路逢見保寧師便問兄
是道伴中人乃自點鼻頭云這箇闕塞我不
可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云和尚有來多
少時師云噫洎賺我踏却一緇草鞋便轉國
泰代云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云因什
麼以已妨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候侍者通報
云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
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
麼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聿聿地依

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續徑山印云明昭若不轉身面壁有甚面

目見國泰一疾尚不奈何豈況出入生死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門首師乃

指金剛云這兩箇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擅拳

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參勝光和尚纔跨門光便垂足師云伎倆

已足拂袖便下

師在婺州智者寺為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

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師下牀拈

起淨鉢云這箇是觸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搯

破淨鉢

西川慧禪師謁台州勝光和尚值光在繩牀

上坐師直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

云猶待答話在頌九便下去光乃拈拂子下僧堂

前見師提起拂子問云闍黎喚這箇作什麼十四

師云敢死喘氣光低頭便歸方丈

師初參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

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

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問山云秋氣稍暖出

去師到法堂上自嘆云我在西川我眉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山明日陞堂師又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翼稍未全且去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嗣玄泉嘗問巖頭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云汝還解救養麼師云解頭云且救養去師後到玄泉又問如何是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云會麼師云不會泉放下作洗衣勢師便禮拜云將知佛法無別泉

云汝見什麼道理師云某甲曾問巖頭師翁頭云汝還解救養麼也只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因此忽然信入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七

音釋

頃九

五

椅於蟻切 覷七慮切 餵於偽切 獲俱縛切 鈿徒平切
 摠舊音卓皆切 燈部鄧切 擘音黏尼占切
 枯木根也 律黏尼占切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八

傾十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八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詞同安志因僧問家賊難防

時如何師云識得不為冤僧云識後如何師

云貶向無生國僧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

無師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師

云拏雲不吐霧僧云或遇傾湫倒嶽來時如

何師下繩牀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架袋角

續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
者爭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
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
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
有箇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
生支遣具眼者辯取 護國元云梁山只
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若是山僧即
不然待他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只向
他道雲在嶺頭閑不徹 天童華云梁山
和尚與賊相戰兵刀交接填然鼓之雖不

棄甲曳兵而走要且只解戰賊不解殺賊
有問山僧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
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金陵清涼法眼益禪師

嗣羅漢

問修山主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主云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師云與麼又爭得主云某甲只與
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主便拜

五祖戒出法眼劈脊便打

續保寧勇云脩山主當時也好向法眼道

與麼會又爭得 徑山杲云法眼與脩山
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門風可
謂滿目光生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
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
這消息來

頌下

二

師一日拈起香匙問悟空云兄不得喚作香
匙畢竟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
却後二十餘日方省

師示衆云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
裏聚集少時爲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

為上座寮舍裏為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
下有數尊宿對一人道諸佛出世也有這箇
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為
什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多時也一人
云什麼處聚集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泗州禮拜大聖來師云
大聖今年出塔麼僧云出師却問傍僧你道
這僧曾到泗州麼

續浮山遠云這僧到即到泗州只是不見
大聖道場全云這僧見即見大聖不曾

識法眼 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
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只是自討頭不見
師因僧來叅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
簾師云一得一失

續黃龍清云法眼如鑊錙在手殺活臨時

佛十

三

二僧既齊捲簾且道那箇得那箇失還會
麼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師有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
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清涼欽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有時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後雲
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雪竇顯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雲峯悅

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續薦福懷云識得凳子是楠木做 五祖

演云這兩箇漢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檢
點得出許你具正法眼 圓通秀舉法眼
雲門天衣語了云山僧道識得凳子四脚
著地大衆其間一出沒半合半開有得
有失有親有疎具眼禪人一任驗取

泐潭清舉法眼雲門雪竇語了云三箇漢
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歧不脫見聞如水
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外開張日月
前 徑山杲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
然如是錯會者多 天童華云向周帀有
餘處會理上偏枯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
偏枯且道歸宗爲人在什麼處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因問井被沙塞却泉眼乃問僧泉眼不通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

伐云被眼礙

師因有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問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方遂舉拂子師云恁麼會又爭得方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喚什麼作萬象方云古人不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撥不撥方豁然有省

師問脩山主云仰山四門光道應眼時全身耳應耳時全身眼兄作麼生會脩云眼裏底作耳裏底用耳裏底作眼裏底用師云正是

弄精蒐脩却問和尚如何師再舉一遍脩方省

師久叅長慶後却繼嗣地藏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平昔與師商確古今言句昭纔聞中心憤憤一日特領衆詣撫州責問於師師得知遂舉衆出迎持加禮待賓主位上各掛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問云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何太孤長慶先師某甲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師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

因緣昭云何不問來師云長慶道萬象之中
獨露身意作麼生昭豎起拂子師便叱云首
座此是當年學得底別作麼生昭無語師云
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
昭云不撥師云兩箇也于時叅隨一衆連聲
道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頓與一
衆懽懽而退師指住云首座殺父殺母猶通
懺悔諍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
叅師發明已見更不開堂
襄州青溪洪進山主因有二僧禮地藏和尚

藏云俱錯二僧無對下堂請益脩山主主云
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
師聞之不肯脩乃問未審上座如何師云汝
自迷闇焉可爲人修憤然上堂請益地藏藏
指庫下云典座入庫頭去也脩乃自省
撫州龍濟紹修山主問地藏古人道萬象之
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云汝道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云不撥藏云兩箇也師駭然沉思却
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云喚什麼
作萬象師方省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翠巖來師云翠巖有河
言句示徒僧云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
釋迦師云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
何師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
有省

薦福懷云雖得一場榮別却一雙足且道
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
則共感樂則同歡山僧即不然出門則吳
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
問師意如何許伊具一隻眼

續西禪需云這僧悟即不無爭奈未遇諦
當青天白日如被鬼迷龍濟頭白齒黃作
恁麼語話懶菴即不然出門竹徑無人掃
入戶方塘照影寒

師一日問訊地藏乃云某甲百劫千生曾與

頌十

六

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
拄杖云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師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
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

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辯不得莫道不疑

續黃龍清云修山主只知布網張羅不覺

自遭籠罩要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

若人辯得永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鐵化

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淨慈一云

直饒有箇入路要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

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亡一句作麼

生道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在地藏經年不契直得

成病入涅槃堂一夜地藏去看乃問復上座

安樂麼師云某甲與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

云見麼師云見藏云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

下忽省

連州寶華和尚嗣白雲問僧甚處來僧云大容

來師云大容近日作麼生僧云近日來合得

一甕頃十醬師乃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

影

師因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云若

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乃近前問之並無說

處便打

韶州月華和尚因有一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云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之乃云且坐老宿便問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云側老宿云與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云細而詳之

靈徹散聖見巴因寬和尚問甚處來師云水清月現寬云好好借問師云褊衫不染皂寬云喫茶去

師一日上堂問訊寬和尚寬云上座到來數日且得安樂師云波菘好羨羨寬云作這箇

去就師云王字不著點寬撫掌大笑

蘄州五祖戒禪師開嘗問僧近離甚處僧

云東京師云還見天子也無僧云常年一度

出金明池師云有理可怒無理難容出去

蓮華峯祥菴主嗣奉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

這裏爲甚不肯住衆無對自云爲他途路不

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柳樛橫檐不顧

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棗樹第二世和尚開因僧鋤地次見師來

乃合掌問訊師云見阿誰了便不審僧云見

師不問訊禮數不全師云却是孤負老僧其
 僧歸堂舉似第一座座云和尚近日可謂為
 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云某甲與麼道
 未有過亂打作麼師云枉喫許多鹽醋又打
 七棒

師因僧辭乃云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
頓十
 間法道作麼生對僧云待他問即道師云何
 處有無口底佛僧云祇這也還難師豎起拂
 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底佛師云祇
 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云善能祇

對僧便喝師云老僧不識子僧云要識作麼
 師敲牀三下

續蔣山懃云棗樹有口如啞這僧有眼如
 盲遶禪牀一匝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
 折箭盡

師問僧發足甚處僧云閩中師云俊哉僧云
 謝師指示師云屈哉僧作禮師云我與麼道
 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
 也

續蔣山懃云凡為宗師言不虛發這僧既

是閩中來有何俊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
還見得諸訛麼若見得方信道棗樹在山
僧鉢子頭上無風起浪好肉剜瘡其或未
然老僧罪過彌天

嘉州黑水和尚參黃龍機和尚乃問雪覆蘆

花時如何龍頤十云猛烈師云不猛烈龍九又云猛

烈師又云不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青原下第九世

郢州大陽明安警玄禪師嗣梁山觀因問梁山如

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

師擬進語梁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
無相底師於言下領悟作禮却依本位立梁
云何不道取一句來師云道即不辭恐難上
紙墨梁乃印可

天台德韶國師嗣法眼益師在衆時問龍牙云天

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
師累經一十七次問牙云道者若為你說恐
尔已後罵我去在師後住天台過玄峯因澡
浴次忽省前話便具威儀焚香望龍牙禮拜
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他也

師因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磬磬石人
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
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
袴打一棒行一步僧云與麼則石人木人齊
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

金陵清涼法燈欽禪師示衆云某甲本欲歸
山藏拙養道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
出來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不了底公
案師拈拄杖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
過在什麼處師云過在我殃及你

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峯悅
云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
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
主底麼

續昭覺懃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闔外威

傾十

十

權直得氣緊驚群風標獨立山僧卑志本
亦如斯今日出來只緣五祖先師有箇見
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出來挨
拶看如無不免自拈弄去也喝一喝擊拂
子 天童覺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

掀倒禪牀不唯自己已有出身之路亦免祖
榻不了殃及兒孫 東禪觀云千鈞上弦
必思鑿戰寸鐵入手惟恐無敵這僧既不
惜出來好大家割捨理會却只恁麼把伊
塗糊一上所以清涼公案至今未了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因法眼問曾見什麼人
來師云見青峯和尚眼云有什麼言句師云
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
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師云丙丁屬火
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

爭得師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眼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
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師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有僧問龍吟
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
甚不會師云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
乃抽身入衆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
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云上座適來問底話
許你具眼你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覆却便
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金陵報慈玄覺遂道師聞鳩子鳴乃問僧是
什麼聲僧云鶉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融清因到西院居常
自言莫道會佛法今時覓一箇舉話人也無

西院知一日遙見乃召云從漪師舉頭院云
錯師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師近前院云適來
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師云某甲錯院云
錯師休去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
量這兩錯師當時便行住院後謂衆云我當

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被他連
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與
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與麼會解未夢見西
院在何故話在

續瀉山果云天平似則似是則未是何故
貪程太速當時纔見道且在此中過夏待
共上座商量這兩錯便好擒住云過夏即
不辭這兩錯作麼生商量待伊擬議掀倒
禪牀便行非准慶快平生亦乃坐斷天下

人舌頭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嗣福嚴雅

歲夜小叅云年窮

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且烹箇露地白牛炊

黍米飯向楮拙火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

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

傾十

十二

少時有倚遇上座入方丈喚云和尚門外有

公人來師云作什麼遇云道勾和尚納筋角

師透捋下頭帽拋在地遇乃從地拾之師便

擒住云捉賊捉賊遇却將帽覆師頂云天寒

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

嗣文殊真

或新到叅便問瀉

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會前後皆不契因雪

竇到亦乃垂問雪竇云作後人標榜師擬道

雪竇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師云且來上座竇

云未叅堂

明州雪竇明覺顯禪師

嗣北塔

因六人新到相

看便問叅頭夫為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

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

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捧僧

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你二

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云適來公案這裏即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師因數人新到來師乃云新到那僧云是師

云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迴師云

洞庭難得師僧與你一椀茶喫

師遊方時問大龍云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師云

這老漢瓦解冰消龍云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使出龍云老僧因什麼瓦解冰消師云轉見敗闕龍作色云耐耐耐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云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須行脚師示衆云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辟立千仞

雲峯悅云雪竇恁麼爲人入地獄如箭師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
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挂
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舉古云眼裏著得
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
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
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與麼
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
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師因新到人事便問還有作家禪客麼叅頭
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便

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次問第二箇僧僧
指叅頭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與一掌僧無
語師指云第三箇如何其僧茫然師云一狀
領過

師問新到闍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鱖

跳不出斗僧云踣跳師便打僧云更踣跳師

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便作禮云觸忤和尚

師云我要這託行你又走作什麼僧云已遍

天下了也師便打五棒僧云有諸方在師云

你只管喫棒師又喫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

人僧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你擬踣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云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師問羅漢林禪師云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云只為法爾不爾師云大眾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云和尚當代宗匠某甲焉敢不肯林云你為甚拂衣歸衆師云

和尚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林云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耐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

打野捩漢何不早與麼道

師十

十五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卑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搥頭師指依云塲根

衲子齋他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青原下第十世

惠州羅浮山如禪師嗣大陽文大陽問師什處人

師云益州人陽云此去多少里師云五千里

陽云汝與麼來還曾踏著麼師云不曾踏著

陽云汝解騰空那師云不解騰空陽云既不

解騰空爭得到這裏師云步步不迷方隨身

無辯處陽云汝得超方三昧師云聖心尚不

得三昧豈彰名陽云如是如是汝應諦信此

即大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嗣韶因二僧來叅乃問

叅頭曾到此問不僧云曾到又問第二上座

曾到不僧云不曾到師云一得一失少選侍

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失那箇得師云你

曾識這二僧也無者云不曾識師云同坑無

異土

温州僊巖安禪師因看楞嚴經到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乃破句

讀云

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

即涅槃於此忽有悟入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

洪州雲居齊禪師嗣清涼欽問僧什麼處來僧云

堂中來師云何得謾語

翠巖芝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師因法燈問適來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十六

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師云

不東不西燈云與麼會又爭得師其時懵然

莫知其旨至晚再伸請益燈云他家自有兒

孫在師於言下頓然契悟有頌云接物利生

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
用恰好

右青原下凡一十世共二百六十四人機
緣共五百五十四則自世尊下至此十一
卷總八百五十九人內六百一十三人見
錄機緣總一千三百二十三則間有遺漏
竝異好事者採撫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八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五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九

綺一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續南嶽下第十二世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明雲峯悅因僧問大衆雲臻

合談何事師云波斯入關市僧云恁麼則草

偃風行去也師云萬里望鄉關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明楊岐會師初參楊岐岐一

日忽問上座落髮師誰師云茶陵郁和尚岐

云聞渠有悟道頌試舉看師便舉云我有明

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

山河萬朵岐大笑而起師遂懷疑次日問云

先師悟道頌人人道好和尚因甚發笑岐云

汝見打驅儼者麼師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

渠師大驚曰何謂也岐云他要人笑汝怕人

笑師於言下大悟

師因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

師云風吹日炙僧云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

師云確搗磨磨僧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

云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云恰是僧吐舌

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
師云放過一著

師因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此二
途請師別道師便喝僧云從來疑著和尚師
便打僧云作家宗師師云也不消得僧禮拜

師因郭功甫到示衆云夜來枕上作得箇山
偈謝功甫大儒說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
諸方此偈非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
鼻孔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云上大人丘乙
已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

知禮也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保寧境
師云主山頭倒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鼻孔無半邊僧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鑊
湯無冷處

師因僧出作禮起畫一圓相師以左手拋向
後僧又畫一圓相師以右手拋向後僧歸衆
師云更有甚麼僧無語師拍膝云龍頭蛇尾
僧云賊過後張弓師乃噓兩聲
師一日陞堂時有僧禮拜起以手向懷中作

取物呈似勢師左顧僧又作獻勢師右顧僧
作接物復安懷中勢師以手直下指僧擬議
師云只有這箇更無那箇僧以手劃一劃師
云果然僧歸衆師呵呵大笑

師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
凡普會无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
三昧拈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盧蘇盧噁
喇噁喇薩婆訶

靈隱岳云這老漢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
破岸斗

潭州瀉山慕喆禪師嗣翠巖真師因僧問趙州庭
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云夜來風色緊孤客
已先寒僧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云行
人始知苦

師一日問僧云趙州洗鉢孟話上座如何會

僧擬進語師以手托開云莫謾語三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寒毛

卓豎僧云見後如何師云額頭汗出

吉州龍慶閑禪師嗣黃龍南師到雙嶺再參黃

龍龍問自別後甚處去來師云百丈來龍云

幾時離彼師云正月十三離二月三日到翠巖聞和尚在此今日特來禮拜龍云脚跟下好痛與三十棒師云非但三十棒龍云爲什如此師云爲不合祇對從百丈來龍喝云許多時行脚並無些子氣息師云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云汝與麼來未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云當知諸佛亦未有纖毫到某甲境界龍云人人盡有生緣處上座生緣在甚處師云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餓龍云我手何似佛手師云月下弄琵琶龍云我脚何似驢脚

師云鷲鷲立雪非同色龍云汝與麼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云只要無事龍云既無事何須剃髮師云若不剃髮爭知無事龍云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云是何言歟龍云靈利衲子師云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去師因侍黃龍次龍云這裏有箇辯上座汝須著些精彩師云他有甚長處龍云他忽向你背上拊一下你又作麼生師云却回向伊道作什麼龍云他忽展兩手你又如何師云向

伊道甚處學得這虛頭來龍呵呵大笑師却展兩手龍遂唱師便出去

師齊後又侍立次龍云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汝作麼生會師云百雜碎龍云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云兩

重公案龍云者裏且待你胡言亂語若到同安處又作麼生過得師云同安也須到者箇田地始得龍云忽然他指面前火爐云者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臺甚處是不到處師云某甲面前且從和尚與麼說話若是

別人笑和尚去在龍乃拍一拍師喝一喝

師因黃龍同看僧堂龍云好僧堂麼師云好僧堂龍云好在甚處師云一梁柱一柱龍云此未是好處師云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云者一柱得與麼圓那一枋得與麼匾師云人天善知識須是和尚得龍出堂外却云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云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

師因問訊次龍云據汝知見只得上梢不得下梢師云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龍云如

何是上梢師云風過樹頭搖龍云如何是下
梢師云刀斫斧鑿龍云老僧即不然師云如
何是上梢龍云頭鬚髻耳卓朔師云如何是
下梢龍云緊峭草鞋師云謝師答話龍便喝
師因黃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云
遇方即方遇圓一即圓龍云你與麼說話猶帶
唇齒在師云某甲只如是和尚又作麼生龍
云近前來為汝仔細說師撫掌云三十年用
底今日捉敗龍呵呵大笑云一等是弄精靈
洪州黃龍晦堂祖心禪師因僧問達磨九年

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身貧無被蓋僧云莫孤
負他先聖也無師云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
畫一圓相師云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云更
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師一日與夏倚公談肇論至會萬物為自己
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卧香卓下師拈
拄杖擊狗子又擊香卓云狗子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不
能答師云纔入思惟便成剝法何曾會萬法
為自己哉

洪州寶峯真淨克文禪師因僧問馬祖下尊
宿一箇箇阿漉漉地惟有歸宗較些子黃龍
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獨有真淨老師較
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云打疊面前
盪擻著僧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裏穿師不
答僧云這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
何祇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懨懨學人
亦一場敗闕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師參黃龍龍問甚處來師云翠巖龍云恰值
老僧不在師云向甚麼處去龍云天台普請

南嶽遊山師云恁麼則學人亦得自在去也
龍指云你脚下鞋甚處得來師云廬山七百
錢唱得來龍云何曾得自在師云何曾不自
在龍休去

師一日侍黃龍龍舉白雲端和尚經臨濟三
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
之師云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云汝作麼
生會師擬開口龍喝云端會汝不會
師一日侍黃龍龍云適來令侍者捲簾問渠

捲起簾時如何答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答云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他無對汝又作麼生師云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師乃指傍僧云只者僧也未夢見在龍大笑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哂之有師云我笑你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呵呵笑云隨語生解

師因劉宜翁到問云長老寫戲來得幾年也

師云專候樂官來翁云我不入這保社師云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翁擬議師拍手云蝦蟆禪只跳得一跳翁乃作禮

師與劉宜翁坐次翁乃指衲衣云喚作甚麼師云禪衣翁云如何是禪師抖擻云抖擻不下翁無對師掌云你伎倆如此要勤老僧那師因諸山聚會佛印元禪師後至師問云雲居來何遲印云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云却被歸宗吞却了也印云爭奈吐不出師云吐不出即肩出

師示衆云頭陀石被毒苔裏擲筆峯遺薛荔
經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
退喫茶

天童華因僧舉問此理如何華云他是關
西子愛說川僧話

洪州泐潭洪萊禪師因僧禮拜起垂下袈裟
角問云脫衣卸甲時如何師云喜得狼煙息
弓弮壁上懸僧却攬袈裟云重整衣甲時如
何師云不到烏江畔知君不肯休僧便喝師
云驚殺我僧拍一拍師云也是死中得活僧

禮拜師云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
販私鹽賊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眉分八字眼似流
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棒一條
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
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
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
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云
三十年來未曾逢著馮仲子孫今日却遇箇
蹋土墜漢

瑞州黃檗惟勝禪師因黃龍垂語云鍾樓上
念齋牀脚下種菜師云猛虎當路坐龍深宵
之

江州東林照覺常總禪師因僧紹慈問云世
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師舉起拂子慈云畢
竟作麼生師以拂子驀口打慈擬開口師又
打慈忽有省遂奪却拂子師云三十年老將
今日被小卒折倒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師講帶有聲兩川以義
虎稱之叅方者謁黃龍便問阿難問迦葉世

尊傳金欄外復傳何物迦葉云倒却門前利
竿著意旨如何龍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
師云曾到龍云曾掛搭否師云一夕便發龍
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
師良久復理前問黃龍俛首師超出豁然有
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黃檗積翠未菴主示衆云山僧自住菴來無
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只收得續
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他煙燄不絕火光
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

師便喝云誰知續火柴頭從者漢邊煙銷火滅乃拂袖歸菴僧吐舌而去

師一日問僧審奇云汝久不見何所為奇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云試舉似我奇即叙其所得師云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告

偉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奇遂往積翠質于

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之乃作偈云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錘續南嶽下第十三世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兩白雲端師叅白雲雲見乃云川蓋薩你來也師遂請問南泉摩尼珠語未終雲便叱之師乃領悟作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為憐松竹引清風

師一日因端和尚云昨日有禪和子數人從廬山來教他下語也下得教他說也說得教他批判也批判得只是未在師云某甲有箇喻子端云汝試道看師云譬如牛過窻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是尾巴過不得端頷之

師因作磨頭一日有僧視磨轉急指以問師云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而僧無語

師一日因端和尚垂語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光向什麼處去師又手進前擡頭顧視云也不爭多端大稱賞

師示衆云山僧十有餘年海上叅尋見數員尊宿自謂百了千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餛飩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餛飩子一句作麼生道華嚴

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闢不休

靈隱岳云五祖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纍垂僧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僧云

未見時爲什麼百鳥啣華獻師云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僧云見後爲什麼不啣華獻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師因僧問如何是極別事師云何須特地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走始得

師示衆云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擡手云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送莫怪空踈伏惟珍重

師因端和尚忌示衆云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者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如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曾趨乃云交師因請監收示衆云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師因僧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字師云鉢羅娘僧云學人只問一字爲什麼却答許多師云七字八字僧云也是慣得其便師云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師示衆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十一粮方着婆不得妙

靈隱岳云五祖老人好語只爲探頭太過香山有箇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酸餡一飽忘百饑始信不相賺師因僧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打碓打

磨僧云飲者如何師云教你無著面處

師因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王言如絲
僧云如何是先後照師云其出如綸僧云
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舉起軒轅鑿黃尤頓
失威僧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金將火

試

師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
僧云如何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僧云如
何是滂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僧云如何
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僧作禮師云

何不問法眼下事僧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
犯夜

潭州雲蓋智本禪師一日陞堂高聲喚侍者
者應諾師云那一箇因其麼不來赴叅者無
對師云點即不到

師因僧問人人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
鏡師云打破來向汝道僧云打破了也師云
胡地冬抽笋

提刑郭祥正一日到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
法乃於法座前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

爲光明雲徧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
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
師頂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
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
爐香散白蓮風演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
憇麼憇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
開不憇麼不憇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
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你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

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刑又到雲居請佛印元禪師說法遂於座前
拈香云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
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乃召大
衆云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元云今日不
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良久云謝公千里來
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
逢天旱便爲霖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湖州上方日益禪師明保寧開堂日時有兩僧
齊出師云一箭落雙鷗僧云某甲話也未問

何得著忙師云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云
撞著露柱底漢便打

師因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云井底蝦
蟬吞却月僧云如何是出世邊事師云鷲鷲
踏折枯蘆枝僧云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

人處師云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

誰

郢州壽勝智淵禪師因僧問立雪殷勤事已
彭山林衣鉢付神光那時得底真消息今日
如何爲舉揚師云鐵牛吼處須彌轉木馬嘶

時地軸搖僧云與麼則古蘭臺畔揚宗旨白
雪樓前萬姓歌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
人僧云祖師西來意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
云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僧云既不如此
如何曉會師云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

洪州景福日餘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僧云如何是道中
人師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畫一圓相師
以手劃一劃僧作舞歸衆師云家無白澤之
圖必無如是妖怪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鴻喆問僧云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
爐云這箇是香爐師云帶累三世諸佛生陷
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洪州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湖黃龍心師因謁法昌

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師云黃龍遇云還見
心禪師麼師云見遇云什麼處見師云喫粥
喫飯處見遇乃挿火箸於爐中云者箇又作
麼生師拽脫便行

師因僧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

下三百六十箇鈎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為
復是鈎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師云雨過
竹風清雲開山嶽露僧云恁麼則已得真人
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云是鈎頭不妙
是香餌難尋僧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師因謁喆禪師喆云是凡是聖師云非凡非
聖喆云是什麼師云高著眼喆云恁麼則南
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且道是凡是聖喆云
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師仰視噓一聲喆

云氣急殺人師云恰是拂袖而出

師因僧問云如何是四大毒蛇師云地水火風僧云如何是地水火風師云四大毒蛇僧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云一大既是四大亦同

師一日齋時聞板聲乃喚打板行者打五棒須臾鍾鳴又喚打鍾行者打十棒却呵呵大笑衆纔坐定師乃入堂白槌云大眾齋畢便歸方丈

洪州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問僧田地穩密底

祖佛不敢近神通遊戲底鬼神不敢測三十年後誰是知音僧無語師代云好事不如無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堂中來師云賓頭盧爲什麼走下洞庭湖裏去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澧州夾山曉純禪師以木刻作一獸十五獅子頭牛足馬身每持出示衆云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畢竟喚作什麼令僧下語皆不契師示頌云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

太史黃庭堅一日叅黃龍心禪師求入道捷徑心云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史擬對心云不是不是史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桂華盛開心云聞桂華香麼史云聞心云吾無隱乎爾史遂有省

史因訪黃龍死心新禪師新問云死心死學士死彼此燒作堆灰向什麼處相見史無語新云海堂處叅得底用未著在後謫官黔南忽有省乃云尋常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

唯有死心道人不肯可謂真實相為

洪州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嗣寶文師一日叅真

淨淨問近離甚處師云大仰淨云夏在甚處

師云大瀉淨云甚處人事師云興元府淨展

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師因措淨云昔來祇對

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手道箇我手何似佛

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云某甲不會

淨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下大悟

師因死心禪師舉住雲巖死心為寺承張那

昌云這箇長老極有鼻孔一日會諸山於南

昌師後至死心指云這川僧唱喏山破句便
敢出來做長老師喝一喝云何嘗破句來死
心顧昌云向道有鼻孔昌大悅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因無盡張運使相訪問
云聞公善文章師笑云運使失一隻眼了也

第一

十六

山僧乃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
使對山僧論禪也公不肯其語至夜師乃焚
香請三世諸佛作證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
於佛祖言教中有少疑不公曰有師云疑何
等語公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師云若

於此有疑其餘公案未夢見在只如巖頭言
末後句是有耶無耶公云有師大笑便歸方
文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觸翻溺器
遂大徹呈頌云鼓寂鍾沉托鉢回巖頭一撥
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
師乃領之

東京法雲杲禪師示衆云老僧熙寧八年文
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
倒八十村人家汝等後生茄子瓠子那裏知
有

師因百法座主云禪家流多愛脫空師造前
問承聞座主講得百法論是不主云不敢師
云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法中收主無對師
云莫道禪家流多愛脫空好主抗聲問云和
尚且道昨日晴今日雨是箇甚麼法中收師
云四十二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屈服作
禮而謝

徑山杲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
日後看取

蘇州寶華普鑑禪師叅真淨淨舉石霜虔侍

者話師於語下釋然契悟作偈云枯木無華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闢折泥牛角
直至如今水逆流淨印可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肯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師師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師又
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
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
淨云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有頌示

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與化為人徹底漢已後
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赴出院

筠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因僧問同聲相應時
如何師云鵲鳩樹上啼僧云同氣相求時如
何師云猛虎巖前嘯僧云一進一退時如何

師云脚在肚下僧云如何是不動尊師云行
住坐卧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潤勳因僧問學人上來
乞師指示師云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云
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便打

泉州慧明雲禪師因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
人師云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如何師云棒
頭見血僧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
得妙師云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又作麼
生師云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師云趙

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牀三下

江州開先行瑛禪師潤東因僧問如何是道

師云良田萬頃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春不耕
秋無望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君山
點破洞庭湖

東坡居士蘇軾參東林總禪師總與論無情話有省遂獻投機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士到金山訪佛印元禪師隨衆入室元云此間無內翰坐處士云躉借和尚四大作禪牀得麼元云有一問居士答得則借四大作禪牀若答不得則留下腰間玉帶士遂解下玉帶元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擬向甚處坐士擬議元呼侍者云收取玉帶永鎮

山門士欣然而與師遂以衲衣付之士即答以二偈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應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元胡開參開元足未跨門十九即領悟元問座主來作甚麼師云某甲不敢貴耳賤目元云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云日輪正當午元云開言語師云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

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元云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來時如何師便喝元云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云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南康羅漢系南禪師嗣雲居祐臨入寂示衆云羅

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

朕跡去也遂歸方丈跏趺而逝

南嶽方廣有達禪師嗣大馮秀因僧問學人上來

便請相見師云袖裏金槌腦後看僧云破二

作三又作麼生師云惜取眉毛僧便喝師云

放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

彬州萬壽念禪師嗣華光恭因僧問龍華勝會肇

啓茲辰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云豬肉

案頭僧云既是彌勒世尊爲甚却在豬肉案

頭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僧云畢竟

作麼生師云番人不繫腰

襄州谷隱靜顯禪師嗣仰山律因僧問覲面相呈

事若何師云清風來不盡僧云通上徹下絲

毫不納也師云明月照無私僧云文彩既彰

願聞舉唱師云巡海夜叉頭戴角僧云祇園

五葉華開也不屬東君別是春師云重疊開山路

參政蘇轍開上謁上藍順禪師咨以心法順

示楞嚴經中搐鼻因緣而有省呈偈云中年

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竟二十參真

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袖師何事白

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

滑如飴

續南嶽下第十四世

成都府昭覺佛果克勤禪師祖演因與佛鑒

懃佛眼遠同侍五祖至夜深祖云各人下一

轉語佛鑑云彩鳳舞丹霄佛眼云鐵蛇橫古

路師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是也

師因座主來參乃舉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

度應諾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

吾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你且道那裏是文彩已彰處主云某甲

不會師又問座主講何經主云楞嚴師云楞

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什麼處

主又無對師勉云你但一切處作文彩已彰

會時有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
顏師厲聲云文彩已彰主聞而有省遂白師
云和尚且休舉話待某甲說看尋常拈鎚豎
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
菩提妙明真心師笑云你元來在這裏作活
計主云下喝敲牀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
無上道師云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
名相主於言下大悟
師因僧問一大藏教阿那箇是頭師云如是
我聞僧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

我使得甚快

師一日與張無盡論華嚴旨要云華嚴現量
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
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
是無風巾巾之波無盡大悅師復云到此與
祖師西來意是同是別無盡云同師拊掌云
且得沒交涉無盡失色師云不見雲門偈師
云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彼德

山臨濟豈非全提乎無盡矍然以手加額云
雖真淨老師亦不如是之審也

金陵蔣山佛鑑慧懃禪師室中常以木骰子
六隻面面皆書公字僧繞入便擲出云會麼
僧擬議即打出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一日不安僧問生
死到來時如何師云皖公山僧云爲復只這
箇別有在師云桐城縣有僧舉似禮首座禮
云遠兄不相見三十年這漢徹也

薦福行云禮首座與先師同參可憐死在

句下

彭州南堂元靜禪師堂與南參五祖祖云我此
間不比諸方凡在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
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
倆只要你一言諦當便是汝見處一日入室
罷祖云子所下語寫一已得十分祇是寫二未曾得老
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塔與汝一一按過及
至祖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
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質
師師一一祇對至子胡看狗話祖遠轉面云

不是不是師云不是却如何祖云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云望和尚慈悲指示祖云他道子胡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你了當處師默啟其意祖笑云不道你不是干了百當底人此語祇是先師下底語師云某甲何人得似端和尚祖云不然老僧雖承嗣他爲他語拙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

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汎漲因留四祖儕輩挽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云得汝說須是吾舉得吾舉須是汝說從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詩一

廿三

師因五祖垂語云身之一字也大難說教中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據老僧所見亦未是在有人道得老僧大展坐具禮他三拜師云某甲道得請和尚禮拜祖提起坐具師便趨

退祖擲下坐具師揭簾而出云賊過後張弓
師因僧問云有老宿垂語云向十字街頭起
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倚此意如何師云是
他先屙了又教甚麼人倚老宿聞乃燒香遙
望大隨禮拜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云人天合掌僧云出水後如何師云
不礙往來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瑞草本
無根信手拈來用僧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僧云如何是
意句俱到師云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僧
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君向瀟湘我向
秦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叅五祖祖舉趙州洗鉢
盂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他道什麼這僧便悟
去師云洗鉢盂去灤祖云你只知路上事不
知路上滋味祖又問你曾遊浙不師云不曾
祖云你未悟在師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
堂顧衆云八十翁翁鞞繡毬便下座師欣然

出衆云和尚試覩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
蜀音唱綿州巴歌云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
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
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云只
消唱到這裏祖乃大笑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阿誰教你恁麼問
僧擬議師云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侍五祖久無省入時圓
悟爲首座師乃請益德山小叅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悟云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

不會師作禮悟令再舉前話師云德山小叅
不答話悟掩其口云但只恁麼看師出揚聲
云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
僧云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師即頓
釋疑情祖乃印可

師因袖子四至不可過乃榜侍者門云東山
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掛搭一日有僧携坐具
徑造丈室云某甲道不得只要掛搭師呼維
那於明窓下安排

師示衆云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只知拈

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時有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新生孩子擲金盆僧云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荆棘林中舞枯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叅五祖聞舉首山答西
來意話忽然契悟投偈云顛倒顛顛倒顛新

身一

廿五

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
衫穿祖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云來
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因太守占公來瞻大像問云既是大像因
甚麼肩負兩楹師云船上無散工守乃作禮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昭覺勤云疑殺天下人 薦福行云將謂
無人又云本有餘力 大瀉果云全身擔
荷

師因勤老宿至師問云舞劍當咽時如何勤
云伏惟尚饗師諾云老賊死去也你問我勤
理前問師叉手揖云拽破

元禮首座因僧問金剛經云修一切善法如
何是善法師遠起云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
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
薦福行云大衆道無橫徑理當即行敢道

第一五五册

禮首座鼻孔落在這僧手裏若人檢點得出天下橫行

師因往柵山僧問向什麼處去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法闍上坐叅五祖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法闍則不然祖以手指云住住法闍則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契悟

師在東林度禪師席下一日拈一枝華繞禪牀一帊背手挿香爐中云和尚且道意作麼

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令師說看師云某甲只將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

潭州承天自賢禪師嗣曇本一日陞堂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云

刹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云紫羅帳裏璨真珠遂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敲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禪牀一下云歸堂

去

俞道婆

翻起

賣油餐為業叅瑯瑯示以臨

濟無位真人話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

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大悟

以餐盤投地夫傍睨云你顛耶婆掌云非公

境界

婆因圓悟禪師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

眾中躍出以身一撈便歸眾悟云見怪不怪

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云者

般黃菘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云婆子

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

婆凡見僧到即云兒兒僧擬議即掩却門佛

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喚珣云爺在甚

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跣倒云將謂有多

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且來識你則箇

特一

廿七

珣不顧

婆因安首座至問甚處來安云德山來婆云

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云婆是什麼人兒子

婆云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

翻泮

因僧來禮拜師

問甚處來僧云和尚合知某甲來處師云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僧云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明智海平因同圓悟法真慈

受并十大法師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云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

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師云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使法師無惑也師乃召善善應諾師云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百工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云聞麼善云聞師云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

教須更又問善云聞麼善云不聞師云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云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身一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廿八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拜

拜師復謂云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衆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

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
 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善又問
 云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汝且向下會取善
 云如何是寶所師云非汝境界善云望禪師
 慈悲指示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善
 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時微廟私幸聞之
 大悅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
 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秀州華亭性空菴主嗣黃龍新未嘗禮佛有僧問
 菴主見佛為甚麼不禮師掌之云會麼僧云

不會師又掌

師一日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云吾將
 水葬矣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曰咄哉老性
 空剛要餒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
 閱偈笑云待兄來證明耳乃說偈云坐脫立
 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
 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
 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竟坐盆中吹鐵笛順
 潮而沒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嗣泐潭因僧問和尚

未見草堂時如何師云江南有僧云見後如何師云江北無

東京天寧守卓禪師嗣黃龍清因僧問丹霞燒木

佛院主因甚却眉鬚墮師云猫兒會上樹僧

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云惜取眉毛

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絕毫絕釐

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填溝塞壑僧云出與

未出相去幾何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洪州雲巖典牛天遊禪師嗣泐潭準示衆云三百

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

出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便下座

師因作牧牛偈云兩角指天四足躡地拽斷

鼻繩牧甚屎足無盡張公聞而嘆曰此偈得

非彌勒大士之所說乎

洪州九僊法清禪師嗣慧日雅常以袈裟蒙頂而

坐侍郎曾開問云師僊鄉何處師云嚴州郎

云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却袈裟下地揖云

官人曾到嚴州不郎罔措師云待官人到時

却向你道

越州慈氏瑞仙禪師嗣開先瑛謁投子廣鑑禪師

鑑問仙里何處師云兩浙東越鑑云東越事
 作廢生師云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云秦望
 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云西天梵語此土
 唐言鑑云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與你自己
 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云恩大難酬便

禮拜

明州天童普交禪師明勸叅泐潭足纜跨門
 潭便喝師擬問潭即拽杖逐出一日呼師至
 丈室云我有箇古人公案與你商量師擬進
 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牀把

住云汝會佛法耶師便喝拓開潭大笑
 師凡見僧來叅則叱云柳標未擔時為汝說
 了也且道說箇什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
 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
 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主

第一

第二

杖逐出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叅泐潭潭舉世尊拈華
 迦葉微笑問師師不契一日侍潭行次潭以
 拄杖架肩長嘘云會麼師擬對潭便打須臾
 復拈草示師云是什麼師擬對潭便喝師直

| | | | | | | |
|-----|-----|---|---|---|---|---|
| 邸 | 睨 | 切 | 溺 | 歷 | 不 | 下 |
| 典禮切 | 研計切 | 濟 | 器 | 德 | 中 | 切 |
| 舍也 | 邪視切 | 與 | 與 | 引 | 貌 | 薤 |
| | 也 | 皆 | 尿 | 也 | 結 | 搯 |
| | 也 | 切 | 同 | 也 | 切 | 音 |
| | 也 | 麓 | 切 | 也 | 切 | 簾 |
| | 也 | 須 | 切 | 也 | 切 | 戶 |
| | 也 | 倫 | 切 | 也 | 切 | 鑑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趨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他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歷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隊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直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陷 |
| | 也 | 餒 | 切 | 也 | 切 | 泐 |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十

綺二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續南嶽下第十五世

杭州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嗣昭因圓悟和尚

問云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

狐精見解悟又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

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師因僧問云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火不待

日而熱僧云磨後如何師云風不待月而涼

僧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云交

師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

僧云領師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

云適來領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

師室中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

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

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你道不是更

近前覓箇什麼便打出復有一僧入云適來

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

亦打出

師室中舉竹篋問僧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云甕裏怕走却驚那師下禪牀擒住云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和尚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云分明舉似諸方

師因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

師舉了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與他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云你道當時風穴禮拜是掀倒禪牀是密云草賊六敗師云你看者瞎漢便打

師一日見僧便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

詩二

三

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义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而去師云苦哉佛陀耶

師室中問僧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

僧云無面目漢師云適來有箇師僧與麼道
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出

師問僧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如何是不汙
染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云爲什麼不敢
道僧云恐汙染師云行者將糞箕若帚來僧

茫然師便打

師問侍者云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
道不著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展手云我手何
似佛手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師打一竹
篋云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者無對

師因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
然師云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棒打出

師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會僧云好對
春風唱鷓鴣師云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
樹下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

尚道了也師云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
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

師問郡王趙衿居士同內翰汪藻參政李邴
侍郎曾開等登山乃擊鼓入室郡王欣然袖
香趨室師云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

王云討什麼梳拂袖便出師擒住云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不悟王擬議師打一拳云討什麼梳王云還這老漢始得

蘇州虎立紹隆禪師到黃龍新禪師處龍問甚麼僧師云行脚僧龍云什麼村僧行什麼驢脚馬脚師云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龍云却有些子衲僧氣息

師叅圓悟勤禪師悟一日入室問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忽證入便禮

拜悟叱云見箇什麼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乃印可

金陵華藏安民禪師叅圓悟悟夜叅舉古帆未掛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擇悟云你問我師舉前話悟云庭前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云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大海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云爭奈這漢何

師謁佛鑑懃鑑問云佛果有不妄爲人說底句曾與汝說麼師云合取狗口鑑厲聲云不是這箇道理師云無人奪你盞茶袋亂叫喚

作麼鑑云佛果若不爲汝說我爲汝說師云和尚疑則別叅鑑乃呵呵大笑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因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八十翁翁嚼生鐵僧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

第二

四

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須彌山上浪翻空師因僧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什麼物師云無孔鐵鎚僧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云莫妄想

杭州靈隱瞻堂慧遠禪師因圓悟夜叅遂出

問云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拏師云禍不入慎家之門悟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

師一日因書記維那二人爭競師乃揭榜曰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云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出

師因淨慈先馳通書師問云你長老是甚處

人馳云和尚大似不相識師云你是甚處人
馳云越州師云猛虎不食伏肉

師因孝宗皇帝問云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
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云陛下問夢中
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如今正是寐語若問

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

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帝云夢幻既非且鐘聲向甚處起

師云從陛下問處起帝大悅

師因一官人問性命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性

命官云如何無師云也無如何官搖頭云第
恐未是在師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縱饒直點
頭亦未是在

師因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云頂分丫角
僧云非心非佛時如何師云耳墜金環僧云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云禿頂
脩羅舞柘枝

師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
那僧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云阿耨達
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師一日擊鼓陞堂却潛坐帳中侍僧尋不見
師忽撥開帳云只在這裏因什麼不見僧無
對師云大斧斫三門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因僧問最初威音王末
後婁至佛未審參見什麼人師云家住大梁
城更問長安路僧云只如德山擔䟽鈔行脚
意在什麼處師云撥破你眼睛僧云與和尚
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云同途不同轍僧
云昔日德山今朝和尚也師云夕陽西去水
東流

蘇州明因曇玩禪師示衆云汝有一對眼我
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
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
得

蘇州虎立元淨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到家一

均二

六

句師云坐觀成敗僧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什麼人師云遠親不如近隣

師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糞堆
頭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築著磕著

侍郎李彌遜時年二十八問心法於圓悟禪

師一日躍馬忽有省竟造圓悟悟遙見便云
 侍郎且喜大事了畢侍厲聲云和尚眼華作
 什麼悟便喝侍亦喝於是機鋒迅捷休官築
 菴自娛一日忽說偈云謾說從來牧護今日
 分明呈露虛空梭倒須彌討甚向上一路遂
 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叅圓悟禪師聞示衆語下有
 省白悟悟云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呈
 偈云露柱袖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
 猶是眼中沙悟然之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嗣善叅佛鑑鑑示
 衆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心
 旨白鑑鑑云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却乃詰云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云莫道靈雲
 不疑詩二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云玄沙道
 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
 徹處師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便禮拜鑑印
 可
 師謁圓悟禪師值山行到一水潭悟乃推師

入水遽問云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潭
深魚聚悟云見後如何師云樹高招風悟云
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伸脚只在縮脚裏悟
乃稱賞

鼎州文殊道心禪師參佛鑑鑑夜參舉趙州
栢樹子話至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
師好師聞豁然即趨文室鑑遙見便閉却門
師云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
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窓紙鑑乃開門擒住云
道道師兩手捧鑑頭以口啐一啐而出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一日謁黃龍新禪師新
室中問云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
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
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云入戶已知來見解何
須更舉轆中泥新云新長光死在上座手裏
也師云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新云如何
是無差底事師云不扣黃龍角馬知領下珠
新便打

師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
師云蘇嚕蘇嚕僧云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

也無師云蘇嚕蘇嚕

福州鼓山竹菴士珪禪師闡龍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僧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馬便搭鞍驢便推磨

僧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又作麼

生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八

杭州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嗣雲謁雲巖取道

雲居值風雪迷路遂留月餘一日聞板聲豁

然大悟及造雲巖巖遙見便指云這漢其處

見神見鬼來師云雲居聞板聲來巖云聞後

如何師云打破虛空全無柄靶巖云向上事

未在師云東家暗坐西家廝罵巖云巖然超

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鱗足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嗣維因僧問如何是大

道之源師云黃河九曲僧云如何是不犯之

令師云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樞密具居厚嗣圓謁圓通云某頃赴省試到

此過趙州關未明透關事曾問訥禪師訥云

且去做官今五十餘年矣通云曾明得也未

密云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通乃

揮扇云有甚不脫灑處密忽有省云便請末
後句通再揮扇兩下密云親切親切通云吉
獠舌頭三十里

中丞盧航謁圓通擁爐次丞問云諸家因緣
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第二通厲聲云看

火丞急撥衣忽大悟即云灼然佛法無多子
通喝云放下著丞應諾諾

揚州石塔禮禪師嗣明招慈一日陞堂至座前搥
一僧上法座僧悼惶欲走師遂指座云這棚
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在汝諸

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續南嶽下第十六世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嗣徑山景師叅妙喜喜一日

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與麼時如何師
擬開口喜連打三棒師直下大悟乃厲聲云

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棒師便作禮喜云
汝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印以偈云頂門豎

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
趙州東壁掛胡蘆

師因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新羅國

裏師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聾僧云今日親見趙州師云前頭見後頭見僧作斫額勢師云上座是甚處人僧云江西師云因甚却來這裏納敗闕僧擬議師便打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叅大慧慧問云喫粥了

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云裂破慧震威喝云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投偈云一喝當機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慧然之明州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叅大慧慧一日入

室舉起竹篋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時如何師云請和尚放下竹篋與學人相見慧放下竹篋云如何相見師云伎倆已盡慧云這漢又來老僧頭上行師云也是尋常行履處便禮拜

師又一日入室大慧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這老賊慧深肯之

江州東林_正菴道顏禪師參圓悟每至室中
機辯風生一日圓悟喝云汝參禪不求正悟
只管信口胡道作麼師直得汗下歸堂夜坐
豁然有省不覺失笑凌晨上方丈如前騁其
機辯悟皆肯可師云某甲昨日如此祇對和
尚爲甚麼不肯今日爲甚麼却肯悟云汝昨
日雜妄想心師云元來釋迦老子無神通便
禮拜

福州東禪思岳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黃檗
來師云黃檗有何言句僧云某甲到這裏一

時忘却師云上座豈不是黃檗來僧云是師
云又道忘却僧擬議師便喝出

師問僧道人相見時如何僧云更無餘事師
云趙州道呈漆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你
道無餘事又喝作麼僧擬議師便打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因大慧令謙上座通
張無垢書謙云我參禪二十餘年無入頭處
更作此行決定荒廢奈何師叱云在路便參
禪不得也去我與同往至中途謙泣語師云
途中奔波如何得相應云師告云你但將諸

方叅底悟底圓悟大慧與汝說底都不要理
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
你不得你須自支當謙云五件何事師云著
衣喫飯屙屎放尿拖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
下領旨手足舞蹈師云你此回方可通書宜
前進吾歸矣

師室中垂語云楞嚴經中五十種魔界如今
盡大地人叅禪更高也出他魔界不得時有
僧云和尚落在第幾界師云和你在裏許僧
云某甲不入這保社師云驢漢你擬向那裏

去

蘇州資壽尼妙總禪師叅大慧慧陞堂舉藥
山初叅石頭馬祖機緣遂契悟慧下座有馮
撤居士謂慧云和尚適來所舉因緣某甲會
也慧云居士作麼生會士云恁麼也不得蘇
盧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噫哩婆訶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蘇盧噫哩婆訶慧舉似師師云曾
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慧
異其言復舉巖頭婆子話詰師師答偈云一
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掉別宮商雲山海月

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馮公疑師未善遂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
消得便拋向水中大慧言道人會你且說看
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馮大喜

師因大慧問古人不出方文爲甚麼去莊上

十一

十二

喫油糝師云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箇消息
慧云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云某甲亦放和
尚過慧云爭奈油糝何師喝一喝拂袖而出
無垢居士張九成謁善權清禪師問云此事
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不清云是士云爲什

麼某却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云此
是誰底士俛仰無對清復袖之云是汝底則
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也士悚然遂看栢
樹子話忽聞蛙聲釋然證入說偈云春天月
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
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士謁大慧杲禪師一日與馮給事諸公論格
物慧云居士只知有格物且不知有物格士
茫然慧大笑士云師能開喻乎慧云不見小
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曾爲閬州守

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
斬其像其人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深旨
遂投偈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
箇伍伯慧印可

士謁惟尚禪師尚纔見乃展兩手士便喝尚

第二

十三

便掌云張學士何得謗大般若士云某見處
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
卷席話詰士語未終士推倒卓子尚大呼張
學士殺人士躍起問傍僧云汝又作麼生僧
罔措士打一拳顧尚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尚大笑

士復謁尚禪師尚云浮山圓鑑道饒你入得
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學士作
麼生士叱侍僧云何不祇對僧罔措士打一
掌云蝦蟆窟裏果沒獐龍

士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承聞學士
因蛙鳴有箇入處是不士云那裏得者消息
來規云見成公案諱作什麼士厲聲云火發
也規顧視傍僧士云燒到你脚跟也規云將
爲你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

士一日同規首座圍爐坐次規薦拈火抄云
學士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什麼士乃掣
火抄踢倒湯餅而出

明州天童應蒼曇華禪師師虎丘隆師據室云現

成公案坐斷論訛錯下註脚槌折你腰撩起

便行必死之疾要須英俊別有生涯忽遇衝

雲俊鶻來時如何縵天網子百千重

師因僧問凝然湛寂有辱宗風廓爾現前猶
辜自己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一槌便透
僧云風捲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師

云未是上座放身命處僧便禮拜師云三十
年後

杭州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師華藏民謁圓悟隨衆

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

云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

師以拳便打悟亦舉拳相交笑而出

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云西川慧云未出

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云不合起動和

尚慧深肯之

潤州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師國元因元和尚舉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乃喝
 一喝師豁然大悟後室中舉茗帚柄問僧云
 依稀茗帚柄髮髻赤班蛇衆下語皆不契有
 僧請益師示以偈曰依稀茗帚柄髮髻赤班
 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內翰曾開闕謁靈隱問云如何是善知識
 隱云燈籠露柱猫兒狗子翰擬進語隱便喝
 翰遂省悟投偈云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
 一聲天機漏洩
 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忽舉木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
 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靈隱遠和尚求證
 隱云居士見處只可入佛入魔未得在府加
 禮隱正容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府乃

頓悟深旨

尚二

十五

杭州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嗣育初參雪峯照
 禪師照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
 藏身師於言下有省照詰云畢竟那裏是藏
 身無蹤跡處師云噯照云無蹤跡處因甚麼

莫藏身師云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宵

師室中垂語云西天胡子沒髭鬚僧傳至或
菴處菴云餓狗喫絳繒僧回舉似師師云此
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僧復舉似或菴菴云也
是烏龜入水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淵大因大瀉令通嗣法
書於蔣山圓悟處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
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云覲面相呈更無回
互悟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云豈
有第二人悟云背後底聲師便度書悟笑云

作家禪客天然有在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
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云久默斯
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
云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打之座擬議師
復以書打圓悟與佛眼傍觀悟云打殺我首
座也眼云官馬廝踢有甚麼憑據師云說甚
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蹋悟呼師至云我五
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師云和尚也須
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待我
勘過遂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禡

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云所伏
並是詣實眼笑云元來是屋裏人

師又到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問云書中說
箇什麼師云文彩已彰自云畢竟說箇什麼
師云當陽揮寶劍自云近前來這裏不識數

特二

十六

字師云切莫詐明頭自顧侍者云這是那裏
僧者云曾在和尚座下住去自云怪得與麼
活頭師云曾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
上薰云南無三曼馱母馱南師近前彈指一
下自便開書

福州龜峯慧光禪師禰因舊住相訪師問

云頃年有一則公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

麼生舊住云未入門已舉似和尚了也師云

這裏又作麼生住云不可頭上更安頭師以

手畫一畫云這裏且置你爲什麼蹋斷天台

石橋住無語師云脫空漫語漢出去

荆門軍玉泉宗璉禪師大因僧問三聖道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安

行詭道僧云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

爲人又作麼生師云綿裏秤鎚

師因僧問乾闥婆王奏樂須彌岌業海水騰
波意旨如何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僧云迦
葉作舞又作麼生師云隨喜功德僧畫一圓
相師指禪牀一下僧以袖拂一拂師云野狐
精僧禮拜師云伎倆已盡

均二

十七

師因僧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云
廬山五老峯僧云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
身師云南嶽三生藏僧云只如不落不昧未
審是同是別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續南嶽下第十七世

明州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翻天童華侍應菴一日
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破沙盆菴深宵之
續南嶽下第十八世

杭州靈隱松源崇岳禪師翻天童室中垂語云
是風動是旛動僧擬議便打出不是風動不

是旛動僧擬議便打出

右自南嶽下十二世續至十八世共二百
八十六人見錄機緣二百一十二則餘俟
好事者採撫續之

續青原下第十一世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子音投投子問云佛祖
 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
 無子云汝道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
 師擬進語子以拂子搥師口云汝發意來早
 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禮拜便行子云且來
 闍黎師不顧子云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
 掩耳而去
 師一日侍投子遊園子度拄杖與師師便隨
 行子云理合與麼師云與和尚提鞋挈杖也
 不為分外子云有同行在師云那一人不受

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在師云
 請和尚舉子云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
 子云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云在和尚左
 右理合如此子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
 云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云得與麼殷勤師
 云報恩有分
 師因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
 師吹唱師云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僧云
 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
 師云無舌童兒能繼和僧云作家宗師人天

詩二

十八

眼目師云禁取兩片皮

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眾人皆見

僧云未審見箇什麼師云東壁打西壁

真州定山惟素禪師嗣棲賢設因僧問如何是不

遷義師云暑往寒來僧云恁麼則遷去也師

云啼得血流無用處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明有王璉因僧問如何是毘

盧印師云草鞋蹋雪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步

步成蹤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嗣雲居舜因僧問祖師面壁

意旨如何師云撐天拄地僧云便與麼去時

如何師云落七落八僧云二祖立雪齊腰又

作麼生師云三年逢一閩僧云為什麼付法

傳衣師云村酒足人活

明州天童淡交禪師因僧問臨雲閣聳太白

峯高到這裏如何辨二進步師云但尋芳草際莫

問白雲深僧云未審如何話會師云寒山逢

拾得兩箇一時癡僧云向上宗乘又如何舉

唱師云前言不及後語

建州崇梵餘禪師因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

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云山
 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浹背汗流僧云
 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云一語傷人千刀攪
 腹僧以手畫一畫云爭奈者箇何師云草賊
 大敗

師因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不師云孤峯
 無宿客僧云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不師云
 灘峻不留船僧云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
 觸髅一句作麼生師云堪笑亦堪悲
 江州歸宗慧通禪師明大因僧問如何是函

蓋乾坤句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僧云如何
 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鐵山橫古路僧云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船子下揚州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明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韓信臨朝僧云中下之

流如何領會師云伏屍萬里僧云早知今日
 事悔不愼當初師云三皇塚上草離離

師因僧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
 物師云山河大地僧云恁麼則謝師答話師
 云大地山河僧云和尚何得瞞人師云却是

老僧罪過

師因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綠竹交音正恁
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云謝布施僧云莫便
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大似不齊來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因僧問不離生死而得

特二

二十

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云赤
土塗牛妳僧云謝師答話師云適來道甚麼
僧擬議師便喝

師在雲居充維那時舜禪師每訶罵薦福懷
禪師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

掌云且喜葛藤椅子倒了也師云我須與這
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叅又如前訶罵師出衆
厲聲云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遠云久立大
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師云這老漢通身是
眼罵得懷和尚也

真州長蘆應夫禪師因僧問古者道如來禪
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
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云一箭過新羅僧擬
議師便喝

杭州佛日智才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

水冷生冰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春雪易消僧云畢竟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

北京天鉢重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禪師云入籠入檻僧撫掌師云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云了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因僧問法爾不爾如何特二

指南師云話墮也僧云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并一

師因僧問如何是真實體師云鍼剗不入僧云如何是真實用師云清風在掌僧云離此

二途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欠汝一問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拂衣瞻漢月飛錫過中天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熊耳崔嵬千古色少林蒼翠幾流芳僧云謝師答話師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便打

江州棲賢智遷禪師示衆云是什麼物得恁麼頑頑噐噐眊眊現現拊掌訶訶大笑云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踈不下久立

舒州三祖冲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第一義

諦師云百雜碎僧云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
靈山師云將糞箕掃帚來

師因僧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
審意旨如何師云譬如閑僧云爲甚麼如此
師云因行不妨掉臂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一丹因僧問大無外小
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箇什麼物師云開口
見膽僧云學人未曉師云苦中苦僧云爲衆
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須待雨霖
頭便打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因僧問取不得捨不得
不可得中只麼得未審得箇什麼師展兩手
僧禮拜師云不要詐明頭

侍郎楊傑一日因芙蓉楷禪師相會侍云與
師相別幾年也蓉云七年侍云學道來參禪

來蓉云不打這鼓笛侍云恁麼則空遊山水
百無所能也蓉云別來未久善能高鑑侍乃
大笑

續青原下第十二世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芙蓉楷師問僧甚處

人僧云西川師云幾時離鄉僧云前年二月

師云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通身是

口難為祇對師云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

師打一拂子云枉踏幾緇草鞋

東京法雲善本禪師編圖因僧問九夏賞勞

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云光剃頭淨洗

鉢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滴水難消

師因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云煙

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僧云如何是塔中人

師云竟日不知塵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僧

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太無狀生

舒州投子修顯禪師一日陞堂纔有僧出師

云錯僧云什麼處是錯師云不信道

潤州金山善寧禪師因僧問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云文不加點僧

云可謂今古罕聞師云且道是什麼題目僧

擬議師便打

蘇州定慧遵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斬猫兒意

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

萬八千僧云忽過趙州時如何師云賣金須

是買金人

金陵保寧子英禪師洞法雲秀因僧問山河大地

不作眼見耳聞時如何師云只恐不與麼僧

云便與麼時如何師云山高水深僧無語師

云幸自可憐生剛被他瞞却

真州長蘆宗疇禪師嗣長蘆夫因僧問六門未息

時如何師云鼻孔裏燒香僧云學人不會師

云耳朶裏打鼓僧云如何是無功之功師云

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僧云恁麼則功不

浪施也師云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學人未會師云佛

殿對山門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洞佛日才因僧問金鷄啄破

瑠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

何是祖師機師云針剗不入僧云只如朕兆

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拂子僧云如何領

會師云斫額望扶桑

明州育王曇振禪師嗣端巖示衆云今日布袋

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云有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云老僧失利便歸方丈

續青原下第十三世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明丹師參丹霞十四

問如何是空劫十一已前自己師擬對霞云你開

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豁然契悟歸白霞霞

掌云將謂你知有師便禮拜

師一日因丹霞陞堂云日照孤峯翠月臨溪

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向前云和尚今日謾某甲不得也霞云試舉我今日底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你瞥地師拂袖便出

師一日看厨下煮麵忽桶底脫麵潑地上眾皆失聲云可惜師云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

却煩惱僧云和尚即得師云灼然可惜一桶麵

師問僧云你死後燒作灰撒了骨頭向什麼處去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只是不得翻欸僧又喝師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便

打云這死漢

師一日普請路逢一僧師以拄杖指地上竹
檐僧拈起云短些子師劈脊打云這裏是什
麼所在說長說短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參丹霞問如何

為二

十五

是空劫已前自己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
更不借夜明簾霞云未_在更道師擬議霞打
一拂子云又道不借師禮拜霞云何不道取
一句師云某甲今日失錢遭罪

師因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云

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僧云一步密移玄

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云誕生就父時合
體無遺照僧云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云歷
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云恁麼
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云透一切色超
一切心僧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云路逢
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師因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白雲投壑
盡青嶂倚空高僧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云
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郵僧云如

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石女喚回三界夢

木人坐斷六門機

右自青原下十一世續至十四世共一百

二十人見錄機緣四十七則南嶽青原二

派下至此續添二卷總四百單六人內一

百三十一人見錄機緣總二百五十九則

間有遺漏竝真好事者採摭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十一

音釋

概其月切梟尺救切賑止忍切盍石切盍盍餘

斲士街切獠南夷名切斲尼止切閱音

摭所責切浹子叶切器魚巾切眊他典切覘典

切特三廿六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綺三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師在萬壽閣堂日白槌了師云宗乘一唱三
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
死生敗上眉毛出衆相見問人天普集佇聽
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
是遠進云恁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後五日
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
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量
才補職學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
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
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
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
無差曠祖佛之妙靈廓天人之幽迹如是則
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
畢

綺三

師在杭州靈隱受疏了衆請陞座時有僧問
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徒

第一五五册

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徧於沙界大衆無不盡咸聞師云忽有人問爾作麼生舉僧云三十年後敢爲流芳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道下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銜耀見知恥他先作假饒說得天雨四華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

師在靈隱諸院尊宿茶筵日衆請陞座僧問禪侶盡臨於座側未審師還說也無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恁麼則一震雷音滿大唐也師云看取令行師乃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出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詩三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二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並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證明

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衆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大衆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額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也師云堦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慕過去諸聖於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秘要法門今將普示大衆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時驗取於此薦得便能永出四流高步三界

其或不知剛是諸人諱却

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海晏河清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三西來意師云山高海闊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緊峭草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手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歛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清規冀諸人飽足觀光以資欣慰

上堂問答罷師乃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峯放開捏聚總由者裏放開也七縱八橫是處填溝塞壑捏聚也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不消一剗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進云乞師方便師云水到渠成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學云恁麼則流芳去也師云瘞子喫苦瓜問言迹之與異途之所由生不犯鋒銜請師道師云誰家無白月清風進云還當也無師云土上加泥漢師

乃云劔輪飛處日月沉輝寶杖敲時乾坤失色衆魔從茲膽裂千聖由是眼開其如二聽不圓震迅雷而莫覺孤根將敗霈春雨以非滋致使凡聖岐分悟迷孤列奔馳七趣汨沒四流重業相纏無有休日爾諸禪德與善衆詳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在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既於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云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云不
得放過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
前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夾山猶在學云和尚
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
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春至桃華亦
滿溪僧禮拜師云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檢
得出許他頂門上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鋤叉手意如
何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古人道
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且在門外立

學云請師相見師云任是顏回亦不通師乃
云立賓立主剗肉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
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槌別有機關合入無
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上堂僧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否師云
是僧便喝師便棒僧無語師云誰我問古人
道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意旨
如何師云氣急殺人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
也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
卧街僧云恰是師云令我攢眉問黑豆未生

芽時如何師云餒驢餒馬進云生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僧禮拜師云一似不齋來問功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如何是此事師云諸方勝樣進云莫便是學人會處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特三放過一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五兩重公案未來修學人總被翠峯穿却鼻孔上堂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云脚下踏索進云天下橫行去也師云徐六擔板問學人乍入叢

林諸事不會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腦後拔禡師云爐鞴之所固無鈍鐵良醫之門誰是病夫向後鼻孔遼天莫辜負人好上堂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上堂纔有僧出禮拜師云大眾一時記取者僧話頭便下座上堂大眾雲集以拄杖拋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云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南北東西一棚
俊鶻顧杼停機苦屈苦屈

上堂云古人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
及斯乃空輪絕跡劍刃非虧好諸禪德若能
如是心心無知即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

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捺不著
上堂有僧出禮拜了方伸問師云啼得血流
無用處便下座

上堂云藏鋒劍客便請施呈有僧方出來師
云什麼處去也便下座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且任諸人點頭論
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爲開口師以拄杖
一劃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
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上堂問答罷乃云映眼時若干日萬像不能

辨三

六

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
師拈起拄杖云把定世界不漏絲髮還觀得
也無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
毫過患分只是轉句不見一色猶爲半提直
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

也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堪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有眼底見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客來須看進云恁麼則學人得見也師云三十年後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道士倒騎牛學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無孔鐵槌問道遠乎哉師云青山夾亂流學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千里萬里師乃云大衆前共相誦唱也須是箇

漢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則喪身失命師乃頌云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拈古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云藥山近日如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米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提撥處米云非但藥山米胡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米云看看頑石動

也其僧便出師拈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吊

舉罽賓國王仗劍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蘊空否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

王臂自落師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鍾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來爭知恁麼清云還我草鞋錢來師拈云泊被打破蔡州

舉寶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拈云一對無孔鐵槌

舉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爾問我師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迴日與子箇鋤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石頭云乍可求劫
沉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尚問書達否
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
鉏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師拈
云石頭泊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

物三

令

舉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
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
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
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石頭

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
雪石頭便休師拈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德山和尚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手到來潭
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
便休去師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

師一日因事舉徃日有老宿一夏不為師僧
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
云聞黎莫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
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

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師拈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觀和尚見新到來觀作麵引次示之其僧便去觀晚間問第一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第一座云當時去也觀云是即是只得一椽師

拈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師三

七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禮拜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

邪正不分過猶鞭影

傳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身影相似要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拈云有什麼屎臭氣

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
惜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
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
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師拈云趙州到
退三千

南泉示衆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欲擬
東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欲擬西邊放不
免侵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子免被官
主勞撓長慶云爾道南泉前頭爲人後頭爲
人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道得納

處分明我更問你牛在甚處師拈云一時穿
却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槌
邊舉槌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默然隱峯
便打一下師拈云果然果然

綺三

十

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
師玄沙云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麼師拈云敗
也敗也

室中舉古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

北有箇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睦州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什麼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師云者僧克由巨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

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峯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正法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師云夫宗師決定以十一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箇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道看共相知委若道不得翠峯一一與爾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舉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

起坐具作一圓相。禪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僧云：尋羶羊聲來。禪云：羶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跡來。禪云：羶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蹤來。禪云：羶羊無蹤。到汝尋僧云：恁麼則死羶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云：獵犬在甚處。僧便出來。禪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禪云：將謂是本分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師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

也須是本分衲子。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叅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舉龍牙和尚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又問。

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際云與我過蒲團
來牙取蒲團與臨際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
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云臨際翠微只解放不
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
得劈曾便擲

舉柁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定山提起
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
師圓前話山便打柁樹便去定山云三十年
後槌曾大哭去在柁樹果後開堂示衆道三
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師

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柁樹知即知要且未
曾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舉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
是性德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
漆桶師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
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
德漢只向伊道鉗槌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
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德平
生光揚宗眼若也顛顛頂上一槌莫言不道
舉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

納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
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
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州
云莫取我語師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
若能辯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

增三

十三

擁衲衣莫惑翠峯好

舉長髭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控石菴髭云
菴主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
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爾不委僧
云尊宿眼在甚處髭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

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云百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云是則二俱作家
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
行並須瓦解

舉保福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
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
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保福云適來且致闍
黎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保
福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福云一杓
屎攔面潑不知臭師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

虎兇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
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翠峯與大眾還許諸
方檢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
中有得活底麼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舉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

問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云爾麤
我麤後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
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峯迴首
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師
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

且未明斬蛇師召大眾云看翠峯今日斬三
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勘辯

問僧甚處來僧云和尚問誰師云我問爾僧
云何不領話師云翠峯今日敗闕

物三

十四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侍者云
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勅越作什
麼侍者云不得放過師云真師子兒喫茶了
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
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有數人新到至師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却迴師云洞庭難得師僧與爾一椀茶喫

問僧甚處受業僧云天章師云將得蘭亭記來麼僧云爭敢呈似和尚師云草本不勞拈

出

五人新到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速道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停舟徒誇運濟僧無語師云過者邊來其僧齊過師云將頭不猛悞累三軍叅堂去

問僧名什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僧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僧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爾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師三

十三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興教師云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僧無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復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宗雅師云雅即不問作麼生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頻來下語師皆不諾僧却問某甲見處只恁

麼和尚作麼生師云爾何不問我僧方擬問
被師連打數下

問新到發足甚處僧拍掌一下師云兩重公
案僧云恰是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還我一拍
來僧擬議師云瞎漢叅堂去

六人新到師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
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響翠峯有此一
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喝師便
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
爾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

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
茶了師把住叅頭云適來公案者裏即恁麼
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雪峯和尚塔銘并序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
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
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翦木合函般
土積石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卧
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
志深囑載囑幸勉勵焉縱饒他日邪造顯揚

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師註

兄弟添十字云國無二君同心著一儀云風行草

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云四顧匪卵塔號難提

倚又云云獨露相更有胡家曲云一西一東汝等切

須知云自南自北我唱泥牛吼云開莫舉頭

汝和木馬嘶云見應合眼但看五六月云豈可徒

然又云云于冰片滿長街云事非草薪盡火滅後云去

去誰同又云好住密室爛如泥云須到如此

受師號上堂僧問皇恩已降海衆同觀學人

上來願聞舉唱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

聽後如何師云問著元來總不知僧云學人

到者裏實謂不知師云許爾是箇草賊復云

禪家流還如戰將見闢勇健索不來即便擒

下雖一期之作爭似借水獻華唱太平歌好

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閑吟竺仙偈勝於

嚼金玉蟋蟀啼壞墻苟免悲局促道人優曇

華迢迢遠山綠是知道無不在誰云閒然故

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肅靜谷有道以盈

滿君有道以敷化故我今上皇帝金輪統御

灑澤霧流草木禽魚無遠不及巖野抱疾之

士俄承寵光此生他生無以云報賢守司封
高扶堯舜下視龔黃龍千載之雅風鎖萬邦
之春色佇當明詔別振休聲貳車屯田諸廳
朝宰不敢飾辭褒讚仲尼言云吾禱久矣

住明州雪竇禪寺語

十一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眾云若論本分
相見不必高陞寶座乃以手指一劃云諸人
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
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即
便陞座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衆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
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
定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
者相共證據僧乃問遠離翠峯祖席已屆雪
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
風進云與麼則雲散家家月也師云龍頭蛇
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接人
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未審只
與麼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布
髮掩泥因底事全身半偈爲誰施師云天上

第一五五冊

天下唯我獨尊進云若然者立雪豈能傳妙
旨三拜伸後始為親師云莫亂統問梵王請
佛蓋為羣生學士請師當為何事師云相識
滿天下進云與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你分
上作麼生進云學士證明師云未在有俗士
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
空及第歸如何得及第去師云徒遭點額進
云如此則辜負平生也師云教休不肯休問
一焚龍鬮萬像咸臻未審是何境界師云金
殿草漫漫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白雲

千里萬里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
如何即是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與麼則得
過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
師云放過一著師又普觀大衆一迴乃云人
天普集合發明箇什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
騁十八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
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
宗尚昧情識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焉但以
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見前箇箇壁

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
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踞祖佛位妙圓超
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
師在翠峯受疏日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
爭紘紘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衆不須作鬧
事在況僧家也無固無必住則孤鶴冷翹松
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應非彼此殊源動靜
乖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洞庭晦迹承
四遠信心恩顧棲衆方諧舊轍藏教復乃新
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爲不可而又

四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俄臨既已跋涉數
州迢遞千里投誠苦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
不能自決敢問大衆住翠峯好往雪竇好于
時衆僧高聲云往雪竇好師乃顧謂洞庭諸
檀越云不用爲訝宜各知時且佛法委自王
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間然希
披疏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叅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
程途請師遠道師云劄進云鄞江一枝今日
獨秀師云不許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

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古之今之各有
攸徃且如茲院僻處一隅若非念報佛恩無
以四來居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虛今
命素公開士接續住持幸冀衆慈同心勸請
師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
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
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
猶谷神師云你須緊峭草鞋師乃云山僧斯
者抑徇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但多攀感
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致

以副誠祝其有參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
百僧忽齋粥踈遺船車隘窄異相回互禪悅
自貽則佛國徧遊亦不爲遠何以諸禪德去
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
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
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形非我生故日用
而不勤紘紘自彼於我何爲請諸人高挂征
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衆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
見師云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

云噓僧擬議師便喝者般漢有什麼死急問
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竇一箭當射何人師
云不爲鼯鼠發機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
師云添得一場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休師
乃云萬壽門下一一作家蓋是強將之兵也
然雖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
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教據令而行盡蘇臺
一境人箇箇三頭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
解冰消如今放過一著分付萬壽和尚
師到秀州百萬道者備茶筵請陞堂僧問赴

構三

二十

請雪竇先至嘉禾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
烏啼處處皆相似進云與麼則得聞於未聞
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擬進語師便喝
僧禮拜師云別有問話者出來問如何是教
外別傳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學人未
會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乃云山僧此者
承鄞江太守之命俾赴雪竇住持再至嘉禾
彌增嘉幸仍承百萬道者曲賜周勤仰荷之
懷無以忘也兼勞廣命碩德抑令舉唱宗乘
况達士相逢非存目擊若云言中有響句裏

呈機猶曲爲中下之流向本分衲僧遠之遠矣。祇如適來僧問教外別傳一句對云二生六十劫諸人還知落處也。無且鷲池鷲嶺海甸菴園三百法會之中甚處有者箇消息。所以道三世諸佛不能自宣。一代時教詮注不第 三及除非知有莫能知之。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廿一師到靈隱衆請陞座。僧問遠別翠峯文室將屆雪竇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看風使帆。進云恁麼則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點進

云猶有者箇在師云三十年後進云與麼則翠峯今日瓦解冰消。師云有些子師乃云莫是與上座相爭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相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須向前決擇。所以長沙和尚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舉問南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衆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未言

著且如雪竇今日再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
依南泉之言得進一步喜與大衆相見則十
方世界一時周而便下座

師到越州承天寺衆請陞座僧問學人不問
西來意藏身北斗意如何師云拈頭作尾漢
進云請師答話師云西天令嚴問有問有答
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古路草漫
漫進云若不上來焉知與麼師云利劍不斬
死漢師乃云作者相見一拶一捺擦起便行
若佇思停機卒摸捺不著若言問在答處答

在問宗箇箇依草附木問不在答處答不在
問宗罕見頂上有眼諸人還薦得也無薦得
薦不得並是新雪竇之過且莫鈍致承天和
尚

越州檀越備茶筵請師陞座僧問檀越殷勤

請三

廿二

伸三請乞師方便指迷津師云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進云非但學人四衆有賴師云百千
年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迢迢十萬
餘僧禮拜師云拄杖不在師乃云諸檀信山
僧暫以經過邂逅相遇何沐特隆異待抑俾

敷揚且如承天和尚寅暮流慈諸人況是異聞已絕希冀何必更煩雪竇重爲發宣直饒三世聖人六代關士利生間出故不敢錯誤諸人絲毫然雖與麼放過即不可良久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

師歸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云何不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門唯恐不先到當路有誰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是劔客請莫相

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僧便喝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月在中峯進云與麼則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云酌海持螯一場困苦師乃云甚生標格還知也卅三無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裂十地到此竟驚其或達士切磋頗逢決戰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磨空源迷則雲橫布野所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

化門之說你衲僧合作麼生覲自知時便下座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三更過鐵門意旨如何師云忠言不避截舌僧禮拜師云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千山萬水穿雲去撥草瞻風事若何師云蹋破草鞋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伊蘭樹下坐進云却來時如何師云白日繞須彌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二頭三手漢問承師有言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處

諸訛師云君子千里同風進云與麼則殃及子孫也師云素非鴨類師乃云諸禪德直饒文殊辯說認螢火爲太陽居士杜詞指魚目同明月所以雪竇尋常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若未能把定要津不免奔馳南北

上堂因僧送拄杖上師師拈起成頌云清峻孤根別有靈勢含山水自分明提來勝得豐城劍報盡人間兩不平復云大凡以平報不平是義烈常準以不平報不平爲格外清規

亦猶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
家要會兩不平麼諸人也沒量罪過雪竇也
沒量罪過雪竇過自能檢責你者漆桶不打
更待幾時以拄杖一時趁下

冬至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衆齊臻新節一

侍三

廿四

句請師垂示師云三日前五日後進云與麼
則聞於未聞師云索短不構深泉問文殊仗
劍其意如何師云八十老僧閑灌頂進云學
人不會師云四溟無浪月輪孤僧良久師喝
云甚處去也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乃云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早是不啣啍漢更
亂蹋步向前實謂苦屈諸禪德看他先覺未
離兜率已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訖若言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尚
有人不放伊過如今巧說異端不肯荷負真
可哀愍所以道天魔外道是辜恩德漢聲聞
二乘是自欺誑人你見如此不平之事便合
憤悻驅將去喝將去隨例道我不知不會者
般底苦海裏有什麼出頭時
上堂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先遊氣

亂清師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
舉還有過也無有即水裏月無即形名兆若
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上堂云未出母胎見成公案周行七步過犯
彌天更入鹿野苑中枝蔓上復生枝蔓乃拈

起拄杖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風動塵起
鳥飛落毛進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泊被打
破蔡州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好問
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

師乃云諸仁者夫宗師唱道譬若滄溟上客
獨泛蘭舟月渚煙波隨情放曠欲拋香餌須
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

上堂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辯得眼裏生華
便下座

上堂僧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諸方爲什麼
各說異端師云誰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西
天令嚴進云與麼則入水見長人師云韓信
臨朝底問三通鼓罷羣賢集請師拋下御前
題師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進云與麼

則退身三步師云依舊漁翁把釣竿問不除妄想不求真底是什麼人師云一宿覺進云與麼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一撥便轉師乃云大凡出衆切磋也須是本分禪客若未具啐啄同時眼卒摸捺不著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

上堂云直釣釣鯤鯨曲釣釣龜鼈曲釣若在鯤鯨理應未可直釣若在龜鼈情亦不甘如今拋釣也負命者上鉤來良久云勞而無功

便下座

上堂衆集定師起立云雪竇得與麼長諸人得與麼短若人道得齊肩有句許伊把定乾坤便下座

上堂云久雨不晴衲僧向甚處曬眼皮草便

錦三

廿六

下座

上堂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復云大衆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剌烏歎切 楮先結切 鞞步拜切 誓先奚切 觀
刻削也 楮先結切 鞞步拜切 誓先奚切 觀
初觀切 近音零與 禪早音 慳蘇到切 顛顛頂
身衣也 近音零與 禪早音 慳蘇到切 顛顛頂
顛許安切 猶倉胡切 麤同切 鼯小音分 蚤音離 顛顛頂
顛許安切 猶倉胡切 麤同切 鼯小音分 蚤音離 顛顛頂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綺四

門 人 一 軫 等 編

舉古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
師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

量若未能辯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

三十六收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
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擒住者僧擬議濟

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聞云
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師云夫善竊者神鬼莫
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
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
歸寮舍自摸捺看

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你得與麼麤心福拈
一塊土與僧你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
甚處是某甲麤心福云我見你築著碓著所
以道你麤心師云然則者僧被保福執瞞爭
茶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

不甘是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
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
過便見諸方檢責師慕拈拄杖下座大眾一
時走散

舉雪峯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
云作什麼峯云鷗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
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被觀推出峯住後
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
酒糟漢向甚處摸捺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
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者辜恩

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
入今既摸捺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
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因際云者老漢
竊語作什麼山便打際掀倒繩牀山便休師
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
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第四餓鷹爪下分兔敢
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
舉乾峯和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
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
往南嶽去峯下座云大眾來日不要普請師

云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宛爾不同若是瞋
睡漢遞相鈍致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便
下座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
猶如話月曹谿豎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咏
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
云道我就他覓月師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
軍人陣只拋瓦子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
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

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
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師云雪竇即不
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
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
平出但與麼會

勘辯

詩四

三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教
伊大展坐具禮拜著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
拄杖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咩咩那
箇是叅頭一僧近前問訊師云你爲什麼失

却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過者
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朋須勝已似我不如無
師以拄杖指叅頭云你爲什麼隨者漆桶僧
云某甲新戒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
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你堪作箇什麼僧擬
議師便喝云過者邊乃云據合一時埋却且
念遠來叅堂去
問新到尋師訪道旣水遊山僧云謝和尚顧
問師便喝鼻孔裏祇對我僧無對師云苦殺
人來來曾到雪竇麼僧云不曾到師打一棒

云他後不得諱却
一日二人新到師云座主衲僧僧云請和尚
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不勞如此師云
我且放過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作麼生僧無
對師云杜衲僧叅堂去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
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
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
打野樵漢何不早與麼道復問第二人你也
一處來僧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

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一日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劒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聰道者久參事作麼生道者云青天白日師云亂走作什麼者便喝師云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云你看者瞎漢亂與一日五人新到師云你總不消行脚僧擬議

師云一狀領過

有良周上座到師作瞋睡勢僧云新到相看師不應僧又云新到相看師高聲云阿誰僧云新到師云已知參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受業師喝云滾桶誰識你僧便近前人事師云好好禮拜著相看了師云還識宗首座麼僧云是師兄師云你爲什麼鈍致他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打得你且坐喫茶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麼

僧云見師云爲什麼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
脫空妄語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温州師云還識永嘉大
師麼僧云是鄉人師云與你隔海僧云酌然
師云面赤不如語直僧無對師云噓

師在大龍爲知客李殿院到山茶話次問師
知客是長老鄉人師云不敢院云且在者裏
不得亂走師云本爲行脚院云行脚爲甚事
師云看亂走底院微笑
師在池州景德爲首座時太守曾學士入院

相訪茶果次學士拈箇棗子拋在地上召師
首座師應諾士云古人道不離當處常湛然
在那裏師指景德長老云只者老子也不知
落處士云首座知也不得無過師云明眼人
難瞞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
起檢問卑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
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
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依云槩根
衲子齋他有甚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師赴雪竇經過杭州徐轉運問師雪竇名山多有具眼底袖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什麼使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使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使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使云作箇什麼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使云今日被長老揉我上師便辭退

師在南嶽福嚴爲藏主本于殿院同雅長老入藏院師出接殿院云藏主那師云不敢院云

藏中說著下官麼師云目前可驗院云驗底事作麼生師云不消一剎院無語師云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雅云殿院遊山恰阻煙霧院云靈峯聖跡爲什麼却有者箇師云下方無院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師云和尚且莫開眼院云作家作家師云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又問三教中那教最尊師乃起側身而立院云有口何不道師云對夫子難言院云休休便起師云適來造次

師在舒州海會時因看胥通判問山中多少
衆師云一百來僧胥云既是海會爲甚只有
百僧師云人貧智短胥云更道師云他後有
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什麼師云
路逢劍客胥云叫師便辭退

師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清長老
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麼師
云清長老道箇甚麼士云又與麼去也師云
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
者婆子纏續不得麼士云者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
也

師與僧衆入城緣化學士先有公文止絕僧
道投刺師亦同例乃有頌寄士云碧落煙凝
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

詩四

七

空聽甘棠影裏行學士回答云勞勞世務逐
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
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士云道
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
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士云舉著又何妨師云

山僧罪過士云好好師云諾諾

學士解印後師送到越州住數日乃辭士堅
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士云衲僧
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者裏士無語師云
已沐學士放辭士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士
至容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
甚處再得相見士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
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
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
萬里於是取別士云善爲道路師云諾諾

詩頌

贈天衣長老

天衣長老無價之寶金烏東昇是何杲杲他
年或要兒孫無端須入荒草

寄妙果政長老

古叟機宜太孤絕冷澹情懷止金鐵游歷不
如參訪誰曾道天無第二月近聞鎖斷奔馳
問何物拈來固其本飛騰直上三十三見不
見方爲君困中巖藏晦亦枯槁年光休競七
十九南北東西追古風時有其人繼其後

送宗侍者

深憶韶陽示竒句昔人到此猶不住宗禪九
 萬曾列程吾想七閩還獨步重巖忽爾來扣
 門自謂孤蹤若斷雲雪庭乍遠雖多恨且有
 中峯月共分斯句乃宗禪者
離山日有作如斯慷慨非希
 冀浩浩清風無處避天上天下知不知五葉
 千燈復何啻

小谿贈溥禪者

歲月將闌天光普寒鄙叟復枕盤桓且難萬
 杉禪客來尋我言意勤勤勉清墮拂曙片帆

重率歸百節四肢難負荷風之泠泠潮之平
 平強寫離辭幾不成巖層落落舊知己相見
 無忘極此情

送清禪者

有禪者兮曠發靈機出洪都兮聲先步隨一
 文一技不為用方內方外誰論之春風來兮
 何所別何曾拂盡古巖雪極目寥寥思遠人
 曹谿堪共此時節清兮清苦宜存歷亮兮辜
 馬休同跡彈指凋殘六葉華西山一去斷消
 息

送一禪者

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
歸巨溟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
古不曾居丈室千華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
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骨齡難兮且相
許負石投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送全禪者

有龍彪兮時之相宜有藝行兮人之所歸東
西武步兮復誰是我上下觀方兮存機未機
全禪全禪知不知大施門開兮塵區可依

送靜山水

松根石上曾唯我四顧寥寥誰未可豈知白
鳳傳好音拋却亂雲千萬朵谿山重疊春將
暮風遞殘華柳飛絮金盃待月應有期寶冠
照水寧無據靜禪復記吾深囑彼兮國士真
烈宿相見從容莫等閑人天景行存高躅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
得古菱華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
埃歷盡諸難眼未開交馳石上求文字爭得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孤峯却截來近還有箇尋吾祖云在盧村深
處住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
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

送雲禪德

中巖老号八十一閑寄十年助辭筆縱誇步
驟當此時豈免龍鍾笑他日他時誰也流機
變午夜寒蟾生水面別有清光何處來舉目
亂飛星斗轉歌兮歌兮苦搜索遠贈雲禪愧
標格黃梅席上追古風高唱自知天地窄
贈陸學士

古之陸大夫多集遊方輩今之陸使君復與
空生會大國正搜羅長劔今磨淬或問清曠
閑不知若爲對

舟行

孤舟選勝傍江干乘興幽游思未闌向日望
來春色晚順潮歸去野情寬詩四高歌釣客收綸
線弄影沙禽刷羽翰迴想古祠無限意海蟾
初上逼人寒

東軒偶作

叢竹小山些子境偶來閑坐解踈慵怡然縱

目誰知我勝入摩雲千萬峯

明覺禪師後錄

上堂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放開精精冥冥把定恍恍惚惚君不見毗耶離城彼上人一室寥寥

是何物師召大眾云高著眼便下座

上堂云黃金爲地白銀爲壁釋迦老子不合向者裏肩師以拄杖撥一下云看看落爾諸人頭上

上堂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便下座

一日云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一樹子我也不惜良久云放憨作麼便下座

因雪示衆云頭上皚皚脚下皚皚金色尊者

獨上高臺開眼造罪合眼受災如何如何天

網恢恢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勘破了也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物中眼眼中物十方如來

同此超出還會麼瞎漢歸堂

上堂云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酌然酌然一出入半合半開平展之流試辯緇素

上堂云直得動地雨華何如歸堂向火便下座

師一日晚叅於僧堂前立云不打鼓上去不得把却門入來不得速道速道大衆眼目定動師以拄杖一時打趂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禪河隨浪靜山河大地不是浪師拈起拄杖云看看一處起千處百

處沒背一處息千處百處不識還會麼歸堂上堂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辯得許爾十字縱橫

上堂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優曇華正開巖著無香氣翻笑釣魚船上客不愛南山愛龍鼻僧問萬里無雲伸一問青天喫棒意如何師云軍隨印轉僧云恁麼則在和尚手裏師云利劍不斬死漢

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

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云適來有人看方丈麼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大無外小無內半合半開成團成塊老胡既隔絕袖子多違背從他千古萬古長漫漫填溝塞壑没人會以拄杖卓地一下云

歸堂

一日上堂衆方集以拄杖橫按膝上云恁麼會得瞎却天下人眼復拋下拄杖云救取一半便下座

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

俊俊没可把灌溪老出頭不得且致我騎牛入爾鼻孔裏一般漢聞人恁麼道若風過樹頭有什麼共語處

上堂云一不定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桃華杏華闢開柳條桑條慙破可憐昔日靈雲剛道迷達達磨師拈起拄杖云靈雲鼻孔穿了也

上堂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鈎得一箇是好手良久云負命者上鈎來

一日小叅示衆云須善提巖中宴坐請天雨

華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
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
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
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
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
動地雨華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
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
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
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
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

十四

十三

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
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眾雪竇幸是無事
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
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
不下師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
棒者棒須有分付處爾若辯不出且放此話
大行
示衆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華九年人不
識幾度過流沙便下座

有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蓆正令不從拗曲
爲直

上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
不知玉之無瑕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
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其處見盤山速
道速道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
老僧只管看師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
扶者僧扶趙州

上堂云不是金色頭陀有理也無雪處便下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座

一日示衆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
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周迴
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
見佛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死有丈夫之作
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
佛即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覩著
將謂雪竇門下教爾學老婆禪

舉黃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
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

第一五五册

兒孫下去壁便起去師云可惜王老師只見
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
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
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眾久思和尚
示誨山云教槌鍾著大眾方集山便掩却門
知事咨白既許為大眾上堂為什麼一言不
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
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
不起

舉石鞏曾為獵人趁一鹿從馬大師菴前過
問云還見我鹿麼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
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
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箇馬云爾不解射鞏
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
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
何用射他馬云爾既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
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
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菴給侍師
云馬大師一箭射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

不如他石鞏一箭射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復云中也使下座

舉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展幙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徃徃高賈酬却

一日上堂良久云大施門關無擁塞忽然有箇衲子出來雪竇倒退八百何以臨危不悚

人便下座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便是胡釘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去在後至趙州舉前話問云不知某甲過在甚處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胡釘鉸於此有省師云雪竇要打者三箇漢第一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胡釘鉸放過保壽師驀拈起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走退師

擊繩牀一下便起去

上堂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閑便下座

舉肅宗帝問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

詩四

十六

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孰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孰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云肅宗不會且致孰源還會麼只

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爾那箇是無縫塔

舉雲門與長慶在雪峯日因舉石磬見僧便云看箭三平到遂擘開曾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雲門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真偽雲門云入水始知有長人師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上堂云一華開天下春古佛爲什麼不著便爾若透得收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獅子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

約四

十七

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師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

舉傅大士云要知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末後一句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

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舉紫湖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上有字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時見新到便喝看狗僧纔迴首湖便歸方丈師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即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者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其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

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上堂云國無定亂之劍四海晏清也不是分外還有梯山入貢底麼

因中山主爲師煎茶師問僧爾隨例喫茶將何報答僧云因風吹火師不肯自代云難爲

和尚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爾也須煎一會茶始得

舉長慶示衆云撞者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師云是即是針不剗風不入有甚麼用處

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毗耶杜辭伎倆

俱盡還有人點檢得者兩箇老漢出頭不得

處麼直饒覷透更有箇漢礙著以拄杖擊繩

牀一下便下座

有時云槌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

處處解持鉢

符四

十八

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

上失却眼

一日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

生辯損益便下座

上堂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
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授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辯看
上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
枕頭者般底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有時云一切不是句瞎却時人眼還有出得
底麼

上堂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瞞瞞預預非為正
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莽莽鹵鹵還同天鼓
賞箇名安箇是立箇非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還會麼以拄杖卓地一下云各請歸堂

示衆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於衲僧分
上是放開是捏聚或若辯得分半院與爾

一日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茫茫空手迴
便下座

上堂云機輪轉處轉四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

相見

師問新到關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
跳不出斗僧云踣跳師便打僧云更踣跳師
又打僧便走師喚迴僧便禮拜云觸忤和尚

師云我要者話行爾又走作什麼僧云已徧
天下了也師復打五下僧云有諸方在師云
爾只管喫棒師喚第二人近前來甚處人云
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
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爾擬跨跳僧
擬議師亦打五下叅頭云者僧喫棒與某甲
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其僧珍重便走師隨後
與一拄杖
上堂云孟嘗之門劍客何在良久云點即不
到便下座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拈起拄杖云泡幻何處
得來又擊一下云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
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瞌睡漢歸堂
上堂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師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甚處
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眾相見又卓地
一下云在者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
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潛麼僧
云見後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師長

呀一聲

上堂云一舉不載說作麼生舉得作麼生會
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晴衲僧曬了也未良
久自云曬了也師云收復拈起拄杖大眾定
動師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趂

詩四

二十

示衆云譬如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或有
衲僧問既是有爪牙者爲什麼不得請大眾
爲雪竇下一轉語

上堂僧問承和尚有言道士倒騎牛意旨如
何師云泥人眼赤僧云不會師云有甚麼了

期便下座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
無風浪起爾若辯得榻不入慎家之門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
無學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
師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箇互相平
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廻問承和尚有言金
剛鑄鐵券意旨如何師云三頭六臂云學人
不會師云擡上擡下師拈起拄杖云人天交
接兩得相見法茫何擾擾穿來且放一邊

三十三二十八敲落又在一處復云退後退後便起去。

問承古有言九九八十一意旨如何師云金剛合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啟依佛法僧

上堂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拈起拄杖

喚作什麼爾若道不得也許具一隻眼

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

手拽不肯入一僧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

云用入作什麼師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教在

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便下座

約四

十一

一日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燁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慚愧釋迦老子說甚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元來總在者裏靈利漢一見便請拗折拄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清云本分事作麼生云某甲近離石橋清云我不管

爾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清
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清云爾但喫棒我要話
行師云然則倚勢欺人奈緣事不孤起者僧
若能慎初護末棒則須是鏡清自喫

舉雲門大師示衆云爾若不相當且覓箇入
頭處微塵諸佛在爾舌頭上三藏聖教在爾
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
衆道看師拈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屢責爲
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掀倒繩牀豈不是大
丈夫漢然雖如此且問據箇甚麼師蓋拈起

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繩牀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不如歇去好還會麼客
亭不遠

上堂云青蘿負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行

詩四

廿二

出沒太虛之中師拈起拄杖云國師眼睛在
者裏瞋睡漢七穿八穴甚處得來

一日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
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云來日不要普請師

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
擡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吹落
爾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歸堂
一日云古人道其爲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

地自在縱橫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聞不喜
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
師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

有時云不犯之令大衆必合依行

上堂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國師走入露柱

裏去也見麼見麼良久云出頭便死歸堂

示衆云迴而更相涉拈起拄杖云頭上是天
脚下是地眼前綠水背靠青山衲僧道我會
也忽若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
又作麼生商量

對四

廿三

上堂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者裏參見祖師
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雪竇穿却
鼻孔

一日舉馬祖上堂衆方集百丈出捲席祖便
下座諸方皆謂奇特滑麼舉還當麼若當麼

若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箇什
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
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
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
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
伊出來捲席劈曾與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
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
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上堂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打者甚多聽者
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只如南

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去王老師不
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懺懺
上堂云還有關市裏出頭底麼良久云不如
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便下座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
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雲
門大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向他
道什麼若道無何得悟去師拈云我不似雲
門爲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
者偶爾成文然雖恁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

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
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舉雲南大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
老和尚以拄杖一畫云百雜碎師云者老漢
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

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十四

十四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
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師云
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謂麼舉天下袖僧
盡為念話社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為大

衆舉看几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如何
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且道與前來舉
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云別
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
几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
身調御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
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牀立惜取眉毛便下
座

舉洞山聰和尚每見新到便問瀉山水牯牛
上座作麼生會前後皆不相契師到亦乃垂

問師云後人標榜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洞山云且來上座師云未衆堂

舉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隨舉了便喝復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

辯取者一喝便下座

符四

廿五

師因事示衆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底是甚麼人還知落處麼那一箇者一箇兼本三人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云三十年來尋劍客有麼有麼幾迴葉落又抽枝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華後填溝塞壑直至如今更不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便下座

舉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爾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開舉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倚轆轤地只有歸宗老較些子師云以彊欺弱有甚

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麼不學但向道
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咩咩雪竇
門下誰敢便下座

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
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別起眉毛便行

一日六人新到師問云還有作家禪客麼叅
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
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復問第二箇僧
指叅頭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與一掌僧無
語師復指云第三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瞌睡漢僧
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
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
望蒼蒼皆云相救當爾之時四禪天人一見
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
來汝都不聽如今有甚麼救處乃拍手一下
云歸堂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
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覩著如今衲僧要
見劈脊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鬚鬢耳卓胡學
云不會師云堪笑堪悲復云不著便也不奈
何爾從江南江北來笠子下爲什麼拶破洛
浦徧參底

上堂云乾坤把定即不無爾作麼生是手擎
日月底句又云周遊四天下道我知有須彌
頂上著得幾人復云舉步已經諸佛刹是爾
草鞋踏破多少

上堂云長蒲烏芳樹不棲喃喃獨語摩斯吒
滄溟不入戰戰却迴三十年後悟去提起手

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舉在衆日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衆圍
繞如何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釘
嘴鐵舌漢也卒話會不及歸堂

有時豎起拄杖云洪機在掌排巨靈摩太華
之峯復橫按云明鏡當臺絕演若逐東西之
徑又以往杖一劃云比擬張麟兔亦不遇便
下座

上堂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或是
箇漢聞我舉著悉能坐斷有甚麼近處雖然

如此向後莫辜負人好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爾各從德山臨濟下來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爾使不著我既如此汝合必然又作麼生露得箇消息令雪竇知爾是箇風不入底漢去便下座

一日三僧辭師把住云天無門地無戶亂走衲僧擬往何處僧皆無對師劈面唾云枉喫我多少粥飯便推出

示衆云摩竭正令譬若披沙揀金毗耶杜辭

頗類守株待兔設使頓開千眼未辯機關點者不來白雲萬里

舉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雲門大師拈起拄杖云是色非色師云雪竇即不然圓光一顆龍司真如神用六般和泥合水填窰人設齋且致水中拈月致將一問來

有時云袖頭打領腋下剗襟諸方一任剪裁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衲子作麼生話會

一日上堂大衆纔集師云一任諸方貶剝便

下座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
在什麼處乾峯云在者裏師代僧便喝復有
僧問長慶長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
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墮坑落澗自代云作

詩四

廿八

賊人心虛

上堂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遇賊則貴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遇明則暗鼻孔遼天底衲
僧試辯雪竇爲人眼
示衆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會與不會成羣

作隊築著磕著一時拈却管取乾坤獨露便
下座

上堂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若拄杖子
是浪袖僧便七縱八橫忽乾坤大地是浪便
見扶籬摸壁且道放行好把定好一日云春
雷已發陽鳥未啼迷身句即不問爾透出一
字作麼生道

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靈利衲僧未可相許
若問如何苦哉佛陀參

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爲

主雲門大師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雲門云西天九十六種爾是最下種師云赤旛被者僧奪了也便下座

一日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傳大士騎驢入爾鼻孔裏見爾諸人不惺惺却歸雙林寺去也便下座

均四

廿九

舉僧問翠微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什麼僧復問洞山云爭怪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云祖師來也師云兩箇老漢被者僧穿却唯有

法眼與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趕出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師云住住三世諸佛是幻六代祖師是幻天下老和尚是幻復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幻那箇是圓覺良久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幻出大衆擬議師云者一隊漆桶總無孔竅以拄杖一時趁下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山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作

麼生是毬子云越不出云作麼生是毬杖云
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黎相識出去師
云雪竇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麼道
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
門一隻眼爾諸人向什麼處厠州云爾若過
嶺我附箇鋏子去師云者僧既不從雪峯來
可惜趙州鋏子
舉僧問石霜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

霜云是僧云只如萬像歷然是顧不顧霜云
我道不驚衆僧云不驚衆是不與萬像合如
何是不顧霜云徧界不曾藏師拈云誰是不
顧者

示衆云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向雪竇手裏

約口

三十

乞命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東西不辯
南北不分底衲僧向甚處見雪竇

上堂僧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云點僧云恁
麼則爲祥爲瑞也師云兩重公案復成一頌

雪覆蘆華欲暮天謝家人不在魚船白牛放
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
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
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
日瓦解冰消至晚龍問師那裏是老僧瓦解
冰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出龍云巨耐
巨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與他
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僧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

卧街云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餓驢餓馬
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鷓苦咸切鳥曰鷓咏人著切捩智乘切積丘畏切彪尤補切
 皚魚開切俊數瓦切慙并滅切鉸居效切搨女角切
 也披溜切時及輓音摸莫窰音窰與窰同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綺五

參學小師九試等編

拈古

師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
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

納五

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
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
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
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
何故德山大似握闔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

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

露柱底箇瞎漢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

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

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

堂始得峯便休去師云長生大似東家人

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

頭拂子文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

兩片皮將何爲人文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

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
得三日耳聾師云竒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
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
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
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
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
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
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巾有餘雲門
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云澤廣藏山理能

伏豹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牀三巾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便喝乃云
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
繞禪牀三巾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
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
門云當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
起

舉香巖垂語云如上樹口嚼樹枝手不攀
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
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麼生即
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
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
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
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
語師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
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
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
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
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
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云衆
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
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
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
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

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喫誰爲下

手僧出衆云某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便打師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

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卽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蒼蒂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樹云天子還

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
別人即禍生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
何佛法可重云關黎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
夏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師云者僧棒即喫
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偷趙州^四笋去州
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
師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
溜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

方丈師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
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
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
三千里
舉無業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莫妄想師云
塞却鼻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師云
拄却舌頭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
作麼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
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

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師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師一時打趲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

與爾瓜喫乎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

接得便去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

手者試請辯看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

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辯袖子難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趲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其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溜麼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撻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舉一僧叅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拄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不久爲唱道之首賓云不入者保杜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饋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印便趕出師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五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

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六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

蒼天蒼天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豎宗乘

須辯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
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
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
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闕却方丈州云救
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
張弓師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袖
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
是什麼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師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
成禡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禡伊清云無侍
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
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感光要
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二十年後與爾
三十棒

結五

七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
燒山師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
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

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
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
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
禮拜仁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辯得有
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
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圖天下太
平師云便與掀倒禪牀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
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瞞雪竇
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
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
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
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堦根漢僧問興化化
云一盲引衆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
侍者却會師云停因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

問雪竇雪竇使打也要諸方點檢乃成頌云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
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
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

日月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
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
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峻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
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溜麼縱饒師祖
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
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
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爾若辯得
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
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
馬師惑師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

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特五

九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辯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爾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

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梁漢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

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
在說麤說細濟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
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
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
濟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

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
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
蹉過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
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

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眨上師便打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擔版漢師云
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旣迴頭因甚
却成擔版

舉巖頭叅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

第五

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十齋公大
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
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
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
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齋老還會麼李

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旛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師云雪竇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

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拈下幘頭誰敢喚作龐居士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三下

特五

十一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

第一五五冊

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
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
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
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
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
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
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師復
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身
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

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
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
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
便下看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
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
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果
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
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
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
之於旨甘露乃疾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
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
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
爾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捏僧退後
門云爾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
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爾
不是患瘧僧於此有省師便喝云者盲聾瘧
瘧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拄

物五

十二

豎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
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
有堪作箇什麼以往杖一時打趁

舉僧問香巖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巖云過者
邊來師云鈍置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
時如何州曲躬又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
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
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山云拖出者死
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揲便行山至晚問首

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
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
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
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陸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

均五

十三

大地一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
老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
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
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

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
某甲亦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云藤條
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
鐵漢始得大禪後到菴山自云集雲峯下四
藤條天下大禪佛來山云打鍾著禪便走師
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
云是汝師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僧經過謂菴主云
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

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
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
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
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
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
破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
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鮮曾有僧
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
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怒龜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
云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
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大殺
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師云諸
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十五奈龍頭蛇
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
漢將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
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

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師云非
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那家若善能參詳便
請丹霄獨步

舉烏曰有玄紹二上座到曰云二禪伯近離
甚處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
要曰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
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師云宗師眼目
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
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
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
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
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
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辯取

佛五

十五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
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
關山峯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
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云
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

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
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被
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
我與麼及伊爾又道據欵結案他與麼及我
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麼時節其間有得
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
之人翻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
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
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
麼者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
無意僧舉到鹽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
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
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爲什麼在
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教趙師云雲門老
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
是劈脊便打
舉比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
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

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
僧不甘隨後趁出師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
還知者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
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

第五

十六

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又云是
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
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檗云月似彎
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師云說什麼猶較直
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

箇無孔鐵槌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
古今乾坤把斷師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回相山云人人出者
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
得山云和尚潛麼道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沙
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
却手橈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

作麼生買僧無語卧龍代云和尚屬專甲未
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
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
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
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
別處容和尚不得
特五
十七

舉茱萸把一椶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
椶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椶茱萸便
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若要此
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
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
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
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
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
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師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
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
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羶羊
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
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羶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
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

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
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
一般漢設使羶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
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
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
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

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拋擲引玉引得箇墜子

坊五

十八

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背先師意作麼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其人夫得時有人出
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師
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
鐵背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

廢拋磚引擊諸禪德要識趙州廢從煎汗馬
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舉航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
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
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
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航源廢只是
箇藏身露影漢

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瀉云田中
多少人山插下鋏子叉手而立瀉云南山大
有人刈茆山拈得鋏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

若見與踏倒鋏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
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鋏處叉手處招喚
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諸
方老宿咸謂插鋏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
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
自縛去死十分

綱五

十九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
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翁自云諾醒醒著他
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覓甚奇怪却
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

今還喚得應麼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船師代云久響雪峯待老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德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契不干閣黎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得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

寒則普天普地寒師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師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
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
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麼生福云兩
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
因什麼道未得勦絕第五然能有幾箇諸人又
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柳絮隨
風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鼯鼠鳥聲謂衆云即此物非他物
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

後顛頑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
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
程太速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
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
處柜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
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
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
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

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粟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

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

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

方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

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
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好與二十
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
門大師道無朕跡師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
澗下太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
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
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
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
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
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使乃
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
闔國人來且欸欸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髮象若三星乾坤
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

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闍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師云者漢可悲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旣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搥夾

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

罕遇作家

公同五

廿三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

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云是什麼語話也好
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

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
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
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卧龍慈云在彼
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

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
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
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
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點
檢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
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
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
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匡崇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
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
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
記僧繞禪牀一币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
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
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拄杖子是塵
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主所以道糞掃堆
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
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

第五

十四

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
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
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
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
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
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
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
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
中要選一人為師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嗽胡葦切 瞪澄應切 簽音 邯音 鄆音 籃
街也 直視也 音 音 音
 求位切 眈側洽 齋許活 勦子小 覷七據
土籠也 切 切 也 也
 覷控 霍忽郭 臆午胡
竹乘切 也 刀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綺六

參學小師圓應編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
 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
 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嶮而學黨未喻復致之
 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
 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
 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
 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
 譏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為

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

五日圓應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
 天長劔即不問你作麼生是袖裏藏鋒代云
 寡不敵衆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衆什麼人分上事代云總由和
 尚又云彼此又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許你
 眼正頂後一相拈得也無代云收

有時云收之一字飲氣吞聲作麼生辯代云
 衲子難瞞

或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代云三千里外

示衆云三千里外還且如何代云過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遠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問僧云賊不

打貧兒家因什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作麼生辯代云不得春風華不開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箇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麼生舉代云時人相師又云空劫已

前徒指注空劫之後錯商量正當空劫什麼人爲主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爲拈了也還會麼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生死彼此無傷功勳不

立作麼生是將軍特六正今代云到即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諸訛代云填溝塞壑又代云退身三步問云填溝塞壑負恩者多甚處見老底代云香積世界

或云五千四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也

還我黃葉來代云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你也分一半代云哪又云
合到某甲又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委
悉代云須見如此

上堂須見如此著甚來由代云也是

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槩
或云一箭兩槩爲什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
殊

或云乾坤崩陷且致再見天日這將一句來

代云悔不慎當初

有時云悔不慎當初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

麼生舉代云好事不如無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邊疆劍客三千若爲

驅使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特六

示衆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何似生代云孟

常門下或云一筆勾下不甘底出來代云只

宜拄杖子

上堂云只宜拄杖子勾下屬何人代云傍觀

者

或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代云掃土而盡問僧掃土而盡你還知麼代云因誰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翠峯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麼代云掀倒禪牀

或云掀倒禪牀蓋是本分過在什麼處代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奔流度刃也是尋常啐啄同時略請相見代云什麼處去也

上堂云什麼處去也代云日月易流又云針

眼裏藏身即不問你作麼生是遊戲十方代云踞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踞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代云也是

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

示衆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且問諸衲僧曠却何時了代云某甲只管看

或云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趙州爲什麼摘楊華代云更事多矣問僧更事

多矣亦要商量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明眼衲僧入門便語墮三十年後誰是知音代云拂袖便出

有時云拂袖便出也好與三十棒代云賊過後張弓

或云七縱八橫拈却把定乾坤眼四爲什麼却

有沙代云黃連末是苦

或云黃連末是苦黃檗好爲隣復問還辯得這時節麼僧云不會自代云抑已而已

或云繞天下行脚到處豈無尊宿相爲還有

盡力道得底句麼代云口只堪喫飯

上堂云口只堪喫飯雲門大師拈了也你來者裏聽什麼椀鳴聲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尚今日困又云關棧子即不問上座作麼生是牛頭橫說豎說代云著甚來由

一日云著甚來由便下座代云能有幾箇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復以拄杖畫一畫云百千諸佛諸代祖師盡向翠峯乞命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舉一明三為甚不著便代云作賊人心
虛又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
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
法見誰敢覩著代云秤尺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處藏身

第六

五

代云咦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頭薦得

別有條章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代云惡

或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王老師不打還肯

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塵觸家風拈却

別致一問來代云祖師遺下又云你若龜頭
鼈頭向後道親見翠峯好代云何必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
沙開市裏指出一箇來代云便擱傍僧

或云生門易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為什

麼不垂手代云收得安南又愛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草變為金信手拈來金變為

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你為什麼臨機道得

代云如蟲禦木

上堂云如來惟一說無二說穿却衲僧鼻孔

換却衲僧眼睛即得若教我明破恐帶累你
不是好人代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有難炭庫裏衆生有難火燄裏你
衲僧不得動著代云魯般繩墨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句不要
你道留與後人貶剝代云一言已出駟馬難
追

上堂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園頭甚要古人
道了也因什麼知而故犯代云爭奈轉多問
僧我道轉多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師云

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本分事道我知有將錯就錯甚人承當
代云不惜眉毛者

或云年來一度春也畢竟事作麼生代云藏
身露影

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德山不在付與黃
檗代云洗脚上船復問僧云我恁麼道正是
時人窠窟趙州直得五年分踈不下你何不
救取僧無語師云雪峯道底

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直得出門

相接爲什麼土曠人稀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道著藥忌即不管你死中得活致

將一問來代云略無些子

上堂云遠則照近則明你會也笠子拄杖拈

放一邊入水見長人作麼生辯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筒藥袋不得失却如

履輕冰道將一句來代云以已妨人又云會

則事同一家且放你過不會則東西南北付

與驢年代云一日便頭白

或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

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若道只恁麼代云若

哉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祖佛你不著便猶可代

云解笑底亦少或云朝堂門下難舉令雲門

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一聲

一日云謀臣猛將用不著到即不點是什麼

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隔身句知你是箇了事人忽

若總道不得我也知你親代云猛虎不食其

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三軍在什麼處代云退後退後

或云間內者不出間外者不入將相雙行句

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普請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茶園裏

有玄沙見底還見麼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

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人摘茶茶摘

人不問你無底籃子重多少代云慣得其便

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云茶叢列作鼻孔

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一日云佛法不用學觸目皆成滯百城既未遊樓閣門長閉勸君知首看請下一轉語自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南泉斬猫兒你作麼生會云有什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一刀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明得箇什麼邊事僧無對代云平出

一日請益退侍者問訊云和尚不易師云有什麼不易無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僧便禮拜師云若不是我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不得底句你作麼生道
僧云天平地平云潛麼則王老師不如你僧
無語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一日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僧云
口痛祇對和尚不得師云鼻孔哖僧無語師

云黃連未是苦

外六

八

師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
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
到雪竇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你憑箇什麼

入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
二僧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焦

師一日晚叅問僧是什麼時候也僧應諾師
便喝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
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為什麼棒上不
成龍僧云三十年後恐辜負和尚師放下拄
杖云哖哖

師一日問僧你見雪竇後錄未僧云見了師
云向甚處見我僧云也知和尚是川中人師

將拄杖打一下云夢見

師一日見僧出歸師云開市裏還見天子麼
僧無語師代云非但又云苦哉佛陀耶

一日十數僧待立次師云佛法無人說雖慧
不能了復問僧還有無師自悟底麼衆無語

師云負命者上鉤

揚六

九

師因在莊數僧侍立次師問云維摩老云步
步是道場這裏何似山裏衆下語師皆不諾
師代云只恐和尚不肯

師一日問僧你作箇什麼來僧云合靈寶丹

來師云靈即不問作麼生是寶僧云不敢秭
對和尚師不肯自代云泊與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僧你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
云你不浴圖箇什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師一日同僧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
見說開山便是黃巢師云黃巢是草頭天子
爲什麼却作住山人僧云忌辰也好與他設
粥師不肯自代云賞不避仇讎

師一日同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

麼生種僧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你問我
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既是山主爲
什麼却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者上
鈎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
牛舉頭作什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
云看入草底

師一日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僧云
將得來師云弄假像真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
那一身浴僧云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云飽
叢林

師一日問僧你尋常爲什麼不上來僧云長
上來只是門閉師云爲什麼不入來僧云來

也師云賊過後張弓

物六

十

師一日爲首座寫真師云既是首座爲什麼
却有兩箇首座云爭之不足師云你問我我
與你道首座擬問師云雪竇門下

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

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爲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是寡人塔爲什麼卿作主代云蓋國咸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什麼燒却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至曉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因僧朝見帝問其處來云卧雲來帝曰朕嘗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這裏代云難逃至化

因僧朝見帝賜坐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云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今帝曰

以何爲驗僧無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唐憲宗迎舍利現五色光百辟俱賀惟韓愈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爲甚不賀愈曰臣曾看經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荷助之光帝云作麼生是佛光代云陛下高垂

天鑑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黃檗前跪云請師安
名檗云裴休師代相公當時便喝

廣南劉王請雲門入內於含春殿坐次帝令
鞠常侍宣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甚年中

得信道生師代進語云猶帶酸澀在又代雲

門云聖意難測又云諾諾復宣問如何是禪

云皇帝有敕臣僧對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

云念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觀光云自觀見什麼

代云有悞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法華經空云
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實塔當為證明座主讚
請甚人證明代云私通車馬

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

三步有人問你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

道代云疑殺天下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

為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

麼代云弄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便作怕勢牛頭云和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麼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泊合放過

僧問惠濟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如何是得坐披衣濟云暢我平生代云諾諾

詞六

十二

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云打水用桶舀粥用杓代云爭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座便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沙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瞋睡別云這賊敗也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玄沙與地藏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隔子門汝作麼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麼作門別云珍重便行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云眼礙別云強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過玄沙以銅火筋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什

第一五五册

麼聲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
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國
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
初是什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麼別

云以拄杖便打

第六

十三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仰山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
曾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
作麼生會陸云據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不為郎中師云作麼
生會云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仰
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
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別云不及大

夫所問

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
一路涅槃門門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為什麼
道不得云你舉話即得別云淺水無魚徒勞
下釣

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
從何門而入睦召尚書尚書應諾睦云從信
門而入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陸巨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
大夫云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別

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時道吾問雖却殼漏子了後向何
處再得相見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
喚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

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
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還信麼
云和尚言重爭得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
侍者寮裏喫茶去

荷六

十四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
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泊不到
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麼僧云不識
濟云滿口道著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云稅闍黎
應諾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別
云稅闍黎應諾是什麼心行

僧問玄覺先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
者須是奇人別云大眾看者一員禪客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
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
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爲
什麼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別云諸方即得我

這裏不得

玄沙問南際云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
會際云須知有不求如者別云雪峯門下幾
箇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附六雙陳明門十五

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
箇兼舉有老宿代云和尚喚什麼作法座別
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
德一段義得麼云問什麼義州以脚趂空吹

一吹云箇是什麼義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麼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衆別云和尚慣得其便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得天下太平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鈞在不疑之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

閉眼洞云什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瞋睡漢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別云噓噓

雲門到洞巖得數日上叅恰見巖下來巖問什麼處去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什麼云暫時不在巖云什麼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在府下鋪平云用多少帛子别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密密爲什麼不知有山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別云達磨來也

約六

十六

雪峯在國清拈起鉢孟問座主道得與你鉢孟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

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草賊敗也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驅者吾云恁麼有第二月也別云洎合放過

清峯辭雪峯問甚處去清峯云識得者漢即知去處雪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別云西天斬頭截臂清峯當時云和尚莫塗汙人好雪云我即塗汙你你道古人吹布毛作麼生清峯云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也雪峯休去師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勤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徧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茶話次庵主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豎起拂子不知得不

詞六

十七

得福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讚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

無用

石頭大師參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擣辭聲極成贅厭道因亦隨興以擬之匪求蝕木於文也噫先覺洪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逾越於其間哉蓋往往學者抑問勉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淘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土大仙心誰是東西密相付惜取人根有

利銳作麼道無南北祖且靈源明皎潔握

呵亦未被派關流注相許執事元是迷展開契理

呵亦未被派關流注相許執事元是迷展開契理

亦非悟拈却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

以頭回而更相涉這箇是不爾依位住莫錯

星盤色本殊質像開眸聲元異樂苦聞合

上中言心不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

依隨所如子得其母可知火熱風動搖自消水

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鼻香舌鹹

醋可憑然於一一法重報依根葉分布好明

本末須歸宗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當明中

有間必聞勿以聞相遇明還當聞中有明見

三勿以明相覩無異明闇各相對若為比如

前後步此不如萬物自有功皆爾當言用及處

縱橫事存函蓋合看子理應箭鋒拄錯承

言須會宗非未勿自立規矩難出觸目不會

道如何運足焉知路惡不進步非近遠高

迷隔山河爾和彌謹白叅玄人同歸光陰莫

虛度誠哉是真讚言也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何郢流卓爾原極鷲

峯崔嵬蟾輪乍回列刹望重勞生眼開開也

誰觀迅振高古或葉或華自三自五天子褒
稱号禪定師而今而後号香風吹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豈輕獻日角月角藏億萬當年文陣
獲全功不奪龍頭幾人怨

若冰大師

冰之有光非珠澄徹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
冰大師殊彼清絕殊号必羣絕号可觀一字
根極三千頂住乍曰義龍或稱律虎相對風
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看取

清照大師

巨海秋碧鰲峯畫窠巧出匠手依依對看寶
几乍凭華巾非結以餽續餽話月指月古号
今号請試甄別

恭首座

約六

十九

道離微号誰與隣貌古澹号飛清塵巖檜蒼
蒼經幾春乳竇堂中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請為讚辭曰

祖佛怨号非其師叢林害号誰相資水枯雪
殘深索索水冷雲澹空累累寶聖錯僧繇知

人間天上爭容伊

周生強圍夢身子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華未曾微笑何也石
謂玉弓器必分水凌虛弓月非下不知誰是
傍觀者

咄者拈耕遠生瓜葛來自三川欺手兩浙指
鹿為馬將日作月罪弓彌天焉可分說

廣慧禪師

寥寥雄機落落虛宇本之不兆傳之奚取取
既有規規還倫古凝明孤寬垂應萬端海蚌

先絕天珠影殘南來北來玄眸可觀

安巖山照禪師 并序

愚昔遊漢水抵廬嶽率訪叢室覲禪家流偕
象馬蹴踏至於心口憤悱品藻當代誠難其
師然非厚誣方來且指掌輪握何取豈斯歟
陪老作觀繪真相古之今之歎恨亡矣高深
莫究其極明晦靡盡其際故時欽依乃勉袂
稱詠庶文外之士道存而同歸者也

覺雄慧燈記飲光滅光聯不已龍昌遽絕善
續者誰梅峯之師化偃二浙聲流四維大名

無當高讓太白韜晦殊運虛明曠索歸休安
巖寒籠翠杉我笑方外華非類御郢工筆狂
梵儀頓舉肩雲頂絲秋蟾夜渚靜應南軒方
相對時空生未解芳聞斯詔開眸凝瞻迅雷
不及揜耳

天

二十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音釋

拮

舉慈切
拾也

潰

胡對切
散也

餽

色求切
飯壞也

蹴

子六切
踏也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綺七

參學小師文政編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夫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

師察其慙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輒述序引用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文政謹序

偈頌

送寶相長老并序

大師歡禪德將赴丹丘辟命光闡宗乘蓋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肇曠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間然率織蕪辭以代贖別奧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為絕槩掩勝潛

竒列作屏堆青寫碧深如黛形霞暖影生巖
壁香桂茂陰籠蘚石赤松子也浪虛閑白道
猷号大輕擲曹溪有叟歸其中風從虎号雲
從龍乘興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華
飛飛日遲遲清飈颭颭吹無時玲瓏八面自
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窺來須得乾坤眼照
古騰今謂非間若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
有何限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

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
垂列星藥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緬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
維訪諸祖寥寥浮幻輕百年落落宏規照千
古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
一一分化條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戕函飛
乳峯選開士号恢吾宗覲夜光非震滄海聆
正音豈玩焦桐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排罔
象得象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竒別
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枿卷

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黃頭碧眼
知未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
不在言言兮牙齒寒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
闌未盡昇沉源少林幾坐華木落庾嶺獨行
天地寬因笑仲尼温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
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復何說秋光澄
澄蟾印水秋風蕭蕭葉初墜送君高蹈誰不
知如曰不知則爲貴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鷲峯勝集百萬茫茫等閑過壞衲之
外皆清凈君又不見熊嶺孤運歲月索索艱
難生深雪之中有一箇死轉流落千餘年危
分嶮布空平闌辯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
機不全石窓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
掣斷金鎖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猶輕舍
爭知也別有七星光闌射風前把欲贈行人
將報不平繞天下

送知白禪者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松不直棘不曲誰笑卞和三獻玉經天緯地
太無端邁古超今亦輕觸靡羈束何必云素
範還還真規復復梅檀葉落香風清千里萬
里長相逐

送勝因長老

黃梅散席三百載續燄聯芳事空在宗兮派
兮生異端華兮葉兮太煩碎韶陽間出多慷
慨權要英雄曾絕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
剪却令人愛近還有箇披老衲楚甸橫身風
颭颭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仞須摧踏報

君知江南江北徒纍纍不龍轉海運兮織鱗片
甲雷奔電驅兮寸毫尺釐斯言勿謂存規矩
平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宏
綱照千古

送重郤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
荻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華
開五葉兮不相似獨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
歷魏遊梁徒爾爲

送僧歸靈隱

因賜白雲無羈

白雲無羈冷淡清竒雪格未可鶴態還卑垂
天沃日兮似結不結爲雨從龍兮後期必期
噫悠悠忽爾春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
齒苜峯前布影時

送僧之石梁

續七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底感紅皴碧乘
興復誰同孤蹤遠讎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導
雄機靈峯晦育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沉
跡迢迢此去須尋覓華落華開獨望時記取
白雲抱幽石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蘭芷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
我期末期絕域殊方擬輕擬堪笑歸嶺南奔
馳何鄙彼危急亂拋下盡云提不起伊予本
自不將來相送奚憑掛唇齒旻禪客旻禪客
師子子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見古人有言
兮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行不
用頻彈指
寄白雲長老
八絃雲靜明寥泬夜未松堂對寒月凋殘片

第一五五册

葉墜虛庭冷寂何人立深雪因憶錢唐邵禪
者十載巖栖曾未下分飛誰謂絕相同遠念
冥冥欲奚寫忽聞赴請之仙都聲光藹藹登
清途孰云天驥驟方外自笑大鵬離海隅乾
坤窄乾坤窄湛盧潛射斗牛白茫茫無限未
歸人到必為時除點額

第七

五

送智遷首座

雲蘿杳杳藏巖曲碧疊清飛冷相促瘦藤輕
袖休便休短燄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羈
絆洲渚園林曾不憚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

祥麟步天岸君看取君看取而地茫茫有誰
舉瓠觚頻磨如未回為吾深憶盧公語

送善暹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深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
在希聲今之實也同浮賢子州善卷之流也
堯駝舜馳讓無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
出冥冥者吾徒孰謂標奇絕動靜憑君試甄
別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華片片兮春暖齊發
暹禪老暹禪老意曾高曠排拈待忽致譏褒
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

恐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
知何極八面香風惹衣袂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興何極一尋寒木
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己

玉石休云辨真偽待時沾譽漫淪生晦跡韜
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不及
南北東西把定時爲君直上孤峯立龍氣分
枝非獨

古有誠
之言也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兀想金毛師子子梅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
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
星流不問三千里天外風清唳吼時爲君吸

盡西江水吐

送秀大師

編七

巖竇宵寒擁山帔月高古木霜禽睡西庵禪
者來扣門別我凌晨下層翠欲留不可留寫
意不及意屈眴迢迢安足云華偈聯聯太容
易君不見劉陽叟絕希冀送人只道無他事
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第一五五册

送廣華巖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
冬何太高巨野宵征苦相討巖房杳杳凌寒
空冰霜落落分譚叢誰云百城沉古月自笑
八面生清風依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
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為時略輕據

送遠塵禪者

袖卷殘雲風高絕鄰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
絃極目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
三十四老未輕識凜然方外奚相親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凜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巖袖
有雲兮曾卷未卷琴無絃兮解彈不彈迢迢
既行宜聽斯語明闇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
後知不知類網委地憑誰舉

送澄禪者

春色依依襲雨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窻牖念
此分飛贈無瓊玖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
舞溪邊柳澄禪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
難知之者石火星流未急不知者龍驥步驟

曾寬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送惠儔禪者

少林風規何大瀟灑籠古罩今睥真睨假誰
云發機射虎自笑品類觀馬劍客茫茫不要
呈甌人往往須擒下儔禪儔禪崢嶸象駕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絕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華千燈續
燄曾間五葉分披未葩君不見卷席百丈掩
耳丹霞龍行虎步爭孤立盡同雲雨去無涯
文禪文禪騰煥吾家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
鼈釣鯨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子
聖不慕他靈不在已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送清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冥同振飛因
思古之送人有言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獨愛
新豐曲騰清輝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
共依依

送繼寶禪者

寶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
太狂荆山覓得苦相惱不惱不狂排夜光險
惡道中為津梁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守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

厚弁之奪席毋薄愚之誦筵深思彼伐木丁

丁之聲照古照今兮宜善求友

送清果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颺颺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
霞閑澹作性金鐵冷落為骨知我者謂我高

蹈世表不知我者謂我下視塵窟道恣隨方
情融羈鎖紫栗一尋青山萬朵行行思古人
之言無可不可南北東西但唯我

酬行齋長老

黃金為骨松為姿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

我千古奇無人知石虎吞却木羊兒

至人不器

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
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闕金
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

依依

因事示衆

石本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警速師
子不咬麒麟猛虎不食伏肉君不見洞庭孤
島煙浪深木馬追風有人識

日暮遊東澗 五首

詩七

極目生晚照溪雲偶成朵大朴曾未分青山

自唯我

極目生晚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

滄海深

極目生晚照幽情眷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

秋江起

極目生晚照步影何遲遲歸禽古木中相對

頻相窺

極目生晚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鼇重來

謝孤影

思歸引 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綠不知朝市間幾番

生榮辱蕭條巖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

來向此空踟躕

常憶在廬山隨時寄瓶錫五百與一千聚頭
同遣日猿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夫教他王老
師癡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
春無力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

荒共落風塵跡

送蘊歡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遙行行值開泰石房雲未闌杳杳
若相待高蹤逾履水何人不傾蓋早晚承帝
恩再卜林泉會

送僧

春雲情既高片段飛虛碧去留機未消今古
望還積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
思誰栖此泉石

法爾不爾

詩七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
堪憑定乾城高鎖月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
功子細看規矩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普數點方外雲幾處

人間雨寥寥滄海月依依少林祖去必示勞
生清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東平問官人風
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

退相將誰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

波稜稜南方未回

送僧

松風清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

孤雲會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

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畢

九九八十一十一大勳不豎賞若謂無諍訛金剛

曾合掌

烏龍和尚

空巖清夜坐薛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徹曙

落殘月童敲石磬寒猿掛枯枝折杳杳無限

情分明向誰說

秋日送僧

邊鴈影邪寒蟬聲速乘時毳流遠別巖谷林
驚一葉兮微風觸袖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
因憶象骨老師曾送人行行不謂抽金鏃
早參示衆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
珠知不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春風辭寄武威石秘校

春風何蕭蕭和雨復兼雪拆華功未深偃草
勢曾烈毗城癡愛老怯寒對清拙襄巖影響

士難御同孤劣鼇峯人不來柴門亦休閉松
頭栗鼠下時把藤牀嚙庭際霜禽歸屢啄苔
錢闕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樾幽徑磐石上
挂筇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舌冷落
流水聲古之若爲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爲
別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爲吾吹却塵欲
革分岐轍爲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
地間堪爲誰交結

送百丈專使

大雄孤頂曾遐舉徧索諸方誰敢拒乳竇峯

前將虎鬚再得完全又歸去

送清素禪者之金華

古策風高瓶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絕金盆後

夜孤頂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擬寒山送僧

詩七

擇木有靈禽寒空寄羽翼不止蓬萊山冥冥

十二

去何極

送如香大師

梅檀葉落雨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別後夜蓮

城溪月寒孤光誰共倚寥沈

寄于秘丞 二首

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歌側蓬萊人不來掃盡

蒼苔色

飛瀑千萬層五月狀冰雪將期雲霧開永夜

對孤月

再成古詩

霜華一鑷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

動愁色因憶商山吟在鳥不在白

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強名芻狗亦爲累寂寥金粟身曾未

求諸己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

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各一身還
作二如來黑白不分辯香臭

疏黑白無從

天地不仁萬化蠢蠢若謂非綠竹何從笋髮

兮髮兮黑白是準

暮冬感懷寄瑞巖禪師

雪水繞松檻遲遲結清淺病眼時懶開幽情
況難遣故人久相別飛文屢慚覲仰謝十二

峯分照月如翦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溪月天上人
間不自知行行誰共分靖絕

送慶顏檀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
是歸帝鄉飛落人間有誰識

春日懷古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冰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虛得
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華開欲盡無處
覓靈雲

門外春將半羣芳闔盛時鄰家有庭栢諸相
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寶陀巖上客應笑

未歸人

送僧之金陵

勝遊生末跡杳自狎時羣卷衲消寒木揚帆
寄斷雲曙瓶華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
月依依遠共分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鄰月不澄微水山應
立是塵靜空孤鷲遠高柳一蟬新欲究勞生
問歸思莫厭頻

千里不來

詩七

十四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
更誰留碧嶽高沉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
是白鳥下汀洲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楫悠悠興未闕草隨春岸綠風倚

夜濤寒沙鷺宜相狎
霜澹望更寬
河聲西聽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

乘興携多士
遲遲傍水濱
春山不在目
啼鳥共誰聞
片石寒籠蘚
殘華冷襯雲
只應融老

輦庵際境猶分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華
獨見稀若教同一色
還似負羣機
玉馬猶空說
銅駝轉更非
爭如千萬里相對共依依

送鐵佛專使

荷策來尋我
泛舟思舊山
不知何處月
相照在深灣
風助秋濤急
雲兼野樹閑
到時如請益
先憶趙州關

同于秘丞賦瀑泉

大禹不知鑿來源
亦自成色應鄰衆
白聲合

讓孤清
遠勢曾吞海
飛流未噴鯨
靈槎如可

泛天派問歸程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嶂
紛紛雪正飛
浮生誰未到
舊國

自重歸雲背猿聲斷天遥鷓影微蓮城古風
月又得振清機

天竺送僧

雪霽蓮峯頂孤禪起石牀向時機自絕異域
路空長啼狖衝寒影歸鴻見斷行後期無定

跡煙水共茫茫

寄石秘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
來幾時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
去浮生已共知

因事示衆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
無人識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今朝呈似
看請道末後句

靜而善應二首

覲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辯衲子難瞞金
槌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叅誰白遼空強指南今古不
存師弟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誨

麟龍不為瑞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且同
携手歸慚爾德世師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

識敢問誰得親提

十七

印泥印空印水印地寒濤競起其中無限鱗

十六

龍幾處爭求出背

印水印泥印空袖子不辨西東撥開向上一

竅千聖齊立下風

葦轍二門四首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

失樓閣

德雲關古錐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

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

分回互

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

解看箭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

取魚歸

透法身句 二首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

限垂釣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明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靈隱小叅

六合茫茫竟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虛堂夜

靜無餘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因雪示衆

清光歆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爲瑞爲
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祕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杖須信髑髏乾藿山到
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保福四謾人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

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

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華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向雷門金剛鐵

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

名實無當

王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汙心田老盧只

解長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謂乾

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

解巖中坐惹得天華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

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

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五老師子

踞地磐空勢未休，爪牙何必競時流。
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
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宜謙山主赴鄞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卧趣還早。
塗中無限未歸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庭前栢樹子二首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
西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來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
趙州奪得連城壁，秦主相如總喪身。

贈琴僧

太古清音發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
悲風流

十七

水多嗚咽不聽希，聲不用彈

送僧

帆掛澄江雨霽時，綠鋪春岸草離離。
定乾坤句輕相送，逢著知音舉向伊。

送僧之婺城二首

第一五五册

孤雲徒自類行蹤
高指金華思不窮
日暮輕帆映秋色
沙禽啼斷一江風
嫠溪煙景稱生涯
輕泛蘭舟意未賒
八詠清風好相繼
碧雲流水是詩家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
杉松寒翠滴無時
經年拋却又歸去
再聽巖猿只自知
送顯冲禪者之雪上覲兄著作
選佛選官應在我
難兄難弟不唯他
汀華岸草芳菲日
遠遠清風爭奈何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
別夜寥寥絕四隣
月在石橋更無月
不知誰是月邊人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
偶除鬚髮著袈裟
祖佛位

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
蘆華

偶作

拾翠尋芳烈夜燈
蘆芽穿膝笑無能
飛泉冷

淡與誰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送僧

路岐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多謝春
風莫吹散等閑爲蓋贈君行

送純禪者

莎蘿雨滴蒼苔痕前峯後峯啼斷猿携筇別

我下層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詩七

二十

和頑書記見寄

古松吟繞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紅葉寫

成藏不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送允誠侍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冷碧寒青光闢射片雲片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石何太高爲誰留在長松下

送僧

古藤枝寒索索方倚靠又拈却海闊天遥非

等閑風前曾共孤雲約

送清禪者

瘦藤春雲深天涯去無侶時笑野泉聲似共

流鶯語落落風規今古情相逢會有知音舉

辭于秘丞

永夜潛思槁木身蓬仙門館漸經旬雖于清

政爲高客爭奈白雲無主人巖瀉瀑泉機未

第一五五册

息雨零寒葉夢猶頻此時賢宰容歸去古像
焚檀祝有因

送僧

涼颼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翠峯孤月冷
光清有興斷雲閑影合無心瓶分吳浪情何

極鉢化膺門道更深好是却迴舊房日倚欄

同看橘鋪金

徃復無間十二首

平旦寅朕兆之前已喪真老胡鶴樹漸開口

猶舉雙趺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華競頭走邯鄲學步笑傍觀
豈知凶禍逐其後

食時辰大嚮那堪列主賓維摩香飯本非設
怪他鶩鶩獨生瞋

禺中已荆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

金剛燄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

何假周行誇七步

日昃未碧眼胡來欺漢地九年計較不能成

剛有癡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
頂罩燒鍾一萬斤

日入酉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
井中之物同哮吼

黃昏戌窠中不礙平人出瓦礫光生珠玉隄

將軍豈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

霧起雲騰也奇怪

半夜手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華徒說問空生

高枕千門睡方美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雞鳴丑貴賤尊卑各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
古今休論自長久

送僧

巖泉高鎖黃金宅袖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
贈欲行人徧界同爲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

句七

句二

杲南北東西好看好鬧市揆笑嬌尸迦草頭
青點俱胝老阿呵呵人間天上不知他羈縻
節有頂門眼歸去清風拂薜蘿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

第一五五册

栗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咄

寄池陽魯學士

山萬重兮水萬枝堆青流碧冷便宜算來免
得生遥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寄四明使君沈祠部二首

露冕民謡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清曹溪客
是無機者日在深雲聽頌聲

蒼蒼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毗十萬人
家寫春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寄內侍太保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清蒲團時
倚無他事未日寥寥謝太平

蘿龕蘇室狎猿猱忽捧綸言掛紫袍恩大不
知何以報五雲天上望空勞

寄曹都護

詩七

故國休言萬里程為官為釋且分明道存不
必曾傾蓋俱有清風而地生

廿三

送僧

虎角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雪林知如今百
越枯來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綺八

參學小師文政編

三寶讚并序

子天禧中寓跡靈隱與寶真禪者為友或遊或處固以道義相揖投報相襲泠泠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日真公謂子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三十韻宜請廣唱因披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蝕木也俄屬分飛具楚將二十載殊不復記憶真公不以事曠誠隔遠遠附僧如行而至再窺荒斐愧慰多集且夫聖人之立

言也必睽虛必冥奧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又焉知來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沾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禪徒告而行之得不曲為序引

佛寶

甘蔗流苗應利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資定慧等觀含類捨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市地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仙島碧月眉斜印海門新鷹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蟠絕比倫瓔

珞聚中騰瑞色華鬘影裏奪芳春慈儀戀望
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肯字香分無量義
頂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
坤日見真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禽魚貫華雖
自科千品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
布利那心合未忘書四衢道內拋紅燄五欲
波中綻白蘂排斥衆魔登壽域引携諸子上
安車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瀾浩浩歟達

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豈躊躇聞來半偈
須相敬惜去全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
頤幽欣且免長嘘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
勞信有餘

僧寶

方袍圓頂義何宣續燄千燈豈小緣華雨座
前猶滯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棲塚宿難依
望鶴貌雲心迥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
秋漱碧潭煙名標練若澄誼猾跡念昏衢警
睡眠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情

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
浮世勉誰知逝水深峯甘自聽
飛泉苾芻草馥僧祇後
玳瑁孟傳古佛先珍重
覺皇有真子坤維高
步列金田

夏寄辯禪者山房

枕簟雲作屏必固黃金宅
軒窓月爲畫豈止
虛生白麟龍愧頭角
鵬鷄慚羽翮庶擬羣
類心在寬如在窄

和錢太博見寄覓山藥二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
憂民風槩乍清羸
禪林草

藥如爲效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
日角龍章固不羸
摘藻玉堂歸未晚
百華開赴御筵時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彪炳對吾君
千古不遺恨八元

詩八

應主文岸華明列
旆天籟拂微雲
後夜觀垂象中台位已分

答天童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
欹接海邊
島松凋不死
枝華折
未萌草飛瀑
吼蛟宮幽徑
分鳥道伊余空寂

徒浮光寄枯槁冥遊天地間誰兮可尋討孤
立雲霞外誰兮可長保茲來仁者來還稱太
白老荷策扣巖扃重席展懷抱示我商頌清
休誇郢歌好報投慚抒辭難以論嘉藻
和頌

玲瓏巖古寺冠乎明越境海眼通冽泉天心
聳危嶺嘗遊興未闌遐想神忽凝彼士真覺
雄相鄰不孤迥吾愛濟橫流孰云煩慮屏吾
愛整顏綱豈止浮根靜棲梧瑞九苞追風駿
十影顧我不爭衡與誰開闢茗乘時旣磊落

照世非昏瞑佇爲王者師三千統摩頂
贈別太臻禪者

武陵山水何祕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壇曾善
卷韜龍光洞亦桃華副麟趾仍思昔日吾祖
浩浩提綱宗消息曠斷寰宇空又聞高大舜
讓公器祥瑞却生蘆葦叢人由境兮冥道德
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本自偃殊方忽向其
中誕孤跡迢迢海甸來尋我一十二年同冷
坐羽翼搏風今是時拂盡天雲乃飛過
雲門俱字

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禪徒下錐刺雲門俱字
好參詳雪峯輓毬亦端的然非青兮藍一色
辰錦砂兮敢言赤紫羅帳裏有真珠曹溪路
上生荆棘還會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
來問彌勒

詩八

四

僧問四賓主因而有頌頌之

如何是賓中賓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頌

賓中之賓少喜多頤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賓中主云兆分其五又曰引

頌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主中賓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頌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頻呻

如何是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揭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劔倚天誰敢當禦

都頌

賓主分不分顛顛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

來白雲

令僧把袖

七八既難直須教透來不在前去不在後
細自看緊緩相就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
方未知有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詩八

五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掛岸雲收行行莫
謂朝天關况倚文星在巨舟

送德珉山主

溪山春色映雲袍愛住隍城意轉高翻笑忘

機自安者不能垂手入塵勞

送僧二首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離亭不
折依依柳况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親日未央家林歸去意何長舊交不

識初相見曾振滄溟奪夜光

送崇已闍黎歸天台

石橋雲瀑冷相侵薛徑蘿龕入更深却羨措
筇遠歸去半千尊者是知音
送邃悟上人之會稽

百越江山冠九州如屏還媿謾相褒惠休此
去多吟賞贏得清風價轉高

送僧四首

乘興飛帆別翠峯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若
問曹溪意只報盧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莎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
立三千客剔起眉毛不在多

梅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遭曾許全
威作雲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袖寒誰問親

遊乳峯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寄員外黃君

碧岫層層列杳冥漣漪環繞賁寒青龜藏未
識古君子空仰嘉聲過洞庭

送僧

約八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不念離羣松根石
上未歸日誰看暮山飛斷雲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重復何如相逢相
見未期日日斷千山插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沈三樹兩樹
啼斷猿千峯萬峯落殘雪華濛濛雨濛濛坤
維步步生清風
聞百舌鳥送僧

曾來芳樹幾回飛煙靄初晴又見伊巧語向
人莫相笑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人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持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
說多嘉賞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書劔莫遲遲明年桂
籍登文陣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靜雲開見碧霄別後誰

同此深意行八只應孤月共寥寥七

因仰山氣毳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儻儻侗侗為一相東西南
北不相知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
提唱宗乘亦是閑
珍重導師并海衆
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雪老當年曾入嶺
真禪今日又思鄉
孤帆隱隱曾唯我
月照夜濤空渺茫

送僧

春風颭颭華正飛
紅霞碧靄籠高低
越山日暮少林客
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
握草由來不是金
莫道莊

生解齊物幾人窮
極到無心

寄錢塘觀音朋山主

遠念依依闕附書
還同秋水淡相於
冲雲泥是曾無定幾
掩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
岸莎汀草碧茸茸
三千里外生靈望
獨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衆

二首

門外春將半
閑華處處開
山童不用折
幽鳥自啣來

門外春將半
閑華處處開
山童曾折後
幽鳥不啣來

寄烏龍長老

雪帶煙雲冷
不聞相思無
復上高臺
江山況是數千里
只聽嘉聲動地來

詩八

八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朶危峯杳
靄間石房長
帶瀑聲寒鳥啼華
發尋常事
松本青青雪裏看

送僧

千峯雨雪時
別我情何極
不知天地間
更有

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
涵霜滿檻風
清敵夜光
莫謂座間人不識
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
百重關鎖太無端
金鵝道者來相訪
學海波瀾一夜乾

賦冲雲鷄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
電閃星流太輕脫
南北東西相對看
千里萬里阿喇喇

風旛競辯 二首

不是旛号不是風
衲僧於此作流通
渡河用筏尋常事
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旛何處著
新開作者曾拈却
如今懜懂癡禪和
謾道玄玄爲獨脚

漁父

春光冉冉岸煙輕
水面無風釣艇橫
千尺絲綸在方寸
不知何處得鯢鯨
牧童

嘔啊唱與那嗚伊
百草拈來闌不知
日晚騎

牛未歸去指前坡
笑又嗑噉

送僧

巖房高下拆寒梅
極目寥寥鴈影回
相別相逢竟何事
一聲江上發春雷

寄天童凝

經旬抱疾阻春霖
莎砌重重蘚暈侵
曾約偕遊未能得
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雲籠碧嶂月籠臺
此去城中早晚回
不爲佛光謁韓愈
問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華見早春
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
處圓蟾夜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祕丞見召之什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
萬家深夜啓重關
齋中旣

是清涼國應笑支公別買山

垂垂甘自養衰殘
度歲無人到竹關
何幸文

星在嘉什殷勤相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
得安閑處未爲安
大方無

外誰相到空笑重雲鎖碧巒

清風凜凜守人官
堪對彌天釋道安
不日歸朝狎鴛鴦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
風冷蒹葭雨乍收
別夜新

吟許誰約白蘋汀上月陵秋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披此性靈
三年孤與急流爭
永嘉舊隱今歸去堪聽海濤中夜聲

兔角拄杖

少室傳來兔角杖，千聖護持爲頂相。虎踞龍蟠勢未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虛空，寥寥而地凝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茫茫。今日提來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橫行，高振風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爲金不爲貴，難曾平地湧波瀾。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韶陽古風骨。石火電

光遲出沒，隔身之句是程途。扣門之間，非窠窟。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周遊看。爪距虎狼叢，不過知音別。起眉毛便歸去。

寄景天長老

道義相資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

靜見孤月高照，綺八婺城人不知。

十一

送僧

古路枝分列，洲渚綱兮領兮。若爲舉病眼，方開忽送人。落華驚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獨步坤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
閑步坤維意轉高
若到慎

江人借問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實師弟

天倫曾重意難分
爭奈孤蹤若斷雲
去去休

同亮禪者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
雨前微露見鎗旗
收來獻

佛餘堪惜不寄詩
家復寄誰

素春雀舌占高名
龍麝相資笑解醒
莫訝山

家少爲送鄴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鶴夢時
孤光還與雪相宜
金盃後

夜重垂影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屯田

瘦藤輕屨薛衣并
路過危峯截杳冥
若到金

華拂雲霧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園不是阻天涯
華木光中見獨歸
屐水鄞

江人莫問月分春
浪冷依

寄送凝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鄰
四明留住是因循
如今高步錢塘境
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鷗

朱冠青戩雪爲毛
不近鸞凰意亦高
放你雲

詩八

十二

林莫迴首如今何處是仙曹

喜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
瓶盂還喜到雲根
舊巖房有安禪石
再折松枝拂繖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
舊山歸去幾多程
相逢忽問迢迢意
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峩峩太白峯倚翠
列霄岸羨君乘興歸
凭欄與誰看

和曾推官示嘉遁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
雨地聲先不掩關
三館峻遷同陌路
九華高卧是蓬山
巖莎步入祥麟穩
海樹飛來白鳳閑
只恐致君休未得
蒲輪重到薜蘿間

經古堰偈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淺中孤影

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

護曾垂訪一片清風慰寂寥

佛八

十三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跡曾列狂
機一二三東山西嶺非相識屈指頰眉不可
尋雲飛雨散空沉沉如今轉覺流年隔強把

冥懷苦搜索縱止言欺白雪辭寧忘笑與黃

梅客朴禪者朴禪者珠月有光慚照夜

送尚辭

浮屠之子履道為貴天号地号何泰何否動

無飾非靜還雕偽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時臨濟辭黃檗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
日下中峯机案曾焚笑仍則九苞一角慚稱
瑞導月觀星亦非意爭似韶陽振古風半途
未肯還希冀歸去來歸去來飛泉浩浩聲如

雷

送小師元賁

愧爾求師為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平
飛辯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忘行行

颺颺兮步蘭芷善應殊宗吾不知也思之

送文佶歸廬嶽

春色未深興無遲早瓶謝九江峯尋五老到

日攀蘿獨上時依依莫忘海山腦

送侃禪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閑冷拂

青苔坐寒老若相逢為吾略嘲破

送實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
域澄澄兮非犀炬可照希聲杳杳兮非鳳膠
可續葉落華開知不知人天景行為高躅

詩八

十四

示衆

丫角女子白頭綠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
山何境界春風颺颺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
發心印却是他傳

和范監薄二首

吏散簾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靖
節偏栽柳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遙芝檢
密訟庭閑列薜華重巖間野客雖多病終再
携筇謁士龍

品彙不自適善政還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

思雲侵誰有古菱華照此真宰心

因香嚴和尚

我有一機禪子須知燦迦羅眼總是履鷄若

人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叅還欲勘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是非則俱
下翻憶古來興化老主賓用盡力牽羊
為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
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疏古

詩八

十五

我有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
雪書名紙不謁鴻儒更謁誰

再訓

萬卷無書道用歸閑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
劍如重戰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遲首座

從龍為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間慚問秋

風欲吹散不能留得覆青山不慚問者
為我留之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棲役夢頻青城拋却數溪雲如今老
大歸難得只寫情懷遠送君

和聖殿丞蓂粟種之什

織織圓實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開葉開
華人不曾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窮來罔象間聞說聖
君將下詔未容清淡與僧閑

病起示眾

門掩還同歲月摧石窓經雨積莓苔一牀枕
簞淨名老時見斷雲孤月來

送麻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披孤頂近吾曹携來七

尺霜前竹劃斷天雲不放高

醉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
戀巖叢意轉深
翻謝霜

松不凋落與君同
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固山主

詩八

火雲高下影相連
幾欲披尋恨不前
無限清

十六

風無處問只應遲
步繞林泉

送元安禪者

羣峯杳藹留不住
遠道依依只藤屨
舊隱蘿

龕付與誰寒猿後
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倫禪者

欲飛飛未得
冷泊杉松枝
如何垂天雲
遠遠

同一涯

偶作

列岫霽新雨
凭欄只澹交
夕陽明遠水
秋葉

露空巢思極
曾無玷神清
未動爻只應
千古

意誰得共雲
坳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乘春獨
讓靈建溪從
此振嘉聲使
君分

賜深深意會
敵禪曹萬慮
清

因遊育王亭寄牧主郎給事

冷翠千萬峯當軒列如黛蒲團及禪板永日
澹相對彤雲曾無機燒松亦成蓋遠謝幽隱
情難與台星會

送遇能禪者

句八

湖繞嚴城列象寬萬家臺榭水光寒片帆隱
隱生遙極誰問曹溪意轉難

十七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馳半水流憑問禪
家有何意不知方外若爲酬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清宣池莫
問當年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如禪德

大明一寸光腐草一何假人命呼吸間誠哉
是言也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問諸苦
源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慚老病困乏辭藻熊
嶺迢迢芳曾立夜雪謝池依依芳笑生春草

頭角麟龍安可論清風步步應相討

送父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誰千里忽相到中峯

多病師

送義大師

巖房抱病經一月門有諸生阻來謁長往之
期猶未能七十之年更何說若耶溪老忽留
語溪上舊遊且歸去春風颺颺兮兼斷雲弱
柳依依兮帶輕絮古今離恨雖如此動靜於
吾亦多意高握霜筇獨步時音書莫忘遠飛

寄

酬海宗二侍者 二首

蓀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

兮二兮自看誰看

蘭之得蓀其道必存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

兮一兮且論勿論 詩八

謝郎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詩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

上春光裏瀑水烹來闢百華

送山茶上知府郎給事

穀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關曾
入深深塢百萬鎗旗在下風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疎千古道相應誰誇宮
貴沽時譽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

片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

巖扃只許僧

山行逢勲禪德

乳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層層止寥廓四顧有
誰分野情一點彤雲起深壑薛石遲遲略輕

踞逢箇衲僧忽驟步頻笑回頭不肯回及至
回兮眉卓豎阿喇喇千里萬里橫該抹

送小師元括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卷比叢室松
凌霜兮運青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

見日

詩八

十九

永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鄰偃杼辭紀之

雙偃松何似螺文結數遭清聲雖競發寒影
不相高對客圓分蓋孤禪翠滴袍若教圖畫
得爭奈有蕭搔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高
携古刀尺二千年運縉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別我有贈行意臨行
爲君說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觀月生知不
知天風助清徹

送顯冲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慙格如何無事人還似
未歸客秋風生羣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

陰觀彼青山白冲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拈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別海涯帆掛杪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
訪祖師浪開遊象急天關過鴻遲早晚歸林
下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平道存顏巷亦爲榮應知未
喪斯文也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父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

來古巖上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微曙
對孤月巖松影拂翠不斷瀑水聲來聽忽絕
岫禪岫禪知也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

詩八

二十

說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兮觸星斗寂住師兮古爲道死中得
活未輕訓不許夜行投曉到藹藹聲先一百
年吾其後兮吾其先振領提綱笑多事掩扉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塞路空依然龍胡老盧同兀兀土爲貌兮金
作骨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重新敲鐵佛東
西南北休云識枯槁冥冥頗相憶天外清風
結陣來狂歌遠寄從拋擲

送旴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兮下兮復何故曾列三
千一半徒我今獨滿當時數鯨鱗龍鱗鱗
坤維高步生清塵休云裴相慕黃檗顏有圓
珠七尺身利禪者利禪者倚天長劍應牢把
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爲蒼蒼分晝夜

第一五五册

送倧禪者

涪江怒激鯨鼈宅
岌岌三山大傾側
冥數俄然一箇來
步武羣方作禪客
振聲謂我分綱宗
今兮右兮何忽忽
今吾強為扶辭句
句句字字凜凜生
狂風拂散四七單
傳之落葉掃

蕩二三直指之流蓬似帶微芒敢未勒絕寒

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

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

赫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
携筇卷雲毳
別我振辭鋒
夜堂消祖偈鼎禪之句
霜天飛一鷄
目對彈其帶
春岸立千峯
指也乎其勢
行行復行行
清颺起蘭蕙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漱野泉
照空復照月
冷聲曾未消
飛瀾似相別
巖近生風雷
天遙新冰雪
演禪乘與知不知
源流依依共澄潔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
薰象窮來不為據
夜深月

白下滄溟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鬱蒸官清難滯爵吏散

遠同僧棠樹非煙合仙槎碧浪乘因思窮萬

化使君早製圓明鑑圖冠之序引或聞或見令人曠達千古更無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籠遠樹卷袖搯藤躡輕屨塵世茫

茫無限人不知誰問菑溪路

送通判劉國博黃中

為星堂貳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恨清風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何處消岸鷗窺列旆天辟看陞朝別有生靈
意寒枝未變條

送別陳秘丞古意

悠悠層山雲斷号仍復續離離雙岸草變号

且兼綠如何苦雪霜後凋蠹松竹有節廿二

操雪霜無伎倆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廿八

行天地間清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揚

旆擁帆開照德星天風高興國風清武夷仙

仗知回也各下祥雲到地迎千里之外應之非此則殊待者也

第一五五册

和酬郎簽判殿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塵江城早

晚重相見解笑宗雷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鄞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乳峯直

上雲霞開步驟天衢到如此茫茫塵世誰知

交當場問我非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雪

巖前曾未消依然悵望辭叢室荷負難兮淚

深溢遠幸流方且莫論再得從容又何日迢

迢故國殊存想冷碧柯山分指掌況有覺雄

華藏師歸去百城共遊賞

送廣教專使

我我石頭使乎讓祖己之匪存聖之奚慕或
妄以山或索云斧音耗不通兮清源派分吾
斯語兮詎可論古

送微文章

納八

廿三

雙蓮亭上送行客茵茵清香散秋色野興斷
山雲片高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
知大道機存曾未可縱關天常立下風安教
類變叢流火君不見梁兮闔國難滯留千古

遺恨空悠悠君又不見魏芳小桂生寒翠一
華對雪開無休微禪亦並聯芳駕德星文星
仰蕭灑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
相訪從容爲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麻衣草座思靈徹一食安閑更無別條忽還
流數百年杳杳誰來繼其絕吾子亦是踈慵
輩冷澹身心存慷慨偶續靈峯照夜燈遠泛
鐵船下滄海深嗟知困不知休奔馳駭浪空
淹留縱得長鰲擬何待堪白頭時好白頭因

觀壞衲秀禪客清苦如冰復如磔別我携筇
步大方爲葉爲華恣披拆伏枕寥寥情意關
率寫狂歌贈行色

孤運銘

雲根石廣容身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

葉一華芳堪對誰寥寥萬古芳空知有

寄海會之長老

百華開後一華開風遞清香遠遠來誰問黃
梅不平事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尊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
人不知笑李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歸湖山
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士

古君子兮道諸己道器用兮合天理同塵還

若待時生觀象不知何處起荆叢叢叢叢叢

叢孝兮悌兮非泚中聚應落落滴仙露散或

泠泠揚士風風之上兮風之下近一指兮遠

一馬秋水澹交無限情夜光照乘胡為者伊

予匪謂存餘力詠高義兮困宵臆巴歌百字

巖葉書飛寄沅門舊知識

送仲卿禪德

高兮竺卿秋水虛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

吾不知笑理出情謂五撫掌爾伽耶城

真州資福禪院新鑄鍾銘并序

國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裁情

示空巖之客所恨不能効善財展轉南方以

求先覺如別幅叙雲巖長老令僧惠敏造鍾

既成勅重樓以簾之欲為銘記且言當使學

者有所警悟槩也縱能道其歸禪人惡肯信

惟師爲善知識行重名當代願爲此銘因機
垂化不亦美乎然重顯固陋荷大君子外獎
敢不從命輒復引寄夫形聲未先曠默奚准
器用之後幽靈絕常故聖人以鍾爲大惟聖
人則之襲考忘考求以深矣其能具諸種智
對飛雄辯第八但未兼極有生權化之來未易窮十五
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鍾如
青玉色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八角
四面華光互分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祕
演或聞不聞王舍城中大千界內匪同錚錚

者乎今嶽禪老於淮甸造青銅鍾如青珠色
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植繞獸蹲熊其或層城
晝開祇園夜未寥寥霜月射寒影以爭輝殷
殷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唱險資之繼難
寅夕鏗鏗主伴索索足使一鱗半甲無違真
化之方二聽五觀有寄神遊之域善存殊應
扣惟良哉謹爲銘曰

淮之要衝 眞之會府 中列梵摩 居我禪祖
叅徒駢羅 慧敏千楮 爰構鯨音 息彼輪苦
峻橫崇臺 金飛碧回 斯門屢掩 向人或開

希兮微兮 作延乍催 先聞未及 後時不來
 增悲遐宣 無困天理 帶識萬端 警悟齊起
 遵晦陟明 其母得子 塵塵訪誰 刹刹問已
 大緣斯成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凱
 碑勒紺園 銘寡文彩 庶期妙峯 永登滄海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慶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命檢討賜維魯魯翁撰

夫真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不滅是往來相
 佛以權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
 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為人天

均八

廿六

業日月為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舟楫可濟
 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
 者其心一也其途異矣昆蚊之性羣行食啄
 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
 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

愛慈悲欣康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
勞形骸夜動夢寐至于老死且不知息彼昆
蚊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
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
傳付法寶不寫文字是謂禪那山嶽之大有
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刈形器之用也我
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
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
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
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黎衣

以待補處出世為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
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蓋曰圓覺
圓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
傳大滿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
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
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
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
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
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
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

第八

十七

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徃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

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沐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徃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

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
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
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
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
峯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
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
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
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
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
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

廿八

廿八

潢汙變清泚掖筮偃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
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
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
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
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
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
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
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
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
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

其夜盥浴整衣側卧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墻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爲大乘法器

十八

十九

世門人惟益文幹圖應文政遠塵名誠子環相與哀託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惠語之多而其徒愴然猶以爲編播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彼法雨覺陪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衷文請銘以予跋慕之

心童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
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
拜繫之以銘曰

| | | | |
|-----|-----|-----|-----|
| 噫蠢愚 | 背本源 | 一念異 | 生二根 |
| 勝與劣 | 駟馬奔 | 嗜所得 | 自詐謾 |
| 失大道 | 南北轅 | 艾至老 | 愉朝昏 |
| 正徧覺 | 人天尊 | 迷者挽 | 溺者掀 |
| 朝嗽出 | 慧靈雲 | 渴得漿 | 寒得薪 |
| 悟報化 | 知非真 | 趣安隱 | 擺客塵 |
| 王叔生 | 廣佛事 | 破六宗 | 應禪指 |

| | | | |
|-----|-----|-----|-----|
| 法來東 | 非會際 | 信衣傳 | 隻復逝 |
| 頂五山 | 眞法器 | 立積雪 | 殊其臂 |
| 忍非忍 | 得法髓 | 債必償 | 有齋副 |
| 皖公潛 | 佛日翳 | 剎南遊 | 立如榴 |
| 乞解脫 | 彊哉慧 | 攘蜂蠱 | 神獄衛 |
| 破頭峯 | 衆雲從 | 橫六氣 | 醜二宗 |
| 教任意 | 任懶融 | 黃梅兒 | 陌上童 |
| 關七相 | 了諸空 | 聖服勞 | 杵曰傭 |
| 和心偈 | 拈爭鋒 | 夜南驚 | 懷是逢 |
| 帝稽首 | 睇下風 | 舟復新 | 葉歸叢 |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 | | | |
|-----|-----|-----|-----|
| 有道得 | 無心通 | 世有承 | 四衆依 |
| 燈相續 | 塤應荒 | 師異稟 | 自孩提 |
| 斥腴雋 | 蹈聖梯 | 慈固拒 | 不得施 |
| 起恭孝 | 終首縲 | 銑落髮 | 瑩質疑 |
| 漢之東 | 得我師 | 扶盲瞶 | 柞荒畱 |
| 昔無有 | 今委蛇 | 遇霑洽 | 發萌莖 |
| 淫鼃鳴 | 鍾未簾 | 魚目藏 | 明珠吐 |
| 歸二山 | 下檐聚 | 來萬里 | 足齒踣 |
| 旬春雷 | 披蟄戶 | 辯縛解 | 決去住 |
| 沃醍醐 | 斟甘露 | 百五十 | 曹蕃廡 |

| | | | |
|-------------|-----|-----|-----|
| 窮車轍 | 誦句語 | 瞻骨目 | 軸繪素 |
| 遠胡越 | 近杖屨 | 捐麤相 | 悉開悟 |
| 山第鬱 | 泉呶幽 | 虎跡交 | 魁猱啾 |
| 塔門闕 | 松栢樛 | 天南垂 | 海彪彪 |
| 囊破褐 | 笈單綯 | 來環繞 | 五體投 |
| 名彊身 | 祿飽喉 | 狃怨憎 | 甘鮑鱗 |
| 睨真乘 | 等贅疣 | 慶我生 | 辯薰猶 |
| 斲誘掖 | 邈無由 | 琢堅石 | 攄我憂 |
|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 | | |

永樂北藏

明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傳法正宗論卷上

綺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啾啾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

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旋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禰父子親相承襲為之効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于婆修槃陀摩拏羅鶴

綺九

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
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
師子三祖最闕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
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
分明詳備又何足爲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
其傳師子比丘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
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
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爲迦
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
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

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爲之
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掬多傳謂其意欲涅槃
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
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爲外道弟子所害
提婆乃忍死說其夙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
今師子既如掬多提婆爲之祖豈獨便死而
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
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
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
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爲後世之師祖邪縱

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嘗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本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為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捷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捷那曰自大迦葉至手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

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耆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特九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曇曜其所差逸不倫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

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爲余常疑其無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

爲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罽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推之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蜜多者與乎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同其名也有曰不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法俗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

掬多堀或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
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
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
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
詳其第一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
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
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
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
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
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聞後賢未

特九

四

絕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錄
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為律師學而
有識而人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
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為書亦可信矣以之驗
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
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
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
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
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
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文

疆梁樓嘗往屬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
 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
 出之徒支疆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興衰問之
 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
 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

第九

五

我同學南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
 那實林傳云北天竺則呼為婆羅多羅與
 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
 授衣為信即遣之其國其人方大為佛事于
 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支疆遂以前魏陳
 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

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興亡支疆皆以隱
 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眾經
 及諸祖付受事跡傳于中國以此驗知中國
 先有祖事非權輿於付法藏傳耳然支疆譯
 出其事至乎拓跋燾誅沙門歷百九十餘年
 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
 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
 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矣但不辯其傳來
 何人耳吾近以禪經驗當
 時添和數必矣蓋吉迦夜曇曜當
 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為其書雜眾經以其

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或歲月益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

為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令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

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主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識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揚銜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啓者于西天竺共譯祖事為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

阿九

六

東來然與支疆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疆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

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倭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罽賓罽賓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于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

爲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爲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著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廼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旣不信以望氣遂之于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

符九

七

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寶林傳誤云巳卯齊王者亦魏王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為後之南齊注清之書亦曰補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跋陀也跋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豈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為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

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為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日寧俟傳法以為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辯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未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辯其道之真偽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

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舛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聲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識不臻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真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妄爲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爲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爲之太息雖不

能高文慷慨皆欲剗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探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僞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脩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鑑禪師總三十四聖者如來則爲之表次聖則爲之傳及大鑑之後法旣廣傳則爲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爲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爲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勒爲十二卷命曰傳法

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謬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錄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譁

第九

九

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眾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訛訥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

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 本經其序或亡

出遠名進出三藏記見之最詳也

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

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

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

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跋陀羅慧觀又

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

而倫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

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 此即商那和修

也尊者優波崛 即拘多也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

又 雲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為又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又乃

省前又字悞耳然僧伽羅又即吾宗師子尊
 祖旁出之祖也辯在吾解經之文內甚詳尊
 者摩拏羅吾嘗辯此當是稱二十五祖婆羅
 多羅其謂又尊者是必以二十五
 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絕也今
 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悞也
 若達磨多羅即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
 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
 自稱尊者邪寫為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
 多羅相近故也古德亦有辨此謂是摩拏羅
 恐亦未然今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但多蜜
 且從先德耳字與傳
 燈錄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
 說異耳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
 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
 尊者不若蜜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

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
 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衆
 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曾差
 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
 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
 末之人則餘祖在平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
 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罽賓即師子祖
 所化之國也
 轉至富若蜜多即不如
 蜜多也富若蜜多亦盡諸漏
 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即嚴若
 多羅也亦得
 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為第一教首按寶林
 傳燈云

此二尊者感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為屬賓
 教首必屬賓僧徒推仰其人為承法之宗首
 也或恐二人亦常來往屬賓國也
 當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年
 弟子去世二十餘年
 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盧山所譯
 並同但其經題目報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
 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
 相差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
 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泛傳謂富若羅入滅遂
 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
 宗計各不同或五竺泛傳不的或傳至此土
 年代賒遠重經滅教而傳寫者懼致其差舛
 耶但取其水法宗祖真入滅之年雖稍差
 亦不甚妨如眾家說佛生日不等豈可便謂
 非吾佛也按慧依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
 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曼經序知慧觀
 沒在跋陀之後
 曇摩多羅菩薩即達磨多羅也與佛陀斯那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論

即佛大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
 先者也
 化行屬賓為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見於出三藏記第九
 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二
 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
 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
 二十八祖也納九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十一
 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屬賓
 轉至富若蜜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
 至于屬賓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
 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

第一五五册

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衆說小差蓋其譯有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爲光字等悞也始在罽賓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尋爲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來廬山遠法師爲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

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題曰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公同譯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傳曰佛大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觀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夫大小乘互爲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

達多之類西域多有宣達磨等始亦稍問禪
 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
 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
 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
 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
 三藏尤工定業第九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十二
 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
 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
 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
 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

爲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
 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
 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寶林傳但
 竺未見其傳法稱跋陀指般若多羅現在南天
 寶林未可爲據今佛馱跋陀傳其諸父之經
 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寶林傳
 曰佛馱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
 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此其
 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
 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馱跋陀傳云
 跋陀既爲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
 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

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續九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

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襲禪祖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衆聖其事迹始自支疆梁樓譯出爲書曰續法傳會拓跋燾毀教支疆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輩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各以爲書而全闕益差古今辯此雖衆援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

證之為詳然世之所執以誣吾宗門者其最
 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
 之二年而佛馱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
 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
 二載矣譯禪經在義熙七八年蓋按僧祐出
 三歲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
譯出禪經即以義熙八年遂適荆州慧皎高
 僧傳亦云跋陀至廬山停歲許復西適江陵
 付法藏傳後出於延興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
 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
 耳今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
 見之全本者可為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樸先

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
 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
 曇曜同時別修此為五明集蓋廣乎付法藏
 傳者也吉弗煙
 亦吉迦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
 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
劫九難倉卒單錄奔竄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
 與慧觀之序所備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
 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
 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
 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曹集之類又不列

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
 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
 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
 曰師子比丘為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
 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
 乃以為然殊不知昔之學輩黨宗故為此說
 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
 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
 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
 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

因師子之事而妄為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
 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
 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
 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為
 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
 禪經與出三藏特六記皆備而此何特無耶十五吾謂
 其謬書可焚也即付法藏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下

綺十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論

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其統之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為音詔蓋後世傳寫者之筆誤耳余考遠公匡山集見禪經統序實云旨詔圭峯普賢行願疏亦稱旨詔此必圭峯按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曲承旨詔則細密之謂也若云音詔則其義豈為微密耶慧觀法師不淨觀經序亦云曲奉聖旨不淨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輒改大藏國本之文此後乃取旨詔為詳請為百世之定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闕罕闕其庭從此而

第一五五册

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闡軌元匠元匠喻佛也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

高應寡備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與自托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羸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

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讚禪經非經之文乃其經之法要也有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第十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二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

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乘
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
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
說豈非以阿難掬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密
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
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
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為之至也僧祐所謂
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馱
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數諸經
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

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
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秘
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
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
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三禪那之學始
萌佛馱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
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
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違者謂其違
教跡也驗此而遠公傳縣要於跋陀豈不果
爾耶傳家所用佛馱報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

慧皎二傳所列亦不見有般若同至之說然
 傳家所引彼書恐未端審寧公亦少思之今
 以其詳經漸而達公當傳於跋陀跋陀則得
 於達磨慧觀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似與二
 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一祖未聞
 來音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忽往果
 先曾以通而來為達磨禪宗張本此在聖人
 則不可測也然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
 祖支派者先來臨此禪旨也後或當遠公之
 有以此事述論請以吾注正之

時達磨未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
 聞廬山雖自得之輒發則駭衆而謗生料不
 可孤起會其出經遂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
 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秘要
 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

矣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認不類其經而首稱
 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
 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輒與經相反
 耶慧觀之序其大槩雖與廬山之說同而其
 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辯吾不盡
 推以為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
 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
 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 浮陀羅浮陀羅
 與佛陀斯那憇此旃丹無真習可師遂流此
 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

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觀經而爲之師耶其謂無真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真有極證祕密之法爲此學教者之師軌耳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見道之名也當作達廢摩那斯伽邏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讎爲彼所害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爲現法樂故爲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衆生

故沉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其下乃解曰達廢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伽邏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夫禪經凡二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見道與世第一法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是乃舍佛微旨特欲以祕密感悟超拔其循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勅曰常觀真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脱門也然三解脱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

爲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脱門者所緣諸法實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真實義而使以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微密法矣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結十十力智境界又其下卷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無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

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于世以爲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衆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卧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心智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以戒經爲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分經亦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

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衆學法之者依以爲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教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爲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軌正印證手奉教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教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

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于王臣四部之衆者事同而意異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餘經即其論前文云法華經諸餘方等經囑累喜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此豈不謂秘密法乃勝手般若耶此明龍木離經而又傳其秘密之旨必矣安可以教部論余奏記後蓋見其微意不敢輒改已奏之文更出此實欲學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若省之耳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爲

藥若其論始尊大乎般若曰摩訶般若波羅
 密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密名三
 世諸佛母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
 即是般若波羅密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
 切法相盡名為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
 秘密藏今其於囑累乎聲聞菩薩眾經之後
 乃特曰般若波羅密非秘密法是豈非龍木
 本字此御名承大迦葉阿難為傳法大祖而
 其下做此經外又真得其實相欲席此而稍發之耶不
 爾何輒以大般若而為非秘密法乎吾研其

能以毒為藥之喻者益見其玄旨有在此又
 未易以教部斷之其論又云以細微妙虛妄
 法治譬如有真能治眾毒
 又古德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乃引經云空
 奉註小兒為證此可求其以毒為藥之義也
 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
 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
 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
 傳其秘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
 故涅槃之時不皆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為次
 又專傳佛經論苟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
 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專乎付長

而所以尊其秘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勅阿難副貳傳化豈非專在乎大迦葉耶然此大經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靈府過其人而後傳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而驗乎寶林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近世李令公遵勗廣燈錄稱大迦葉謂阿難曰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而其本末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別傳正法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若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其宜耶吾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

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
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
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
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
世界成就衆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
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為學^{第十}
六波羅蜜為學四念處如是學為學盡諸學
道如是學為學佛所行處如是學為開甘露
門如是學為示無為性須菩提下方之人不
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

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
菩薩僧傳法為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
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令四念處唯是小乘之
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
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
是為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
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
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人明矣
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何為而不可也
況其未果以小乘而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

祖師初以方便教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乎傳法諸祖豈古諸祖亦傳乎經教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以證其行教也而以教入道者必以祖師所傳爲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客曰吾又聞般若多羅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

乎經教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未聞其復循大小乘行相以爲其說乎曰然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誠達磨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

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小乘法化道若干人此亦達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為盡諸學道為了知

一切衆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上機者禪經亦但蘊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至達磨乃翻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其正傳者遂大振於梁魏之世矣學者淺悟

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即謂非菩提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此蓋祖師自謙意謂今經乃我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則佛之境界秘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句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

曰乃至究竟處者蓋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于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蓋謂此法秘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後乃知其所以爲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洎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

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
得亦何嘗在乎經教語言文字之間耶嗚呼
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
統之張本也得以爲吾宗衰微之明證乎曰
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子謂達
磨多羅即禪宗之菩提達磨何^{十一}以爲之正耶
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
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此
非吾祖師誰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輒預此
耶然其發揮禪經者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

師而慧觀亦預焉此三人者皆謂其具大乘
圓頓之意其言豈繆乎若遠公者乃古今天
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
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
高量最遠其為釋子有文有質儀形僧寶而
其風烈卓然乃為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
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不可測之人也跋陀
尊者該通三藏尤彊記在西域謂博極其內
外經書號為異僧僧摩乃尊曰大乘禪師慧
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摩融嚴等夷亦古

有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尊夫禪
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聞智度論曰
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
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
在禪中而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
名為定定名為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祖之
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為宗門此亦龍木祖
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教之
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者散在
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于天下也吾平

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
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經智度
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奧旨而驗覈之然
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輒以臆裁幸且發
乎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
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是豈非謂禪
為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
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
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達節善變
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不

第十

十一

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
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達節變而通
之純以密證妙用別為衆部之宗乎又曰八
萬法藏所存唯要是豈非謂雖佛八萬四千
法聚莫不以此密傳極證為之真要乎又曰
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未
至或守方而未變是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
惡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
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
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

極救其徇末者之闇短乎又曰此三應真成
 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
 葉阿難與掬多者却以迦葉掬多而釋乎三
 應真者廣其冥契之意耳
 曲奉默傳皆契合乎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
 超然出乎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邏一

均下

十三

經心秘而不譯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
 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
 教者盡當務此秘密極證乃為之正見乎涅
 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
 葉是迦葉能為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

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
 為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
 知而為依止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能解
 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
 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為後之明證
 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者其
 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校此
 則大聖人遺意豈不果以妙微密清淨禪為
 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為
 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

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禪要既
是吾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
自大迦葉至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
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爲禪門之祖不亦
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
爲表裏但且略其言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
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示親
以別其跡也使其即茲極證不復弊其毫髮
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辯未可以智解到
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圖境界身心語言悉

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
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
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
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
解者也欲人軌此而爲之正矣隋智者稱如
來嘗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爲維摩詰所訶
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
乎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
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爲其標
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

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比丘其所修戒
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
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
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
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
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
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
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輒見雖其本
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
獨遺屬吾密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

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
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
師大論所現曰持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
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
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
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
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
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
百年隋之智者顛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
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

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一不二微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而益尊且辯矣斯心微密真所謂不可思議也非言非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吾少嘗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爲懸學之宗也唐僧神清譏禪者輒曰其侍法賢塵間以聲聞如大

迦葉雖即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請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如清之言則大聖人乃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內拒之已詳不復多云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清善學豈然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爲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吾髓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既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
圓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爲
圓乎哉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
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貫耳
非謂黃卷赤軸間言聲字色縱然之有狀者
直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乃大
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
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雖說及
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

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
似言及而玄旨幽邃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
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顛公最爲知教者也
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豈存言方語
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
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
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
實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
以教爲權而不必專之乎又經云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

豈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卷十可謂教證一手非耶十七

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

而行之者佛子自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者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微至密必得真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強辯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

別憶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為法
印待子潔清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
外所傳乃真佛法印也曰既謂教外別傳則
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為據豈
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
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
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
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
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既
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

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永以
為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
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震旦至
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熟
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
累相承亦各為其祖以法而遍相標正印驗
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為其家而
子孫相承繼為祖禰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
雖有支祖而不如其正祖之盛也曰吾以教
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為至乎曰

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夫真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為變通乃為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為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為見道乎遠公曰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子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敬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真宗皆閱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為之修心詩曰初

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于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為偈為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為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劉昫唐書也達磨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十九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為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于達磨凡二十八祖達磨傳之

又至于能爲六相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
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爲左溪
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
世相承大迦葉傳佛心法未聞有非之者而
隋之智者顓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
證其教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教
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曇摩多羅其道不至
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爲據乎永嘉大
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
也其學三觀所證見天及其著證道歌乃曰
台四教儀及永嘉集

明明佛勅曹溪是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
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傳圭峯乃釋之曰
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也禪源
詮祖圖云觀公嘗參問大禪德曰浮盃或曰
又學于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
揚法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
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
照不可得而稱也苟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
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如是之盛耶自
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公一行

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
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
乘拜伏師敬而不自喜巍巍乎柱礎佛氏萬
世光賁大教是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
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能見之胡不稍思今

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之師其所為
意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習禪
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蒙
嘗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錄繼宣為傳其
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為顯
教謂瑜伽五部曼荼

畢法為卷若謂禪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為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
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
又曰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
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寧所撰鷲
峯聖賢錄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寶林
付法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
是非不明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
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鮮得其人而彼
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豈宜幸其

衰乘其無人不顧其大宗太祖而瀆亂乎法
 門事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
 學之者亦少宜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
 之武帝遺魏書曰共賴觀音分化又曰聖胄
 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
 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
 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
 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輒以達
 磨而為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

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衆經始欲
 以佛言為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
 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音釋

闕缺規切 間烏紺切 孱鋤山切 雋祖峻切
視也 與暗同 不肖也 與雋同
於代切 暄郎佐切 顛語豈切 攬初江切
昧暗貌 暄郎佐切 顛語豈切 攬初江切
遠切 眈深眈切 礎初呂切 邃雖

傳法正宗記

迴一

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闡若傳法沙門賜
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
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
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
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
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梁渠終身絕世烏
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
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

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爲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
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
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
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
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
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
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
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
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

也特後世為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見乎教內及寫奏持迥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為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雖或云所詮際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

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眾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通一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練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

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

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愆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為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

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册其書亦推會
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
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
恐謹言

知門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
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
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
祖宗所出本末因刑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
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

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書一
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
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因非臆說頗亦精微陛
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
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

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
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
進止

輔教編三冊

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

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

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

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

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賜編入大藏性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
有此旌賜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
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
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不許更辭讓

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

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

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

第一五五冊

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彛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通一仰資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僧善慧宗遇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

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贄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奠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

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殫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關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澁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

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
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

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二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為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

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廼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觀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廼會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毗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

之大士乃爲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
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
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今
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
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爲其屬同時生
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
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
即巖竇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
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
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

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
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
人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
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
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
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
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
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
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
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

言愛之益謹實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
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
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
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
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
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
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
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
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
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

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
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
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
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
驥健步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
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
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
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
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
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

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
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
淨居天化人以麤布列本或云鹿布僧伽黎請易太
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
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大
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
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
屬來請者萬計雖諭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
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
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

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阿羅漢伏
迦蘭也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
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
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
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
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
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擲瑞草以席其坐景
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
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
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

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
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
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
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
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
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
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
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
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
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

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
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
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
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
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
施其園爲之精舍一請如來館之居十未幾會看
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連聞法
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
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
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

出世汝盍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
來起迎顧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
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
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
夷請往道王又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
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
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
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
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
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

此正如來也用是爲母釋其群疑然而福被
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
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
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
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
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
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
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
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
其大眾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
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
諸三昧起其座寮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
大眾遂右脇而卧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
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
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

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
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焰然
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
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
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
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
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
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
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
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

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

舊譜云世尊十

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

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

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既

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

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

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為道

大至也其為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

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

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

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

歟真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為誕也若如來之

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

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

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

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叙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尚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歟謂不然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

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

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疆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疆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迦一

十四

音釋

顛龍都切 殫都寒切 確克角切 擷胡結切
盧首骨也 殫也 堅也 擷取也
 啻施智切 不啻也 譖諧博古切 諡諧博古切
不施智切 如是也 譖諡達協切 與牒同 諡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迴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

父號飲澤譯二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

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

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廢其

心稍長苦為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給之

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為偶父母乃以婆

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
 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
 滅後眾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
 壞是時迦葉方為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
 錢求治為薄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為補已

因相與願世世為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
 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
 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
 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
梵語義
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然皆
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

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
 父母從之即為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
 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
 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
 坐而大眾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
 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為之說法而尊者即
 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
 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
 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

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耀即以天眼知之乃謂眾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手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梅檀白麝以資其闍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人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或云皆會於卑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得即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

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即入願

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

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

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

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

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

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

天欲往辭之遽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

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

寢因謂闍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

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宵

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

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

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

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為開去已復合於是寢

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為之動而阿闍世

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

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即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難足而其山果關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

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睿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爲大眾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

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勅文殊師利將呪往
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覲如來如來化
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
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
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

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通二

五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
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

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
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
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
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
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
覩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
眼何遠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
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
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

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
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
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
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
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
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
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
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
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
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
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
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
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
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闍
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
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
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

會閣者以阿難事秦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下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旻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

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
末田地亦云末地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
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
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
令斷絕謂末田地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
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

興教化已而尊者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
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
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舍離
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
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
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
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
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

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

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皤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邈多尊者知必法器

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耄多
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
記故不敢見拒於是耄多即從其出家尊者
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
十七性十七耶耄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
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耄
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
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
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
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

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是法非心法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已而尊者往隱於罽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
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耄多五百弟子慢
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耄多不在即坐其
座耄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
報耄多耄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
尚爾尊者乃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
注遂問耄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耄多即入

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
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
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耄多曰如來三昧
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
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

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遠相恭敬其至此者乃
可識之而耄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
謝和修復為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耄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起身虛
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
此周宣王之世也耄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
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耄多尊者傳

優波耄多尊者^{迦二}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
亦曰鄔波耄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
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
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
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

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祇皆現雖魔官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糜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奩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

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

向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懇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

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燒害
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卽爲釋
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觀如來今可試現示我
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卽入
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
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觀大聖不覺
體自投地乃卽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
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
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
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
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
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
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
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
後乃有長者子曰杳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
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
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

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
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
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
僧紹隆聖種即為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
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
謂之曰如來四二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
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超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籌而闍維
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耄多之事甚衆此何略乎曰此
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
得人唯耄多尊者最為多矣然其事迹之繁

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籌
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
香衆少時會耄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

第一五五冊

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毬多器之則與落髮
 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
 灼然照曜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
 頂流泉四注至是毬多尊者乃為解之曰寶
 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
 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發
 暉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真量
 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
 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
 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毬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
 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
 帥眾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
 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
 得應真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

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吾又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豈宜自違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之衆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衆心齟齬欲其信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寶蓋覆其仙衆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

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衆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爲仙衆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十四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眾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荼山而供養之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眾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

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迦二

復憶昔時日

十五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

蜜出爲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爲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爲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卽爲其剃度以圓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卽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實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隴常衣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卽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

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為勝事遽有一
 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
 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
 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
 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
 特命四果聖人為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
 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
 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
 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眾皆來作禮而說偈
 曰
 賢劫聖眾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眾曰我所得
 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
 寂定示涅槃相天眾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
 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即其
 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
生時頂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
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
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
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為師尋得付法亦領徒
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毗舍羅
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
言足未嘗履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為憂之或
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

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
之及尊者入國過毗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
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眾曰此家當有聖
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
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
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
其光下燭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
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為第三世也於
是毗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
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

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語不行年已五十
 尊者欲之固亦不恪難提曰汝之言者正吾
 所求其父母即持子以與之及尊者携至精
 舍忽自發語即履七步合掌說偈而相問曰
 父母非我親 誰為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法甚喜乃慙慙致禮尊者遂與之出
 家召眾賢聖為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
 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
 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通二

十八

密多幸得法偈即起身太虛散眾寶花說偈

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
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衆而被其照
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
周景王之世也衆遂即其所建寶塔以闕其
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氏蜜
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
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爲大饒益
悲濟群生故嘗自願方我生處當不爲父母

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
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
於是其父母之疑渙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
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
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
無滓穢至是香蓋携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
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
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度適會尊
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
汝已出家無以我在茲而心喜我返家而生

惱尊者即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
安得生惱蜜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
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
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
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
皆作樂供養涕洟於虛空是時也當此周敬
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香薪而闍維之斂其

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
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
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實一明珠從

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衆既而忽
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
成童會伏馱蜜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
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蜜多許之
會七阿羅漢爲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

現其瑞相空中復雨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既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爲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二十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今入三摩諦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聽之即爲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起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眾竟以衣裓接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眾尋建塔廟以祕舍利而諸天布寶蓋以覆之

四二

二十一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曰寶身號爲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

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擊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耽於嗜欲次七即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至彼親近隨喜及脇尊者至其國方興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被不啻千萬之衆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尊者

謂其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濫乎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却問鋸義者何馬

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彼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二二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逞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座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衆遂

建塔以閱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趨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二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

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即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二十三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

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
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
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
復如是又謂趨多爲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
提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爲祖如此之
類甚衆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
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
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
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此羅漢者以本
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

諸佛大會衆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
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
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
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
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
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
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
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
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
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迴三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

分身為蠶其人得以為服由是功德汝得復
生今之中國方汝捨彼國時其馬人眾感戀
汝德皆共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為有小愛故 而墮毘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善護

示化於窠園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
當轉法輪為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
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
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

叟陽為疾者至其會前坐而仆地大士因曰
此非常也將有異相其人遂即不見俄而從
地涌出為一女子其狀端美艷如金色舉手
指大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眾

復瞥然不見大士曰此魔來欲與吾較有頃
果風雨暴至天地忽冥復曰魔之信至矣吾
當除之即以手揮空遂現一千尺金龍其威
神奮張雖山丘為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後七

日復有一小蟲狀類螭螟潛其座下大士執之以示衆曰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尋縱之令其自爲終懼而不能動尋慰之曰吾非害汝汝但復其本形魔乃現其正體作禮而懺悔大士因問曰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魔曰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曰汝盡神力能變幾何魔曰我化大海不爲難事曰汝化性海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卽爲說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

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卽爲剃度乃召五百應真與之受戒謂之曰汝趣菩提當卽成聖道摩羅果得戒體發光明而異香普薰大士因之乃大造論議尋而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傳之勿令斷絕汝聽吾偈曰
三
隱顯卽本法 三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尋趣大寂是時也當此周顯聖王之世也四衆遂以其真體閱之於龍龕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迦毘摩羅者花氏國人也未詳其姓初爲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大士較法不勝遂與其徒皆求出家既證聖道馬鳴即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西天竺會其國太子有曰雲自在者德於大士乃欲請往其宮中供養大士辭之曰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太子曰然則吾國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清靜絕俗亦可禪棲雖龍蛇異物所護而尊者至德其必順化大士曰

諾從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長可一里曠目相視大士即直進不顧至山之南方坐於坦處蟒復盤繞其身亦不之顧蟒須臾遂去大士視其所隨之衆已皆逃散無一在者尋獨進將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致敬大士問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嘗爲比丘甚好寂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墮爲蟒身止於此窟今已千載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大士因問曰是山復有何人所居云云務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

此北去十里有巨樹焉能蔭五百大龍其樹之王號龍樹者常爲龍衆說法而我亦預聽大士又集其徒相將而前及至巨樹龍樹果出迎之忻然致禮而問之曰深山孤寂龍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即默而計之曰此尊者其得四決定性明道眼耶是大聖人繼眞宗乎大士曰汝雖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慮我之非聖龍樹於是悔謝大士即與度之未幾乃命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汝傳之汝

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起身太虛逞其神變乃趣寂滅以化火自焚是時當此周赧王之世也龍

樹遂斂其五色舍利建寶塔以閔之

評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

譯比較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存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備書也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四三

五

龍樹大士者西天竺國人也未詳其本姓或曰出於梵志之族其性大聰晤才慧卓犖殆非凡器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始其國有山號龍勝者素爲龍之所棲而山有巨樹能

蔭衆龍及大士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山修行乃依其樹然而三藏奧義亦自洞曉已能爲其龍衆說法以故得號龍樹及摩羅尊者來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與龍衆禮之爲師方剃度時其國之君與帝釋梵王皆赴其勝會受戒於大羅漢即成聖道得六神通摩羅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南天竺國先是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洎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遮相謂曰唯此興福最爲勝事佛性之說何可見耶大士因語之曰汝衆欲見佛性

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眾以大士所說臻理皆喜好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眾雖聞說法而無覩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視之獨能契悟遽謂其眾曰識此相乎眾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曰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於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為師而大士悉與度之會眾聖與其受戒而提婆為之上首會有五千外道先於其國興大幻術王與國人皆靡然從之而佛道將塞當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儀白衣持幡伺王每出則趨其前行或隱或顯如此凡七載一旦王大異之以善辭命而致之問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

第一五五册

事王復驚其語即欲驗之曰諸天今何所爲
曰天今方與阿修羅戰王曰天事豈易明耶
曰且待將有應効少頃俄有戈戟雜人手足
紛然自空而下王見乃信遂加歎服命外道
輩歸禮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見大士遂因
之造衆論議若智度者若中觀者若十二門
者不啻其千萬偈悉皆方便開釋正法以應
其機宜其後乃命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
眼付囑迦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復謂提婆曰汝善傳持勿使斷絕當於未來
之世大興佛事已而騰身太虛入月輪三昧
大暹神變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後七日天雨
舍利而大士復從定起以手指空謂其衆曰
此舍利者蓋昔拘那舍佛之弟子號摩訶迦
尊者嘗發三願之所致也其一曰願我爲佛
之時若有聖士化度於世者遇天澍雨至於
其身即爲舍利其二曰願大地所生之物皆
堪爲藥療衆生病其三曰願凡有智者皆得

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泊然大寂其時當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與其四衆遂建塔以闕之

評曰正宗貴乎簡妙而龍樹大士以廣論發之何哉曰然簡妙常難其至之者方其人機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導之則淺信者安得其進嚮是故大士爲論務發彼一機者也涅槃豈不云乎汝慎勿爲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夫簡妙者要在其心有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爲之當否是故證

之於簡妙也彌說而彌至不證於簡妙也彌說而彌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天性才辯幼習其國風喜修福業及趣龍樹大士方至其門龍樹試之遣以滿鉢水先置其前大士即以一針投之而進相見忻然契會龍樹現月輪以表佛性衆皆罔測獨大士識之遂以諭其衆人尋亦相與師龍樹出家而提婆果爲其高足弟子及龍樹大士垂入泥洹

遂以大法眼傳之其後大士以其所證廣化
乎他方先是迦毘羅國有富人曰梵摩淨德
其國稱爲長者有二子長曰羅睺羅次曰
羅睺羅多淨德好治園林種植嘉木一朝其
園木無故忽然生耳如菌大於車輪其美味
可食如此終年四三唯資淨德與其子羅睺羅多
所噉餘家人輒欲取食其菌即隱然淨德疑
之謂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與汝得食必非
常事何人能爲明之羅睺羅多遂說偈欲以
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迴向佛道
適會大士入國至其家而淨德父子喜得所
遇致禮遂以其事問之大士乃與辨之曰昔
汝二十之時嘗命一比丘於舍供養其比丘
雖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詣理坐虛受
汝惠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惡趣故報爲此木
耳以償於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時汝諸家人
皆不喜之唯汝與其次子能以誠待故今耳
菌獨汝父子得饗復問淨德曰汝年幾何答

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無耳

淨德聞其說心遽廓然益勤歎伏且曰我媿
衰老雖欲出家豈堪事師今此次子素樂入

迦三

九

道願捨以備給侍幸尊者容之大士謂曰昔
如來記此子云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號羅
睺羅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問其子曰汝
何名耶曰我名羅睺羅多大士曰此誠合佛
所記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尋與剃度會聖衆

與受具戒遂專隨遊化一日大士復至巴連
弗城俄聞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長
幡往立其會所外道遽問曰汝何不前答曰
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答曰汝似良人又
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
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
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
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當自得於
是外道詞屈自相謂曰此必大聖宜皆歸之
遂問曰汝名爲誰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

道輩以夙聞其名於是服膺悔過其未即化者後發百千難問而大士恣其無礙之辯一皆折之由是廣造論議若百論之類是也然其勝事既集終命羅睺羅多付之法眼其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已而入奮迅 三昧體放八光而趣寂滅其時
當此前漢孝文帝之世也四衆營塔而梵天
助飾共供養之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氏既得明其家木耳之緣即從提婆大士出家隨侍往巴連弗城尋受付正法於彼城其後大士亦統徒廣行教化未幾至室羅筏城之南臨金水河遽謂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適五佛影現於中流吾勺其水輒有異味此河之源凡五百里當有至人居之然如來昔已記曰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號僧伽難提出於此處相繼以爲十七世祖遂將衆泝流而上既至

果見難提禪定於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會
其出定大士乃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難
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
入答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
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
物出入答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
金非動靜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
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
此義不然答曰彼理非著又曰此義當墮答
曰彼義不成又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答曰

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又曰我義已成我無我
故答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又曰我無我故
故成汝義難提乃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
我大士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曰
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
師仁者大士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
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即廓然遂稽
首而說偈曰
三界一明燈 迴光而照我 十方悉開朗
如日虛空住

偈已再禮必求見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繫我所何須依託而求解脫大士即以右手擎其金鉢舉至梵天取天香飯命衆共食而大衆忽生厭惡皆不能饜大士曰讓而不能食非吾所恠汝業自然乃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之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將爲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嘗趣三果而未純無漏道雖親我豈大見性正宜專意歸此仁

者然吾滅後卽爲大衆上首復出一師號伽耶舍多亦宜知之衆曰大師神力不敢不信彼云過去佛者尚或疑之難提以其衆心未伏於已乃謂羅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堆阜江河溝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人無八苦而行十善及乎雙林示滅今將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寡至信正念輕微不務妙悟但樂神力然我自不爲爲亦何難卽展右手入地至于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中分諸大衆然飲

者其心益寧於是衆皆推伏作禮悔過大士後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處世如來之大法眼用付於汝聽吾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而讚之曰

善哉大聖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羅多大士即其座上入滅是時也當此漢武

帝之世也四衆建塔以闕全體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僧伽難提者室羅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

寶莊嚴實其國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與其

母語唯稱佛事父母異之詔其國師問子所

以然其國師異人也能知往事謂王曰此子

乃昔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

七歲當復入道出居于金河石窟其父母愛

之常恐如其說及七歲大士果說偈告父母

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初父母不從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門禪
利多爲其落髮師留宮中九年始會勝僧與
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警曰我已具戒而尚
處俗舍年復二十六矣何遇聖者而得聞道
乎遠感天光下照俄見一坦路而前有大山
大士即趣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曉自視
已坐於石窟間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
擯去禪利多然大士於此修禪方且十年而
徒稍歸之一日因見瑞氣忽謂之曰將有聖

人爲我而來汝速潔前窟待之未幾羅睺羅
多果至是時大士在定候七日會其起相與
問答凡數百言而羅睺羅多義勝大士伏膺
遂從其求道羅多曰如來記汝當爲十七世
祖尋命之傳大法眼大士一旦謂其衆曰羅
睺羅多大士嘗說摩提國當出聖士號伽耶
舍多繼吾傳法今與汝等往訪其人行之無
何有祥風自西而來清襲衆人大士曰此道
德風也西之三千里必得聖者相會然是風
不類天龍鬼神阿須倫之風者雖有吹揚而

不損萬物病遇則愈學遇則通惡業遇之則無於是以神通攝衆少選偕至一山謂衆曰此山之頂有紫雲如蓋必聖人在茲衆四顧不遠果有山舍進之方及其門俄見一童子持鑑趨迎於前大士即問曰汝幾歲耶答曰百歲又曰汝方童幼何謂百歲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歲又曰汝善機耶答曰佛偈豈不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大士復問曰汝持圓鑑意欲何爲童子乃以偈答曰

諸佛大圓鑑 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與大士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提受之携還精舍會衆與受具戒即命其名曰伽耶舍多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鏗然發聲復問舍多三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又曰我心誰乎答曰俱寂靜故大士曰善哉妙會佛理宜說法要嗣吾道者非子而誰尋付大法眼乃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已而舉右手攀木而化其時當此漢孝昭帝
之世也其衆議曰大士滅度於茂木之下其
亦垂蔭於後裔乎或者欲遷於高原而關維
之雖盡力舉之終不能動遂即其處而焚之
斂舍利復塔于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氏父曰
天蓋母曰方聖初方聖得孕之時夢有人持
一寶鑑而嚮之曰我來也及寤覺體暢於乎

日然其室即有異香祥光數塊方七日而誕
大士其體瑩然若淨瑠璃生十二歲不俗而
常潔每以閑寂自處或與人語言必高勝其
家本居寶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雲蓋之
初僧伽難提來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師之尋
得付法遂往化於月支國先是其國有婆羅
門曰鳩摩羅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處其舍
之簷下霖潦漬濕未始暫離如此十載雖苦
驅亦不之去羅多疑訝欲得所決當時羅多
年方三十意氣勇壯不顧有果報唯外道自

週三

十五

然之說樂聞而師之尋以問其所師梵志曰
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然
非因緣也羅多復曰我夜嘗夢一金日其明
赫然照耀天地而我與梵志方在暗室其日
之光忽來燭之我之身即如瑠璃徐有無數
蟻蟻周而食之師之體則泯然無物斯何自
而然幸師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說之皆無所
驗羅多疑既不決遂曰非適人意也皆謂自
然何異夢而說夢若別遇智者能為解釋我
願師之即絕梵志而還當此大士俄見有異

氣起即座而謂其衆曰今所見者大乘之氣
也復釋之曰氣如金環其事必圓氣若玉璫
菩薩在旁今氣類璫其下必有聖人焉然佛
亦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間當有菩薩現
月支國其後復出一大士於此天竺國繼世
爲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應也尋率衆往其
氣所至是少頃果有婆羅門者狀類三十許
人來問侍者曰此師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
也婆羅門即返閉戶大士曰適氣乃驗在此
家遂叩其扉內有應曰此舍無人大士曰答

無者誰鳩摩羅多以外語有異疑必智者思
求決前事乃開戶納之遜大士坐其主榻盛
列供養因以犬事問之曰若智者所說解我
疑心即師事之大士曰吾說若有所驗汝實
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為辯之曰此犬者
是汝之父以有微業乃墮畜中昔汝父先以
黃金千錠貯於器中而竊埋簷下及其死會
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戀此若汝取之是大
必去羅多命工發掘果然得金其犬即去羅
多信之乃慕佛法復以昔夢聞之大士亦為

迎三

十六

原之曰汝夢日者蓋佛日也照曜天地者度
一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
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瑠璃者汝所清淨也
彼體無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蟻食汝
身者必衆知識之所湊泊食汝法味也羅多
以二事皆決意大廓然益加歎伏遂師之出
家誓專給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雖列之
弟子獨器異之故命聖衆與受具戒欲速其
證果後果命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之迦葉
乃至於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受吾教聽是偈

曰

有種生心地

因緣能發明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敬奉其命拜受勤至大士即座起身作一十八變乃趣大寂用三昧火於空中

通三

十七

而自焚之雨舍利繽紛而下四眾接之隨處各建窣堵波而供養之其時當此漢孝成帝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鳩摩羅多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往世

嘗生於梵天泊以貪愛菩薩瓔珞塔乃墮于欲界他天於彼為一天人說佛知見彼天人因之證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眾尊為導師其時適有天玉女來禮其法會會之眾有千二百人未之成果輒起情愛故相牽累亦其紹祖之冥數適至復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墮偕生此國為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寶不可勝數而其父貪悋不知紀極會其國有羅漢曰海勝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說法乃證今果至此思報其往德恐大士汨沒於俗

富故從之乞金實欲導而出之遂至其家適見大士爲童即語之曰汝能施我之金當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專家事雖父不在俟聞於母遂以告其母母從其所施大士遂以金一斤施之羅漢尋爲記曰更十五年汝當遇菩薩得證聖道然小有難亦折大業及其父還大士以此建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決所疑於伽耶舍多即伏膺爲師尋預傳法後行教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閣夜多先此客遊輒來禮之而致問

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縈不遂我隣之人兇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惑此願仁者一爲決之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爲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爲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爲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爲善而來世益得

迦三

一十八

善趣也又前世爲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爲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爲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爲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隣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

即發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許人父母在乎誠欲入道可返汝國白之父母得志却來未晚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之三千餘里豈宜却來願屈仁者就之供養因得度脫大士曰我往雖遠不難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術亦可從之少頃而至大士曰何術曰我兄闍夜摩先爲比丘於國嘗主俱那舍佛塔得其塔前末訶木子然此神物用之塗足須更可以致遠欲止則以其葉拭去塗油足乃不舉大士從用其法與之偕去詣禮其塔

佛即放光遍照其衆夜多既聞父母即就剃
度於佛塔之前會聖僧與之受戒大士乃爲
說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衆亦當然

尋命夜多曰佛昔嘗記汝當爲二十世祖今
如來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傳持聽吾偈
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復曰此偈蓋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說汝宜
受持夜多再禮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
撚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乃趣寂
滅其時當此王莽新室之世也闍夜多即其
處建塔而供養之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未詳其姓氏素有
道識慕通妙理初客遊中印度會鳩摩羅多
大士化於其國以所疑報應問之羅多爲說
業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羅多不即

許與之歸本國使白其父母方度爲比丘羅
多知其真大法器復以佛所授記遂以法付
之既而大士歷化諸國王羅闍城而其國素
多道眾聞大士來皆趨從之先是其眾之首
者曰婆修盤頭修行精至晝夜不卧六時禮
佛糞衣一殮而淡然無所欲其徒甚以此尊
之大士即謂彼眾曰汝此頭陀苦修梵行可
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進豈不得道
大士曰是人與道遠矣縱其苦行歷劫適資
妄本豈能證耶曰仁者何蘊而相少吾師大

四三

二十

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
我不知足亦不貪欲盤頭聞其說忻然乃述
偈而讚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緩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南依佛影
大士復謂眾曰此頭陀者非汝輩所並彼於
往劫修常不輕行而致然也適吾抑之蓋以

其趣道心切恐其如絃甚急必絕故吾不即讚之欲其趣無所得住安樂地尋謂槃頭曰吾言相逆汝得不動心手槃頭曰何敢動手我念前之七世生安樂國以務道故嘗事智者月淨而其人謂我曰汝非久當證斯陀舍

迦三

二十一

果今已失之我時自以無咎不伏其語即問月淨示其所過月淨曰汝適禮大光安得以杖倚畫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熟思之實如其言此後凡有所聞不復不信縱彼惡語猶風度耳況今尊者以正法見教豈宜悔吝大士尋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宜傳布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婆修盤頭禮以受命大士於其座上即以首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迴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迴四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

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

而大士尤勝初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得吞之即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衆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謂誰光蓋即延之與其妻俱拜賢衆獨避嚴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恠曰鄙哉比丘禮不讓丈夫而恭女子佯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衆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實問之曰尊貴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

何耶賢衆曰我以汝凡夫當汝之禮受其所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其將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輩無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即謝之曰尊者聖人也能知未然賢衆復曰復有一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爲野鵲往於雪山巢如來頂尋以遇佛之緣生爲那提國王及如來至其國爲說夙因復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闍城毗舍佉家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

之祖師也其人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之佛復記曰汝後以會此菩薩得生忉利天也王乃說偈讚歎其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易育不類凡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毗婆訶菩薩爲之受戒二乃慕飲光專以杜多行自修故時人高之號爲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惡象爲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

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年三十當拏羅三十載而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曷若羅閱城之淳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庇而此國適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曰昔佛記云吾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刹帝利號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

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南拏羅乃嚮象撫其腹發聲大喝雖城廬爲之動群象即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謂此非我爲師後莫能度者即命聖衆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

乃以偈讚曰
爲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
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王不須留遂與摩拏
羅去之後乃命摩拏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
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超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
四衆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爲神
化乃頽然復其座而滅焚已衆斂舍利建寶
塔而供養之其時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利帝利父曰帝
自在其國之王也拏羅即其次子生有異迹
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尋
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竺國其王曰瞿曇得
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遇聖人以知

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宮中一日俄有佛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鵠後示慈力王剗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示月光王捐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右助之至命衆力士皆不能舉四尋集其國之智者共辨欲圖遷之是時大士與會讓其國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衆謂王

曰此不足驚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即趨大士自悔其過王見大士即止其狂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於前後際如視諸掌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乎哉王稱善必

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衆衆皆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阿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秘我釋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爲塔之故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每置一塔其地必賢聖成道迎四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慨聞道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

天子從佛出家願衆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肅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夢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取及醒其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即以三昧將去其宮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曷異蟻垤之微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三千餘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

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真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別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丘於月支國九白樓一林間以誦大品般若爲業感群鶴依之適值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是

尊者乃那提王子昔爲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當爲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衆羅漢問其何以然曰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衆曰吾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衆乘虛趣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夙習而終不能見尊者

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鶴勤
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滅
劫已於妙喜國生婆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
伽藍新成大鐘是子曾以栴檀爲槌助其聲
擊彼爲鐘者已得菩提而此報之聰明鶴勤
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我雖感群鶴相依
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時嘗爲
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宮命
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
弟子恠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

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
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濫食皆報
爲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
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勤那大感遂曰此
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
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
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
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
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徧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衆闍維之斂舍利建塔供

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
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
七佛真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

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有童子臨須彌山手
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也尋竟有娠他日忽
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孕慎勿汙之
金光曰潔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
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
劫時已能為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
為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雨華地出金錢國
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
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為其一子
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

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惑之汝果得
通當復神化未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
光忽然失之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
人淫祀拘羅神爲之歎曰三界微劣寡得正
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詣之其廟貌即隨年
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山初其
師使專誦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棲月
支之林間感群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
摩拏羅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
天竺國會其國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

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賢聖來應此夢王即
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奏之王遽以
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緋素
衣人前拜鶴勒王默駭此何人不挹王者大
士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
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
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
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
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凡有百億而四
天之下約有十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

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
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
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
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間三劫
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後
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壽亦有
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大有不
夭者報既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
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
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

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夫亡其父母與兄
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舉不動兄
恠之問大士曰衆盡力舉之何以不動曰過
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
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
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
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
收其棄像此喪必舉師子如其言復來弟喪
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
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

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聞法即解乃趨於弟子之列時其徒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即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羸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橫布其前類忉利天梯大士

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末難興于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即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

座寂然遷化四衆闍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

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晤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晚師鷲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

有沙門曰婆梨迦者專習小乘禪觀黎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爲五家學有曰禪定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者有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四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十一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衆皆服其教其五

禪觀之衆爲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衆皆尊之以前四衆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

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遂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輒開一夕其

父夢神人令送師子醫之父明日遂携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於是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衆曰此子手所握者汝等知之乎衆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國土嘗爲比丘以誦龍王經爲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出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爲贖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

迦

十二

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爲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黎衣爲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宮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悞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宮遂易其徒皆爲僧形計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爲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爲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衆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

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逃乎其王彌羅崛果仗劔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懼手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丈許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爲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爲白衣

者然其為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糺眾為無
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為白衣來與其會當時
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未始輒屈是日
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其白衣雖應對中
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勢既紛
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
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事故
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
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
害時當此晉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
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為祖自謂則曰已
得蘊空此其為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
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
法乎他傳付法藏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
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
其安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
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

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
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奉其左手
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
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
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
携詣師子尊者辨其夙緣即恣從師子出家
因加今名既爲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
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
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逆勝逆而禮
之先是其國有爲人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

嘗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
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
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
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
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
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十五我說非心
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
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爲辯非
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
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

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恠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

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藝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效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

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
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
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
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
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
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
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
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
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
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

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寧
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
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
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
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
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
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
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
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
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

蜜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
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
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
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
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
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
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
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
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
傳果爾亦何以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

地四

十七

僧伽黎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
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
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黎如故
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黎衣王即請
之遂詔出其太子初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
得以時進膳飢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
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
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
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
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

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
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
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
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
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
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
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
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
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
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

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
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
倏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
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尊者曰三千
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
佛法世諦四說不說耶王無爲是語然王之所
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
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
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
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

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
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
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
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
夜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
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
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
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
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
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

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
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
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為至孝者地則半震世
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
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
月隱顯東西震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
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不一
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
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
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

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
 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
 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
 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
 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
 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
 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
 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
 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
 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

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
 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
 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
 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
 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
 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上下瑞也物有其色
 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
 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
 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
 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

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

運四

二十

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蜜多尋亦證果即與蜜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音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蜜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黎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通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為但勤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迴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下

迴五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不如密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

曰德勝即其國之王密多蓋德勝之太子也

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

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

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
多即宮中為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

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

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刹帝堅固信重

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

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密多入國其人道

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

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

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

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為王計者不如誅之王

曰未見其罪豈忍為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
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
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
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為尊
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
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
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
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
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
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

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
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
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
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
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
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
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為龍之所有須臾當陷
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
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密
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

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于地我即
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
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
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
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
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孑然放達自號瓔珞
閭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遽發隱語曰神人
脚踏土會裏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
去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
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

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
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
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
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
勢至菩薩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
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
年却返本國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
前吾談般若汝說脩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
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密多化導於
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

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
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寧不感之但
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
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
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
即自焚之兩金色舍利王後為金塔以闕之
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
幼喪父母孑然匄食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但
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
夏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
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
堅固者與不如蜜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
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
顯蜜多即攜至王宮他日為之出家會勝僧
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蜜多

果以法眼付之縱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出世為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加此珠乎其一月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

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寶未足為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為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

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
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
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己嗣其
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
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平
若未有如其爲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五
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
果能釋之願從出家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
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亦不能免之但
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爲善之至及其終

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輕綵欲其終
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
蓋表其所嚮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
是亦報生天上也亦其爲善之明効非不令
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樂異花應之尋如其
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提多羅獨於
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興其二兄怪之以問
尊者尊者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
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
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日明照天地其

父殞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
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
爲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
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
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
祥光七十餘道尋超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
火自焚雨舍利不可勝數四衆歛之與其國

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閱之是時當此宋孝武

帝之世也

以達磨六十七年後方宋來第
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

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而此曰般若

多羅又謂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

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

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識語而後頗驗之豈非

以法自其後而大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

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初

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國之王達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勝卓然不輩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羅說法王宮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之義才辯清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法器及父馱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受其禮為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今宜以菩提達磨

為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月明晝現尊者尋亦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囑尊者曰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然須我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

迦五

七

載必有難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為恐不汝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爰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已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為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曰吾滅後一百六十

年末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手般若又說

偈曰

震旦雖闊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

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

日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
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迦五 文字之中暫小形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峯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即登吾何憂乎尊者又
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
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為魔事又說偈
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為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難黑衣童子必善釋
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
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雖難興二人
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識歸而不

嚮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

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為大也汝

宜知之又說偈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識詞腰長脚短 合掌向天 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又如素絹 立在目前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

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

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鳥來上高堂欲興 白雲入地色還清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 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
非汝一世所覩然得真天眼乃可即見般若
多羅既滅尊者稟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
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
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
盛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其國
有僧曰佛大勝者輒離其所傳為六宗分化
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
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

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為
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衆然其道皆非大至
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
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
何名實相其衆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
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
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
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為實又問曰諸相不
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答曰我言
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

汝言不定當爲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答曰定旣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徃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即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即縣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即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實相次二詣其無相宗所問之曰

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其衆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遽起謝之尊者即爲授記曰汝

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與亦汝伏之次三詣其
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其
衆之首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
一非二又問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
之名為定慧答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
非一二即不二又問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
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
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
可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即廓然
開悟致禮伏膺次四詣其戒行宗所而問之

曰汝以何者為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為一
為二其衆之首者名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
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曰汝言依
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違背
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答曰我有內
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
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
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
即自省其非拜謝稱幸次五詣其無得宗所
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

無得得其衆之首曰實淨者前而答曰我說
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亦得又問曰
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得答
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
又問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
何得實淨於此乃昭然發悟次六詣其寂靜
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衆
之首者在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
諸無染名之為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
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

迦五

十二

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
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
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衆皆宗而師之尊者道
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
王曰異見者實前五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
之姪也輒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汝之祖先皆
惑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為豈宜踵之遂
於教大作患難尊者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社
乃興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為教之因念前無
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

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曰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大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盍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十三衆少頃皆至列禮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難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王初以真俗二諦與之辨論言皆

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縣知宗勝詞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命以神力疾舉即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凌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傲未已即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既有

道何斥沙門我雖無解幸王見問王厲聲問
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
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
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
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
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
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
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
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
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
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十四今百歲何
為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
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
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
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緣

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為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致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竒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
 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
 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娑羅

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
 叔善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遠大駭曰吾
 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
 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尋至王宮王泣拜不
 能起尊者即為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
 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擯投崖死已久矣王
 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
 叔何方為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
 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使去果見道
 王已迎還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

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二沙門因請於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爲其救之尊者即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

勝異可爲其興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爲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蟒極長初吐火逼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即清涼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教謀欲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宮掖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

化坐寶蓮皆為說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
 於震旦其緣已稔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
 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
 王不能留即為其治裝載以大船翼日王躬
 帥親戚臣屬送於海壖國人觀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
 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
 曰普通八年丁未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
 奏傳燈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
 八年今按史書普通祇至七年唯今王佑

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
 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為廣州刺史唯
 昂姪蕭勵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
 誤以勵為昂耳前錄固本者既是非不嫌今
 不敢輒削也且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
 存其闕疑也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宮因詔尊者陪坐
 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
 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
 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對曰不識帝不悟即罷去尊者知其機緣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衆皆不測其然俗輒以爲壁觀婆羅門僧未幾洛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爲人曠達混世五十七亦以爲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白至人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

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尚以大悲智開甘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豈此微勞小効而輒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請光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

可此後學者乃信緇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既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尊者皆讓去凡三返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尋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授汝此迎五僧伽黎寶鉢以為法信唯恐後世以汝於我十八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為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濟通密證千萬有餘汝

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

我於此屢為藥室而不即死之者蓋以茲赤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而未得其應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即往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楊銜之者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

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為祖其道如何尊者曰

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

問曰祇此一義為別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

其古今不戢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

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銜之復曰弟子業

在世俗罕遇四五知識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

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為

之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号過量

通佛心号出度

不與凡聖同纏

超然名之曰祖

街之得教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即謝世益福
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敝惡者滋多我雖久存
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街之曰自師至此孰
嘗見傷幸示其人即為辨之尊者曰言之則
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已而街之
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
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街之聞偈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
逝其時必後魏幼主釗與孝莊帝廢立之際
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
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贈寶
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為
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胃大師荷十力之智印
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
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
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脩然而征雲嘗問曰

大師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別及復命明帝果已獸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墳視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四十五遇既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爲玉甃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

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菩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

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因而頓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為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豈無道哉蓋其道蘊而未著及軻務專傳道而儒益尊顯或曰續僧傳以壁觀四行為達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觀婆羅門者蓋出於流俗之語也四行之說豈達磨道之極耶夫達磨之徒其最親者慧可也其

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輩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槩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祖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則何秖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

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此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銜之堅問祖師不已而爲其說偈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識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識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刺客有爲北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鑿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

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二十五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耆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云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祇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

等今取元年庚子為準其諸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禪經之年算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算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既出家得法二十五後尚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二十三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二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

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
 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却計其在西隨師
 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已一百五十歲矣其
 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
 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
 差訛也不可為準

音釋

孺 而宣切江
河邊地也
 街 莢絹切
 釗 之遙切
 贈 乎鳳切
物贈死曰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迴六

宋 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迴六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

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

無不闕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遽自感而歎

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

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

戒於永穆寺去務義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

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

尊者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

以神遇遂如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

不可忍師欲為灸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

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

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

過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為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為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為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為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觀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為其釋褐落髮曰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偈曰

迦六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

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
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
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識之耳璨曰何識答曰
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興者也偈不云
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
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
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
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
處或鄺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
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爲尊者曰我自調心何

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
經於莞城縣之巨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
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
爲之遷辨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侃曰慧可
狂邪頗誑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
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世壽一百七
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
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謚
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爲
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

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爲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卽有發悟乃師其

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爲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謂山谷山寺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寔顯學者知求其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卽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卽悟乃願以弟子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

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
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

週六

四

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盛會州人與其
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
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
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壙焚之
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

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
故舒人號為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
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為害及尊者至
皆絕一日有神光透發其寺甘露泫於山林
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
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
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
明皇謚曰鑒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
瑄為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

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為意耶

週六

五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濟縣信生遂為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叅見僧璨尊者即問答

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冑金色赫赫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謂雙峯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辭不起又詔太宗謂

使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逆
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
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
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遽見一兒好骨
目可七歲許心竒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
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
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
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
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
僧既還尊者即為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

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
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
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聖六
復謂忍曰我昔武德中嘗遊廬山昇其絕頂
見此破頭山其上有紫雲如蓋下發白氣橫
分六道汝以為何瑞忍曰是必和尚已後橫
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
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壽七十有二是時

實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後三載其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大曆中代宗賜謚曰大鑿禪師。塔曰慈雲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蘄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人之相。有賢者嘗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遇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

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盧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對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著槽廠去。」慧能即退，求處碓所，盡力於曰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為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

博學衆方尊為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爲衆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若依此修行亦得勝果
勉衆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爲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爲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
諸佛出世唯爲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爲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真實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乎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

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黎衣寶鉢
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

聞命衣鉢復傳授手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

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

以衣鉢為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

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

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

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
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即止過會且藏
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
法其眾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
矣斯復何言眾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
之眾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
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眾曰吾事已畢
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
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眾建浮圖於黃
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兩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瑄武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為新興人也方三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為

延六

九

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者喜之為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

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為善友初志略有姑為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為業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為尼釋之尼即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為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

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給其

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剝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運六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十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者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真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

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真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十一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山皆推

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
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
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
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
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
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
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
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
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
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

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
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
庶得對敷然布諸京國使學者備之猶以一
燈而燃百千燈庶其真者皆明而明終不盡
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
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
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
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
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
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

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
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
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
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
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
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
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
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
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

通六

十二

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
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看
差勅改寶林為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
之復改為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為國恩寺
尊者每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
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
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
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
昧若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
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
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
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
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
要并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

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
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
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
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
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
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為塔之意乃欲報

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楫其時大衆皆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真體迎六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而香煙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

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鑠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遂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練經而混言類孝子者蓋順手祖師隱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鑠護處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

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鞠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

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識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膳禮肅宗崩

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延六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為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

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
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灑若江海人不能得其
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
携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
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
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
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
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
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賴
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

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
而必知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
曰然一國所歸有歧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
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

力士共射一堅洛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
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
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又有强弱蓋射勢
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喻
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音釋

通六

十六

| | | | | | | | | | |
|---|---|---|---|---|---|---|---|---|---|
| 也 | 同 | 拊 | 皖 | 闕 | 鄴 | 笕 | 澆 | 灑 | 灑 |
| | 也 | 也 | 切 | 視 | 地 | 切 | 陽 | 切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古 | 縣 | 胡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 | 也 | 也 | 切 | 也 | 名 | 音 | 名 | 老 | 切 |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迴七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為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為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詳於傳燈廣燈二錄宋高僧傳吾不復列之此而書者蓋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傳起自大鑒而終於智達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鑒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
瑠多三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
誠者一曰匾檐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
一曰鐘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
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
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
曰南嶽懷讓讎者一曰温州玄覺者一曰司
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令
韶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
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

嵩山尋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真者一曰南嶽
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
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
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并州自在者一
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峽山泰祥者一曰光州
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辯才者一曰廣州吳頭
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
真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瓘者一曰韶州刺
史韋據者一曰義興孫菩薩者
大鑒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禪師吉州安城人

也初於大鑒之衆最爲首冠大鑒嘗謂之曰
從上以衣與法偕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
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
今復傳之慮起其諍衣鉢宜留鎮山門汝則
以法分化一方無使其絕思尋歸其鄉邑居
清源山之靜居寺迎七最爲學者所歸其法嗣一
人曰南嶽石頭希遷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也初
自嵩山安國師法會往叅六祖大鑒大鑒問
曰什麼處來曰嵩山來大鑒曰什麼物恁麼

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鑒曰還可修證
否讓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大鑒曰祇
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
是昔般若多羅所識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
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讓即豁然
大悟事大鑒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精
舍四方學者歸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
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嶽常浩者一曰智達
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揚州
嚴峻者一曰新羅國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

曰東霧法空者

大鑒之二世曰羅浮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靈運者

大鑒之二世曰制空山道進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荊州玄覺者

四七

大鑒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三

大鑒之二世曰司空山本淨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中使楊光庭者

大鑒之二世曰縉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韶州小道進者一曰韶州遊寂者
大鑿之二世曰祇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衡州道倩者

大鑿之二世曰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得法於大鑿尋隱於南陽白崖山
黨子谷凡四十餘年不出其山唐肅宗聞其
風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孫朝進馳詔及忠至
京師賜肩輿上殿待以師禮然忠道力充甚
智辯絕世雖以道規教帝者而無所畏惡沮
折邪見輩雖難問萬端未嘗少爲之屈其所

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耽源真應者一曰鄧
州香巖惟戒者一曰開府孫知右者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鑿之二世曰洛陽荷澤神會禪師初以沙
彌參見大鑿因問答乃發大慧戒後會大鑿
入滅北秀之說浸盛會遂趨京師以天寶四
年獨斷祖道爲南北宗著書曰顯宗論大鑿
所傳自是遂尊於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
人一曰黃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
光寶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懷安郡西隱

山進平者一曰澧陽慧演者一曰河陽懷空者一曰南陽圓震者一曰宜春廣敷者一曰江陵行覺者一曰五臺山神英者一曰五臺山無名者一曰南嶽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滿者一曰涪州朗禪師者一曰廣陵靈坦者一曰寧州通隱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尹李常者

招提慧朗者一曰長沙興國振朗者一曰澧州藥山惟儼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汾州石樓和尚者一曰鳳翔法門佛陀和尚者一曰潭州華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巔和尚者一曰潭州長髭曠禪師者一曰水空和尚者一曰寶通者一曰海陵大辯者一曰渚涇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說者一曰漢州常清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嶺和尚者一曰常州義興和尚者

大鑿之三世曰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

馬氏其形魁梧有異相出家初學律範釋定皆能專之晚至衡山會讓大師了大法要尋以其法歸天下之學佛者然當時之王侯大人慕其道者北面而趨於下風不可勝數前租之識至是一皆應之其所出法嗣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地七}大鑒之後世能以法而得人者^五一最爲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丈惟政者一曰泐潭法會者一曰杉山智堅者一曰泐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一曰石鞏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

江西社蘭讓禪師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滿者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鄜村自滿者一曰鼎州中邑洪息者一曰百丈懷海者一曰鎬英者一曰崇秦者一曰玉婁山脩然者一曰華州策禪師者一曰澧州智聰者一曰雲秀山神鑒者一曰揚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藏者一曰京兆懷韜者一曰處州法藏者一曰河中府懷則者一曰常州明幹者一曰鄂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懷坦者一曰潞府元禮者一曰河中府保慶者一曰甘泉志賢者一

曰大會山道晤者一曰潞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覺平者一曰義興勝辨者一曰海陵慶雲者一曰洪州玄虛者一曰三角山總印者一曰魯祖山寶雲者一曰泐潭山常興者一曰處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懷暉者一曰栢巖明哲者一曰鵝湖大義者一曰伏牛山自在者一曰盤山寶積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寶徹者一曰鹽官齊安者一曰五洩山靈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寬者一曰湖南如會者一曰鄂州

無等者一曰歸宗智常者一曰韶州清賀者一曰紫陰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練山神翫者一曰崛山道圓者一曰玉臺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曇覬者一曰荊州寶積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漢南良津者一曰京兆崇禪師者迎七一曰南嶽智周者六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栢巖常徹者一曰乾元暉禪師者一曰齊州道巖者一曰襄州常堅者一曰荊南寶正道本者一曰雲水靖宗者一曰荊州靈湍者一曰龍

牙圓暢者一曰雙嶺道方者一曰羅浮山修
 廣者一曰峴山定慶者一曰越州惟獻者一
 曰光明普滿者一曰汾州無業者一曰禮州
 大同廣澄者一曰南泉普願者一曰五臺鄧
 隱峯者一曰佛嶼和尚者一曰烏臼和尚者
 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
 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
 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嶺和尚者一
 曰齊峯和尚者一曰大陽和尚者一曰紅螺
 山和尚者一曰龜洋無了者一曰利山和尚

者一曰乳原和尚者一曰松山和尚者一曰
 則川和尚者一曰西園曇藏者一曰百靈和
 尚者一曰金牛和尚者一曰洞安和尚者一
 曰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曰秀溪和尚者一曰
 馬頭峯神藏者一曰華林善覺者一曰水塘
 和尚者一曰古寺和尚者一曰江西柃樹和
 尚者一曰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曰陽岐甄叔
 者一曰濛溪和尚者一曰黑澗和尚者一曰
 興平和尚者一曰逍遙和尚者一曰福溪和
 尚者一曰水老和尚者一曰浮盃和尚者一

曰龍山和尚者一曰居士龐蘊者一曰天目明覺者一曰王屋山行明者一曰京兆智藏者一曰大陽希頊者一曰昆山定覺者一曰隨州洪山大師者一曰連州元堤者一曰泉州慧忠者一曰安豐山懷空者一曰羅浮山道行者一曰廬山法藏者一曰呂后山寧貴者

大鑒之三世曰下回田善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無學者

大鑒之三世曰衡州道倩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湖南如寶者

大鑒之三世曰耽源山真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正遠者

大鑒之三世曰法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荆南惟忠者

大鑒之三世曰河陽懷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鑒之三世曰烏牙山圓震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吳頭陀者一曰四面山法智者

大鑒之三世曰五臺山無名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五臺山華嚴澄觀者

大鑒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義俛者

大鑒之四世曰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迎七一曰京兆翠微無學者一曰丹

霞義安者一曰吉州性空者八一曰本童和尚

者一曰米倉和尚者一曰揚州六合大隱者

一曰丹霞慧勤者

大鑒之四世曰藥山惟儼禪師其所出法嗣

九人一曰道吾圓智者一曰雲巖曇晟者一

曰華亭船子德誠者一曰宣州禪樹慧省者

一曰藥山高沙彌者一曰鄂州百顏明哲者

一曰郢州涇源光宓者一曰藥山夔禪師者

一曰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長髭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潭州石室善道者

大鑒之四世曰潮州大巔和尚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漳州三平山義忠者一曰萊山和

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僊天和尚者一日福州普光和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日虔州處微者一日雞林道義者一日新羅國慧禪師者一日新羅國洪直

迴七

九

者大鑿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壽州良遂者一日新羅無染者

大鑿之四世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吉州萊山慧超者一日舒州景諸者一日莊嚴寺光肇者一日潭州慕輔山昭禪師者

大鑿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日京兆弘辯者一日龜山智真者一日鼎州懷政者一日金州操禪師者一日鼎州古堤和尚者一日河中府公畿和尚者一日栢林閑雲者一日宣州玄哲者一日河中府寶堅者一日西京道志者一日絳州神祐者一日西京智藏者一日許州

無迹者一曰壽山惟肅者一曰新羅玄昷者
一曰新羅覺體者

大鑿之四世曰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其一曰襄州關南道常者一曰洪
州雙嶺玄真者一曰徑山鑿宗者一曰白雲

曇靖者一曰潞府文舉者一曰新羅品日者

一曰壽州建宗者 唐宣宗皇帝

大鑿之四世曰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福州龜山正原者一曰甘
泉寺曉方者一曰甘泉寺元遂者一曰明州

棲心寺藏奘者

大鑿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鑿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其一曰新羅國迦智者一曰杭

州天龍和尚者一曰新羅國忠彥者

大鑿之四世曰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其所

出法嗣五人其一曰湖南上林成虛者一曰
五臺祕魔和尚者一曰湖南柢林和尚者一

曰呂后山文質者一曰蘇州法河者

大鑿之四世曰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鎮府普化和尚者一日鎮州
上方和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其所
出法嗣六人一日京兆法智者一日京兆慧

建者一日京兆無表者一日京兆元淨者一

曰京兆慧光者一日京兆義宗者

大鑿之四世曰雲水靖宗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華州小馬神照者一日華州道圓
者

大鑿之四世曰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嘉禾藏廩者一日羊腸藏
樞者

大鑿之四世曰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其一曰鎮州常正者一日鎮州奉

先義禪師者

大鑿之四世曰廬山歸宗寺法常或作智常禪師

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福州芙蓉山靈訓者
一日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者一日新羅大
茅和尚者一日五臺山智通者一日洪州高

安大愚者一曰江州刺史李激者

大鑿之四世曰魯祖山寶雲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雲水和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山南道節度使于迪者

大鑿之四世曰華嚴寺智嚴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黃州齊安和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初

叅道一禪師於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

四方學士莫不歸之然海師尤有遠識嘗以

禪者所會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於

經律之規法遺於後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

人一日瀉山靈祐者一日黃蘗希運者一日

大慈山寰中者一日天台普岸者一日石霜

性空者一日筠州常觀者一日福州大安者

一日古靈神贊者一日廣州通禪師者一日

江州雲龍或作龔臺禪師者一日洛京衛國道

禪師者一日鎮州萬歲和尚者一日洪州東

山和尚者一日高安無畏者一日東巖道曠

者一日刑州素禪師者一日唐州大乘山吉

本者一曰小乘山慧深者一曰揚州昭一者
一曰羅浮鑿深者一曰洪州九僊山梵雲者
一曰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曰廬山操禪師者
一曰越州契真者一曰筠州包山天性者一
曰大梅山彼岸者一曰遼山藏術者一曰祇
闍山道方者一曰清田和尚者一曰大干和
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荆南惟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道圓者一曰益州如一者一曰廬
山東林雅禪師者一曰奉國臣照者

大鑿之四世曰吳頭陀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玄固者

大鑿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長沙景岑者一曰白
馬曇照者一曰終南山師祖者一曰香巖義
端者一曰趙州從諗者一曰池州靈鷲闍禪
師者一曰茱萸山和尚者一曰子湖利蹤者
一曰嵩山和尚者一曰日子和尚者一曰蘇
州西禪和尚者一曰池州白衣甘贄者一曰
資山存制者一曰江陵道弘者一曰宣州玄

極者一曰新羅道均者一曰宣州刺史陸亘者

大鑿之四世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

大鑿之五世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鑿者一曰泐潭寶峯十三

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洪州嚴陽尊者一曰

揚州慧覺者一曰隴州奉禪師者一曰婺州

從朗者一曰婺州新建禪師者一曰杭州多

福和尚者一曰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曰麻谷

和尚者一曰觀音定鄂者一曰宣州茗萍和

尚者一曰太原免道者一曰幽州燕王者一

曰鎮州趙王者

大鑿之五世曰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台州勝光和尚者一曰漳

州浮石和尚者一曰紫桐和尚者一曰日容

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鄂州茱萸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石梯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長沙景岑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雪竇常通者一曰婺州嚴靈者

大鑿之五世曰白馬曇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晉州霍山無名者

大鑿之五世曰吉州性空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歙州務源和尚者一曰棗山光仁

者

大鑿之五世曰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曰投子

山大同者一曰湖州道場如訥者一曰建州

白雲約禪師者一曰伏牛山元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石霜慶諸者一曰漸源仲

興者一曰祿清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曰涿州

杏山鑿洪者一曰潭州神山僧密者一曰幽

谿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澧州夾山善會者

大鑿之五世曰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關南道吾者一日漳州羅漢

者

大鑿之五世曰杭州徑山鑿宗大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日天童咸啓者一日背山行真

者一日杭州大慈山行滿者

大鑿之五世曰天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日婺州俱胝和尚者一日新羅彥忠者

大鑿之五世曰高安大愚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鑿之五世曰新羅洪直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興德大王者一日宣康太子者

大鑿之五世曰許州無迹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道遂者

世七

大鑿之五世曰小馬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十五

一人曰縉雲郡有緣者

大鑿之五世曰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日大隨法真者一日靈

樹如敏者一日福州壽山師解者一日饒州

菟山和尚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
州淨江和尚者一曰潞州潞水和尚者一曰
廣州圓或作明禪師者一曰温州靈陽禪師者
一曰洪州紙衣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臨濟義玄者一曰
睦州陳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頃山楚南者一
曰福州烏石山靈觀者一曰杭州羅漢宗徹
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相國裴休者一曰
揚州德元者一曰土門讚禪師者一曰襄州

政禪師者一曰吳門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超
禪師者一曰蘇州憲禪師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瀉山靈祐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
巖智閑者一曰延慶法端者一曰徑山洪諲
者一曰靈雲志勤者一曰益州應天和尚者
一曰九峯慈慧者一曰京兆米和尚者一曰
晉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侍者
一曰長延圓鑒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
方者一曰瀉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順者一

日興元府崇皓者一日鄂州全諗者一日嵩
 山神劔者一日許州弘進者一日餘杭文立
 者一日越州光相者一日蘇州文約者一日
 上元智滿者一日金州法朗者一日鄂州超
 達者一日白鹿從約者一日西堂復禪師者
 一日温州靈空者一日大瀉簡禪師者一日
 荆南智朗者一日瀉山普潤者一日瀉山法
 真者一日黑山和尚者一日滁州神英者一
 日石碓無字霜山和尚者一日南源和尚者一
 日瀉山冲逸者一日瀉山彦禪師者一日三

角法遇者一日鄧州志詮者一日荆州弘珪
 者一日巖背道曠者
 大鑒之五世曰遂州道圓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終南山圭峯宗密者
 大鑒之五世曰奉國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日鎮州常一者一日滑州智遠者一
 日鹿臺玄邃者
 大鑒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日雲居道膺者一日撫
 州本寂者一日洞山道全者一日龍牙居遁

者一曰京兆休靜者一曰京兆蜆子和尚者
一曰葑州普滿者一曰台州道幽者一曰洞
山師慶者一曰洛京道儒者一曰越州乾峯
和尚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尚者一曰天童咸
啓者一曰潭州寶蓋山和尚者一曰益州通
禪師者一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撫州踈
山光仁者一曰澧州欽山文邃者一曰天童
義禪師者一曰太原方禪師者一曰新羅金
藏和尚者一曰益州白禪師者一曰潭州文
殊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尚者一曰邵州

西湖和尚者一曰青陽通玄和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鑿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巖頭全豁者一曰雪峯義存
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瓦官者一曰
高亭簡禪師者一曰洪州資國和尚者一曰
德山紹奕者一曰鳳翔府無垢者一曰益州
雙流尉遲者
大鑿之六世曰睦州陳尊宿其所出法嗣二
人一曰睦州刺史陳操者一曰嚴陵釣臺和
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
華人也姓邢氏少有遠志戒後即務學宗乘
及往黃檗法會其上座僧初勸禪師問法於
黃檗曰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
禪師凡三問黃檗皆三打之師以此乃告辭
其上座僧上座遂謂黃檗曰義玄雖後生可
教若辭去師宜多方接之明日義玄果辭黃
檗遂謂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問曰什
處來玄曰黃檗來大愚曰黃檗有何言教言
義玄嘗三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為其三度

打之不知過在何處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
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玄於是大悟曰元來
佛法也無多子大愚遽擗玄曰汝適來道我
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
玄遂揮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開玄曰汝師
黃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黃檗黃檗問曰汝回
何速玄曰祇為老婆心切黃檗曰大愚遮老
漢待見與打一頓玄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
打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吟吟大笑禪師後乃
還趙趙人慕之遂命居臨濟學者聞風皆不

遠歸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日鄂州
灌谿志閣者一日幽州譚空者一日鎮州寶
壽沼和尚者一日鎮州三聖慧然者一日魏
府存獎者一日定州善崔者一日鎮州萬歲
和尚者一日雲山和尚者一日桐峯庵主者
一日杉洋庵主者一日涿州紙衣和尚者一
日虎谿庵主者一日覆盆庵主者一日襄州
歷村和尚者一日滄州米倉和尚者一日齊
聳者一日涿州秀禪師者一日善權徹禪師
者一日金沙禪師者一日允誠禪師者一日

新羅智異山和尚者一日魏府大覺者一日
定上座者一日齋上座者

大鑿之六世曰魏府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日廬州大覺者一日廬州澄心旻德
者一日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日宋州法華和

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圭峯宗密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日圭峯溫禪師者一日慈恩太恭者
一日興善太錫者一日萬乘宗禪師者一日
瑞聖覺禪師者一日化度仁瑜者

大鑿之六世曰鹿臺玄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龍興念禪師者

大鑿之六世曰滑州智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彭門審用者一曰圓紹者一曰上方真禪師者一曰東京法志者

大鑿之六世曰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昇州長慶道嶽者

大鑿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仰山光穆者一曰晉州景通者一曰杭州龍泉文喜者一曰新羅順

支者一曰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曰仰山東塔和尚者一曰洪州觀音常蠲者一曰福州東禪慧茂者一曰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曰處州遂昌者

大鑿之六世曰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二人一曰吉州止觀者一曰壽州紹宗者一曰襄州延慶法端者一曰益州無滌者一曰益州長平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演教大師者一曰安州清幹者一曰終南山豐德寺和尚者一曰均州武當山暉禪師者

一曰江州雙谿田道者一曰益州照覺和尚者一曰睦州東禪和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福州雙峯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雙峯古禪師者

大鑿之六世曰杭州徑山洪謹禪師其所出

理七

二十

法嗣四人一曰洪州米嶺和尚者一曰廬州寂禪師者一曰臨川義直者一曰杭州功臣令道者

大鑿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溫禪

師者一曰福州牛頭微禪師者一曰西川香

山澄照者一曰陝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濠州

思明者一曰鳳翔招福者一曰興元中梁山

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隱和尚者一曰安州九

峻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者

一曰九峻山敬慧者一曰東京觀音巖俊者

一曰桂陽龍福真禪師者

大鑿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蘄州三角山令珪者

大鑿之六世曰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日南際山僧一者一日
 大光山居誨者一日廬山懷祐者一日九峯
 道虔者一日涌泉景欣者一日雲蓋山志元
 者一日藏禪師者一日福州洪荐者一日德
 山慧空者一日吉州崇恩者一日石霜禪
 師者一日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日潭州伏和
 尚者一日鹿苑暉禪師者一日寶蓋約禪師
 者一日雲門海晏者一日湖南文殊和尚者
 一日石柱和尚者一日中雲蓋和尚者一日
 河中存壽者一日南嶽玄泰者一日杭州敬

禪師者一日潞府宗海者一日新羅欽忠者
 一日新羅行寂者一日洪州鹿源和尚者一
 日大陽山和尚者一日滑州觀音和尚者一
 日鄆州正覺和尚者一日商州高明和尚者
 一日許州慶壽和尚者一日鎮州萬歲和尚
 者一日鎮州靈壽和尚者一日鎮州洪濟和
 尚者一日吉州簡之者一日大梁洪方者一
 日邛州守閑者一日新羅朗禪師者一日新
 羅清靈者一日汾州爽禪師者一日餘杭通
 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二人一日樂普山元安者一日
洪州令超者一日鄆州四禪和尚者一日江
西懷忠者一日盤龍可文者一日撫州月輪
者一日洛京寰普者一日太原海湖和尚者
一日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日鳳翔府幽禪
師者一日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日韶州曇普
者一日吉州僊居山和尚者一日太原端禪
師者一日洪州延慶和尚者一日越州越峯
和尚者一日鼎州祇闍山和尚者一日益州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棲穆和尚者一日嵩山全禪師者一日益州
夾山院和尚者一日西京雲巖和尚者一日
安福延慶休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灌溪志閑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汝州寶應和尚者一日天鉢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寶壽沼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日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日西院第

第一五五册

二世寶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涿州紙衣和尚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鎮州譚空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鎮州大悲和尚者一曰淄州

水陸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潭州有緣者一曰

龍興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京

兆白雲善藏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

尚者一曰陝府龍峻山和尚者一曰大光山

玄禪師者一曰漳州藤霞和尚者一曰宋州

淨覺和尚者一曰華州證和尚者一曰鄂州

永壽和尚者一曰鄂州靈竹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人一曰新羅清院和尚者一曰

洪州泐潭神黨者一曰吉州行修者一曰洪

州明禪師者一曰吉州秘和尚者一曰洪州
延茂和尚者一曰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曰洪
州泐潭悟禪師者一曰吉州禾山無殷者一
曰泐潭牟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紹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雲蓋山志罕禪師者一曰
新羅卧龍和尚者一曰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曰新羅瑞巖和尚者一曰新羅泊
巖和尚者一曰新羅大嶺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潭州中雲蓋山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雲蓋山景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道德者

大鑿之七世曰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曰杭州佛日和尚者
一曰蘇州永光院真禪師者一曰洪州同安
丕禪師者一曰歸宗澹權者一曰池州廣濟

和尚者一曰潭州水西南臺和尚者一曰歙
 州朱谿謙禪師者一曰揚州豐化和尚者一
 曰雲居山道簡者一曰歸宗懷惲者一曰洪
 州大善慧海者一曰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者一曰南嶽南臺和尚者一曰雲居山昌禪
 師者一曰池州^{延七}嵇山章禪師者一曰晉州大
 禿和尚者一曰新羅雲柱和尚者一曰雲居
 山懷岳者一曰陞珏和尚者一曰潭州龍興
 寺悟空者一曰建州白雲滅禪師者一曰潭
 州幕輔山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山璋禪師

者一曰廬州冶父山和尚者一曰南嶽法志
 者一曰新羅慶猷者一曰新羅慧禪師者一
 曰洪州鳳棲山慧志者
 大鑿之七世曰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曰撫州荷玉光慧者一
 曰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曰衡州育王山弘通
 者一曰撫州金峯從志者一曰襄州鹿門處
 真者一曰撫州曹山慧霞者一曰衡州華光
 範禪師者一曰處州廣剎容禪師者一曰泉
 州小谿院行傳者一曰西川布水巖和尚者

一曰蜀川西禪和尚者一曰華州草庵法義者一曰韶州華嚴和尚者一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者

大鑿之七世曰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報慈藏嶼者一曰襄

短

二十五

州含珠山審哲者一曰鳳翔白馬弘寂者一曰撫州崇壽院道欽者一曰楚州觀音院斌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京兆華嚴寺體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鳳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

饒州北禪院惟直者一曰維州化城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筠州九峯普滿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洪州同安威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青林師虔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龍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門

寺獻禪師者一曰襄州廣德和尚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

大鑿之七世曰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興元府青剎山和尚者一曰

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京兆重雲智暉者一日杭州

瑞龍幼璋者

大鑿之七世曰撫州踈山康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人一日踈山第二世證禪師者

一日洪州百丈安禪師者一日筠州黃蘗慧

禪師者一日隨城山護國守澄者一日洛京

靈泉歸仁者一日延州延慶奉璘者一日安

州大安山省禪師者一日洪州百丈超禪師

者一日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日常州正勤

院蓋禪師者一日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日京

兆三相和尚者一日筠州五峯山行繼者一

迦七

二十六

日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日華州西谿道泰者

一日撫州踈山和尚者亡其世數一日筠州黃蘗

山令約者一日揚州祥光遠禪師者一日安

州大安山傳性者一日筠州黃蘗羸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自古者一曰澧州太守雷滿者

大鑿之七世曰樂普山元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靜者一曰蘄州烏牙山彥賓者一曰鳳翔府青峯傳楚者一曰鄧州中度和尚者一曰嘉州洞谿和尚者一曰京兆卧龍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慧通者一曰京兆盤龍和尚者一曰單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鄜州善雅者

大鑿之七世曰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師魏者一曰京兆白雲無休者

大鑿之七世曰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者一曰袁州木平山善道者一曰陝府龍谿和尚者一曰桂陽志通者二十七一曰廬州壽昌淨寂者大鑿之七世曰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

大巖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河東社院簡禪師者一曰洪
州南平王鐘傳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全付者一曰
郢州芭蕉慧清者一曰韶州黃連山義初者
一曰韶州慧林鴻究者一曰洪州黃龍和尚
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資福如寶者

大鑒之七世曰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台州師彥者一曰懷州彥禪
師者一曰吉州慧宗者一曰福州道閑者一
曰福州從範者一曰福州嚴禪師者一曰洪
州海一者一曰信州韶和尚者一曰洪州訥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感潭資國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圓者

大鑒之七世曰金陵道巘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金陵廣化處微者

大鑒之七世曰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十六人一日玄沙師備者一日福州

慧稜者一日福州玄通者一日杭州道愆者

一日福州長生山皎然者一日鵝湖山智孚

二十七

者一日漳州報恩懷岳者一日杭州西興化

二十八

度者一日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日漳州隆壽

紹卿者一日福州僊宗行瑀者一日福州蓮

華山從念者一日杭州龍華寺靈照者一日

明州翠巖令參者一日福州弘瑀者一日潭

州雲蓋山歸本者一日韶州林泉和尚者一

日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日越州洞巖可休者

一日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日杭州龍井通禪

師者一日漳州保福從展者一日泉州瑞龍

道溥者一日杭州龍興寺宗靖者一日福州

南禪契璠者一日越州越山師魯者一日南

嶽金輪可觀者一日泉州福清玄訥者一日

韶州雲門文偃者一日衢州南臺仁禪師者

一日泉州東禪和尚者一日餘杭大錢從襲

者一日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日池州和龍山

守訥者一曰建州夔筆和尚者一曰福州古田極樂院允儼者一曰福州芙蓉山如體者一曰洛京慈鶴山和尚者一曰潭州瀉山禪師者一曰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曰益州普通山普明者一曰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者一曰漳州保福超悟者一曰太原孚上座者一曰南嶽惟勁者一曰台州十相審超者一曰江州廬山訥禪師者一曰新羅國大無為禪師者一曰潞州玄暉者一曰湖州清淨和尚者一曰益州永安雪峯和尚者一曰廬

地七

二十九

僊德明禪師者一曰撫州明水懷忠者一曰益州懷杲或作果者一曰杭州耳相行修者一曰嵩山安德者大鑒之八世曰汝州南院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汝州風穴延沼者大鑒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興陽歸靜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音釋

慝

慝也 女六切

邠

邠音方 邠縣名

泐

歷德切

鎬

胡道切 魯

切

嶺

嶼

嶼烏到

虞

吳音 虞二

贄

脂利切 失涉

奭

施隻切

嶽

祖紅切

鄆

王問切

邛

渠容切

珽

珽說 珽切

維

音無切

弁

衣檢切

冷

珽切 珽切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迴八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下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蘇州嘉興人也姓張氏天性穎悟幼不類常童出家得戒學經律論未幾皆通及參訪善知識一見睦州陳尊宿大達宗旨尋印可於雪峯存禪師自是匿曜一混於衆因南游至韶陽靈樹敏禪師法會敏異人也號能懸知見偃特相器重遂命為衆之第一座及逝因遺書

薦於廣主劉氏命禪師繼領其所居其後劉氏復治雲門大伽藍遷偃居之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尚之號為雲門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日韶州白雲祥和尚者一日德山緣密者一日潭州南臺道遵者一日韶州雙峯竟欽者一日韶州資福和尚者一日廣州廣雲元禪師者一日廣州龍境倫禪師者一日韶州雲門葵禪師者一日韶州白雲聞禪師者一日韶州披雲智寂者一

曰韶州淨法章和尚者一曰韶州温門山滿
禪師者一曰岳州巴陵顥鑒者一曰連州地
藏慧慈者一曰英州大容諲和尚者一曰廣
州羅山崇禪師者一曰韶州雲門寶禪師者
一曰郢州臨谿竟脫者一曰廣州華嚴慧禪
師者一曰韶州舜峯韶和尚者一曰英州觀
音和尚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隨州
雙泉師寬者一曰韶州雲門煦和尚者一曰
益州香林澄遠者一曰南嶽般若啓柔者一
曰筠州黃蘗法濟者一曰襄州洞山守初者

一曰信州康國耀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豐
禪師者一曰穎羅漢匡果者一曰鼎州滄谿
璘和尚者一曰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曰蘄州
址禪寂和尚者一曰泐潭道謙者一曰廬州
南天王永平者一曰湖南永安朗禪師者一
曰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曰金陵清涼明禪師
者一曰金陵奉先深禪師者一曰西川青城
乘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臻禪師者一曰興
元晉通封和尚者一曰韶州燈峯和尚者一
曰韶州大梵圓和尚者一曰澧州藥山圓和

尚者一曰信州鵝湖雲震和尚者一曰廬山
開先清耀者一曰襄州奉國清海者一曰韶
州慈光和尚者一曰潭州保安師密者一曰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者一曰衡州大聖寺守
賢者一曰廬州址天王徽禪師者一曰郢州
芭蕉山弘義者一曰眉州福化院光禪師者
一曰廬州東天王廣慈者一曰信州西禪欽
禪師者一曰江州慶雲真禪師者一曰韶州
雙峯慧真者一曰雲門山法球者一曰韶州
廣悟者一曰韶州長樂山政禪師者一曰韶

州佛陀山遠禪師者一曰韶州鷲峯山韶禪
師者一曰韶州淨源山真禪師者一曰韶州
月華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真禪師者一
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者一曰慈雲山深禪
師者一曰廬州化城鑒禪師者一曰廬山護
國禪師者一曰廬山慶雲禪師者一曰岳州
永福朗禪師者一曰郢州趙橫山禪師者一
曰郢州纂子山庵主者一曰廬州南天三海
禪師者一曰桂州覺華普照者一曰益州鐵
幢覺禪師者一曰薪州延長山禪師者一曰

黃龍山禪師者一曰眉州西禪光禪師者一
曰蘄州址禪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禪師
者一曰韶州龍光山禪師者一曰觀州水精
院宮禪師者一曰隋州智門山法覲者一曰
雲門山朗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備禪師其所出法
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羅漢院桂琛者一
曰福州安國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龍重機者
一曰福州僊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國泰瑫禪
師者一曰衡嶽南臺誠禪師者一曰福州白

龍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峯冲奧者一曰泉州
睦龍和尚者一曰天台雲峯光緒者一曰福
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興和尚者一
曰天台國清師靜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長慶稜禪師其所出法
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慶道匡者一曰
杭州龍華彥球者一曰杭州保安連禪師者
一曰福州報慈光雲者一曰廬山開先紹宗
者一曰婺州報恩寶資者一曰杭州傾心法
瑫者一曰福州水陸供儼者一曰杭州廣嚴

咸澤者一曰福州報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長慶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靜禪師者一曰處州翠峯從欣者一曰福州枕峯青換者一曰福州東禪契訥者一曰福州長慶弘辯者一曰福州東禪可隆者一曰福州僊宗守玘者一曰撫州永安懷烈者一曰福州閩山令舍者一曰新羅龜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龍須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靜者一曰襄州鷲嶺明遠者一曰杭州報慈從環者一曰杭州龍華契盈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冊寺道慈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師訥者一曰衢州南禪遇緣者一曰復州資福智遠者一曰筠州洞山龜端者一曰温州景豐者大鑒之八世曰信州鵝湖智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進禪師者大鑒之八世曰漳州報恩懷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妙濟師浩者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儀者一曰

建州白雲智作者一曰福州鼓山智嚴者一
 曰福州龍山智嵩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強禪
 師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曰福州鼓山
 清諤者一曰金陵淨德冲煦者一曰金陵報
 恩院清護者

大鑒之八世通八曰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巖師進者一曰台
 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雲龍歸禪師者
 一曰杭州功臣道閑者一曰衢州鎮境遇緣
 者一曰福州報國照禪師者一曰台州白雲

迺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明州翠巖令叅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龍册寺子興者一曰温
 州佛嶼知默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安國弘瑤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師貴者一曰福州
 羅山義聰者一曰福州安國從貴者一曰福
 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彦端者一曰
 福州林陽志端者一曰福州興聖滿禪師者
 一曰福州僊宗明禪師者一曰福州安國祥

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慶省儉者
一曰漳州保福可儔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
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報慈文
欽者一曰泉州萬安清運者一曰福州報恩
熙禪師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從琛者一曰福
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
一曰漳州報恩院行崇者一曰潭州嶽麓和
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禪

師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穩者一曰潭州延壽
慧輪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禪師者一曰福州
升山柔禪師者一曰福州枕峯和尚者一曰
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鷲嶺和尚者一曰睦
州敬連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南嶽金輪觀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衡嶽後金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雙泉山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廣州大通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南嶽橫龍和尚者一曰温州

瑞峯神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懷州玄泉彥禪師其所出法

嗣五人一曰鄂州黃龍誨機者一曰洛京栢

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和尚者一曰懷州

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玄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其所出

法嗣十九人一曰洪州大寧隱微者一曰婺

州明招德謙者一曰衡州華光乾禪師者一

曰福州羅山招孜者一曰西川慧禪師者一

曰建州白雲令弇者一曰處州天竺義證者

一曰吉州清平惟曠者一曰婺州金柱義昭

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尚者一曰湖南道吾山

從盛者一曰福州羅山義因者七一曰灌州靈

巖和尚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尚者一曰福州

興聖重滿者一曰潭州寶應清進者一曰漢

州綿竹縣定慧者一曰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者一曰安州穆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龍山智洪
者一曰襄州白馬山行霽者一曰郢州大陽
山行沖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懷楚者一曰四
祖山清皎者一曰蘄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
晉州興教師普者一曰蘄州三角山真鑿者
一曰郢州興陽和尚者一曰郴州東禪玄偕
者一曰新羅國慧雲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
諤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彥賓者
大鑿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鴻究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韶州靈瑞者
大鑿之八世曰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郢州興陽清讓者一曰洪
州幽谷法滿者一曰郢州興陽義深者一曰
芭蕉二世住遇者

大鑿之八世曰吉州資福如實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資福真邃者一曰吉州
福壽和尚者一曰潭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
州報慈德韶者
大鑿之八世曰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汝州廣慧真禪師者一日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日鳳翔長興和尚者一日潭州靈泉和尚者

大鑿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日潭

州雲蓋山和尚者

迦八

大鑿之八世曰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鑿之八世曰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日廬山永安慧度者一日撫州

曹山義崇者一日吉州禾山契雲者一日漳州保福和尚者一日洪州翠巖師陰者

大鑿之八世曰潭州雲蓋山景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衡嶽南臺藏禪師者一日幽州拓水從實者一日雲蓋山澄覺者

大鑿之八世曰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鄂州黃龍蘊和尚者一日壽州洎山和尚者

大鑿之八世曰歸宗懷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歸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日歸宗巖

密者

大鑿之八世曰池州嵇山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隨州雙泉山道慶者

大鑿之八世曰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風化院令崇者一曰

澧州藥山忠彥者迎八一曰梓州龍泉九和尚者一

曰雲居住緣者一曰雲居住滿者

大鑿之八世曰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筠州洞山道延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慶禪師者一曰洞山敏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寧神降者一曰澧州藥山彥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真者一曰鹿門第二世譚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隱智靜者一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者一曰襄州靈谿山明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真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曹山慧震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嘉州東汀和尚者一曰雄州
 華嚴正慧者一曰泉州招慶院堅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泉州龜洋慧忠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益州聖興存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其所
 出法嗣六人一曰洋州龍穴山和尚者一曰
 唐州大乘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慶歸曉者

一曰襄州含珠山真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
 禪師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并州廣福道隱者一曰紫
 陵第二世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大浪和尚
 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同安威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陳州石鏡和尚者一曰中同安
 志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石門山獻禪師其所出

迴八
十

法嗣一人曰石門山第二出慧徹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廣德義和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者

一曰荊州上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鄧州羅紋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曰隨州智門守欽者一曰護國

第二世知遠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者一曰潭州延壽和尚

者一曰護國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鑪

峯瓊和尚者一曰京兆盤龍山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興古者一曰

蘄州烏牙山行朗者一曰號州盧氏常禪師

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青峯禪師其所出法
嗣七人一日西川靈龕和尚者一日京兆紫
閣山端已者一日房州開山懷晝者一日幽
州傳法和尚者一日益州淨衆歸信者一日
青峯第二世清勉者一日鳳翔府長平山滿
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祥州大巖白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邛州碧雲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日汾州善昭者一日襄州谷隱

蘊聰者一日并州承天智嵩者一日汝州廣
惠元璉者一日汝州葉縣歸省者一日智門
空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日金陵清涼文益者一日襄
州清溪洪進者一日金陵清涼休復者一日
撫州龍濟紹修者一日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者一日潞州延慶傳毅者一日衡嶽南臺守
安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僊宗契符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福州僊宗洞明者一曰泉州
福清行欽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天龍重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高麗雲嶽令光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秦瑫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婺州齊雲寶勝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廣平玄旨者一曰

福州白龍清慕者一曰福州靈峯志忍者一

曰福州東禪玄亮者一曰漳州報劬玄應者

大鑒之九世曰泉州招慶法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泉州報恩宗顯者一曰金陵

龍光澄忒者一曰永興社院可休者一曰鄴

州太平清海者一曰連州慈雲慧深者一曰

郢州興陽道欽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報恩寶資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處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處州翠峯欣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處州報恩守真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者

大鑿之九世曰杭州龍華彥球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壽無逸者

大鑿之九世曰漳州延壽寺地八慧輪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歸宗道詮者一曰潭

州龍興裕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韶州白雲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大歷和尚者一曰連州寶華

和尚者一曰韶州月華和尚者一曰南雄州

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樂淨含匡者一曰韶

州後白雲福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緣密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襲者一

曰澧州藥山可瓊者一曰南嶽懃禪師者一

曰文殊應真者一曰德山柔禪師者一曰鼎

州德山紹晏者一曰鼎州寬禪師者一曰鼎

州道禪師者一曰巴陵普禪師者一曰郴州

乾明自興者一曰渝州進雲山禪師者一曰

岳州乾普禪師者一日興元府崇禪師者一日鄂州黃龍志愿者一日我眉山承璟者一日益州東禪秀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永康軍羅漢和尚者一

曰復州崇勝光祚者一日永康軍青城香林信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日潭州道崧者一日南嶽雅禪師者一日岳州睦禪師者一日鄧州同禪師

者一日韶州洪教禪師者一日安州處瓊者一日潞州寶周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龍居山明教寬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日五祖師戒者一日四祖山志諶者一日蘄州廣教懷志者一

迴八

十四

曰襄州興化奉能者一日唐州天睦山慧滿者一日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日江陵府福昌重善者一日舒州龍門山仁永者一日襄州延慶本禪師者一日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日鼎州大龍山炳賢者一日雙泉山瓊禪師

者一曰嵩自上座者

大鑿之九世曰韶州舜峯山韶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礪州桃園山曦朗者一曰安

州法雲智善者一曰韶州鄧林善志者一曰

韶州大歷志聰者

大鑿之九世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鼎州德山惠遠者一曰襄州

含珠彬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岳州巴陵鑿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襄州順禪師者一曰靈澄上座

者

大鑿之九世曰金陵清涼山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廬山崇勝御禪師者一曰吉

州西峯豁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雲居山深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蓮華峯詳山主者

大鑿之九世曰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蘄州三角志謙者一曰

郢州興陽詞鐸者

大鑿之九世曰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日洛京紫蓋善沼者一日眉州黃龍繼達者一日棗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日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日嘉州黑水和尚者一日鄂州黃龍智顛者一日眉州福昌達和尚者一日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日洪

州雙嶺悟海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處州報恩契從者一日婺州善照瑜和尚者一日婺州雙谿保初者一日處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日衢州羅漢義和尚

者一日福州興聖調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大龍山景如者一日大龍山楚勛者一日興元府普通從善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白馬行靄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白馬智倫者

大鑒之九世曰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唐州保壽匡祐者一日蘄州自南者一日果州永慶繼勳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谷隱智靜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谷隱知儼者一日襄州普寧
法顯者

大鑒之九世曰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東京普淨常覺者

大鑒之九世曰鳳翔府紫陵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鳳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日潭
理八

州新開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石門紹遠者一日鄂州靈

竹守珎者

大鑒之九世曰洪州同安志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日鼎州梁山緣觀者一日陳州靈
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廣德延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廣德周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瀘州靈龕山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隋州護國知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東京開寶常普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郢州大陽山警延者

大鑿之十世曰鼎州文殊山應真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曉聰者

大鑿之十世曰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黃龍和尚者

通八

十七

大鑿之十世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餘杭人也
姓魯氏素有遠志戒後習毗尼於律師希覺
傍探儒術而文藝可觀覺嘗目之曰此吾門
之游夏也尋務宗乘遂詣福唐長慶法會居
未幾已為其眾所推晚復游方途中遇雨與

其侶漸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叅琛禪師得

了法要乃留庵於福之甘蔗洲後復為其侶

率游江表至臨川遂為郡人命居崇壽精舍

自是學輩浸盛江南國主李氏聞其風遂請

入都使領清涼大伽藍其國禮之愈重四方

之徒歸之愈多逮今其言布於天下號為清

涼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日天台

德韶國師者一日杭州報恩寺慧明者一日

漳州羅漢智依者一日金陵章義道欽者一

日金陵報恩巨逸者一日金陵報慈文遂者

一曰漳州羅漢守仁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道
 潛者一曰撫州黃山良臣者一曰杭州靈隱
 清聳者一曰金陵報恩玄則者一曰金陵報
 慈行言者一曰金陵淨德智筠者一曰高麗
 道峯慧炬國師者一曰金陵清源泰欽者一
 曰杭州寶塔寺紹巖者一曰金陵報恩法安
 者一曰撫州崇壽契稠者一曰雲居清錫者
 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
 曰歸宗策真者一曰洪州同安紹顯者一曰
 廬山棲賢慧圓者一曰洪州觀音從顯者一

曰廬州長安延規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
 一曰洛京興善棲倫者一曰洪州西興齊禪
 師者一曰潤州慈雲匡達者一曰蘇州薦福
 紹明一曰澤州古賢謹禪師者一曰宣州興
 福可勳者一曰洪州上藍守訥者一曰撫州
 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奉先法瓌者一曰廬
 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達鴻者一
 曰高麗靈鑒者一曰荆門上泉和尚者一曰
 廬山大林僧道者一曰池州仁王緣勝者一
 曰歸宗義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

荊州護國遇禪師者一曰饒州芝嶺照禪師者一曰歸宗師慧者一曰歸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一曰歸宗夢欽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闡者一曰洪州永安明禪師者一曰洪州禪谿可莊者一曰潭州石霜奘禪師者一曰江西靈山和尚者一曰廬山佛手巖因禪師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昇州華嚴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達者一曰洪州大寧道邁者一曰楚州龍興德賓者一曰鄂州黃龍仁禪師者一曰洪州西山道

聳者

大鑒之十世曰襄州清谿洪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者一曰廬山圓通德緣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復禪師其所出

四八

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一曰廬山

十九

寶慶庵道習者

大鑒之十世曰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河東廣原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衡嶽南臺寺守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鷲嶺善美者一曰安州慧日明禪師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報劬第一世仁義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龍壽法騫者

大鑒之十世曰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筠州九峯山守詮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國師其所出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日杭州永明寺延壽

者一日温州大寧可弘者一日蘇州長壽朋彥者一日杭州五雲山志逢者一日杭州報恩法端者一日杭州報恩紹安者一日福州之廣平守威者一日杭州報恩永安者一日廣州光聖師護者一日杭州奉先清昱者一日天台普簡智勤者一日温州鴈蕩願齋者一日杭州普門希辯者一日杭州光慶遇安者一日天台般若友蟾者一日婺州智者全肯者一日福州玉泉義隆者一日杭州龍冊曉榮者一日杭州功臣慶蕭者一日越州稱

心敬進者一曰福州嚴峯師木者一曰潞州
華嚴慧達者一曰越州清泰道圓者一曰杭
州九曲慶祥者一曰杭州開化行明者一曰
越州開善義圓者一曰温州瑞鹿遇安者一
曰杭州龍華慧居者一曰婺州齊雲遇臻者
又一日温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報恩
德謙者一曰杭州靈隱處先者一曰天台善
建省義者一曰越州觀音安禪師者一曰婺
州仁壽澤禪師者一曰越州雲門重曜者一
曰越州大禹榮禪師者一曰越州地藏瓊禪

師者一曰杭州靈隱紹光者一曰杭州龍華
紹鑿者一曰越州碧泉行新者一曰越州象
田默禪師者一曰潤州登雲從堅者一曰越
州觀音朗禪師者一曰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禹自
廣者一曰筠州黃蘗師逸者一曰蘇州瑞光
清表者一曰杭州興教寺洪壽者一曰蘇州
承天道原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道場文遂禪師
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齊雲慧禪師者
一曰洪州雙嶺祥禪師者一曰洪州觀音真
禪師者一曰洪州龍沙茂禪師者一曰洪州
大寧獎禪師者

運八

二十一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瓌省者一曰
衢州鎮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慶祥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其所
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

州羅漢願昭者一曰處州報恩師智者一曰
衢州激寧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
曰杭州保清遇寧者一曰福州支提辨隆者
一曰杭州瑞龍希圓者一曰杭州國泰德文
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洪州百丈山道常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廬山棲賢澄謔者一曰
蘇州萬壽德興者一曰越州雲門永禪師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曰廬山羅漢行林者一曰杭州

功臣覺軻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行言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洪州雲居義能者一日饒
州北禪清皎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恩法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廬山棲賢道堅者一日歸

宗慧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日廬州長安辨實者一日
雲蓋山用清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日杭
州朝明院津禪師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蘇州長壽院朋彥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長壽第二世法齊者

迎八

二十二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日高麗國慧洪者一日越
州上林湖智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雲居山真如道齊禪師其
所出法嗣九人一日雲居契瑰者一日杭州

靈隱文勝者一曰台州瑞巖義海者一曰大
 梅居煦者一曰大梅保福居素者一曰荆門
 清谿清禪師者一曰雲門居曜者一曰雲居
 慧震者一曰廬山慧日智達者

評曰正宗至大鑒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
 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為家故有
 瀉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臨濟云者有雲
 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數而雲
 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瀉仰已
 熄而曹洞者僅存絲絲然猶大旱之引孤

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相
 承得人與不得人耳書不云乎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音釋

憇音逆各切煦吁句切憚委粉切號古伯切榔林切
 切於宜切誼上紙切熄悉即也忙公在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九

迴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昇嵩 編修

旁出略傳二百五人

宗證略傳十一人

旁出略傳 并序

迴九

序曰旁出善知識者已載於他書此復見之
蓋以其皆出於正宗的庶雖異其法一也周
封同姓之國以貴其宗親親之義則文武成
康為正方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
矣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會禪師

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難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
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
達磨達者

師子之二世曰達磨達尊者屬賓國人也
詳姓氏初師其國之波梨迦尊者出家頗聰
敏有智辯而德冠諸應真之士及波梨迦之
法離為五家而尊者首冠於禪定宗晚與師
子尊者辯論遂伏其道復宗之為師及師子

遇害達磨達乃與其二弟子隱於其國之象
白山年壽甚高出于常數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因陀羅者一曰瞿羅忌利婆者

評曰始愚未得證於三藏記時有曰吾疑
祖位至師子絕而其法普傳猶此六祖大鑒

禪師不其然乎因嘗與其論曰夫祖位之絕
蓋非常事前後賢聖亦當言之若此祖數止
於大鑒者乃有般若多羅與夫達磨大士而
預記之六祖雖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子所
謂祖世絕於師子必何以證之其前祖孰嘗

記耶而分傳法者果何人將之東乎非人則
其法安得至此雖其旁出達磨達者自爲枝
派其所出各不過四五人耳非普傳也亦未
始聞其徒以法而東揚者苟以達磨達爲之
普傳者則達磨達何乃獨指二十五祖曰我

迦九

二

有同學號婆舍斯多先師預以法付之復授
衣爲信已適南天竺也其他同學者曷棄而
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
臆度曰若然則達磨達既宗師子安得不承
之爲其正祖乃推於斯多乎曰此蓋聖人宜

其機緣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淺深而授之法印耳若五祖傳之大鑒而不付北秀不其然哉或者然之適得僧祐之書而吾言甚驗不欲棄之因系達磨達傳後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羅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達磨尸利帝者一曰那伽難提者一曰破換求多羅者一曰婆羅婆提者師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羅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波羅跋摩者一曰僧伽羅叉者師子尊者之四世曰達磨尸利帝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摩帝隸披羅者一曰訶利跋茂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樓求多羅其所出法嗣三八一曰和修盤頭者一曰達摩訶帝者一曰旃陀羅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羅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勒那多羅者一曰盤頭多羅者一曰婆羅婆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羅叉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毗舍也多羅者一曰毗樓羅多摩

者一曰毗栗芻多羅者一曰優波羶馱者一曰婆難提多者

二十八祖達磨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九人

一曰有相宗首薩婆羅者一曰無相宗首波

羅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蘭陀者一曰戒行

宗首名一曰無得宗首寶靜者一曰寂靜宗

首名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總持

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三人

一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滿

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滿禪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曰峴山神定者一曰寶月禪師

者一曰華閑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

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二十九祖之三世華閑居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曇邃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延陵慧簡者一曰彭城慧瑳者一

曰定林慧綱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綱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六合大覺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高郵曇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曇影禪師其所出法嗣

迦九

一人曰泰山明練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練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揚州靜泰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祖也旁出法嗣一人

曰牛頭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頭法融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巖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法持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禪師旁出法嗣凡
 十人一日金陵鍾山曇瑾者一日荊州大素
 者一日幽棲月空者一日白馬道演者一日
 新安定莊者一日彭城智瑳者一日廣州道
 樹者一日湖州智爽者一日新州杜默者一
 曰上元智誠者

迎九

五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旁出法嗣
 八人一日東都鏡潭者一日襄州志長者一
 曰益州端伏者一日龍光龜仁者一日襄陽
 辯才者一日漢南法俊者一日西川敏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定真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旁出法嗣
 二人一日牛頭玄素者一日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旁出法嗣
 三人一日宣州安國玄挺者一日潤州鶴林
 玄素者一日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天台惟則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一曰金華曇益者一

曰吳門圓鏡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徑山國一禪師道欽其

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鳥窠道林者一曰木渚

山悟禪師者一曰青陽廣敷者一曰杭州中

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則禪師

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雲居智禪師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賢會通者一曰

靈岩寶觀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其

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頭山道性者

一曰江寧智燈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與懷

信者一曰鶴林全禪師者一曰北山懷古者

一曰明州觀宗者一曰牛頭大智者一曰白

馬善道者一曰牛頭智真者一曰牛頭譚顥

者一曰牛頭雲韜者一曰牛頭山凝禪師者

一曰牛頭法梁者一曰江寧行應者一曰牛
 頭山惠良者一曰興善道融者一曰蔣山照
 明者一曰牛頭法燈者一曰牛頭定空者一
 曰牛頭山慧涉者一曰幽棲道遇者一曰牛
 頭山凝空者一曰蔣山道初者一曰幽棲藏
 禪師者一曰牛頭靈暉者一曰幽棲道穎者
 一曰牛頭巨英者一曰釋山法常者一曰龍
 門凝寂者一曰莊嚴遠禪師者一曰襄州道
 堅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殿淨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潤州棲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十
 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嶽慧安
 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揚州曇光者一曰
 隨州神暄者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資州智
 僊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義方者一
 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贖者一曰越州
 僧達者一曰白松山劉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十有九人一曰五臺山巨方者一曰河中

智封者一曰兗州降魔藏禪師者一曰壽州
道樹者一曰淮南金植者一曰荊州辭朗者
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
京義福者一曰忽雷澄禪師者一曰東京日
禪師者一曰太原徧淨者一曰南岳元觀者
一曰汝南杜禪師者一曰嵩山敬禪師者一
曰京兆小福禪師者一曰晉州霍山觀禪師
者一曰潤洲崇珪者一曰安陸懷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嶽慧安國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儉者一曰嵩嶽

破竈墮者一曰嵩嶽元珪者一曰常山坦然
者一曰鄴都圓寂者一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瓌禪
師者一曰撫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隨州神慥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正壽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資州智佺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資州處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贖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義興神斐者一曰湖州暢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滿者一曰西京定莊者
 一曰南嶽慧隱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荆州辭朗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車禪

師者一曰埽界慎徽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終南山惟政者一曰

廣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禪師者一曰襄州夾

石思禪師者一曰明瓚者一曰敬愛真禪師
 者一曰兗州守賢者一曰定州石藏者一曰
 南嶽澄心者一曰南嶽日照者一曰洛京幹
 禪師者一曰蘇州真亮者一曰瓦官璿禪師
 者一曰弋陽法融者一曰廣陵演禪師者一
 曰陝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真亮者一曰澤州
 亘月者一曰亳州曇真者一曰都梁山崇演
 者一曰京兆澄禪師者一曰嵩陽寺一行者
 一曰京兆融禪師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士
 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義福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日大雄猛禪師者一日西京大
震動禪師者一日神斐禪師者一日西京大
悲光禪師者一日西京大隱者一日定境者
一日道播者一日玄證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嶽元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日京兆藍田深寂者一日太白雲禪
師者一日東白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觀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峴山幽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日揚州大總管李孝逸者一日
工部尚書張錫者一日國子祭酒崔融者一
日秘書監賀知章者一日睦州刺史康誥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資州處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益州無相者一日益州馬禪
師者一日超禪師者一日梓州曉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義興斐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東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興善惟政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禪師者一曰志真
 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愛寺志真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嵩山照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埽界慎徽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武誠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無相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益州無住者一曰荊州融禪師者

一曰漢州王頭陀者一曰益州神會者
 宗證略傳并序

序曰涅槃曰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
 示現作祖為其療治又曰我有無上正法悉
 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

依上此吾道之有祖宗尚矣但支竺相遠傳

之者不真致令聖人之德不甚明効加之暴

君嫉善毀棄大教而佛子不善屬書妄謂其

祖絕於二十四世乃生後世者之疑聖德益

屈余嘗慨之適因治書乃得眾賢所道祖宗

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爲宗證傳云爾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
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晤能通大小乘學其國
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
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
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鶴
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
誌之其時已丑歲也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
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
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

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
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
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過之者
乎大力曰似我之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
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
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僧會遂引見於吳
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土國
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清宵喫鉢雲
間關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當時權不曉其
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

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效驗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歎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二大士俱得聖

道而異德皆不可測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曆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璨即

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書之

中天竺國沙門支彊梁樓者實得果不測之
人也方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洛初館于
白馬寺蓋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時魏室方
危奐輩憂之聞支彊異僧數從問其國之盛

如九

十二

衰支彊遂爲奐說偈曰二公賴虛位獼猴正
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猴不措及奐去支彊
復說偈曰二人好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
河內朱輪上進壇當時雖不曉其說而後皆
驗之尋會曇諦康僧鎧曇松白延諸沙門翻

譯衆經一曰支彊謂諸僧曰我在西時嘗往
窺賓國至葱塗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極遠俄
見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
禮之因問之曰仁者居此幾久名字謂誰其
僧曰我號達磨達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從
波梨迦比丘受學晚遇師子尊者爲之出世
之師自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師子而我遂隱
此久已謝絕人世豈意復得與汝相遇然我
素聞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復問師子尊者誠
知其無辜被害然其所傳之法爲何宗乘方

欲訪其端由而未嘗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聞乎達磨達曰昔如來用教乘而普傳衆聖獨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囑摩訶迦葉迭傳至我師子尊者然師子知其自不免難方其存時預以付我同學號婆舍斯多者復授衣爲信斯多過九當時遵師之命即往化於南天竺支彊然之曰我亦嘗會是師十三婆舍斯於南印度因以祖事與諸沙門譯之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彊梁樓之所譯也中天竺國沙門婆羅笈多者亦神

異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及晉武大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笈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彊辯者皆亦屈伏

與王辯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為婆羅
多那事見其本傳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
驗汝說誠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
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
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疆之前為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佛跋跋陀羅天竺人也此云覺賢本姓釋迦
氏甘露飯王之後少時出家本國度為沙彌
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極聰明隸業習誦凡
一日敵衆人一月所為尤以禪業自任嘗與

僧伽達多共游罽賓國達多始未測其人一
日達多禪坐於密室忽睹跋陀在前驚而問
曰何來跋陀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即隱不
見達多異之他日以是問之乃知其已得不
遠果會秦僧智嚴同在罽賓嚴因懇請跋陀
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十四其師佛大先時亦在罽
賓因謂智嚴曰弘持禪法跋陀其人也遂與
智嚴東來初至長安與羅什相遇甚善嘗謂
什公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
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跋陀議論

多高簡頗為什之徒所忌其後因自言玄見
 五船自其國來其弟子復言自得阿那含果
 跋陀不即驗問以此致謗秦僧以跋陀為誑
 眾遂擯之不容同處跋陀即日與其弟子慧
 觀等出關南適廬山而慧遠法師素聞其名
 見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書秦王為其解擯
 遂請跋陀出其禪經同譯譯成遠為之序因
 問跋陀曰天竺傳法諸祖凡有幾何跋陀曰
 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
 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號不如密多

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者方在南
 天竺盛行教化吾嘗遇之般若尚在達磨多羅未繼世作祖故
未稱之寶林傳所稱跋陀說其祖事與此並同會其西之江陵遠公
 未及以之為書跋陀後會劉太尉裕罷鎮荊
 州相將同還都下住道場寺卒於本寺當元
 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迎九
 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
 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
二十弗若密多二十不若多羅二十達磨多
五羅二十祐尋終於梁

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耶舍乃益譯出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者共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天懿嘗問耶舍曰西土頗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此明帝正光元年至此雒陽其人亦善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說

偈而答天懿曰尊勝今藏古無肱又有肱龍來方受寶奉物復嫌名天懿復問如前耶舍又說偈曰初首不稱名風狂又有聲人來不喜見白寶初平平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自起求無礙師傅我設繩路上逢僧禮脚下六支生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三四金無我隔水受心燈尊號過諸量徒瞋不起憎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奉物何曾奉言勤又不勤唯書四句偈將勸瑞田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心裏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

探一月將照二三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
曰領得珍勤語離鄉日日敷耒梁移近路餘
算脚天徒天懿復問耶舍曰前所記者將有
國德間生吾不復語然其後之事爲汝并以
六偈記之其一曰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
比肩三九族足下一屯分其二曰靈集媿天
恩生牙二六人法中無氣味石上有功勳其
三曰本是大蟲男迴成師子談官家封馬嶺
同詳三十三其四曰九女出人倫八箇絕婚
姻朽床添六脚心祖衆中尊其五曰走戊與

迴九

十六

潮隣媯烏子出身二天雖有感三化寂無塵
其六曰說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
首三四繼門修復謂天懿曰吾滅度後凡二
百八十年是國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風俗安
樂前之所記賢聖相次皆出大益群品然因
一勝師始開其甘露門而致後如此萬天懿
即從耶舍譯其識偈耶舍復出其所謂二十
七祖與般若多羅之繼世弟子二十八祖善
提達磨之事者與天懿正之書之名耶舍
尋悠然獨往廬山遂入滅於山中其後梁簡

文帝聞之因使臣劉縣運往齊取其書歸國

詔沙門寶唱編入續法記

梁簡文帝當齊有國方一載餘即崩然

其死既在賊臣暴亂之際乃暇求法事耶豈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書乎又不見寶唱作續法記年月尚疑之但取其文字自北而傳南其來有因且從舊錄而筆之耳

七佛至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蓋此那連耶

舍之所譯也西域沙門犍那者不知其果何

國人亦不詳何時至於中國也唐天寶中會

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師舍利遂集沙

門於其家置齋落之而犍那與焉李常因問

犍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曰自迦葉

直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欲師子尊

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

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有

三十七世常又問席間他僧曰余嘗見祖圖

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

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適有六祖弟子曰智本

禪師者對曰斯蓋後魏之世佛法毀廢當時

沙門有曰曇曜者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

不暇全寫懷之亡于山澤及魏之文成復教

前後歷三十載至孝文帝之世曇曜乃進為

僧統尋出其事授衆沙門修之目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逸始自曇曜之所致也逮那後不知所終

裴休字公美事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

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爲六祖

劉朐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

迎九

十八

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朐卒於

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音釋

慥七到切 仇所疎切 頤士革切 毫音泊 雒歷各切 媯與洛同切
匹遠切 响吁旬切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傳法正宗定祖圖卷第一

并序

迴十

宋鐔津東山沙門臣僧契嵩撰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謀差謬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契嵩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論上意契嵩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

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源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浸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契嵩因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衍上聖意仰箋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榮惑天下學者莫若

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誦者莫若
 乎禪經禪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
 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乃真
 若廢教之後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魏
 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
 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
 現之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
 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睿性高妙獨得乎言
 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
 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

導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
 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凡三
 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
 者十位列于諸祖之左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
 闕上進塵蹟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序



始祖釋迦牟尼
 佛示生於中天
 竺國為淨飯聖
 王之子尋捨轉



輪聖王位出家
 成無上道轉大
 法輪其後七十
 九歲垂般涅槃
 乃以其大法印
 付其高第弟子
 摩訶迦葉并勅
 阿難副貳傳化



復以金縷僧伽
 梨衣令大迦葉
 轉付當來補處
 彌勒佛其說偈曰
 四十 三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第一祖摩訶迦葉本摩
竭陀國人出於婆羅門
氏其形金色先捨家入
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
佛出世遂歸之為師佛
般涅槃之後乃命眾阿
羅漢與結集法藏其後
持佛衣將入定於難足
山以待彌勒下生乃以
其法印傳之阿難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第二祖阿難姓剎帝利斛
飯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
慕佛出家為佛侍者總持
第一傳佛所說之法若水
傳器未嘗忘逸及其欲趣
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
那和修又囑累乎末田底
迦者說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名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第三祖商那和修亦曰
 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
 姓毗舍多氏在母之胎
 六年生有自然之脈隨
 身而長出家為阿難之
 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茶
 伽藍四十先伏其地之二火
 龍然後領衆處之及其
 將入涅槃乃以法付其
 弟子優波鞠多說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第四祖優波鞠多吐
 利國人姓首陀氏師
 商那和修出家得道
 有異迹號為無相好
 佛度人最衆所記其
 人等數盈溢石室將
 入滅遂以法付其弟
 子提多迦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第五祖提多迦摩伽
 國人其姓則未詳初
 從龜多尊者出家行
 化至中印土會大仙
 者彌遮迦自說夙緣
 求為其徒及將入滅
 乃以法付彌遮迦說
 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土
 人姓則未詳初厭仙術
 求師提多迦出家學佛
 既而證果行化至北天
 竺得異人婆須蜜為其說
 佛昔嘗記汝將紹祖位即
 攝受為之弟子將般涅槃
 乃以法付婆須蜜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第七祖婆須蜜北天竺國人
 姓頗羅慎氏始常服淨衣持
 一酒器神氣自若人皆不測
 及遇彌遮迦顯其夙因遂投
 器從之出家證道納戒行
 化至迦摩羅國以論議服
 佛陀難提為之弟子將入
 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第八祖佛陀難提迦摩羅國
 人姓瞿曇氏生而頂有肉髻
 性大聰明能一覽悉記其齒
 已四十歲會婆須蜜來其本
 國乃慕其說法從之出家得
 道納戒亦務遊化至提伽國
 得奇人伏馱蜜多為之弟子
 臨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第九祖伏馱蜜多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氏生已五十歲矣口未嘗言足未嘗履遇佛陀難提至其舍父母將以見之既見難提忽自發語趨其前而行即願師之出家尋亦成道戒已遊化至中印土得香蓋長者子即脇尊者也以爲弟子將滅度遂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在胎凡十六年乃生因名難生多有異迹會佛陀難提至其國父香蓋携詣之求與攝受及爲比丘修潔精苦晝夜脇不至席故號四十脇尊者遊化至花氏國先七示瑞相後果得富那夜奢出家爲之弟子及其乘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花氏
 國人姓瞿曇氏生有道性
 自知當遇聖師及脇尊者
 至其國乃詣其法會語論
 相契即從之出家得道遊
 化至波羅奈國得馬鳴為
 之弟子然正合佛記及臨
 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馬鳴波羅奈國
 人未詳其姓氏初從富那
 夜奢出家得戒其師為說
 夙緣曰汝昔嘗化彼一國
 之人裸形如馬而其人悲
 鳴應汝之德因是號汝馬
 鳴也遊化至花氏國遂降
 迦毗摩羅大魔即攝伏為
 之弟子垂般涅槃乃以法
 付之說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花
 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
 為外道有大幻術因詣
 馬鳴較法不勝遂為其
 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
 西天竺降大火龍因之
 得龍樹為之弟子將滅
 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竺國人未
 詳其姓氏大聰徹世學無所不
 通其國有山名龍勝其山先有
 神龍所居有巨樹能蔭眾龍及
 龍樹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
 其山依樹修行已能為群龍宣
 說佛法迦毗摩羅知其名乃來
 就見龍樹遂禮之為師納戒遊
 化至南天竺得迦那提婆垂滅
 度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與亦無喜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
 國人姓毗舍羅會龍樹至其
 家及門龍樹先遣以滿鉢水
 置其前那提即以一針投之
 水中遂師龍樹出家為其高
 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迦毗羅
 國得羅睺羅多為徒將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毗
 羅國人姓梵摩氏既遇提
 婆得明其家樹耳之緣即
 師之出家悟法有異迹其
 後統徒遊化至室羅筏城
 以佛記訪僧伽難提尋亦
 得其出家為弟子將般涅
 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筏
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
子謂是昔婆羅王佛也示生
王家遂於王宮落髮受戒尋
出其國之名山石室修禪會
羅睺羅多至其禪所因伏膺
益求法要羅多即以法傳之
後住摩提國尋羅多所記嗣
法之者乃得伽耶舍多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
人姓鬱頭藍氏平生尤多奇
迹會僧伽難提來其舍相求
因師而出家納戒即得付法
遊化至月支國遇鳩摩羅多
為說其家異大之緣及原吉
夢鳩摩羅多即師之出家將
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月支國人姓婆羅門
 氏夙稱不測之人以
 緣示生於此尋得師
 伽耶舍多出家傳法
 行化至中天竺得闍
 夜多為其弟子將滅
 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二十祖闍夜多北天
 竺人未詳其姓氏會鳩
 摩羅多至其本國聞其
 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從
 之出家得法乃遊化諸
 國至羅閱城得婆修槃
 頭比丘為徒將滅以法
 付之說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羅
 閩國人姓毗舍佉氏在胎
 嘗有聖僧以其夙緣告其
 父母及生大異稍長從光
 度羅漢出家慕飲光修杜
 多行尋會閩夜多得傳大
 法遊化至那提國得摩拏羅
 為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那提
 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
 之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
 師婆修槃頭出家已得戒
 付法遊化自西天竺以神
 通自舉至月支國得鶴勒
 那比丘即以法付之尋般
 涅槃其付法偈曰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月支國
 人姓婆羅門氏在胎及生頗
 有異迹尋從羅漢比丘出家
 納戒常林栖誦經以夙因緣
 感群鶴依之故得其號晚因
 摩訶羅得法進化至中天竺
 四十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天竺
 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已出家習
 定晚又師鶴勒那得付大法往
 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宗者如
 達磨達等甚眾後得長者子斯
 多決其握珠之緣遂受之出家
 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
 多斯多戒已師子乃謂曰適觀
 此國將加難於我我豈苟免而吾
 所傳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
 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
 即以吾僧伽梨衣為信說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屬賓
 國人姓婆羅門氏以方言不同本傳凡三出其名
 生有異迹既遇師子與辯其
 夙緣乃為其徒師子知自有
 難遂願以法付之斯多即去
 歷中天竺南印土所化多有
 遇十十三
 異事遂得南天竺國王之子
 不如蜜多為之弟子與之還
 其前所化境將滅以法付之
 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南天
 竺國人姓刹帝利亦多異迹
 以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得
 果尋從斯多出官乃得付法
 遊化至東天竺得聖童子瓔
 珞出家為徒改名般若多羅
 謂是大勢至菩薩迹將入
 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初以童子遇不如蜜多其聖迹既顯遂從之出家納戒得傳法印遊化南天竺國得其國王之子菩提多羅為之弟子改其法名曰菩提達磨此後更四十年餘載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其名稱呼不明之類凡三四說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蓋其國王之子也從般若多羅出家得其付法謂是觀音菩薩之所垂迹其後六十七年乃以法東來震旦其所傳授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資文字初至梁十四以其機緣不契乃往北魏止於嵩少九年方得慧可從其求道其後果以大法付慧可并衣鉢為信乃為此土傳法之初祖也後去少林而示滅度其傳法偈曰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武牢人姓姬
氏三十捐世書出家尋得戒三
十二以異夢辭其本師混迹於
京洛遇達磨大師乃立雪斷臂
懇求法印果得其傳授因為易
名遂為眾之所歸尋得三祖僧
璨為之弟子以法付之却在鄴
都償其夙累其傳法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第三十祖僧璨不知其何
許人初以處士見慧可尊
者不稱姓名因問法發悟
乃師之出家遂命令法名
納戒可祖乃以法付之去
隱舒州皖公山三十載方
四十
十五
為眾所歸尋得道信以沙
彌師之道信既納戒即以
法付之其後子然乃南遊
于羅浮山其傳法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蕲陽人姓司馬氏以穎悟得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蕲之雙峯山途中得童子度為弟子遂名之曰弘忍尋以法并前相信衣付之後乃滅度其傳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蕲陽黃梅人姓周氏生有殊相有賢者見之曰此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師四祖道信出家納戒尋得其付法繼居破頭山即雙峯教化大盛咸亨中客有廬居士自稱慧能自嶺南而來趨其法會忍祖器之以其所呈法偈遂以居士傳法并以衣鉢說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第三十三祖慧能新州新興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貧以鬻薪為資因聞商客誦經乃知五祖弘忍傳佛心印遂備資與母辭去就黃梅以求其法見五祖相契竊以居士受法南還廣州落髮於法性寺得具戒後居韶陽曹侯溪大為四眾所歸方以其法普傳前祖所授衣鉢則置之於其所居之寺其後說偈示徒以顯其法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竺大力者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以漢獻帝之世至于洛邑後乃適其與康僧會相遇僧會嘗問大力曰仁者師誰曰吾師鶴勒那僧會曰鶴勒之徒如仁者幾何入復有過之者耶大力曰似我者三千若其穎出但一上人耳其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我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佛馱跋陀天竺人也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也初會秦僧智嚴於罽賓國乃懇請跋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其後乃之

廬山遂出其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爲
之序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
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
滅度名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不
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國行其教化遠唐未
繼世作
祖故未
稱之故其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
者阿難云云乃至不如密多羅諸持法人以此
慧燈次第相傳我今如其所明而說是義所
聞者即達磨多羅也後爲二十八祖故遠公
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傳

所謂跋陀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固
驗於禪經矣愚考其翻譯禪經之時乃先於
付法藏傳六十二年而已有二十八祖而付
傳輒出魏氏毀教之後但列二十四世妄斷
其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反于禪經豈其欲有
所欺乎愚正宗論嘗指其傳之非詳矣然其
謬書可焚也
雲摩迦羅者中印土人以魏黃初壬寅三年
至于許昌許昌僧光璨嘗問曰西國有何勝
師以何法住持迦羅曰西土凡有两大士一

曰摩拏羅二十二祖也一曰鶴勒那二十三祖也皆傳正法

以法住持其一化西印土其一化中天竺國

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

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

二十祖弗若蜜多二十祖不若多羅二十祖達磨多羅二十祖

尋終於梁也

支強梁樓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

世至洛陽與曇諦康僧鎧輩譯經因謂諸僧

曰我昔在西域嘗往罽賓國至葱塗源入其

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得法之師

師子尊者嘗為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先難預

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

同學達磨達號婆舍斯多也二十五祖也復授衣為

信其時即遣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亦

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迹自七佛以來至

乎二十五祖四十一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也

那連耶舍者罽賓國人也以前東魏孝靜之世

至于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羅

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小士亦

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出

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正光元年至于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答之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二

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波羅芬多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三載其弟子摩伽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害

是否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

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

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

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四十當時好事者即書留

于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十九

於世

健那者不知其西域何國人也未詳何時至諸夏唐天寶中與河南尹李常者相會常問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健那曰自大迦葉直

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

不言達磨以其為此土初祖也若總以西土言

之乃有二若敘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四世二

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

師時慶三祖舉師舍利作齊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一世常又

問他僧曰余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枝

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時

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對曰斯蓋後魏之

時佛法毀廢當時有僧曇曜於倉卒間單錄

諸祖名目不暇備寫懷之亡於山谷後三十

餘年當其君孝文帝之世曜出之與衆絹綴

為付法藏傳其差悞亡失事實乃曇曜之所

致也然愚嘗考曇曜輩所為付法藏傳其文

誠類單錄自彌遮多迦至于師子羅漢凡七

祖師最缺殊無本末亦李常所謂祖圖但空

有其名者此是也

裴休字公美自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

大夫同平章事號為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

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

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

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

達磨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為
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
事衛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
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

四十

二十

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
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
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
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
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

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
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
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卷第一

音釋

曖 於代切曖昧不明也

漶 呼玩切漫漶不分別也

儻 祖峻切與俊同

永樂北藏

傳法正宗記

第一五五册

輔教編卷上

漢一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原教

勸書

原教

萬物有性情漢一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主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牧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道真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行直趣乎實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

漢一

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又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

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跡也以跡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跡出於理而理祖乎跡跡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漢度哉人焉度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跡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

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跡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

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

乎佛亦有情耶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
耶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
義而仁義烏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
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
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
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
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
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
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
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

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
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
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
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
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
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
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
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
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
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官

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
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
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
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
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
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
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
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
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
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

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
臣父子耶豈妨人所生養之道耶但其所出
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
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
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
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
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之以仁恩之以
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
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

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颺颺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

有常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

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

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加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相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天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

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

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揚墨而譏之夫揚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

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觀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佛之見既遠而其

知故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

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
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
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烏呼余烏
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
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
而何甚不厭漢一耶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九
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
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
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
德義而不計工力耶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

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
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
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
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
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
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耶堯舜已前其
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
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

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
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為孺然
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
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
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
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
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
耶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
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
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
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
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
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
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
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
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
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
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
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修超然欲高天下

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也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耶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

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逾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耶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漢一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未頗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

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泐淺而及奧不

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馱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手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

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
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
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
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
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
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
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道也大
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
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

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
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
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
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
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
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
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
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
盡之佛乃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
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含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卷一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十三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耶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耶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

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

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

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鑑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

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
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
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
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
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
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
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
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
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遠盡吾道則恐世誕
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

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
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
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
雖善不善謂之矜漢一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
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
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
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旣衰而世俗之惡滋甚

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

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
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
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
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
質之父子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
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
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賦之火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
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
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來經

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
 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宗耶若房梁公玄齡則
 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
 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宗丞
 相環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

洪一

十六

為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善人而
 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
 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
 又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巖峻純

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
 則刺血寫佛之經像記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本朝所撰高僧傳
 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
 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
 乎如此之聖賢耶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
 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
 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
 諾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
 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
 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

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
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
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
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
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
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
而治乎神明耶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
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
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
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

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
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論請即
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
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
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
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
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
閭巷之福德人耶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未學
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
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

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
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
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
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
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

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
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
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
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
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淨而所
治皆有名跡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
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
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
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災於錢唐聞其所以然
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

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
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
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
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
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迥光之序驗朱
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
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
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黃一十九
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
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嶒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喻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

情而心固至妙焉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輔教編卷上

音釋

鐔徐心切 鐔地名切 窺缺規切 膠居看切 攘羊如切
也 廋疏鳴切 搯遠送切 膠居通切 膳戰時切
也 燼陰刃切 眇彌笑切 瘳治力切 膳戰時切
也 瘳與妙同切 瘳居代切 膳戰時切
 掖傍舍切 瘳恆於切 瘳瘳疾也 瘳瘳疾也

輔教編卷中

漢二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廣原教 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
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

漢三

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
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
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手
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善
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

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
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
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未
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
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
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
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眾
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
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
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跡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

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固其道疑焉是故教也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漢二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

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
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
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
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
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
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
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
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
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
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

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睿智博大盛備之聖
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
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
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跡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

漢二

三

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
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
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
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入之道一也夫四諦
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

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也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佛儒者耶夫舍

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

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論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

不亦遠乎

性出手情情隱乎性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
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
情萬物之感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
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
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
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
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
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
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

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
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
之至也至無則未始而無出乎生入乎死而
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
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
親爲踈踈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
爲兇爲不遜爲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
夫性也爲真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
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
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

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束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甑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

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爲其因應爲其果因果形像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漢二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六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

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

合圍不揜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

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

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

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

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大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

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

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卹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舍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

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
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
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
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
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
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
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
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

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
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
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
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
跡其跡形跡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
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
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
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
教或無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

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

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注二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跡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

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帝齊文宣也及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跡也聖人垂跡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跡可以語夫

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暴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

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會之命爲之修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理僭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跡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

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

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言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十二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

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耶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

愆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

漢二

十三

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性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溥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

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累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宥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慕欲也糞衣綴

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艷煦嫗貧病瓦合與儻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

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
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爲
孤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
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
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
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
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
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
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
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

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
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
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
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
也漢二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十元豈非聖人既隱
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
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鳳生衆鳥
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
也制手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

也石有五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耶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

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旣隱其世數相法

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
之天下相習本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
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
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
也悲夫吾何望也

卷二

十六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
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
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
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
亦不知室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

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
誠明孰能戒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
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
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
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
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
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
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
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

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
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
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
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
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
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
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
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
之乎哉

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
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
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
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字是故指修
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
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
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
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
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
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

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
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
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乎天下
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祿
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何以
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
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
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
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
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

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
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
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
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
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于聖人之域前聖
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
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曰覺而未始覺覺猶夢
曉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
而趨之欲其至之夫謂佛何拒而訕之為家

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闕闕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

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跡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

漢二

十九

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

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跡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跡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跡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

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

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
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
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
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
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
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
跡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
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跡以驗本天
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
若此而為之者公平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
跡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
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
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
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
世大漓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
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
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
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
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跡也為之者或無字

輔教編卷下

漢三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孝論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元在嘉祐集中

孝論并叙一十三篇

漢三

叙曰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

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為父母之真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故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

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耶爲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使我

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

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唯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

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

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芒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

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暗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

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

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未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

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旣孝矣又何以加焉噫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漉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久之憂刺血寫

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

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第三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大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
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
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
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
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
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
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

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
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
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吾從聖人
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
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
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
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

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

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眴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耶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闢新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

殆欲爲備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歿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玉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玉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玉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玉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

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

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捷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捷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耶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捷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

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呼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

以宣其心也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
 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
 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
 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
 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

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六祖謚號大鑿

禪大鑿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
 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
 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

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
 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
 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
 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
 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

漢三

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
 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跡而忘返固欲後世
 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
 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

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者真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真通一

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第十一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馱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

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

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

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
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
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
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
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
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
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
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
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暗
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

珠三

十二

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
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跡効其因真其果不
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
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
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
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
跡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
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
乎果謂之正因也跡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
本必顧乎跡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

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
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
乎一相止觀執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
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
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
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
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
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
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
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

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小解脫之謂也無住之
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
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
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
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
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
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
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
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
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

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耶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

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悟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其所至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罔終身而不得其審馬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

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謂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依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漢三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夫

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蚋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永樂北藏

輔教編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諸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跡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體而

第一五五冊

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
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
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
繆乎而秦人以為大甚徑庭不近人情若無
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
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
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
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
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
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

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
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
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刺舟求劍遠亦遠
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喻道其言
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
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
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
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
聞不其然乎

輔教編卷下

永樂北藏

輔教編

第一五五册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序

漢四

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觀智大師高勸修德莊楷撰

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乃此一音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亦此一音以至風動材響泉鳴谷應亦此音雷霆霹靂雨雹交橫亦此音人語市聲鶉鳩蛇蟻倉庚寒蟬亦此音麻三斤庭前栢樹子得隨得皮老兄未徹拄杖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觀音

胡餅却是饅頭無非此音以至一切語言銅鑼盛油銀椀盛雪鷓鴣啼華珊瑚撐月不落不昧通身徧身將心與汝安吸盡西江亦無非此音不作此音會而作語言謦訕妄生分別無有是處昔楊岐以此音簧鼓天下至圓悟大禪師此音益震師因頻呼小玉之音與檀郎認得之音然後大唱此音不數德山歌壓倒雲門曲凡樓子我若無心之音及盤山紅輪西去之音皆當立下風盡是老凍膿所以於建炎中與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

默而無敢鳴雲居安樂堂上擅此一音衆人憎嫉而無敢和且道此老子乘誰恩力得恁麼奇特昔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乃曰今之歌者其誰乎是亦此音而世未之知也圓悟老師其知之矣予蚤事佛鑑晚見老師叩此一音更無別調學徒若平亦唱師家曲者集師語要將以刊行求爲序篇以冠卷首若知此音則圓悟老師功不浪施

若不知此音而以語言文字求會解者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老師云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序

圓悟禪師克勤嘗被遇今上皇帝對揚正法眼藏其道盛行僧若平鳩工聚材欲以師法語傳諸天下漢四以待後學託嚴州天寧老元弼丐予爲叙吁此果師之本旨哉予聞師常偃處一室坐斷語言轉無上法輪不容擬議揚眉開口立便喪身纔涉廉纖老拳隨起每舉到不與萬法爲侶公案已是拖泥帶水落第

二義今乃欲哀集其平昔啖唾之音鋪陳而
揄揚之師其聞而有不釋然者乎雖然師之
不得已而有言我知之矣譬彼時雨隨物濟
潤遐陬僻處枯根蠱芽若大若小各各露足
而太虛空本自無相亦無有作觀覽于斯者
宜得之言意之表此集之行在在處處當有
神物護持云紹興四年二月日檢校少保定
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南陽郡開國侯張
浚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一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成都府崇寧萬壽禪寺師在昭覺初受六
祖請拈帖示衆云幸自無事須要箇護身符
子作麼然禍不入慎家之門且作麼生斷這
公案會麼兵隨印轉請維那剖露
舉法衣云古人事不獲已掛弊垢本如今推
免不下入這群隊去也大庾嶺頭藏不得如
今也要大家知

指法座云盡十方都是箇寶華王座長在裏

許又何須特地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陞座乃云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共一家既爾業緣無避處不如隨分納些些一不做二不休還有共相建立底麼僧問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未審如何師云兩箇無孔鐵槌進云把斷要津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如龍得水去也師云知則得問承師有言如今也要大家知未審知箇什麼師云風行草偃進云恁麼則息深無語懷抱分明師云分

明底事又作麼生僧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待爾脫却業識來向爾道進云業識已脫請師指示師云種穀不生豆問寶劍出匣海蚌初開向上宗乘乞師直指師云橫按鎮鄒金正今進云恁麼則坐斷十方去也師云七縱八橫進云寶藏撥開於此日五葉千燈事轉新師云曲不藏直乃云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孤負諸聖一向拖泥涉水灰頭土面則埋沒自己如今恁麼也得恁麼

也得且貴正眼流通還委悉麼直饒高步昆
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
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
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
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
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不涉化門一句作
麼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下座
次受昭覺請拈帖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不
從天降不從地湧既然符到奉行豈可囊藏
被蓋請維那宣過

陞座云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鶴脰
自長鳧脰自短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頭頭露
現若委悉得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有麼有麼問靈雲見挑華衲子如
何通信師云滿山紅燦燦進云上機頓曉中
下何如師云頂門上著眼進云功不浪施去
也師云爾脚跟下作麼生僧云踏破澄潭月
師云當空轟霹靂進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
馬嘶時地軸搖師云闍梨還和得麼僧拍手
三下師云錯錯錯進云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輕輕躡足龍門
過惹得清風動地來師云被闍梨帶累問大
庾嶺頭提不起如今何得在師邊師舉拂子
進云拈來當宇宙錦上更鋪華師云一葉落
知天下秋進云九九八十一還歸有道君師
云但恁麼信取問兵隨印轉和尚今日兵印
在手如何受用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和尚
還用得斬諸侯劔麼師云嚇殺人進云四海
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却得闍
梨共證明進云昭覺從此佛日光輝去也師

云也不消得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
寶藏自然而至上是天下是地左邊廚庫右
邊僧堂前是佛殿三門後是寢堂方丈寶藏
在什麼處還見麼如今坐立儼然見聞不昧
光輝溢目寂爾無眼盡凡聖情脫知見縛長
河爲酥酪大地變黃金從自己曾襟流出一
句作麼生道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
山色下座
指方丈云衲僧家魔宮虎穴尚乃安居何況
利生接物處所還知此室麼諸天擁護諸聖

證明其善知識端居此中與人解黏去縛既有如是勝相山僧於中如何施設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作麼生是入門句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開便入方丈

開堂拈疏示衆云靈山單傳密旨曹溪嫡嗣

正音盡在箇裏請表白拈出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於此轉法輪歷代宗師於此提祖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不免起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云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歲又拈香云奉爲判

府內翰諸位勲貴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葱嶺帶來亦非曾襟流出在南中見三十餘員尊宿末後撞著箇老作家被他一槌擊碎今日對衆說破奉爲見住蘄州五祖演和尚以酬法乳保福贊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把斷世界還觀得也無直美四饒一槌未落已前薦得猶落二三且作麼生是第一義有知落處底麼出衆相見僧問釋迦說法多寶證明和尚開堂內翰臨顧半山相見即不問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瑞氣騰

空進云恁麼則片雲生谷口萬仞碧嵯峨師云能有幾人知進云聖明天子以何報答師舉拂子進云天上有星皆拱此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且得領話問七擒七縱則不問賓主相逢事若何師云寶劍倚天光燦爛進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昨夜三更明月下奪取驪珠歸去來師云誰是箇中人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云無孔鐵槌當面擲進云嚇殺人師云嚇得一箇進云也知和尚慣恁麼師云備又

作麼生僧云鷄子過新羅師云自知較一半乃云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擺撥不拘更無回互直饒釋迦彌勒不敢當頭著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杲日當空澄澄光彩無物不爲妙用無法不是真乘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當陽曉示只貴知歸纔涉思量深白雲萬里是故先聖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人天普集對衆分明剖露舉拂示衆云大衆見麼一處真千處百處一時真一句透千句百句一時透拈起也

乾坤岌岌放下也河海晏清不拈不放又作
麼生萬仞峯頭高著眼大千沙界一浮漚遂
舉法燈云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
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爲諸人了
却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法燈便打云
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法燈
云過在個殃及我師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
閻外威權直得氣槩驚群風標獨立山僧早
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正緣五祖老師有箇
見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挨

拶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委悉
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進云恁麼則只許老
胡知也師云摸索不著進云千聖出來也摸
索不著師云眼睛突出乃云不是目前法亦
非心外機直下絕承當陽無向背一處明
去千處百處光輝一言通時千言百言透脫
非心非佛拈向一邊舉古舉今撥致一處只
諸人分上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三世諸佛

於中成道神通變化於中流出大地山河於
中發現九類四生於中長育且作麼生是該
羅萬有一句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下座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兩輪交
互照進云恁麼則天上不足也師云又被風
吹別調中問如何是涅槃心師云萬派悉歸
源進云如何是差別智師云千差俱不動進
云都來不消得去也師云爾放寶劍在什麼
處僧云高著眼師云話作兩橛乃云遠問近

對萬世如今舉東明西千途一轍無事上演
事無爲處作爲非色非聲青黃順逆非心非
佛賓主交參全承此箇威光不在別處流轉
且道此箇是什麼若喚作佛頭上安頭若喚
作法無繩自縛祖師巴鼻是抱贓叫屈向上
機關是揚聲止響直得總不恁麼始較些子
且道既總不恁麼因什麼却較些子莫怪從
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下座

上堂云獨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建法幢立
宗旨須是互爲賓主安貼家邦所以道我若

坐時爾須立我若立時爾須坐我若孤峯獨
宿爾須偃息干戈我若天上人間爾須三頭
六臂然後可以光揚佛日且道浩浩之中如
何辨主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下座

上堂僧問掬沙獻佛果感輪王法寶今開有

漢四

九

何利益師云千重百帀進云過往生天見存
獲益去也師云不用閻梨重註脚問向上一
路請師直指師云一棒打破虛空進云過在
什麼處師云不識痛癢漢進云此猶是德山
底師云山僧從來借路經過乃云眨上眉毛

蹉過大似開眼尿牀見成公案放行正是點
兒落節恁麼不恁麼總得曳尾靈龜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虛空釘橛進得許多開門破
戶猶是死水藏龍傾湫倒嶽一句作麼生道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下座

上堂云覺即了不施功麗天杲日印長空淨
五眼得五力帀地清風有何極途中受用底
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蛾投焰且道放行
爲人好把住爲人好橫按鏤錐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祖佛之源古今
不易靈然獨露透聲色無遺廓爾見前拘動
寂不得坐却意見截却語言根塵中不隔絲
毫聲外去來無際恁麼透得古今生死頭
出頭沒悉皆坐斷苟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
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下座
上堂云法界不容身佛眼覷不見聖智離言
說海口莫能宣直截當陽已成階級轉身吐
氣轉見周遮明明無覆藏明明絕點翳寬若
太虛清如古鏡若以眼見文殊橫身若以耳

聞觀音彰用若以心知普賢當堂且道毗盧
遮那在什麼處眨上眉毛下座
上堂云一毫穿衆穴大地沒遮攔徧界不曾
藏古今無向背剎剎爾塵塵爾向爾爾念
爾還明得麼若明得去不費纖毫力直入解
脫門絕承當漢四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機輪未轉大地黑漫漫古鏡當軒沙
界淨裸坐却意根無動轉處塞却咽喉無
吐氣處却是箇真實底人提得即天上人間
撥著便冰消瓦解正當命脉上如何點八月

秋何處熱下座

上堂云一即一切實際理地一切即一本來
無物拈起也吒吒沙沙放下也綿綿密密三
界長時獨露十方無處容身孤峯頂上倒行
十字街頭橫卧目視雲霄則且致魚行酒肆
一句作麼生道放憨作麼下座

改昭覺寺為崇寧勅黃到開堂師拈勅黃示
衆云市地普天皆承恩力九州四海悉稟威
靈百千法門中殊特法門無量妙義中真寶
勝義如今從天降下不在眼目定動唇吻今

開驗在目前一時薦取宣勅罷

指法座云大衆這一條路千聖共知徐行踏
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且道如何進步
要提無相毗盧印須向千峯頂上行

陞座拈香示衆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始從

撥草瞻風以至入鄜垂手等閑不欲全彰切

恐驚群動衆今日拈來表為今上皇帝祝嚴
聖壽次拈香云奉為判府尚書諸衙勳貴次
拈香云十年淮甸受盡辛勤一道清虛親蒙
印可不敢孤負奉為五祖老師以酬法乳正

法和尚白槌師乃云駕千鈞弩一擊便行射透鐵圍不容擬議一言之下煞活全彰寸機之中包括群象直須當頭點破可以千眼頓開更若四顧躊躇便見撈天摸地有構得底出衆相見僧問三通鼓罷四衆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天晴日出進云莫只這是爲復別有師云且只了一頭進云兩頭時如何師云看爾承當不得問百華競秀妙德家風一亘晴空普賢境界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云石笋抽條長一丈進云莫便是和尚爲

人處也無師云這邊那裏兩頭垂進云請師拈出師云猶自不知進云恁麼則騎牛穿市過師云終是謬訛問有一語全規矩今日開堂有何祥瑞師云乾坤廓落無邊際杲日當空宇宙明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去也師云說什麼兩處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天知地知進云恁麼則驗在目前去也師云爾見什麼進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師云却較些子乃云全機大用觸處見成溢目清光貫通今古一塵舍法界一念徧

十方盡大地是真實人總刹海為大解脫只在當人略回光相自著眼看可以克證無生頓超方便是故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亦不出見性成佛只如今日奉皇帝勅建大伽藍賜額度僧祝嚴聖壽一場佛事

法四

十二

耀古騰今判府旌旆光臨群賢車蓋畢集四衆瞻仰萬姓歌謠為國開堂舉揚宗教山僧不敢囊藏被蓋其有諸佛說不盡底祖師提不起處對衆八字打開去也遂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麼擊禪牀云還聞麼見處透脫聞處

精明一念返本還源即具頂門三眼萬里更無纖翳千聖齊立下風坐斷報化佛頭直得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鵬弓已掛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下座

上堂云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城中日月縱橫掛一亘晴空萬古春下座

上堂云當陽有路祖佛共知覲面相呈見聞

不隔萬象不能藏覆于聖無以等階活鱗鱗
絕承當淨髣髴無回互直饒棒如雨點喝似
奔雷猶未動著向上關捩在如何是向上關
捩瞎却諸聖眼癩却山僧口日午打三更面
南看北斗下座

美四

十三

聞五祖訃上堂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崇寧
門下哭却成笑何故喫泉水貴地脉且要正
眼流通宗風不墜所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
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既不用哭蒼
天如何通信請大衆拈香兩彩一賽下座

上堂云般若流運四象遷移正眼密弘一陽
來復昆蟲動植悉稟此恩履地奉天咸知慶
賀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日
南長至晷運推移錯下座

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胸中懷六
合袖裏掛金槌高提祖印據寰中萬里孤光
長溢目直得清風巾地雨灑長空截斷兩頭
歸家穩坐所以道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
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
只如盡華藏世界海窮虛空邊際都虛是箇

金剛眼且作麼生觀採石渡頭風浪靜三三
兩兩釣魚船下座

上堂僧問一大藏教那箇是頭師云如是我
聞進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山
僧用得甚快乃云一言道合隨處皆真一句
無私全彰實印問得也善不問甚奇烜赫光
明本無向背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不隔處總
十方為真境不移處貫十世於目前淨裸裸
脫塵情赤灑灑無蓋覆直得千聖同躔萬機

頓赴還會麼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
自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問取
燈籠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自領出去進云却
是禪外別傳也師云三千里外過崖州問學
人不恁麼時如何師云莫亂統進云趙州庭
前柏崇寧庭前楠是同是別師云莫眼華進
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山僧亦不
承當乃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為照臨
四時作寒暑居谷盈谷處坑滿坑有情則動

轉施為無情則森羅顯煥如今在山僧拄杖
頭上指山山崩指海海竭點鐵成金點金成
鐵攪長河為酥酪化酥酪為長河見諸人不
會變作無邊身菩薩十方六趣悉皆普現去
也還見麼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
人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主師云萬派皆歸海千
山必仰宗進云見成公案去也師云脚下黑
如漆進云莫謾學人好師云具行脚眼未僧
云和尚道什麼師云墮坑落壑乃云智光洞

照十方萬有全歸一念寬濶非外寂寥非內
開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物物頭頭全身塵
塵剎剎大用不落已見外緣一句作麼生道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座

上堂僧問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引得一

箇上鈎來進云爭奈吞却萬象師云無孔鐵

槌進云學人今日失利師云三點兩點愁殺

人乃云覷面見得在聖猶虧纔涉關津白雲

萬里諦實處不思議綿密處同真際把斷世

界無絲毫透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萬仞峯

頭獨足行下座

上堂孤迥峭巍巍始終活鱗鱗喚作禪道祖
佛眼中著屑不喚作禪道祖佛掘地覓天還
有得入者麼從他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
壑無人會下座

上堂云點即不到一大藏教錦上鋪華到即
不點祖師西來金聲玉振且道祖意教意是
同是別碧潭雲外不相關下座

上堂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一切諸佛皆恁麼轉若向下去三乘五性頓

漸偏圓若向上去不唯覓下口處不得臨濟
德山目瞪口呿且道不落上下又作麼生誰
是出頭人下座

上堂云僧云直待金星現燒然始到頭學人
金星在手時如何師云點進云恁麼則不到
頭也師云亂走衲僧進云爭奈金星何師云
蹉過了也僧問祖師也恁麼道天下老和尚
也恁麼道未審崇寧作麼生道師云山僧不
恁麼道進云撞著磕著去也師云撞著箇什
麼進云禪客相逢只彈指師云兩頭三面進

云殺活臨時師云脚頭脚底師云入荒田不
揀三千里外黑漫漫牛頭沒馬頭回百億萬
劫沒交涉拈一放一節外生枝舉古舉今無
風起浪山僧今日一時坐斷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漢四

十六

下座

上堂僧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虛
空亦不揮時如何師云大衆見備敗闕進云
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行師云莫誇崇
寧好進云爲什麼不肯承當師云藏身露影

進云今日捉敗師云果然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云天地莫能知進云見後如何師
云古今成勝樣進云仁義只從貧處斷去也
師云鬼窟裏出頭來乃云青鬱鬱碧湛湛百
草頭上泄天機華簇簇錦簇簇鬧市堆邊露
真智金聲玉振擲地風光電轉星飛通天作
用不與萬法爲侶則且致針眼魚吞却嘉州
大像時如何惡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點滴不施進
云是一是二師云毫端寶剎進云兩彩一賽

去也師云痛領一問僧云蒼天蒼天師云未
領在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和尚說法有何
指示師云一物也無進云爲什麼一物也無
師云爲爾無眼進云爭奈學人何師云一任
踣跳乃云目前絕對待萬境森然物外有玄
機當陽卓拳棒喝照用拈向一邊語路縱橫
放過一著爾諸人向這裏撥得一線路去直
下孤危倘未撥得鼻孔盡在山僧手裏拈拄
杖云穿却了也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團團無縫罅因甚麼得恁奇特師

云七華八裂進云言中有響去也師云且緩
緩問長至一陽生君子道長時如何師云納
僧門下無許多事進云萬法是心光又作麼
生師云却好高著眼進云直下承當去也師
云利劍揮空乃云離相離名絕塵絕跡一回
拈出一回新一度用著一度快橫談萬有豎
透金輪內沒纖毫外無點綴若能不作聖情
凡解擔荷展演得去入郢垂手著著有出身
之機退處孤峯處處歷剎塵之境恁麼中不
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全提一句作麼生道

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下座

上堂僧問去歲今朝今日去今年年是去年
年如何是物不遷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恁
麼則改故換新去也師云莫錯認進云如何
是不錯認底師云好看取進云劫火洞然毫
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師云轉得回來不直
錢問萬物維新之際一人納慶之辰如何是
新年頭佛法師云孟春猶寒進云恁麼則法
不孤起師云坐却主人翁什麼處出氣進云
長空有月千門照師云隨人脚跟轉乃云一

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
境界一法萬法若有若無毗盧普賢凡夫法
界盡在箇裏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而地
普天内外包括未有天地世界已早見成及
乎萬彙資彰凝然不變若向一氣未兆已前
著得眼去落第二頭更於萬物見成之際信
得及去轉沒交涉新年舊歲歷歷分明一句
作麼生道日日香華夜夜燈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分明
爲人一句師云當陽見定無毫髮擬議尋思

隔萬山問正當上元水牯牛在什麼處師云
鐵棒打著瘡痕露乃云撥塵見佛未免眼裏
撒沙聞聲悟道亦是耳中著水直得生佛無
階級空界悉等平淨躑躅絕思惟赤灑灑沒
可把猶未離這邊事在更須揮金剛寶劍斬
斷警訛拈殺活拄杖打破得失亦未明向上
一竅在儻或具大丈夫意氣有烹佛祖鉗槌
直下向那邊承當得却來這裏橫三豎四坐
一走七荷負宗乘提持祖印有時放行同彼
同此見隨類身和光順物有時把住莫道佛

眼覩不見設使盡大地草木悉變為千百億
身放無數光明也照不著且道即今作麼生
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下座
上堂僧問橫穿瓊落倒卓須彌未審是什麼
人分上事師云入地獄人分上事進云却是
他安身立命處師云瓦解冰消進云此心能
有幾人知師云只恐不知乃云終日相逢無
半面剛然千里有知音不須格外論奇特只
此全機耀古今傾蓋如舊白頭如新兩鏡相
照不隔纖塵徧界未嘗示相毫端普現色身

止猶谷神動若行雲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下座

上堂云禪非意想立意乖宗道絕功勳建功失旨聞清聲外句莫向意中求轉照用機關柄佛祖鉗鍵有佛處互為賓主無佛處風颯颯地心寧意泰響順聲和似恁麼人且道向什麼處安著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上堂云本來是佛無成不成正體湛然離出不出本分事上直得萬里無片雲猶未可放

過更說什麼諸餘其或隨機且論箇出世不出世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什麼處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上堂僧問了了見無一物未審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只恐脚不點地進云回頭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師云果然浪走僧問學人不起一念時如何師云自傷已命進云因誰致得師云莫換崇寧舌頭好問妙體本來無處所時如何師云腦後拔

楔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玄殺備進云石人
暗點頭師云言猶在耳乃云舉無遺照十方
刹海目前觀五體堂堂大千同一真如性各
守本位去山是山水是水互換投機去星辰
易位祖佛潛蹤兩處絕聲訛二邊純莫立無
可不可漢悉得安居隨時應緣凝然湛寂且道
長養聖胎一句作麼生道不起纖毫修學心
無相光中常自在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平展之機師云縱橫十字
進云且得沒交涉師云什麼處沒交涉僧云

腦後拔箭師云搆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
者師云吾常於此切進云諸佛非我道誰是
最道者師云須是有轉身處始得僧云欲行
千里一步爲初師云信受奉行乃云國無定
亂之劍四海晏清門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
若道有承恩力處正是土上加泥更或削跡
吞聲亦乃將南作北到這裏縱橫十字未免
謬訛據位投機猶較些子且作麼生是據位
底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下座

上堂僧問江邊臨水者盡是採魚人錦鱗紅

尾作麼生取師云莫妄想進云不妄想時如何師云不計工程得便休進云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也師云更須退步問一塵舍法界時如何師云暗裏髑髏明世界乃云祖祖相傳傳底事佛佛授手不唯他若存情識論知解耳裏塵沙眼內華所以道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不著佛法僧求呼喚不回籠羅不住更須知棒喝交馳照用同時向上竅始得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下座

上堂僧問一雨普滋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全承他力進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去也師云也須乾剝剝始得進云盡大地總是教學人如何趣入師云和頭沒却進云恁麼則兩重相見師云料掉沒交涉乃云牛頭沒馬頭回千聖不知前三三後三三河沙莫算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東勝身洲走馬南瞻部洲著撲扇子踣跳上天東海鯉魚發怒直得雨似盆傾大千沙界悉已瀰漫且道是牛頭沒馬頭回是前三三後三三海神知

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下座

上堂云捧頭取證撒土撒沙喝下承當承虛
接響向上向下轉更顛頑說妙談玄和泥合
水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平白欺人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掉棒打月佛祖凡聖
拈向一邊總不依倚時如何紅霞穿碧海白
日透須彌下座

上堂僧問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無位真
人還有寒暑也無師云汗流似雨進云分明
在目前也師云莫向目前作窠窟進云爭柰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即今何師云鈍置阿師乃云暑氣蒸人如墮
甑四肢流汗似澆湯賴他白羽全施力引得
清飈一襲涼諸人還覺寒毛卓豎麼劄下座
上堂僧問須彌山意旨如何師云推不向前
約不退後進云未審還有過也無師云坐却
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這箇
是境如何是法師云却被闍梨奪却槍進云
和尚今日爲什麼退已讓人師云只有先鋒
無殿後進云未審如何是殿後師云還我話
頭來乃云田地穩密底擡脚不起探頭太過

神通妙用底放脚不下收身未轉直饒十字
縱橫朝打三千猶較些子且道教說在什麼
處若知有去始見全提半提儻或未知布袋
裏老鴉雖活如死下座

上堂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云殺活
臨時進云趙州戴草鞋又作麼生師云是他
屋裏事進云打鼓弄琵琶去也師云且莫詐
明頭乃云有佛處羅籠不住無佛處荒草尋
人放行也觸處光新把住也乾坤陡變且道
向上人來時如何他家自有通霄路下座

上堂云休夏自恣海衆常規秋色澄清乾坤
肅殺般若流運動靜一如時節不相饒炎涼
倏改變無生曲調韻出清霄至寶當軒兆吞
萬象古今不覆蓋見在沒遮欄一念不落諸
緣證取自家境界何必靈山覓佛少林問祖
會麼解開布袋無拘束切更勤看水牯牛下
座

上堂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前橫屍
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
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已

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什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下座

上堂云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風規亦是今時之樞要言向上作解會泥裏洗土塊不向言向上會方木逗圓孔未擬議已蹉過正擬議隔關山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道此理如何苦瓠連根苦甜蔗徹帶甜下座

上堂云雲騰致雨世界索然日照天臨乾坤

廓爾文殊堂裏萬菩薩縱然顯現晴是晴雨是雨山是山水是水阿那箇是萬菩薩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下座

上堂云定乾坤句包古括今透生死關超聲越色鬼窟活計百千萬劫難出頭截斷衆流一片虛凝沒依倚設使乾坤倒覆大海翻騰草木叢林悉皆化為刀槍矛盾也動他一點不得且道憑箇什麼恁麼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下座

上堂云眨上眉毛早蹉過塞却眼更形言語

轉周遮合取口盡大地都為一塵佛眼覷不見一大藏都為一句海口莫能宣也未提得一半在忽然踏破化城時如何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下座

上堂云風清戶牖明明古鏡高懸光射斗牛
凜凜太阿橫按外魔臨之膽惛妖邪擬之魂
亡千聖拱手歸降十方居然坐斷外絕四維
內絕理事直下便是諸人還見麼不離當處
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下座
退院歸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

長住而不行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
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
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
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
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本
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一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

漢五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夾山師在公安天寧受請拈帖示衆云百
草頭上薦取爭如箇裏承當既然符到奉行
豈可當爐避火若也見得坐斷一切人舌頭

苟或未然却請維那剖露

師指法座云毗耶借座燈王萬壽燈王借座
且道是同是別還委悉麼幸自可憐生應須
高著眼

陞座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

放行綸線還有衝浪錦鱗麼僧出云有師云
高著眼僧擬議師云著問錦官罷釣澤國重
遊方爲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
即不問白雲歸洞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
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
大家在這裏進云萬文白雲藏不得一輪光
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僧擬議
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欄域
中日月斬新方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
動地兩華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棒行喝拈

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著一處透脫千處
百處談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巖不
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巖攝大千於毫端融芥
塵於剎海嚼華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
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
麼邊事萬卉正資和氣力碧巖先發一枝春
復舉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
作麼生山云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
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
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

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
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
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衆古人得意之後
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暗昧豈
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篋束肚皮却有箇折
脚鐺子與方來注五共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忉
忉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向高峯突兀倚天
門青嶂虛閑可架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
携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
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誇徧拍三

臺須是大家催

師入院指方丈云箇是毗耶據坐處正同摩竭令行時夾山頂顛通一竅放出天彭老古錐既放伊出頭且道作得箇什麼伎倆衝浪錦鱗來入畧漫天網舉不饒伊

師指法座云大衆還識寶華王麼更不落二落三便敷座云野猿抱子歸青嶂幽鳥啣華過碧巖此地昔時曾作客今茲爲主愧無慙衆中還有辯得賓主底衲僧麼僧問兩細柳拖金線風和華綻錦屏雲月溪山即不問到

家一句若爲論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

只如尖新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爾還識得舌頭麼進云雲到碧巖千仞翠月當青嶂萬溪春師云更進一步始得進云莫便是摩竭令也無師云放爾三十棒師乃云門外青山潑

漢五

三

黛途中細雨如膏雲雲陌上桃華處處芳菲溢目香巖巖畔翠竹時時撼影搖風直得一擊志所知一見絕疑惑不免尚留觀聽未透聲色若能見無見之色聞無聞之聲撥轉路頭踏翻闍挨句句超佛越祖塵塵耀古騰今

處處離色絕名箇箇斬釘截鐵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用王庫刀發千鈞弩壁立萬仞坐斷
十方可以入大解脫門傳正法眼藏向堯時
舜日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且到家
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
我門來復云昔傳明有通天作略跨海神機
使無舌人說無義語收洛浦接青峯辨石霜
賞佛日險崖句峻陷虎機深電激星飛珠回
玉轉建茲寶刹風範具存而山僧庶事不才
何以繼其高躅既辭讓不及轉透無門不免

借一條路向無言處演言無事處生事無佛
處現佛無祖處示祖且貴始末相符頭正尾
正敢問諸人還見夾山老子麼莫從百草巖
頭薦覲面無私亘古今
澧州權郡張朝散請師就香積院開堂師於
權府手中接得䟽示衆云言言錦繡句句取
璣讚無上乘顯正法眼應須未舉已前薦珠
文彩之外承當苟或未然却請宣過
師指法座云大衆見麼寶華王座列祖共登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便陞座拈香云此一辨

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
歲伏願睿筭等乾坤聖明逾日月龍圖鳳曆
彌億萬年玉葉金枝亘百千劫次拈香奉爲
權府通判朝請檢法在坐尊官諸衙勳貴伏
願高遷祿位永固壽基又拈香云此一辨香
淮甸昔年酬價錦官舊日曾拈漢五如今海衆要
知不免分明說破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
代故演禪師熟向爐中與天下衲僧出氣遂
敷坐洛浦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
一義師云早是第二了也若論勝義諦中真

勝義文彩未兆一槌未落把斷要津不通凡
聖不於言下薦不向意中求既然草偃風行
不免隨波逐浪還有共相證據者麼師乃云
爍迦羅眼頂上放大光明摩醯首羅面門現
奇特相一言含衆象一句逗群機何止猛虎
穴裏橫身萬仞峯頭側足所以道顯大機明
大用得失俱喪是非杳忘絕塵絕跡透色透
聲重重無盡事事圓融又如華嚴法界無邊
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刹盡向這裏一時開
現即此現成即此受用不以眼見不以耳聞

不以口談不以心知選證得麼若也證得不
必覺城東際初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叅慈氏
敢問大衆且道即今是什麼人境界舉拂子
云盧舍本身全體現當機直下沒纖毫

到洛浦上堂云萬木榮紆一逕遙躑躑古屋

枕山腰今朝喜到深深處幾度飛書辱見招

爍爍山桃似火絲絲溪柳拖金日暖風和鶯

吟燕語所以不離普光殿不出菩提場徧遊

華藏海無邊刹境左穿右穴重重無盡一一

交羅且作麼生是洛浦深深處覲面若無宗

正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留首座上堂古路坦然真規不墜紀綱得所

表帥得人內肅外寧安家樂業以大千界爲

一真境以十方佛同一舍那文殊普賢交光

相羅觀音彌勒擎拳合掌臨濟德山互相贊

成白牯狸奴了無向背可以演無生曲唱太

平歌且超情離見一句作麼生道木人把板

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

上堂云三春已過九夏方新聚玄徒雲間扇

真風世外不促一念不涉三祇當人隨處見

成箇箇頂門有眼若使恁麼承當得去放行
把住全不由他出沒縱橫更非外物若使上
流觀見正在半途明眼相逢難爲透脫山僧
雖無金剛寶劍納僧向上鉗鎚昔在五祖白
雲拾得數箇金剛圈一籃栗棘蓬九夏之中
與諸人共相切磋遂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麼
且道這箇是金剛圈是栗棘蓬不容淺見衲
僧會唯許通方作者知
上堂云丁一卓二本分鉗鎚捏聚放開作家
受用夾頭土面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土

面灰頭自然雙放雙收到處爲祥爲瑞還委
悉麼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
上堂云太虛寥廓萬象森然正眼洞明纖毫
不立孤峻處祖師莫近坦夷處人天共知擊
開大解脫門識取無面目底且作麼生是無
面目底芍藥華開菩薩臉樓閣葉現夜叉頭
解夏上堂云圓覺伽藍豁開戶牖華嚴刹海
大座當軒促百千億劫爲一念豈止百二十
日長期延一念作百千億劫寧論此世來生
始見流金爍石俄然玉露垂珠時節不相饒

物理有變復當時結夏普天而地一時結此
時解制普天而地一時解結時初不相著解
時初不相離到這裏通一線曉一機去爾爲
爾我爲我長底長短底短清者自清濁者自
濁於中也無去來亦無動轉浩然太均同歸
一致然後放收擒縱得大解脫更喚什麼作
爾作我作長作短一時截斷且自恣一句作
麼生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謝維那直歲上堂云烹金琢玉須資作者鉗
槌荷教扶宗必仗本分兄弟交爲肘臂互作

主賓便可以顯大機發大用布慈雲灑甘露
駕慈航觀斷岸超生死越涅槃令他天下衲
僧頂門上放光脚跟下歷落箇箇如龍如虎
人人玉轉珠回非唯扶豎叢林亦乃流通正
眼豈不是奇特事敢問大衆奇特一句作麼
生道妙舞更須誇徧拍三臺須是漢五大家催
開爐上堂僧問古者道敲空作響擊木無聲
如何是敲空作響師云釋迦老子來也師乃
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熱發作什
麼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也須照顧眉毛若是聊聞徹骨徹髓信得及
見得徹直下與三世諸佛同生同死與火焰
同起同滅當處解脫得大安隱衲被蒙頭便
是箇清涼世界苟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
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云一向不恁麼目視雲漢不徇人情一
向恁麼灰頭土面帶水拖泥恁麼中不恁麼
就下平高不恁麼中却恁麼從空放下或有
箇恁麼不恁麼總不管亦無明亦無暗亦不
放亦不收且道如何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

上堂云天寒人寒大家在箇裏滴水滴凍無
這閑工夫庭際之人薦地覓心不得衲衣下
事誰諳野火燒山千重百巾沒遮欄漢去胡
來絕回換且作麼生是不離當處底一句鶴

飛千尺雪龍起一潭冰

上堂云雪竇道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衲僧
門下是放行是把住若人道得老僧分半院
與伊住師云雪竇病多諳藥性經効始二人
箇中或有知豐知儉知放行知把住底亦何

必分半院與伊住燒香發願只圖他早有箇
院子住使嘗些滋味且免得窮厮煎餓厮炒
上堂云滿天和氣市地韶光柳眼迸開桑條
慙破華枝似錦鳥語如簧八穴七穿篆不雕
之心印百頭千緒演不說之妙門物物上明
頭頭上現當處截得斷去死火不重燃直下
信得及去枯茨生物外不涉程途則且置和
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還家盡是兒孫事祖
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云韶華二月半漏逗渾莫算米少食無

鹽釘菜崖空飯吞底栗棘蓬跳底金剛圈分
外展家風秦時轆轤鑽
請首座上堂合千差包萬有齊往來印今古
混有無一生死舉不犯之令行不言之教齊
不齊平不平於此建立於此辨明於此紀綱
於此表帥何法不容何事不成何德不圓何
心不契且風行草偃一句作麼生道為山登
九仞捨土定千鈞
上堂云牙上生牙角上生角機上空機巧上
生巧毒蛇鼻頭揩癢飢鷹爪下奪肉千尺井

底施籌略百尺竿頭作伎倆納須彌於芥子
擲大千於方外竒則甚竒妙則甚妙子細檢
點將來爭如向這裏直下似桶底脫去三界
平沉得箇休歇過去自過去未來由未來只
今見成坐斷天下人舌頭還委悉麼簷聲不

斷前旬兩電影還連後夜雷

漢五

九

上堂云鬱蒸無處避靚體通同薰風自南來
披襟獨得衆熱不到衆苦無餘須知佛祖間
域之中有轉物回天之用是故雪竇道茫茫
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枿且道正

當恁麼時如何蟬聲時到耳鴈影忽迎眸

上堂云華開世界起達者先知葉落即驚秋
賢明早悟而况鴈連湘浦影蟲作促織吟明
明節換時移歷歷星馳電急正當恁麼時機
關脫落底萬法本閑尚留見聞底長安正閑
若能善觀時節把斷要津堂堂越聖超凡一
一騎聲蓋色當處平和一句作麼生道志士
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解制上堂云尋常一味無過朴實頭坐斷千
差更須高著眼壁立萬仞處淨躡躡平田淺

草裏峭危危當處平和拖泥帶水深挑痛割
犯手傷鋒欲得兩不相妨各請休機罷釣且
九夏賞勞一句作麼生道險處豈嘗忘顧鑑
縱行平地索隄防

上堂云突出難辨久叅未免躊躇信手拈來
後學那知端的金風扇物玉露垂珠鴈過長
空蛩吟幽砌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撒手便
何必棒喝交馳方論照用直下懸崖撒千重
可承當還有恁麼人麼見義不為非勇士臨
危不變始驚群

看藏經上堂祥煙繚繞瑞氣氤氳公案見成
有誰扣擊乃云塵中大經卷莫測津涯聰慧
淨眼人始能拈出直得義天性海若帝網交
羅智照神光如洪爐猛焰今日幸遇皇風蕩
蕩帝道平平有大心檀越為汝發機使諸人
各各八字打開直得霞條展處玉牒舒時文
彩已彰各宜薦取且不落文墨一句作麼生
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云一塵入正受盡大地冷啾啾諸塵三
昧起徧十方開浩浩分身百億未足為多端

坐虛堂未嘗言靜到這裏卷舒收放擒縱殺活以金剛寶劍截斷疑情將衲僧巴鼻脫生死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始能爲如來使普現色身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日用無回互當

機有卷舒

上堂云萬機不到千聖不携截斷葛藤掀翻路布若也從苗辨地因語識人猶落第二機在若論第一機上實無如是事且道第一機上還著得計較麼著得向上向下麼著得佛

祖麼到這裏直須恁麼超然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未薦得不免放一線道向第二義門無言處演言無相中現相直下似十五夜月澄湛孤圓一室千燈交光相照始終一貫前後無差也須是箇同道者方知同得者方證且那箇是同得同證漢五底一言才契證未悟十一已先知

知縣入山上堂拈香示衆信手拈來光明烜赫結而爲蓋散而爲雲爇向爐中莊嚴知縣宣德妍智道人伏願道心堅固種智圓明遂

敷座適來錦上鋪華如今鋪華錦上還有明
眼底解拈得探得麼試出來擊揚看師乃云
心不是佛認心乖宗智不是道立智失旨道
本無爲佛亦無相於無相無爲處辨得去一
切諸相悉皆是佛一切所爲悉皆是道拈起
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若是向上更
不落二落三直下單刀直入其或尚存光彩
猶滯皮膚不免向這裏談妙談玄演事演理
行棒行喝舉古舉今且道山僧畢竟將什麼
爲人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上堂云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
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
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
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
下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
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云風吹風動無二種水洗水濕豈兩般
淺聞深悟底錦上鋪華深聞不悟底生鐵鑄
就春盡羣芳已歇夏初百穀方滋時節不相
饒乾坤得自在且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

薰嵐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王待制生日請上堂示衆云當陽一句直截
根源不昧時機出衆相見師云靈機廓爾豈
有階梯智照洞然本無迷暗一切處作奇特
事不動絲毫脚跟下亘堅密身徧塵沙界坐

漢五

十二

斷千差路突出四威儀何假七步周行十種
祥瑞明明絕滲漏歷歷無覆藏包古今齊物
我平得失混去來分明直下現成是箇本來
面目只如透出形聲且道如何通信還委悉
麼一塵才舉處全體現優曇

上堂云第一句下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下
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下薦得虎口裏橫身
不是循途守轡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
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道三句外一句作
麼生道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住道林語錄師在夾山受請拈帖示衆云大
衆湖外有知音千里通消息透出威音王誰
解知端的還知麼箇裏辨取苟或未然却請
對衆宣過

陞座云數載碧巖藏拙訥幽深頗愜再南心

業緣苦死相驅逼隨順還須過道林二途俱
不涉底出來道看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藏身無路進云
兵隨印轉去也師云一句合頭語進云意氣
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待四時推師云瞻之仰
之進云只如疏中道本來真性不減不增隨
處道場無罣無礙和尚爲什麼不住夾山却
赴道林師云只爲現成公案進云恁麼則慈
悲不等去也師云什麼處不等進云驗在目
前師云蹉過也不知進云承師有言湖外有

知音千里通消息未審是什麼消息師云高
著眼進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啐啄
即不堪師乃云孤峯頂上眠雲孤負先聖十
字街頭垂手埋沒宗風不擇地而安失却正
眼揀所在而住理涉多端若是本色衲僧直
下一刀劃斷無彼無此離去離住明如杲日
寬若太虛隨處作主過緣即行且應物利生
一句作麼生道渠儂無向背一鏃破三關師
復云雲縱卷舒豈有彼此谷神靜應那列高
低融通萬有而混成坐斷要津而一致塵中

經卷長時轉大法輪句下分身是處光輝烜
赫箇是衲僧家尋常受用或撮大地如粟米
粒大拋向面前擲須彌踣跳上三十三天且
道是雲縱卷舒谷神靜應還會麼行船須是
把梢人

到梁山上堂云擊布鼓於龍門曜螢火於太
陽到這裏直得藏身無路還有忍俊不禁底
麼師乃云無生師子窟哮吼驚群不二梅檀
林香風雨座直得言超象外句演真乘道出
古今用過佛祖山僧到這裏如何啓口所謂

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雖然借路經過不免逢
場作戲乃古乃今無彼無此適來覺海舉夾
山道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清清之水遊
魚自迷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若能知雲
月是同溪山各異便見佛五但知作佛愁什麼衆
生如此則三玄三要八字打開五位君臣一
筆勾下諸人還見麼出頭天外看須是箇中
人

到德山上堂云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橫
按鎮鄒截群機於句下開作家爐鞴奮佛祖

鉗鎚演見性之真風紹圓明之宗範直得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頭頭物物明明了了要津
坐斷選佛場開到這裏豈可飲氣吞聲不免
借華獻水大衆當年見性禪師據一條白棒
佛來也打至於隔江搖扇斫木傳心巖頭雪
峯唱末後句洞山龍牙明殺活機今古流傳
叢林龜鑑而今堂頭繼此真風截斷衆流不
存涓滴山僧幸獲觀光敢問人境相稱一句
作麼生道五溪清不盡千古美無虧
入院至方丈云摩竭陀親行此令毗耶離已

現神通而今總不重拈出坐斷千差繼祖風
且坐斷一句作麼生道已在言前
陞座云炎炎伏暑離青嶂肅肅清秋渡碧湘
古殿耽耽松檜密無塵金地足清涼既到這
裏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共相證明僧問黃
檗因裴相國美譽彌高大顛得韓文公佳聲
逾遠未審和尚恩歸何人師云那將魚目比
明珠進云若然者從此希聲天下聞師云退
身有分進云今日和尚添得一重光彩師云
什麼處是添得進云虎頭帶角出荒草師云

切忌合頭語師乃云法無住相著相乖宗道
不虛行隨行得路須知住中無住行中無行
寬若太虛明如杲日萬象不能藏覆千聖豈
可擬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一華
開而見佛一葉落而知秋物物須頭明明歷
歷事有千差理歸一揆須是通方作者始解
證明不見道盡乾坤都盧是沙門一隻眼又
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非是神通妙用
亦非本體如然到這裏遇緣即宗隨處應機
且到山一句作麼生道古殿倚巖腹新徑繞

雲根復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威音已
前沒交涉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達磨一
宗掃土淨盡若人識祖佛渠無面目甚處識
渠當處便超越前是三門佛殿後是方丈寢
堂左右廚庫僧堂作麼生說當處超越還委
悉麼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八月一日於天寧寺開堂師拈疏云大衆見
麼箇裏薦得正法眼藏明明無覆藏大事因
緣歷歷生光彩其或未然却請表白對衆宣
過宣疏罷

師指法座云大衆借座燈王昔人模範當陽
定奪此日機鋒要明佛祖淵源須踏毗盧頂
上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祝嚴今上
皇帝聖壽伏願金輪長御極寶祚永昌隆拱
北極以稱尊空芥城而彌固第二瓣香奉爲
判府安撫侍講運使中大運判檢討提學刪
定提舉大夫承受奉御兩廳通判大夫在座
勲貴伏願爲風后力牧作稷高夔臯副具瞻
則八座三台簡帝心乃鹽梅霖雨第三瓣香
千佛出興何人酬價威音那畔誰辨端倪昔

年白雲一句下承當今日潭城第三回拈出
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故演禪師以酬
法乳乃攝衣趺坐天寧和尚白槌云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好箇第一義直得八
面玲瓏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恁麼
說話早是落二落三了也莫有具透關眼底
便請出來激揚看僧問透白雲關佩黃梅印
握楊岐正令恢慈明舊里臨濟三玄即不問
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覲面相呈無向背進
云善財七日不逢則且致文殊爲什麼百劫

摸捺不著師云你什麼處見文殊進云一句
迥超千聖外滿筵目擊盡知音師云高高處
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進云恁麼則瀟
湘江上月照破碧巖秋師云也須急著眼始
得進云只如侍講昔日有詩道解語乃無舌
老僧非此間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知心有
幾人進云令人轉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
陪師云却被闍黎道著師乃云大道無向背
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
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曜不落聞

後五

十七

見不隨色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
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
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
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
捉影到這裏理絕事絕行絕照絕用絕權絕
實絕直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
羅籠不住今日幸對明眼人前不敢被蓋囊
藏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云還委恁麼耀古
騰今活鱗鱗大千沙界露全身復云大衆昔
日雪峯拈拄杖示衆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

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峯
拈却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峯打破這葛藤
乃拈拄杖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問
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雲門便打師拈云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頂門上具眼肘臂下有
符着他二老宿縱橫殺活出沒卷舒甚生奇
特子細點檢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
見處乃拈拄杖云山僧只將這箇普爲一切
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
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

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
鼎相逢携手上高臺
謝監寺上堂云滴水冰生百了千當鐵作春
梁骨金鑄堅實心荷負叢林贊弼知識典刑
可法直下朴實頭底且道是什麼人相逢相
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運判請上堂示衆云驚群敵勝乃英靈佛祖
當機貴見成幸遇通人爲證據何妨出衆決
疑情僧問龐居士圓機如疾焰過風馬祖大
師捷辯如奔流度刃二人酬唱還有優劣也

無師云通身是徧身是進云一槌擊碎去也
師云且莫錯認進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
麼人師云問從何來進云好箇消息師云道
什麼進云只如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
師云杲日麗天進云將爲有多少奇特師云
徧又作麼生進云覲面相呈師云眨上眉毛
師乃云明明不退轉歷歷無生忍彌綸萬有
舍吐十虛離見絕聞超聲越色若謂即心即
佛正如頭上安頭更言非佛非心大似撥漚
覓火超出二見不墮中間淨躑躑無遺赤醜

灑全露是故古人道靈源不昧萬古微猷入
此門來莫存知解到這裏纖毫不立徧界不
藏萬派朝宗千差同轍直得威音已前乃至
窮未來際不移易一絲毫用處覲體全真拈
來當機直截只如今日開選佛場演最上乘
且道薦嚴漢五一句作麼生道十九內宮慈氏當臺見
徧界全彰淨妙身復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
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與
座今日不得普請師云閃電光中著眼擊石

火裏橫身乾峯旣鐵樹生華雲門亦紅爐鼓
浪奉踢相應唱拍相隨所請要明恁麼事須
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須解恁麼事只如今
日大明普照上根圓證作殊勝緣現奇特事
且道與雲門乾峯是同是別不逢別者不開
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上堂云樹凋葉落頭頭體露金風海闊天高
處處月圓秋夜佛祖提不起捧喝用不著清
竒水石玲瓏心印全彰瀟灑巖崖峭拔門庭
成見安家樂業則且止海衆雲臻時如何豁

開戶牖相延諾淡飯麤羹守寂寥

上堂云深深處無物堪比倫淺淺箇兩手相
分付以一統萬穿衆穴於毫端補短裁長握
秤尺於掌內換却髑髏裏底且致把將靴鞋
袋來一句作麼生道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
豈藉四時推

周侍御請上堂云祝一人無窮之壽開十方
選佛之場建殊勝緣作奇特事須是作家漢
共相激揚始得僧問秋去冬來忽忽過流年
日月信無多決去玄沙三種病趙州茶盞事

如何師云放去收來進云須信天真佛興悲
幾萬般師云一點水墨進云直得微甘回齒
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師云却須透得趙州關
進云不煩魏帝一丸藥去也師云天下衲僧
取則進云趙州老漢猶是入泥入水未審道
林門下作麼生爲人師云截鐵斬釘進云可
謂是一句當機迅若雷爍迦羅眼頂門開師
云分明記取師乃云玄機透脫融萬象於目
前至理高明會千差於物表一明一切明一
見一切見一用一切用一說一切說直截根

源當陽顯露若能於此洞達去自己脚跟下
一敗大事明如杲日寬如太虛可以修身可
以見性可以祝一人上壽可以種未來勝因
是故靈山拈華迦葉微笑少林面壁神光傳
心於是中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須是奇特
人方明本分事要知本分事還他奇特人只
如今日奇特本分底一句作麼生道葵藿同
傾仰高祝萬年春
上堂云玄玄太顛預了了了沒邊表有生
有滅特地乖張無去無來轉見漏逗不起滅

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修諸勝行
且道是放行是保住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
憂

上堂云葉落知秋動絃別曲定光招手智者
點頭承當於文彩未生前相照向是非得失
外不涉廉纖卷五如何通信萬景徒有象孤雲本
無心

檀越請上堂僧問教云初日分中日分後日
分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何是初日分恒
河沙等身布施師云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

流進云如何是中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云見成公案進云如何是後日分恒河沙等
身布施師云盡未來際一時收師乃云日面
月面珠回玉轉有句無句絲來線去如來禪
父母未生前祖師意井底紅塵起透得者權
實句下雙明透未得者葛藤窠裏埋沒透得
透不得總不恁麼時如何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

結夏上堂云高超十地不歷僧祇物我一如
身心平等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歷

歷常光現前處處壁立萬仞直饒透出威音
已前猶是這邊事在及乎理隨事變應物應
機或現十種他受用身或現三尺一丈六有
時孤峯頂上目視雲霄有時淺草平田橫三
豎四亦只是這邊事只如不動步而廓周沙
界不起念而周徧十虛底人且道九旬三月
還結夏也無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
忙生

上堂云月圓月望月旦月朔斬釘截鐵堆山
積嶽小乘錢貫大乘并索有漏筌籬無漏木

約定龍蛇句全殺活散向諸方任貶剝叅
鄧樞密奏到紫衣師名上堂云此一瓣香奉
為祝嚴今上皇帝伏願帝基永久寶祚彌昌
億萬斯年永隆聖壽次拈香奉為兩府樞密
相公伏願長居三事永處巖廊壽筭等喬松
福祿深巨海漢五陞座僧問師名遠賜全提佛祖
大機堪服初披獨露人天正眼百巾千重則
且置孤峯頂顛事如何師云優鉢羅華火裏
開進云只如朕兆未分已前是何面目師云
渠無面目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

長威惺師云誰不恁麼進云空生若解巖中
坐爭得天華動地來師云却被關黎勘破進
云聖明天子未審將何報答師云此心心外
更無心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無師云
爾作麼生著力進云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
沉水白雲中師云大家讚歎師乃云大道絕
遮攔其誰趣向虛空無背面何處雕鏤迥出
威音王高超毗盧頂直得絕塵絕跡離相離
名海口莫能宣佛眼覩不見其柰巖中宴坐
諸天兩華淨室掩關梵音慰諭遠粟一人洪

造特資宰輔陶鎔樵服師名荐臻巖穴既爾
從天降下理應直下承當泉石光輝林巒增
秀風行草偃水到渠成由是擊開解脫門顯
示正法眼調無生曲唱太平歌樂無為之化
去也還委漢五悉麼優鉢羅華開巖著無香氣名
自樞密府恩從九天至草木生光輝麟龍不
為瑞誓奮鐵石心仰答丘山惠
舉泰首座立僧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
大用一飛六月息一諾千金重滔天必江海
崔嵬必山嶽先知覺未知先覺覺後覺打開

無盡藏運出無價珠不依倚一物顯示本來人

浴佛上堂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末上一機
衲僧巴鼻步步蓮華金盆盥洗西天東土共
流傳至今處處澆香水良久云車不橫推理

不曲斷下座

劉提舉請上堂云般若智光破生死昏衢之
暗金剛寶劍截結使纏縛之憂透脫處一念
無多受用處通身具眼直得如天普蓋似地
普擊如日普照如風普涼一絲不移纖塵不

翳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
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求達境唯心起種種
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
法中認取不變不移無窮無盡清淨本然周
徧法界本來自性若了得去於天地未分生
佛未立乃至切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
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
一絲毫榮悴若能恁麼始知提舉朝議未嘗
滅未嘗虧未嘗移未嘗去且獨超物外一向
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久立珍

重

解夏上堂云妙淨明心本無延促金剛正眼
 豈有開遮絲毫不移古今獨露理隨事變事
 逐理融隨所作心應所知量便有春夏秋冬
 生住異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用無功用成
 一切事且隨緣不變漢五一句作麼生道秋風吹
 八極木落露千山下座
 上堂云古佛有通津當陽亘古今懸崖能撒
 手一語直千金叅
 上堂云行棒行喝拽石搬土象骨毘毬禾山

打鼓瀉嶺牧牛玄少見虎喫茶趙州面壁魯
 祖爭似老雲門臘月二十五叅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瞪澄應切直視也 呿丘加切口張貌 篋莫結切折竹也 顛乃挺切
 慙匹茂切急速貌 轆洛獲切徒 鑽徒 算切 音音 捨奴切
 也徐 拊牙葛切而獲生曰拊 藝儒劣切燒也 劃忽麥切
 鏃矢鏃也 拊古獲切 鞞火幸囊切也 高私列切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漢六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建康府蔣山師在潭州道林受請拈勅黃示衆云龍蟠鳳翥鐵畫銀鈎出自九重從天降下大衆瞻仰請為敷宣拈香祝聖云大衆見麼祖佛同根本人天共讚揚結成寶蓋祥雲共祝南山聖壽奉為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超盤古德冠羲軒位水固於金輪壽彌堅於劫石遂陞座云大衆時平道泰天清地寧一人高拱無為萬物各得其所普天

率土無不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陶鑄直得塵塵刹刹物物頭頭放大寶光開正法眼運般若力復太古風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萬靈莫測無為化處處全開五葉華

道林辭衆上堂云十虛同一漚寧分彼此大

漢六

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而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門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
陽廓太虛復云三竿承乏幸參陪道業荒虛
愧不材赴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
入院至方丈云達磨面壁維摩默然有條攀
條豈可形言雖然如是脫體宏開不二門凡

要解黏兼去縛

陞座云道不虛行如風偃草緣不虛應似鏡
臨形若能於心無心於已無已於彼無彼於
我無我蕩蕩廓周沙界皆非外物縱歷盡乾
坤際悉在目前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理

亦如是事亦如是況寶公道場梁時示化舒
王福地聖世重興宏開選佛場宣唱大般若
於其中間且作麼生是於心無心於已無已
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底一句三山半落青天
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庚六

結夏上堂云一塵舍法界無邊子細點檢猶
有空缺處在百億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
現著實論量未是極則之談若論本分事大
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設使盡無邊香水海
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都盧是自已安居處

舉一念超越無邊刹海猶未是衲僧行履處
不犯鋒鏑不拘得失不落二見不在中間正
當恁麼時如何山中九十日雲外幾千年
上堂云法無二相道豈多途彼此絕功勳古
今不變易有依倚底碧落青霄無依倚底銀
山鐵壁設使神通妙用百帀千重爭如息見
忘機家堂穩坐且不涉二途一句作麼生道
他家自有通霄路罷却干戈百草頭
五月初二日開堂於知府手中接得疏呈示
大衆云字字演無量義句句如優曇華佛祖

鉗鎚人天標榜當陽拈出文彩已彰錦上鋪
華請重宣過

指法座云高高無外深深無際更不作禮須
彌燈步步塔梯全體是且道是箇什麼看看
拈香云大衆還見麼熏五分法身結五雲瑞

洪六

彩執向爐中奉為祝嚴今上皇帝聖壽萬歲
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齊堯舜德冠羲軒南山
壽逾億萬年北極尊巨河沙劫第二辦香奉
為判府尚書諸衙勳貴伏願膺一人簡在副
四海具瞻為周邵甫申作臯夔益高第三辦

香云昔年白雲堆裏最初一句截流今日人
天衆前箇是四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第
十二代演禪師藝向爐中以酬法乳之恩乃
攝衣敷座天禧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
觀第一義師云一槌便成光輝溢目要津把
斷誰是唱酬還有能觀第一義底出來相見
師乃云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威音那邊全歸
掌握頭頭物物成現明明了了無差獨用宏
機全提祖印設使奮逸群作略施竭世樞機
未免節外生技水中捉月所以諸佛出世罕

遇作家祖師西來承虛接響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裏不拘格式
不躡前蹤不昧當機如何舉唱明眼漢沒窠
臼本分事絕羅籠幸遇帝道平平皇風蕩蕩
祝嚴聖壽爲國開堂台旆光臨皇華作證師
山頂上寶公塔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去遂
拈起拄杖云還見麼諸佛構不著祖師提不
起千日並照萬鏡臨臺不隔纖毫當陽薦取
且不涉諸緣一句作麼生道八方霖霖無爲
化萬國訶謠樂太平

上堂云不滅不生亘古亘今圓融無際應用
無差佛祖由茲圓成人天因其發現至於千
聖萬聖出來移易一絲毫不得要識文殊普
賢釋迦彌勒觀音勢至盡在這裏不起纖毫
凡聖情念不拘得失是非境界直下全真更
非他物且薦嚴漢六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彌
陀非外得徧界是西方
上堂云一切無收攝觸處圓成應用絕參差
莫窮形相向千聖頂顙上有時露出祖佛莫
窮底機關於一毫端中有時演出主賓互換

底文彩經天緯地玉轉珠回即且置舉拂子
作點勢云這一點落在什麼處海神知貴不
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云至真非內大千非外表裏一如舍融
法界月印寒潭珠沉滄海樹彫葉落無在不
在萬法本通同從來無向背要是箇中人始
終無變改且作麼生是無變改雪後始知松
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云格外真乘當陽正眼騎聲蓋色難見
絕聞非三賢十聖所知非神通變化所測撥

開向上一竅威音已前把斷封疆直饒達磨
西來也無措手足處到這裏更說心說境說
得說失得麼掀知有什麼交涉若是利根漢
一刀截斷不落第二見不落第二機直下便
承當豈不省要乃至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
香一華一瞻一禮無不皆從自己流出無不
皆從本有道場中來以此坐斷報化佛頭不
妨隨時著衣喫飯三世諸佛只言自知祖師
西來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且道到
這裏作麼生說預作津梁底道理還委悉麼

片雲點太清已落第二見
報寧民和尚受帖上堂云一向孤峯獨宿目
視雲霄雖則不埋沒宗風無乃太高生一向
十字路口土面灰頭利物應機雖則埋沒自
已無乃太屈辱生況明悟之士頂門具眼肘
下有符出沒卷舒得大自在動若行雲止猶
谷神可以或孤峯獨宿不礙土面灰頭或土
面灰頭不礙孤峯獨宿恁麼中有不恁麼不
恁麼中却有恁麼且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云瑞氣逢嘉運靈苗觸處春

受季善友為僧上堂云三界無安四生拘促
欲脫愛網超步大方正應披忍辱鎧操智慧
刀運上品心發殊勝志與蘊魔煩惱魔死魔
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始是大大丈夫漢豈不見
教中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

怖畏又道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雖然狹
小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從箇裏
出去且道必竟如何良久云何似生遼天鷲
萬里雲只一突

上堂云千聖不同轍正體獨露萬象無所覆

妙用常真法隨法行無處不徧心隨心用無
處不周若能上絕攀仰下絕已躬放出人人
常光目前各各獨露便可以於一塵中現寶
王刹坐毛端裏轉大法輪以無轉而轉即一
切皆轉以無身現身一切處無不是身亘古
亘今凝然寂照所以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
中現雖居塵中而塵中收他不得雖居四相
而四相羅籠不住雖一切處覓其纖毫形相
了不可得然而要用便用要行便行亦不於
一塵中覓塵亦不尋其纖毫形相謂之無生

法忍且只如截斷兩頭一句作麼生道死生
同一際萬化悉皆如

解夏上堂云毫端寶刹寬闊優游十世隣虛
古今渺邈洞視不見徹聽不聞到這裏非止
善財七日歛念設使文殊百劫運大智力起
無邊神用亦不能覩見只如諸人九十日間
各各於中全體遊歷出没卷舒縱橫收放八
穴七穿東涌西沒儻忽於此知得諦當去不
妨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契證平常苟或未然
今日布袋口闢還委悉麼良久云勿謂清秋

多勝致低回且復按雲頭

八月一日上堂云撥正三界窠窟放出無位
真人透過荆棘叢林便居常寂光土非如非
異耀古騰今非色非心超宗越格淨裸裸絕
承當赤灑灑沒回互只如今在諸人頂門貫
通一切若能各各返照內觀即坐自己家堂
所以祖師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謂之本源佛性顯成知
解宗徒更云說似一物即不中亦不免涉三
寸路直得不墮常情不拘格式諸人若能於

此定當得更不在指東劃西若定當不得不免重重指注去也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既不逐四時彫又能為萬象主且當陽截斷路頭如何趣向還委悉麼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抖擻自精神搆取自家底如斬一綫絲不分前後際力刃既雙行一斬截一切倘能劔刃上承當一口吸盡西江水 開爐上堂云乾茹近火理合先焦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倘或透生死明寒暑融動靜一去來直得意遣情忘如癡

似兀然後乃可飢則喫飯健則經行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雖然如是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有箇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舉得且無賓主話火爐頭如何舉得還委悉麼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褒山珪禪師為佛眼和尚設齋請上堂云還有助哀者麼僧問明鏡當臺舉無遺照只如佛眼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妙喜世界藏不得蓮華影裏現全身進云和尚只道得一丰師云爾全道底又作麼生進云煩惱海

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師云天地懸隔
進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且莫詐
明頭問臨濟滅却正法眼三聖直下便承當
盤山會裏要傳真普化當時翻筋斗未審此
意如何師云跳出金剛圈吞過栗棘蓬進云
萬里神光頂後相後六只明這一段時節去也師
云方本逗圓孔進云學人是直截根源師云
一任躑跳師乃云此方緣盡他方顯化此界
身歿他界出現大善知識以無邊虛空爲正
體以香水海不可說塵刹爲化境以日月爲

明燭以形骸爲逆旅以死生爲晝夜其來也
電光晃耀其去也石火星飛雖示世人有去
有來極其本體不動不變所以南泉和尚昔
爲馬大師作齋問大衆云今日爲先師設齋
且道先師來麼有底道合取鉢盂有者道真
堂前更添一分食蓋明此箇不動不變至靈
至妙各有奇特處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今日褒山珪公長老爲佛眼和尚設齋
敢問大衆佛眼和尚還來麼有道得底試出
來道看若無不消一箇普同供養何故簷頭

水滴滴相承五葉華葉葉相付且道綿綿不
斷一句作麼生道祖月凌空圓勝智何山松
栢不青青

檀越請陞座僧問祖師門下水泄不通明眼
人前固難啓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無

孔鐵鎚當面擲進云劔閣路雖險夜行人更

多師云捉敗這漢進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腦後添一隻問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
曾親近如隔大千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咭
嘹舌頭進云如火聚近之燎却面門又如

何親近師云只得瞻之仰之進云爭柰推倒
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師云孟八郎漢師
乃云心不是佛心與佛俱非智不是道智與
道俱遣到這裏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珍食雖
美難中飽人若是向上人須知向上事若於
向上提持去也威音已前空劫那畔不恁麼
至於毗婆尸佛娑竭陀國不恁麼靈山拈華
迦葉微笑亦不恁麼少林面壁神光斷臂亦
不恁麼何故若使恁麼彼此相鈍置既不恁
麼又且如何舉唱所以道諸佛不出世四十

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
佛當處便超越上根利智千里同風一刀兩
段聊聞舉著徹骨徹髓剔起便行隨處作主
遇緣即宗草偃風行全機獨露正當恁麼時
不依倚一物一句作麼生道萬象之中長獨

露千峯頂上現全身

僧復披剝謝恩罷陞座云天中之天聖中之
聖處域中之大超方外之尊執寶籙以臨民
覆金輪而御極廓清六合停毒萬方聿降綸
言重興佛法遂使普天釋子復換僧儀歸本

笏於裴相公納冠簪於傳大士重圓應真頂
相再披屈昫田衣俄頃之間追還舊觀皇恩
崇重倍萬丘山草木之微云何圖報輒傾肝
膽少出毫芒大衆先佛有頂顛一機如擊石
火似閃電光祖師有末後一句吞栗棘蓬跳
金剛圈可以敵漢六聖驚群可以轉十凡成聖騰今
現古蓋色騎聲如今對衆拈來不犯從前路
布還委悉麼洪鈞妙力先天地覆載恩歸大
聖人
上堂僧問選佛場開上根圓證不昧當機如

何指示師云一超直入如來地進云龐居士
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師因什麼
直下覷師云頂門上有進云居士道一種沒
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覷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暗裏能抽骨進云直上覷底是直
下覷底是師云莫謗馬大師進云爭柰龍袖
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有龐居
士證明師乃云真妄窠窟生死根株論其汗
漫則千差掬其趣向則一致起唯法起滅唯
法滅起滅全真了無二致所以道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離心之外無別識境揚岐又道群
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
散而常存如此則亘古亘今不生不滅羅籠
不住呼喚不回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且
始終不變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不從千
聖中傳得透淺六出威音更那邊十一

楊安撫請上堂僧問白雲生滿座瑞氣擁禪
堂少室真消息當機願舉揚師云一舉千差
同一照進云一音清迅生潮舌萬類聊聞道
眼開師云風行草偃進云只如蘊定乾坤謀

略有蓋世英雄具殺人刀兼活人劍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佛法道理師云直是天下無敵師乃云十虛融攝正眼洞明八表昇平圖機獨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明明絕承當歷歷無回互見成是箇大解脫門有超宗越格底眼具離見絕情底機出沒於中往復同用直得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可以集衆福可以滅諸殃可以報君親可以安邦國全明一道神光不落見

聞知覺正當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可作麼生道萬里江河歸有道凱歌齊唱賀郎回劉宣教請上堂僧問劍輪頂上飛大寶光虎眼峯前豁開宗要既是向上人須明向上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坐却舌頭進云此猶是向下事師云果然轉不得進云直得蓋天蓋地底來和尚向甚處出頭師云且向千里外立進云爭柰覲面相呈毫髮無間師云已遭點額也師乃云生平唯以此相知促榻論心到極微轉眼奄然今五載人間空只想形儀

祖佛知見生死根源萬世不移易一絲毫千
聖莫能窮趣向其生也電光石火舉必全真
其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影所以道群靈一
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
常存於一現一切而普該於一切現一而無
刹不徧同古同今契物契我正體一如非主
非滅所以道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夫如是則生未嘗生滅未嘗滅去未嘗去來
未嘗來都盧是箇如來藏體真如正性敢問
提舉中奉即今在什麼處還委恁麼無生無

住著處處是全身

上堂僧問單拈獨弄只貴眼辨手親正按傍
提須是作家手段棒喝交馳則且置頂門一
句事如何師云倒行此令進云將山門下不
為分外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學人更向上
行時如何師云且只向下問進云任大也須
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師云過師乃云目
擊塵塵刹刹同居華藏海中頂門密密堂堂
渾是無生法忍拈一莖草現丈六身吹一布
毛傳正法眼離無翳有絕聖絕凡八字打開

分明顯示了也若委悉得去遂舉拂子云東方妙喜世界不離箇裏西方極樂世界亦不離箇裏上方兜率世界亦不離箇裏如是則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圓千處百處一時圓且不離本有一句作麼生道闍浮樹下親修處九品蓮中妙果圓

南山
散聖節上堂云神霄真人降駕長生帝君御極神靈開且夷夏欽風萬瑞咸臻千靈擁祐布羲軒無私之政追盤媧太古之風萬國赤子歌謠八表昆蟲鼓舞福流千界慶集一人林下禪人如何圖報共持清淨無為化仰祝吾皇億萬春
寶公生日上堂云悲智種中圓證四生海裏橫身圓如明月珠快似金剛劍一向恁麼去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羅籠他不住及至

恁麼來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盡承他床
廕賑濟四生舒卷九有或現十二面或現百
億身鷹爪中露受生機屈膝處示涅槃相此
猶是應機接物隨方逐圓時節若論本分提
持坐斷異同不通凡望直得釋迦彌勒飲氣
吞聲文殊普賢亡鋒結舌且利物應機一句
作麼生道杖頭湧出金剛劍四生九有示津
梁

上堂云壁立千仞處攢華簇錦平田淺草裏
劍戟縱橫欲提持向上那邊事直下無啓口

處始欲捲而懷之又乃文彩已彰正當恁麼
時如何要識他家全意氣三千里外絕諸訛
上堂云薩怛阿竭二千年前費分踈摩醯首
羅一眼頂門先漏逗有轉變識機宜到這裏
如虎戴角骨碌錐守窠漢六曰於箇中似龜負圖
直須自悟自修切忌依他作解所以道有一
句子堪與祖佛為師有一句子堪與人天為
師有一句子自救不了只如截斷衆流不落
三句又且如何還委悉麼言下未開千聖眼
鋒前已泄法王機

錢運使請上堂僧問北山天下呼禪窟大冶
洪爐烹祖佛玲瓏八面有誰知一句當機露
風骨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倚著一邊
去進云恁麼則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
擊金鐘師云足下雲生進云低低處平之有
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曾襟流出一句作
麼生道進云覲面相逢更無回互師云朝議
與儂作證師乃云祖佛頂額上單提本分宗
乘萬機不到處宣布正法眼藏明明絕回互
歷歷無邊表一句坐斷千差一言朝宗萬派

是佛非佛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擒縱一
時拈却直得淨裸裸赤灑灑人人常光現前
處處壁立萬仞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
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唯諸佛現
前乃至一切有情無情盡無邊香水海過現
未來湛然凝寂不變不異交光相羅如寶絲
網諸人還見麼須知此一段事有如是奇特
相有如是解脫力敢問大衆且過往八孺人
承箇什麼功力還委悉麼國土動搖迎勢至
寶華彌滿送觀音

三月望日上堂云華殘雨過已度韶光風暖
雲凝將臨夏景不逐四時凋變隨例七八五
分更或削跡吞聲未免牽藤引蔓百草頭上
則且置脚下泥深一句作麼生道春日晴黃
鶯鳴

結夏上堂云築著磕著立卓縱橫或纖或洪
徧界十身調御不踐青草豈冒紅塵且放下
一句作麼生道拘拈拄杖子高掛舊瓶盂復
云塵塵刹刹自家風不在瞻嘗聽巽中既爾
結將布袋口直須牢把主人公

結夏請上堂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無面目
可見徧界不藏無形相可覩全機獨用以無
面目而諸相歷然以無形相而十身具足解
脫門廣啓選佛場宏開作不可思議功勳成
無量殊勝奇特直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
中現大大中現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猶未
是衲僧本分事於中若得桶底子脫五色線
斷目前無法心外無機則圓融一切無有所
爲成就諸法全體顯現且正當恁麼時不落
功勳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

叢裏奪高標

峽州東山馳法嗣書到上堂云靈山會上千
葉騰芳少室峯前一枝獨秀生佛未具已見
蟠根空劫那邊轉彰文彩渾崙擘不破撲鼻
更馨香八面自玲瓏漢六通身轉綿密箭鋒相拄
針芥相投則且置獨脫十六一句作麼生道條爾
風雲會廓然天地春復云坐見東山投古風
頂門眼正有全功操持臨濟金剛劔個儻揚
岐栗棘蓬鐵壁銀山須作用魔宮虎穴亦流
通攝將香水無邊刹併入鉗鎚爐鞴中

八月旦上堂云秋光清淺明明不退轉群木
蕭疎一一解脫道不出陰界可以徧歷浮幢
王不立纖塵可以具足金剛智何況園裏菜
青田中禾熟豈非歲稔時和心融境寂且不
離向背一句作麼生道星河秋一鴈砧杵夜
千家
住東京天寧寺宣和六年四月十九日於當
寺爲國開堂師拈疏云現成公案未言時文
彩已彰洞徹根源才舉處重重漏泄儻或尚
留觀聽却請對衆敷揚

指法座云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既披此衣必據此座祝佛佛祖祖籍此為梯為航見麼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遂陞座拈香云此一辨香恭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聖明逾日月睿算等乾坤空芥城而有餘拂劫石而彌回次云此一辨香奉為中宮天眷宰執諸王少師相公節使太尉闔朝文武在筵勲貴伏願高扶聖日永佐堯明壽算等松椿福祿齊江海拈第三辨香云大眾還見麼昔日白雲堆裏當風一句全提今朝萬

洪六

十七

壽堂前次第五回拈出奉為蘄州五祖山真惠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熱向爐中以酬法乳智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云明明無覆藏一一絕滲漏初無第一第二豈復言觀到這裏草偃風行渠成水到還有共相證明底麼僧問時雍道泰樂升平萬里山河舜日明妙唱以資天子壽爐煙為瑞國風清未審和尚如何舉唱師云萬壽堂前增瑞氣一人有慶等乾坤僧云師將萬古靈山事祝讚當今有道君師云傾盡此時心僧

云如是則金枝永茂，天庭秀玉葉長芳。內苑春師云：誰人不仰此時風？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七十三、八十四。僧云：德基永固，金剛界萬國來朝，賀聖明師。云：風前一句超調，御僧云：須知此道真機妙。應用隨方得，卷舒師云：更須抖擻眼中塵。師乃云：問話且止，大衆秘密妙，嚴深機莫能考。究淨圓超證諸聖，無以擬倫。靈山單傳正音，少室密付的旨。洞明如杲日，寬曠若虛空。把斷諸法無遺蔭，覆群靈有作頂門上。如如不

動脚跟下了了，常知今朝幸遇祝聖開堂對。衆分明剖露，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還知落處麼？諸佛心髓，祖師淵源，十成八字打關。徧界全彰，勝相纖洪，長短黑白方圓一一絕。羅籠處處無回互，澄澄湛湛密密堂堂無深可深無妙可妙。是故佛佛授手，唯授此心。祖祖相傳，唯傳此妙。上根種智略請回光，可以千眼頓開。可以萬緣透脫，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三要印開

十方通透直得王舍城裏萬壽堂前瑞氣凝
九重祥光朝鳳闕一一發揮正法眼藏傳持
涅槃妙心了也且當陽不昧一句作麼生道
太平瑞氣無邊表航海梯山仰聖朝以此開
堂一毫善利上祝今上皇帝聖壽伏願金輪
永固寶祚殊昌四海樂文明萬邦陶至化復
舉昔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
云尹司空與老僧開堂師云投子古佛叢林
中推其得逸群之辯得朴實頭道用看其等
閑拈掇不妨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雖然如是

惜其不甚寬廓今日忽有人問天寧如何是
一大事因緣即對他道手握金輪清四海聖
躬彌億萬斯年

師在蔣山受勅拈示衆云大衆見麼龍飛鳳
舞降自九重佛祖綱宗盡在裏許却請維那

對衆宣讀

陞座僧問承師有言龍飛鳳舞降自九重此
意如何師云無人不仰最深恩進云好音在
耳人皆聳去也師云水到渠成是一家進云
直得樵夫舞袖野老謳歌去也師云誰不恁

麼進云莊野春林與天華而合彩師云一枝別是太和春進云爭柰雲本無心自有從龍之勢師云却得闍黎出氣進云只如寶公還肯放和尚去也無師云放來久矣進云從教猿鶴怨且副一人心師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師乃云寒巖枯木白雲堆散質何能中巨林豈爲虛聲徹清禁紫微聖詔九天來旣然事出意外要須直下承當所貴正眼流通仰祝無疆睿筭直得昆蟲草木悉仰動地風光大地生靈咸霑唐虞睿澤處處和風徧

野人人喜氣盈眸感覆燾無疆之恩荷一人生成之德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碧桃冉冉凝朝露紅杏蒙蒙映彩霞

入院詣方丈坐云摩竭陀國三七日內口呀呀毗耶城中八萬人衆眼睺睺雖然一期拈掇未免犯手傷鋒爭似這箇八面玲瓏四方洞達上賴一人麻廕傍贊聖化無窮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委悉麼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指法座云三萬二千師子座爭及比箇曲录

木坐斷報化佛不涉聞見知揭起鷲嶺高風
仰祝南山睿筭還見麼看取令行時

上堂拈香此一瓣香祝嚴今上皇帝聖壽無

疆萬歲萬歲萬萬歲師乃云入門便見更不

容擬議尋思開口便說亦不復周由者也假

使善財入彌勒樓閣尚資欽念普眼入普賢

妙境亦借威神只如今直得八穴七穿四通

五達一處透千處萬處通明一光明千光萬

光普照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風前有路超

調御鼓腹謳歌樂太平復有頌云本是山中

人無能唯守拙豈謂有虛名遠達丹鳳闕降
勅住天寧竹輿星夜發今朝親到來一句無
言說別別金色頭陀曾漏泄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霹靂 霹莫白切 霹音才 綖 練結切 蒙 蒙達
也 咭 咭音周 徧露濡也 綖 絲絞也 蒙 切 蓋
也 咭 咭音巨 吉切 屈 屈音語也 此云大 賑
之刃切 請 請音聊 屈 屈音語也 此云大 賑
朋也 請 請音胡 牙切 滲 滲音所 禁切 呀 呀音虛 加
純口 請 請音五 戈切 滲 滲音所 禁切 呀 呀音虛 加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冊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漢七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東京天寧寺語喬貴妃請上堂云一句全提
千差併會一華開現萬福來臻往復無間而
有源動靜不移而常寂處處是佛頭頭是道
若也深信得及更不假他人餘力直似壯士
屈伸臂頃全出此機若動若靜若出若處殊
勝中現殊勝奇特中現奇特更非外緣全承
渠德所以道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若識
此恩動止作為百千變現悉不落虛正當恁

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當陽徧界無回互千重
百帀轉光輝

祖師會上堂僧問少林首傳於頓旨五葉為
芳葱嶺遂別於衆流千燈續照門庭雖異五
家般若同歸地位如何是五家宗派師云吒
吒沙沙歷歷落落進云若不借問爭達本源
師云一筆勾下進云趨倒淨瓶不留活計兩
口無舌正是吾宗如何是瀉仰宗師云天下
人跳他圓相不出進云三回喫棒猶若蒿枝
末後瞎驢人天正眼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敲

唱俱行進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枯木生華
祖佛心要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兩兩不成雙
進云對機餽餅本自天然一鏃遼空三句可
辨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當面蹉過進云色空
明暗觸處光輝剎剎塵塵頭頭顯露如何是
法眼宗師云點進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
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無鼻孔衲僧作
麼生印師云便是闍黎進云天下祖師鼻孔
盡被和尚一串穿却未審和尚鼻孔被什麼
人穿師云莫謗佛果好師乃云千聖頂額上

可容剎海衲僧命脉中不許真機更通一線
路以佛現祖從祖證佛印印無差機機圓證
靈山拈華示衆建立此箇宗風金色頭陀曾
承妙旨以至西天四七此土二三自曹溪散
席已來數百年間列剎相望各各握靈蛇珠
人人抱荆山璧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提振向
上宗風傳持正法眼藏要且百川異流同歸
大海千重百帀無出一源所以道西天二十
八祖也恁麼唐土六祖也恁麼天下列剎相
望諸老宿也恁麼山僧也恁麼且道恁麼事

續七

二

作麼生商量還提撥得出麼還緇素得明麼
山僧不惜兩莖眉毛與諸人點破遂拈拄杖
云還見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
盡在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現權現實現機現
境列五位君臣開三玄宗要機境相投箭鋒
相拄一字三句同源圓相境致殊別若也於
此委悉百草頭上罷却平生事根株亦不留
聞清聲外句莫向句中求儻或未然山僧不
免又拖泥涉水也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
西天人人壁立萬仞箇箇常光現前卓拄杖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一下下座

蓮華會上堂僧問菡萏叢中選佛場法筵大
啓一爐香靈山萬古拈華事今日憑師爲舉
揚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恁麼則法法
已隨諸法住分明露出白蓮機師云即今覲
面已相呈進云妙性海中爲雨露菩提場裏
起清風師云猶落第二頭進云學人只如此
師意又如何師云頂門三千腦後八百師乃
云毗婆尸已前千華現瑞天中天正地優曇
呈祥直得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現大蓮

華主周巾千華座一葉一釋迦一鬚一彌勒
塵塵爾刹刹爾處處爾念念爾一塵舉大地
收一華開世界起可謂殊勝中最殊勝奇特
中倍奇特感慈塔前凝瑞氣羅漢洞邊顯真
容法會儼然人天普集到這裏合談何事說
玄說妙得麼說佛說祖得麼舉古舉今得麼
顯作顯用得麼盡是從前已後大宗師拈出
了也即今不如總不動著只呈一箇現成公
案若也薦得人人心華發明處處照十方刹
正當恁麼時推功歸本一句作麼生道還委

悉麼萬方有慶歸明聖願見黃河百度清
喬貴妃娘子請爲法真和尚病起上堂師云
鷲峯單提向上機千靈不謀而會合少室密
傳正法眼萬象不融而圓通契印相投緣因
相入神功如天地之覆載妙智若日月之照
臨沙界等平略無向背有大解脫士證大解
脫道闢大解脫門示大解脫事現古人攢簇
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見諸佛衆生
皆有是病諸佛若病即非衆生衆生若病即
非諸佛是故以衆生病故示有此疾由茲王

舍城人各各稟頂上光悉來問病而是大士
隨求顯示令其萬仞壁立以至衆生病盡大
解脫士亦安旣安之後有大檀越作大法施
建大法幢演大法義雨大法雨一一交羅重
重無盡正當恁麼時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
道還委恁麼靈苗增秀氣瑞草發祥光復成
一偈示病維摩元不病問疾文殊初不來建
大法幢啓大施頓令千眼一時開
喬貴妃設千佛會上堂云千華顯瑞應萬善
積靈臺廣闢解脫門大開無價藏舉揚正法

眼表示千佛因直得徧界絕籠羅當陽無取
捨透聲透色亘古亘今有具大信根修菩薩
行發難思議力啓清淨莊嚴建大道場具列
珍羞一香一華一茶一果同法性等太虛塵
塵剎剎千佛放光如理如事十方普應所以
道大匠無繩墨良材無曲直紅輪燦太虛徧
界皆輝赫一華開一佛出世一塵舉一佛成
道主伴交叅森羅顯煥集無涯福祿祝睿筭
無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室內千燈相照
耀天邊寶月更清圓

鄆國大王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
豈容聲相從君見進云半夜碧雲籠古殿天
明海岸迸金烏師云肘臂有符人共看進云
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真金須向爐中煅進云
倒騎鐵馬上須彌踏斷曹溪流水聲師云正
在半途間進云漢七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出草入
草要求人進云妙喜剎中為雨露無明山上
起雲雷師云分明垂手處子細好生觀師乃
云至理自調然千華曾現瑞無在無不在十
方即目前若是利根上智一舉便解承當既

能截斷衆流可以超今冠古以如是智以如
是力以如是心以如是願明同杲日寬若太
虛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
相發揮又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
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蓋此清淨本元離去離
來離聲離色若以真實正見契寂如如雖二
六時中不思不量無作無為至於動靜語默
覺夢之間無不皆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現
諸祥瑞現諸奇特皆是從無量無邊劫海薰
習種智從清淨微妙根智如是應現正當恁

麼時如何無相光中千佛現一道清虛亘古
今復舉釋迦老子靈山會上說大般若舍利
弗於佛前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
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次補佛處可往問之彌
勒云誰為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還委悉
麼一句當機萬緣寢削更聽一頌夢中說法
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總彌勒
祥光起處現心珠
本然居士請上堂云寸絲不掛猶有赤骨律

在萬里無片雲處猶有青天在若乃不盡去
未免者也周由直饒一切坐斷已落佛祖圈
續到這裏作麼生舉揚作麼生提持雖然如
是從上來有箇現成公案不免提持去也古
者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僧後問曹山未審
漢七
是什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僧云未審一
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衆生若病即非
衆生僧云只如和尚還有麼山云正覓起處
不得大衆此病即非世所醫須要本分作家
以金剛錘與他頂上一剗正覓起處不得也

與一服直教祖病佛病玄妙之病機緣境界
悉灑灑落落脫然解脫不住解脫機到這裏
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
無處所只這無處所早是處所了也直須千
峯萬峯那邊承當得去好等閑拈一機舉一
句盡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更說什麼直
指人心更覓什麼見性成佛正當恁麼時如
何不假纖毫力碎佛祖窠窟
少保張丞相忌日請上堂僧問維摩大士去
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今正問夜

來明月上高峯只如維摩一默意旨如何師
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當陽無向背觀體
露全機師云無你插嘴處進云爭柰前三
後三三師云也是鞏縣茶瓶進云只如文殊
道我於一切處無言無說與他一默是同是
別師云落在第二頭進云爭柰斬釘截鐵師
云橫按鎔錘進云只如無盡居士與和尚平
昔道契相知且道即今何在師云為你說了
也進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云你將什麼
報恩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師云閑言語師

乃云大衆握佛祖鉗鏈控作家爐鞴烹煨古今
驗證衲僧唯用向上一機金剛王寶劔臨濟祖師傳
黃檗馬祖此箇機要向大河之北獨振正宗一喝分
賓主照用一時行坐斷天下人舌頭奔走四海雲水以
至乃子乃孫傳此正見用此真機若非大解脫人安能
當陽證驗憶昔無盡大居士生平以此箇事為務徧寰海
宗師無不咨叅到兜率山下逢見老衲論末後句始得
脫體全真言解道理一時脫却遂作偈云鼓寂鐘停托鉢
回巖頭一拶

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鏗金戛玉虎
驟龍驤不妨具大機得大用以此正印印天下叢林善
知識山僧昔在湖北相見與伊電卷星馳一言契證表
裏一如居士功業書於竹帛遺德在於生民後來當此
之日撒手那邊行止且道無盡居士向什麼處去還委
悉麼大千沙界諸佛土刹刹塵塵現勝身復云盛德在
生民四方共欽仰三教大宗師秤頭有鉢兩七十九歲
佛齊年是日霜風亘霄壤一聲振忽雷前星墮雲帳麒麟

掣斷黃金鎖一躍直歸梵天上萬載千秋著
遺想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今朝此月當初一昨
宵大火還西流金風動地聲蕭瑟聲蕭瑟圓
通門大啓便請直截入還委悉麼有念盡爲

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

洪七

月旦上堂云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背特地
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誰叅

上堂云月生一室生白月生二座靈異月生
三萬回慙格外無蹤跡風前強指南頭頭無

向背一一絕廉纖拈華特地生風草令人長
笑老瞿曇

李典御作年齋上堂云大衆如來涅槃心善
薩大解脫祖師正法眼衲子金剛鎚有照有
用有權有實有縱有擒有殺有活尚在向上
關捩子上是箇人向箇裏出沒向箇裏拈提
終未能全機剔脫若也全機剔脫去變大地
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改禾莖爲粟柄易短
壽作長年不爲分外何故提向上綱宗用作
家鼻孔回歲旦於今朝用慶年於此日正當

恁麼時如何萬人叢裏插高標錦上鋪華轉
光彩 冬朔上堂云日日日劈箭急朝朝暮
暮轉滄溟箇是人間好消息力因叱更須高
著眼免使頭虛白

鄭太師請上堂僧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云

坐斷毗盧頂進云可謂風前漢一句超調御擬

問如何歷劫迷師云只得拱手讚歎師乃云

靈光未兆萬彙含太虛一氣旣彰華開世界

起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皆同箇中

出現若天若人若群生無不從是中流出以

一處明百處千處光輝一機轉千機萬機歷
落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
現受生然而此悲此願此力若是宿稟靈根
具超脫種智則才生下時已作師子吼已具
大神通至於若行若住若坐若卧或放行或
把住無不皆從諸聖頂顛上縱橫十字乃至
享福享壽享富貴多子孫悉承渠儂威力正
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重重彰瑞氣一一
湧金蓮復頌云威音已前靈苗秀到今光彩
轉新鮮萬卉芬芳風景麗壽山高到大椿年

大内慶國夫人請上堂僧問空劫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逼塞虛空僧云未審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蹉過也僧云和尚喚什麼作虛空師云闍黎問從何來僧云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刹塵空師云爭奈你踏不著師乃云處處真無回互塵塵爾有鑑覺萬象以不見而見萬法以不聞而聞不見見其見逼塞虛空不聞聞其聞包含萬有離却見不見聞不聞別有一段奇特事要須是箇大解脫機大解脫用然後方能歷落起處全

真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一等是箇時節朴實頭處直是朴實頭孤危峭峻處直是孤危峭峻正當恁麼時將箇什麼提持將箇什麼眼目辨別還委悉麼第七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復頌云比心舍法界明契本來人千样如霧集萬善若雲臻

大悲生辰鄆國大王請上堂僧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盡大地是色那箇是心師云觀世

音菩薩來也進云可謂掬水月在手弄華香
滿衣師云爲什麼却是饅頭進云只如雲門
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云重引重退輕引輕退
進云畢竟水朝滄海去到頭雲自覓山歸師
云也須是頂門上具觀音眼始得師乃云當
年此日大悲生千臂莊嚴千眼明世出世間
殊勝事神通無不總圓成恁麼去步步踏佛
階梯恁麼來處處現身現土於六根得深圓
通於解脫得普門智所以無刹不現無處不
真或爲寶公十二面或作達磨傳心印或向

永樂北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第一五五册

泗洲運神通或向香山發妙身周旋往返或
證三直實得二殊勝四不思議十四無畏三
十二應向娑婆世界獨有大緣說無說無窮
妙咒現無身寶王妙身隨類示悲應機赴感
求饒益得饒益應求男女得男女應求如意
得如意應此猶是觀世音方便之力敢問大
衆作麼生是觀世音諦當之處不見一法即
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十月一日上堂云無邊刹海廓同太虛昨宵
秋盡今日冬初曾無變易豈有親疎直下歇

去蘇嚕蘇嚕

上堂云我我渠渠渠千聖頂顛乃遠慮不是心不是物一口吞盡三世佛浮幢王香水海拈起擲向他方外淨躲躲赤灑灑萬象森羅無縫罅平懷的實鎮巍然飢來喫飯困來

眠

大禮令節上堂七日來復各歸至盡之本一陽生起幸見天地之心徹底關重玄當陽闡正眼直得萬國共慶四海同歡福聚一人位隆無極有箇奇特應時應節因緣舉似大眾

還委悉麼皇帝有勅大赦天下

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請陞座僧問一月在天影含衆水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只如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風颭颭地進云恁麼則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師云猶較些子進云佛出世後如何師云徧界不曾藏進云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劍叢中也立身師云鐵石身心報國恩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要得瞻之仰之大家讚歎師乃云金剛心真華藏界闢一佛出世千佛擁衛一華開敷萬華周

而現殊勝因作奇特事可以保安家國可以
入聖超凡唯仗不思議神通難思微妙作用
車不橫推理不曲斷豈不見昔日波斯匿王
問釋迦老子聖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
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
漢七
義其事云何釋迦老子道大王汝於龍光王
佛時曾問此義吾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聖義諦是名一理二義一二之義其
事如是釋迦老子頂顙放光肘下懸符於百
千萬億境界中提起當陽一著諸人還證據

得麼若證據得按頭獲勅如證據不得伏聽
處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
神通復舉昔日有一王者往見西天祖師既
相見已遂命祖師說法祖師云大王來時好
道去如來時師拈云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
是佛法以真道而行風行草偃山僧有箇小
頌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顙頭世
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
如來地
華王請陞座僧問普光明殿在人間凡聖交

羅絕往還若向一塵覩得見舒光照處奉慈
顏正當恁麼時毗盧遮那在什麼處師云在
你頂顛上進云學人爲什麼撞不著師云只
爲你不是銅頭鐵額進云大小天寧和尚語
脉裏轉却師云大小禪客隨人脚跟走進云
須知同途不同轍師云也不是這箇道理進
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蝦跳不出
斗進云昔日趙州端居丈室侍者報云大王
來也州云大王萬福此理如何師云頂顛金
剛眼放光進云雖然入草求人爭奈拖泥帶

水師云莫謗趙州好進云忽然華國大王今
日親臨又且如何師云八字打開說法了也
師乃云大衆以佛見佛無異見以法說法無
別說佛法聞見總現成當陽直下全超越當
陽一著非佛非法非見非說非有非無非異
非如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所以三世如來於
此示生於此修行於此悟道於此成佛全不
由他獨承渠力即如今千聖頂顛上拈出了
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口宣不以心知
正當恁麼時須是箇人始得所以道大人具

大見大智得大用舉一明三告往知來正當
恁麼時不涉夤緣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恁麼
楚澤莫開五百歲蟠桃暗長一千年復頌云
一塵纔舉一刹現一華開時一佛生克證金
剛得長壽六根晝夜放光明

濟王請陞座以無漏根作奇特事以解脫智
種金剛緣不於他處現身長在頂門獨露非
心非佛非異非如等閑拈一莖草作六六金
身等閑說一句可以當金剛寶劍人人皆稟
此用各各悉稟此心若能返照迴光便是毗

盧正體豈不見波斯匿王問釋迦老子云我
昔未承佛誨見迦旃延咸言此身死後斷滅
我雖值佛心猶狐疑此身念念遷變不知有
不變者於是釋迦世尊謂波斯匿王言爾雖
知遷變不停還知身中有不變者否王合掌
白佛云我實不知佛言大王汝年幾歲時見
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時見佛言如今云何
王云經今六十二年見與三歲時無異佛言
大王汝面雖皴皴者爲變而此見精性未曾
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釋迦老子向

千聖頂顛萬仞峯頭指出金剛性不變不易
湛寂凝然堂顯露由是波斯匿王識其本
心敢問大衆只如今一切人皆見山僧陞堂
且道此見從何而得與威音已前空劫那畔
是同是別若見得無異無別則見現前正當
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覲面擊開無盡藏頭
頭湧出夜明珠復云濟國大王具大根器有
上乘種性生為帝子身極貴榮不忘諸佛付
囑知有此大因緣垂神教典深識果因凡所
施為心源洞照所以此之作善因緣行陰隔

保其富貴長久福祿彌隆有福修福若大海
之納衆流唯利根種智之人具如是作用只
此便是普光殿無相身為盧舍那萬行因華
圓果海福源洪注溢天河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音釋

十七

十五

苗菑苗戶威切菑徒威切 鄆禹溫切 殿都

切殿躡騰息良切 剔他歷切 遠求於切

圈績圈丘圓切績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

躡騰躡騰也 剔解也 遠廬寄舍也